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玉翎雕

下



大汉阿金道：“真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没有骗你的必要。”

大汉阿金道：“你可别诓我，我如今不相信任何人……”海老人道：“马四姑娘告诉我，马二当家的是被那位‘黑骑会主’夫人勾通了马二当家的那位好拜弟害的……”

大汉阿金霍地站起，道：“没错，是那一对狼心狗肺的狗男女，你送我们二当家的跟四姑娘上哪儿去了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自然是送他二位回东北去了。”

大汉阿金猛可里矮身跪了下去，冲海老人磕了个头，爬起来翻身就往外走。

海老人座上探掌，一把拉住了他道：“慢点，我还有话要问你。”

大汉阿金转过身来道：“老爷子，您要问我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是逃出来的？”

大汉阿金咬牙点头道：“这个仇我一定要报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别的弟兄呢？”

大汉阿金神情一惨，眼中顿现泪光，道：“都没了，只剩我一个人，要不是逃得快……这对狗男女好狠，有一天我非刹了他们不可……”

海老人浓眉一耸，道：“告诉我，‘黑骑会主’现在何处？”

大汉阿金道：“老爷子，您要干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要找他要个人。”

大汉阿金道：“今天早上还在‘大庄’，如今就不知道了，老爷子，不管您要干什么，请您一定留下那一对狗男女！”

海老人一点头道：“你放心，那是马家的债，自该由马家人去要。”

大汉阿金道：“老爷子要没什么别的事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有把握走得过去么？”大汉阿金道：“闯闯试试看，要死我也得死在大当家的眼前。”

海老人手一松道：“那么你走吧，一路小心。”

大汉阿金一躬身，掉头大步而去。

海老人抬眼一扫海腾、海骏道：“你两个护送他一阵，回头再找他，别忘了告诉他在‘辽阳’等我。”

海腾、海骏走了，海老人喝了一杯酒，丢下了一块碎银，站起来也走了出去，刚出门，他一怔停步，旋即神情一震，便要往门里退。

门外，站着个俊美洒脱不群的青衫客，赫然竟是郭六爷，他两眼直望着远去的海腾、海骏，神情震动，喃喃自语：“这不是他俩么……会是他俩、会是他俩……”定了定神，举步要追。

海老人浓眉一皱，轻咳说道：“他两个有正事，请别耽误他们！”

郭六爷倏然回头，只一眼，神情猛震，失声叫道：“海爷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请进来坐坐。”转身又行了进来。

身后，郭六爷跟着进了门，叫道：“海爷，您……”

海老人随便找了一付座头，一抬手道：“请坐，咱们坐下谈。”

两人同时坐了下去。坐定，郭六爷刚要开口。

海老人一抬手道：“过去的咱们不谈，行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多年不见问问好总行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没人说不行，六爷，您好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我好，您呢？”

海老人笑笑说道：“只怕比你郭六爷还好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您是位英雄，当年是，如今是，永远是。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别绕着圈子说话，你错了，我心里没有一点芥蒂，说有，那也只是气你不该刺杀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那不是我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跟是你有什么两样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各人有各人的立场，你气我不该刺杀胤祯，我则气您不该最后施那一绝招，使得我名成实败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想想彼此的立场，这些原是无可厚非的，是不？”

郭六爷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海爷，这是我的看法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咱俩谁也不欠谁的，我又何芥蒂之有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么说，是我错了？”

海老人忽转话锋，问道：“云珠、梅心、德佳三位好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谢谢您，她三个都好，您……成家了么？”

“家？”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新疆那一大片牧场，不就是我的家么，海腾八个不就是我的家人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您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海老人微一摇头道：“拥有那大一片牧场，拥有世上最好的家人，于愿已足，夫复何求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在私交上，我欠您的。”

海老人似乎没听见，道：“告诉我，云珠替你生了几个子女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云珠无所生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梅心呢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梅心生了个女儿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德佳呢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您永远只为别人想么？”

海老人仍像没听见一般，道：“玉霜姑娘，有消息么？”

郭六爷一怔，道：“海爷，您知道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听说了。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消息。”

海老人又问：“令兄‘辽东’几处设置被挑事，有了眉目么？”

郭六爷又复一怔，道：“这您也知道了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一路上没有人不在谈这件事，‘南海’郭家威震天下，绝学称最，居然有人敢挑郭家的设置，其胆之大，可想而知！”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您这是损还是……”

“六爷，”海老人道：“海青会损人么，他永远是个直肠子的人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是我失言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，请答我问话，事情有没有眉目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除了知道他们是一些身手颇高的黑衣蒙面骑士之外……”

海老人截口说道：“六爷，我知道这些蒙面黑衣骑士是什么人。”

郭六爷一怔忙道：“怎么，海爷，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海老人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。”

郭六爷刚要问，海老人已然又道：“别问，我自会告诉你，六爷可知道有座‘努鲁儿虎山’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过了‘大凌河’就是‘努鲁儿虎山’，怎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‘努鲁儿虎山’上有个实力颇为庞大的组织，叫‘黑骑会’……”

郭六爷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海爷，挑我大哥几处设置的，莫非就是‘黑骑会’？”

海老人点头说道：“六爷说着了，就是他们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怎么知道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不信么？”

“不！”郭六爷道：“那怎么会，我只是随口问问……”海老人道：“六爷可知道‘东北’马家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知道，海爷提马家……莫非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‘东北’马家被逼无奈加入了‘黑骑会’，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，自相残杀，马荣祥被害落在官家人手里，马荣贞趁夜逃下了‘努鲁儿虎山’，我在‘医巫闾山’下一座破庙里碰见了马荣贞，我帮她救出了她那位二哥，然后送她兄妹俩返回‘东北’，她告诉了我‘黑骑会’的作为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‘黑骑会’究竟是个怎么样的组织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暗中领导‘黑骑会’的，是‘长眉子’的徒弟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‘长眉子’？‘峨嵋’金顶九子之首？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他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郭家跟他‘长眉子’有何怨何仇！”

海老人摇头说话：“六爷，怨仇不在‘长眉子’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在他的徒弟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‘长眉子’的这个徒弟又是何许人？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六爷原谅，这我不能说，得靠六爷自己去查。”

郭六爷诧异地看了海老人一眼道：“海爷既然有不便之处，我也就不便再问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谢谢六爷，六爷虽然知道事是‘黑骑会’干的，可是恐怕六爷很难向‘黑骑会’下手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以为我怕‘长眉子’？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郭家绝学冠宇内，怕过谁来，我的意思是说……是说，这么说吧，这件事最好由六爷去办，千万别让令兄郭大爷过问，更别让他插手……”

郭六爷讶然说道：“别让我大哥过问，更别让他插手，海爷，这为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别问那么多，只请记住我的话就是。”

郭六爷诧异、疑惑地看了他一眼道：“这，海爷也有不便说出来之处么？”

海老人微一点头道：“事实如此，六爷。”郭六爷道：“那我就不再问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，我也知道玉霜姑娘的下落。”

郭六爷一怔忙道：“您知道……她现在在哪儿？请告诉我……”

海老人说道：“六爷不必问玉霜姑娘在哪儿，救她脱离危险，这是我的

事，短期之内我一定把她交给六爷……”

“不！”郭六爷忙道：“我的女儿怎好麻烦海爷。”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六爷，我是有条件的。”

“有条件？”郭六爷讶然说道：“海爷有什么条件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可知道‘玉翎雕’此人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知道，此人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海爷提他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要告诉六爷，他不是官家的人，跟官家毫无关系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怎么知道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只因为他是我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。”

郭六爷一怔，旋即轻呼说道：“怎么，‘玉翎雕’是您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是的，六爷。”

郭六爷呆了半晌始道：“那么难怪他的身手那么高，难怪他要用郭家作对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误会了，他是偷偷从新疆赶到中原来的，我原告诫过他，别管我的事，他居然敢不听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么说他是替您打抱不平来的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其实他错了，他不知道感情一事丝毫无法勉强，当年事也根本不能怪郭家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而事实上我也认为我欠您的。”海老人道：“这话不该从你郭六爷这种人嘴里说出来。”

郭六爷忽转话锋，道：“那么，海爷，您的条件是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帮你找回玉霜姑娘，你阻止她跟‘玉翎雕’交往。”

郭六爷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海爷，您也知道……”海老人道：“六爷，我出来没多久，但我知道的事不少。”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这为什么？”

海老人微一摇头道：“不为什么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总该有个理由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难道你不反对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只认为那是小儿女辈自己的事。”

海老人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该知道我，何必作此问？”

海老人微一摇头道：“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为什么，海爷，玉霜配不上您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？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六爷，套你一句话，你知道我，不该作此问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刚说过，不为什么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除非海爷心中还有芥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没有，六爷，打当年至今，我心中一直很坦然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绝不可能没有理由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事实上的确没什么理由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您刚说过，感情一事丝毫不能勉强，那么为什么您如今又要做出勉强感情的事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谁说我勉强感情，我的义子最听我的话，假如我说一句不让他跟玉霜姑娘交往，他一定会听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有这把握么？”

海老人环目一瞪，道：“他是我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既然他听海爷的，海爷又何必让我做恶人，伤我女儿的心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对我的义子说话，你对你的女儿说话……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海爷原谅，天下罪大恶极之事莫过于此，这件事我碍难从命。”

海老人脸色一变，旋即敛态淡然说道：“六爷，你要明白，你假如不接受我这个条件，我就不帮你救你的女儿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原不敢让您费心劳神，我自己来。”

海老人淡然一笑道：“六爷的硬脾气不减当年，说句话不知道六爷信不信，我要不伸手，只怕六爷永远找不到玉霜姑娘的下落！”郭六爷双眉一扬道：“海爷的意思是说，玉霜落在官家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说了，再说四阿哥也不是那种糊涂人，他掳你一个女儿有何用，要你郭家一个儿女辈干什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么说玉霜不是落在官家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原就不是。”

郭六爷微一摇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海爷这条件我不能接受。”

海老人环目一睁道：“你不要你的女儿了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救不救她，任凭海爷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别以为看准了我一定会救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我没敢这么想，也根本未有此奢望。”

海老人还待再说，郭六爷脸色一整，道：“海爷，您忍心看小儿女辈悲惨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的义子听我的话，应该不会有有什么悲惨可言。”

郭六爷双眉一耸，道：“那么您请尽管阻拦您的义子去，既然您的义子听您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。”

海老人拂袖而起，道：“当年称兄道弟，交情不凡，没想到如今话难投机。”大步出门而去。

郭六爷坐着没动，也没说话，但是忽地他笑了，缓缓地站起来，迈着洒脱步履也出酒肆。

× × × × × ×

“大庄”离“中庄”不远，就在“辽河”的分叉口上，跟“中庄”一河之隔，两地距离也只不过十几里路。

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“大庄”既然坐落在“辽河”边上，居民十之八九自然是以捕鱼为生。

庄的一边紧靠“辽河”，捕鱼的时候渔舟艘艘，帆影点点，十足一付朴实的渔村景象。

日头偏斜了，渔舟一艘艘地回来了，背网的背网，提篓的提篓，渔民们一个个跳上了岸。

两个黑衣汉子拦住了一个渔民，自己伸手在鱼篓里抓起一大条活鱼，随手丢下一小块碎银转身走了，也不管给的够不够，那渔民却没敢吭一声，提着篓走了。

两个黑衣汉子提着一大条活鱼直往庄西走，一路谈笑着，却没留意身后跟了个人，海老人。

庄西有座大宅院，朱门两扇，围墙丈高，很大，很深，门前两株大柳树，浓荫蔽天，这时候正有五六个黑衣壮汉围在大树下谈笑，一见那两个黑衣汉子来到，其中一人立即扬声笑道：“好家伙，又揩了油了，今晚上不愁没菜下酒了……”

那提着鱼的黑衣汉子道：“你呀，连片鱼鳞都别想，这是给夫人炖汤的。”

一听说夫人，那黑衣汉子立即闭上了嘴，但他忽地凝了目，他看见了那两个身后跟来的海老人。旋即，他迎过去向那提鱼的黑衣汉子低低说了几句。

那提鱼黑衣汉子连忙回身望向海老人，接着微一摇头，也低低说了一句，他嘴刚闭上，那黑衣汉子已迈步迎向海老人，冷喝说道：“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海老人像没听见，一直到了近前，他停步问道：“‘黑骑会’的人在这儿么？”

那黑衣汉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找人的。”

那黑衣汉子道：“找谁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找‘黑骑会’的会主。”

那黑衣汉子道：“这儿没有什么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，你找错了地儿了！”

那提鱼黑衣汉子与另几名走了过来，那提鱼黑衣汉子似乎对人很和气，近前含笑道：“你这位贵姓怎么称呼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姓海，海老人。”

那提鱼黑衣汉子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阁下姓海，阁下从哪儿来呀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告诉你几个，给个通报机会，那是我给‘黑骑会’留面子，要不然我可以直闯，谁也拦不了我。”

那提鱼黑衣汉子嘿嘿笑道：“那么阁下就闯闯看吧。”敢情他不是和气，是阴险。

海老人淡然一笑，迈步向大宅院门行去。

那提鱼黑衣汉子嘿嘿笑道：“阁下真干哪，没那么便宜。”

两个黑衣汉子闪身扑向了海老人。

海老人衣袖往后轻轻一抖，那两个应袖飞退，摔出了老远，这一袖震住了另几个！

旋听那提鱼黑衣汉子高声叫道：“剁他，剁他……”

嚷归嚷，可没一个动。当然，他的目的也不在动。

在海老人就要进大宅院门的时候，两扇朱漆大门豁然而开，门里站着那位“黑骑会”的总堂主柳书玉。

他那森冷目光往外一扫，冷喝说道：“嚷什么？”

那提鱼黑衣汉子很乖巧，跑近两步一躬身道：“柳堂主，这人要找会主。”

柳书玉没看他一眼，森冷目光直逼海老人：“贵姓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海。”

柳书玉道：“哪个路上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很难说，我也不知道该算哪条路上的。”

柳书玉阴阴一笑道：“是么？”探掌当胸抓向海老人。

海老人道：“你比他们高明，但也高明不到哪儿去。”

抬手一震，柳书玉闷哼一声直向门里退去，海老人如影随形，跨步跟了进去。

一掌震退了“黑骑会”的总堂主，这岂非小可，门外那几名黑衣汉子吓住了，门里柳书玉脸上变了色，一转身形挥手又是一掌，掌到半途猛地向回一招。

海老人浓眉一耸，道：“彼此无怨无仇，你竟用上这狠毒手法。”

抬手一指点了过去，既未见罡风，也未见劲气，柳书玉却大叫一声，抱着右掌弯下了腰。血顺着右掌指尖滴下，右掌心有一个指头般大小血洞，从掌心直通到手背，他这只手算完了。

海老人道：“快把你们的会主叫出来……”

柳书玉直起了腰，脸色煞白，神态怕人，目光狠毒已极，左掌探了腰，猛地向外一抖，一片乌芒罩向海老人。

海老人环目暴瞪，道：“怎么你出手尽是狠毒东西。”抖袖一挥，那片乌芒倒射而回，反向柳书玉罩去。

柳书玉心胆欲裂，只有他明白这片乌芒的厉害，只沾上一粒，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劫数，非皮腐肉烂，全身化血而死不可，更何况是一起罩了过来。

他逃无处可逃，躲无路可躲，眼看就要伤在自己这种有伤天和的淬毒暗器之下，蓦地……

“阁下请高抬贵手。”

一声朗喝传了过来，那片乌芒似遇无形劲力一冲，立即四下飞散，落了一地，柳书玉死里逃生，惊魂未定，闪身倒窜，直向话声传来处射去。

谁知——

“丢人现眼，损我威名，留你何用！”

一声冷笑，柳书玉惨呼一声摔了回来，砰然落地，脸向上，四肢横伸，七窍冒血，死相怕人。

海老人为之动容，继为之色变，抬眼望去，瞧见前院一角负手站着个身材颀长的蒙面黑衣客，看不见他的脸，但那股子冷意隐隐怕人。

海老人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刚才何必拦我？”

那蒙面黑衣客道：“我的人，我不愿他死在别人手里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想必你就是‘黑骑会’主？”

蒙面黑衣客道：“不错，你找我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这么说你也就是郭燕翎的儿子了？”

蒙面黑衣客身形一震，道：“你知道我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刚把马荣祥兄妹送回‘东北’去。”

蒙面黑衣客道：“原来是她……我待她不薄，而且处处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她也这么说。”

蒙面黑衣客道：“那她就不该把我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她并没有什么恶意。”

蒙面黑衣客道：“我想不出她这是什么善意。”海老人道：“大丈夫敢做敢当，还怕人知道么。”

蒙面黑衣客一笑说道：“说得是，那我就用不着戴这块蒙面物了，别扭死人了。”

抬手把那块蒙面物扯了下来，郭玉珠他更成熟了，另有一股子逼人的冷意，气度俨然一代枭雄。

海老人看得心头一震，浓眉为之皱了一皱。

郭玉珠道：“我该谢谢你，马氏兄妹好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谢我，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原不许任何人动他兄妹的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马荣祥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。”

郭玉珠两眼微睁，道：“够狠的，要不是你，我这份歉疚……”话锋忽转，道：“我忘了请教，你是当世哪位高人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籍籍无名，默默无闻，新疆海老人。”

郭玉珠微微一愕道：“新疆海老人……”目中异采一闪，急道：“当年有位海贝勒，后来隐于新疆……”

海老人倏然一笑道：“看来郭家的人都知道海青。”

郭玉珠惊喜叫道：“您就是海……海伯伯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如今我只是海老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海伯伯，我常听……他们提起您，我从小就佩服您，有一阵子恨不得跑到新疆找您去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跟您学艺啊，当年您是京畿第一高手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怎及得冠绝天下的郭家绝学。”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郭玉珠刹时间恢复冷静，那股子逼人的冷意又重现于眉锋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那是从前，现在郭家不行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怎么说，何以见得郭家不行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事实上郭家的绝学难堪我一击。”海老人道：“你不是郭家的人么？”

郭玉珠脸色微微一变道：“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难容于郭家，郭家不要我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是郭家不要你了，还是你不要郭家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应该说郭家不要我了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怎见得郭家不要你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听说过父亲杀儿子的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有没有自问那是为什么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您知道的不少，这也是她告诉您的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她告诉我不少，她说你本性很善良，处境很可怜。”

郭玉珠淡淡一笑道：“她的确告诉了您不少，不过我倒不觉得。”

海老人还待再说，郭玉珠却一笑摇头道：“不跟您谈这些了，您来找我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告诉你一句话，向你求一个人。”

郭玉珠有点讶异道：“您要告诉我什么话，又向我要谁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要告诉你的是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

郭玉珠笑了：“谢谢您，您怎么一派佛家口吻？”

海老人凝目说道：“不必谢我，只问你听不听？”

郭玉珠笑了笑问道：“您认为我是置身在苦海之中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别问我，你自问。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我倒没觉得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对您，我怎么敢不说真话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要知道，像你这种作为，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可是我顾念我跟你的长辈们有一段不平凡的交情，我不忍看郭家骨肉相残，‘南海’落此不幸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懂，那是您的好意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你给我个什么样的答复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不会太坚持吧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当然，我不便太坚持，因为郭家还有人在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我给您的答复是谢谢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假如我不顾一切坚持呢？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我不一定非听不可，您说是不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假如我拿你去见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知道绝不是您的对手，但您要拿我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要是没这把握的话，我就不会带着人到这儿来。”

海老人两眼微微一瞪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郭家并没有人能奈何你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的，您知道，这是事实。”

的确，这是事实，要不然他绝不敢轻离郭家。

海老人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一个人有做错事的勇气，应该有悔过回头的勇气，昂藏七尺躯，须眉大丈夫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认为我错了么？”

海老人明知他下一句一定是他倒不觉得，当即说道：“一念之差足以使身败名裂，若不及早回头，迟了便会余恨终生，血浓于水，想想你的每一个亲人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想过，我觉得每一个都离得很远。”

海老人还待再说，郭玉珠接着又是一句：“您要向我要谁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不再多说，只要你记住我这句话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我要的是玉霜姑娘。”

郭玉珠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霜姐……”海老人道：“是的，你六叔的女儿。”

郭玉珠倏然笑道：“您是听谁说她在我这儿的，又是她？”海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我待她不薄，她害我不浅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她这叫害你么，要是你爹或你六叔找到了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信不信，我仍是这么个说法，我霜姐不在我这儿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要明白，她是你的堂姐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对我六叔，您知道得很多，是不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不错，但令祖一生拿他当自己的亲生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事实上却不是。”

海老人陡扬双眉，但旋又敛态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要你把玉霜姑娘交给我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既有吩咐，我不敢不遵，只是我霜姐不在我这儿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马四姑娘的话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说过么，她害我不浅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玉珠，你的作为，郭家另有人在，我可以不管，但玉霜姑

娘今天我非带走不可……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看来您是不信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当然不信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您不信我莫可奈何。”

海老人浓眉微耸道：“玉珠——”

“这样好不？”郭玉珠道：“我陪您到各处去搜搜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不必，我要你把她交出来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这不是难为人么，她根本不在我这儿，您要我拿什么交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玉珠，你可不要逼我……”

只听一个娇媚话声传了过来：“玉珠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，谁逼谁呀？”

香风醉人，风吹杨柳般，郭玉珠身后出现了那位娇媚蚀骨的会主夫人任梅君，她一眼瞥见地上的柳书玉，“哎哟”一声掩上了檀口：“这是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我杀的。”

任梅君白了他一眼道：“瞧你，为什么呀，柳书玉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又干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，也不怕气坏了身子，让人心疼。”

郭玉珠笑笑没说话。

任梅君似乎这时候才发现不远处还站着个海老人，怔红了娇靥，娇媚地瞥了郭玉珠一眼，道：“死鬼，有外人在你也不对我说一声……”看了海老人一眼道：“这位老人家是谁呀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新疆来的海老人。”

“海老人？”任梅君道：“新疆来的，不近嘛，跑这么远的路，找你干什么呀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找我要玉霜。”

“要谁？”任梅君道：“玉霜，哦、哦，那位郭姑娘呀，这位老人家怎么会找你要郭姑娘呀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马师姐告诉他说霜姐在我这儿，你听听，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。”

任梅君一怔道：“马师姐，荣贞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位老人家刚把马师姐跟马师哥送回了‘东北’。”

任梅君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这么说是这位老人家救了……”

郭玉珠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任梅君立即转向海老人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谢谢您了，我们正愁没法子营救马师哥呢，多亏您大义伸手……”

海老人淡淡说道：“任姑娘不必客气，那是马二当家的命不该绝。”

任梅君像没听见那后一句，妙目微睁，讶然说道：“老人家知道我姓任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姑娘不是‘辽东镖局’‘小孟尝’任少君的令妹‘峨眉金顶五子之首长眉子’的得意高足么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是呀，老人家究竟是哪位高人呀？”

郭玉珠突然说道：“这位老人家就是当年的海贝勒。”

任梅君脸色猛然一变，“哎呀！”一声道：“您就是海爷呀，我们这些晚辈们没有一个不……”

海老人淡然说道：“任姑娘别客气，贤兄妹今天所获的眷顾，远胜过当日的海青。”

郭玉珠目中异采一闪，但他没说话。

任梅君陡然一惊，但她旋即笑道：“老人家是来找玉珠要郭姑娘的，是吗？”显然她是有意顾左右而言他。

海老人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找错地方，找错人了，他怎么敢把郭姑娘藏在这儿呀，就是他敢，我也容不了他呀……”

娇媚地瞟了郭玉珠一眼，道：“你说是不，玉珠。”

“不错”，郭玉珠点点头道：“海伯伯，您想想看，有这么一位娇妻在，我岂会再有二心，又怎么敢……”

任梅君红着娇靥，“啐”地一声嗔道：“也不怕老人家笑话。”

海老人看不惯这种打情骂俏，虚情假意，浓眉皱了皱道：“玉珠，我不愿意多事打扰……”

“哎呀，”任梅君娇声说道：“老人家怎么才来就要走呀，干什么这么急呀，坐也没坐，连杯茶都没喝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玉珠，把玉霜姑娘交给我带走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老人家，您是怎么了，您不相信他，连我也不信么，您不想想，我怎么会容他藏个女人在身边呀……”

转过头向郭玉珠娇嗔道：“都是你，好说歹说劝不听，现在怎么样，麻烦来了吧，人家找你要人，你拿什么给呀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知道我没有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知道人家不知道呀，我知道有什么用……”转过头来就要对海老人说话。

海老人却又淡然说道：“任姑娘，我找的是郭玉珠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老人家，郭玉珠是我的丈夫，事关一个女人，我不能说话么，别说玉珠他没有动郭姑娘，就是动了郭姑娘，这也是郭家的家务事，老人家您又何必跟着费心劳神哪。”

海老人浓眉一扬道：“任姑娘的意思是说我管不着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我可不敢，做晚辈的怎么敢说这话呀，只是老人家，您想我这个做晚辈的说的对不对呀？”

海老人望着任梅君冷笑道：“任姑娘，如果你把郭玉珠当成你的夫婿，你就该为他着想，把玉霜姑娘交我带走，一来可免他铸成大错，二来也可免郭家人来找他，你要知道，今天要是他爹或他六叔找到这儿来，绝不是带走玉霜姑娘就能了事的。”

“哟，老人家。”任梅君道：“瞧您说的，不能了事又能怎么样呀，还能把玉珠杀了不成么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任姑娘，那可难说。”

“玉珠，”任梅君霍地转过螭首，叫道：“你听听……”

她很具煽动性，奈何郭玉珠不为所动，淡然说道：“我听见了，海伯伯说的没错，我六叔还好一点，要是我爹找到这儿来，他非杀我不可，我为什么跑出来，不就因为他要杀我么。”

任梅君妙目一瞟，冷笑道：“海伯伯，瞧你叫得多亲热，我的好人，人家看得是郭家，可不是看得你郭玉珠，一个过了气的贝勒有什么了不得的……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道：“梅君……”

“我偏要说。”任梅君撒了赖，一跺脚道：“你怕我可不怕，亏你还是个男子汉，大丈夫呢，人家欺负到你老婆头上，你连吭都不敢吭一声……”

霍地转过脸去对海老人道：“我说句实话，郭玉霜是在我这儿，我就是不交，你看着办吧，这是郭家的家务事，外姓的谁也管不着，你就是把她带走又怎么样。迟了，生米已经变成熟饭了，你明白么？”

海老人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玉珠，这是真的？”

郭玉珠刚要说话，任梅君已经抢着说道：“说呀，玉珠，下了地狱的人还想超生么，掉进了泥坑里，别想洗净了。玉珠，你可要放明白点儿……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望着海老人道：“海伯伯，我只有一句话，您别管这件事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玉珠，我也只有一句话，我今天非带走玉霜姑娘不可。”

任梅君冷笑着说道：“没听我说么，迟了，她如今已经死心塌地跟玉珠做小了，女人嘛，有什么法子，身子跟贞操既然被人夺了去了。”

海老人震声说道：“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海伯伯，我确是那句话……”

海老人霹雳大喝：“郭玉珠，你好……”抬掌虚空抓了过去。

只听一声朗喝传了过来：“谁敢冒犯会主？”一条人影鹰隼般扑到。

任梅君惊声娇呼：“罗三哥，小心。”

海老人一袖本已拂出，闻言沉腕收袖，反手轻轻一掌拍了出去，只听一声闷哼，那人影被震落地，踉跄退了数步，正是罗士信，他神色怕人。

海老人冷然说道：“你就是荣贞姑娘的三哥？”

罗士信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罗士信，你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不伤你，马家自有人找你。”

一缕劲风袭向海老人胸腹，海老人倏有所觉，收回目光，转眼一看，只见一点黑光疾射而至，匆忙间他无暇思索，抖手一袖拂了出去。

只听“波！”地一声轻响，那点黑光四散激射，海老人袍子上沾了一点，立即“滋滋”作响，烂了一块，毒性之烈，令人咋舌。

海老人脸色大变，抬双掌猛向郭玉珠跟任梅君抓去。

郭玉珠跨步向前挡在任梅君身前，扬手便要反击。

蓦地，夜空中传下一声震天憾人的朗喝：“玉珠大胆，竟敢目无尊长……”

随着这声朗喝，夜空中射落一人，郭玉珠大惊色变：“六叔。”腾身破空疾射而去。

任梅君跟罗士信呆了一呆，忙跟着狼狈遁去。

郭六爷起身要追，海老人抬手拦住了他，道：“六爷，看我薄面，请饶他这一次。”

郭六爷脸色好不难看，没动也没说话，半晌始道：“海爷，您原谅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你跟都跟来了，还说这干什么。”

郭六爷叹声说道：“海爷，郭家不幸，我大哥英雄半生……”海老人截口问道：“你来了多久了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跟海爷一起到的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你即知道，坏就坏在这位令主夫人身上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固然，海爷，这女子之狐媚为我平生仅见，然而玉珠他已经不是孩子了，应该能分得出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，古来有几个能过这一关的。”

郭六爷口齿启动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，马四姑娘没说错，我也看见了，玉珠他本性不恶，良知仍在，你看他刚才见到我的时候那种惊喜之态，完全像个纯洁天真的孩子，后来他虽然趋于冷静，但那只是一种掩饰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知道，只是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别只是了，六爷，这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他一身所学不类郭家绝学，是谁传授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没听见么，他也称师哥师姐的，分明他已投身‘长眉子’门墙……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他的一身所学足能跟我相颀颀，据我所知，‘长眉子’教不出这种徒弟来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您以为是……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。不过，六爷，要照这样下去，要不想个办法让玉珠离开任少君，那么这‘黑骑会’有一天会成为郭家最大的威胁，最大的麻烦，你看得出，他的言谈举止气度，俨然一代枭雄……”

郭六爷点了点头道：“海爷，不瞒您说，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，玉珠他比以前成熟得多，也变得心狠手辣，冷酷无情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再加上他那一身所学，身边有这么个女人，可怕就在这儿，六爷，一个不好郭家很可能会毁在他手里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简直令人难信，这简直令人难信，我看着长大的玉珠竟会变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玉珠自小在那种环境中长大，令兄又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，养成了他高傲任性的性情，这种人表面高傲，其实内里最为懦弱不过，经不起一点打击，受了一点打击之后他就会走上极端，不但近乎自暴自弃地毁灭自己，而且性情大变地要毁灭别人，说来说去，仇与恨恐惧之作祟而已！”郭六爷没说话，旋又忽转话锋地问道：“海爷，您刚才说任少君兄妹获得的倚重，犹胜于当日的您，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海老人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不便再瞒你，不知道玉珠知道不知道，任少君兄妹的真正身份，一如当年的我！”

郭六爷神情震动，脸色大变，道：“玉珠他……他对玉霜怎么样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这件事我不能忍，他也罪无可赦，我得让大哥知道一下……”

“六爷，”海老人忙道：“使不得！”

郭六爷脸色好不难看道：“海爷，怎么使不得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要这么做，是毁了玉珠，逼他更上极端，六爷要知道，目前只该想个妥善办法拉他一把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难道海爷这句话还不够么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事实上是不够，任梅君还在他身边，郭家没有人出头说话，有的只是一枚格杀勿论的‘玉龙令’，纵然他有回头之心，你让他上哪儿去，回郭家？那是去送死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郭家子弟犯了过错，他就不该怕死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如今也不能以衡量郭家一般子弟的尺度来衡量他，要知道这一方面是为救他，另一方面也为救整个郭家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，海爷以为该怎么办？”

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同样的一句话，要换换是出自令兄之口，那份

量就跟别人说的绝然不同。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海爷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怕我大哥不会答应，我大哥的脾气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无论什么脾气，儿子总是他的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错了，别的过错我大哥或许会有一点私心，唯独这过错，他是绝不会存一点私心，留一点情的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为他的儿子，为整个郭家，他必得留情，要知道玉珠只是一时蔽于心魔，良知犹存，前途也未可限量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的意思我懂，无如这件事连我也不敢擅自做主，只有派专人请示老人家去，看老人家怎么说！”

海老人沉默了一下道：“郭家的家规既然如此，我这个外人就不便置喙了……”

郭六爷忙道：“海爷的好意我懂，我也感激，我会禀报老人家的。”

海老人摇头说道：“如今你既然已经知道了玉霜姑娘的下落，这件事我就不再插手了……无论怎么说你都不该跟我来，要不然我早就逼他交出玉霜姑娘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女儿是我的，我也想看看跟郭家作对的到底是些什么人！”

哼地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却没想到跟郭家作对，残杀郭家人的是郭家自己的人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还有别的事，不能久留，要先走一步了！”微一拱手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郭六爷忙道：“海爷走好，我不送了。”

海老人走了，郭六爷的脸色倏转阴沉了，好浓的一片阴霾，他向着四下投过最后一眼，长身破空而去。

错综复杂

“辽河”里，逆水行舟，两艘双檐大船在缓缓地向上游移动着，看上去很缓慢，也很吃力。

前面那艘双檐大船上，舱外，站着几个眼神十足，一望可知是练家子，内外双修好手的黑衣客。

舱内，对坐着两个人，是郭玉珠跟任梅君。

郭玉珠把玩着一只茶杯，静默着。

任梅君寒着一张脸，也没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郭玉珠突然放下手中茶杯，抬眼说道：“你有完有了么？”

任梅君冷然说道：“没完没了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堂堂的‘黑骑会’主，偏偏生了一颗鼠胆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本来是要动手的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是说这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你是说什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是说你一见你那六叔就魂飞胆落地撒腿就跑，露脸却大了，今后怎么带人，让弟兄们还怎么跟你，郭燕南他又没长三头六臂，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要知道，他是我的六叔。”

“是么？”任梅君冷笑着说道：“既然把他当成六叔，既然这么怕他，当初就别动他的女儿呀！”

郭玉珠脸一红，拍了桌子道：“梅君，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呀？”任梅君叫道：“好威风啊，跟我拍什么桌子呀，有胆子是汉子冲别人横去，难道你就会在家冲老婆发威么？”

郭玉珠目中寒芒一闪，旋即摇头笑道：“你厉害，我斗不过你。”

“你才知道呀！”任梅君道：“厉害的还在后头呢，厉害，哼，我要真厉害你就不敢冲我拍桌子瞪眼了，郭玉珠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当初我供你吃喝穿住，把人都给了你，后来又把你扶上‘黑骑会’主宝座，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，哪一样缺过，哪一样断过，你如今神了，翅膀硬了，行市涨了，对人家像个耗子，对老婆横得不得了，你还算人么？还有良心么？”

说着说着，她竟哭了起来，她本是一代尤物，较诸褒姒、妲己毫不逊色，这一哭，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，好不动人，就是铁石人儿也会低头。

谁知，郭玉珠的心就那么硬，似乎根本不知怜香惜玉，他来个视若无睹，只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别拿这一套对我好么？”

“哪一套呀！”任梅君猛扬螭首，泪渍满面，悲声叫道：“你以为我爱哭，眼泪是现成的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收收泪，擦擦干，我要跟你谈点正经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还有什么正经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把眼泪擦擦，别让罗士信看了心疼，加我一分杀身之祸！”

“对了！”任梅君道：“我可真不忍让他心疼。”抬袖擦了擦泪渍，道：“有什么正经的，说吧。”

郭玉珠拨弄了一下茶杯，目光一凝，含笑说道：“你兄妹是官家的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任梅君一惊说道：“谁说的，你可别瞎说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要不是今天来了这位海伯伯，我还蒙在鼓里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怎么能信他的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我信谁的？信你的，我要是信你的，将来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海伯伯当年是胤祯的一条胳膊，官家的事他当然清楚，他的话是可靠可信的。”任梅君还待再说，郭玉珠接着又是一句：“你是这么小气的人么，记得你刚说过我胆小如鼠……”

任梅君倏然娇笑，道：“六月里的债，你还的可真快，没错，我承认了，我兄妹是官家的人，而且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！”郭玉珠道：“你是我的娇妻、枕边人，媚态蚀骨，当世无出其右者，我舍得把你怎么样，我仰仗你的地方良多，又能把你怎么样，你兄妹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我又敢把你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你该告诉我一声，让我知道一下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是个圈套，要事先告诉了你，你还会往里钻么？”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那很难说，有你这么一个香饵，别说是圈套，就是个火坑，我也会往下跳，连眼都不闪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不怕焚身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怕我就不跳了，只能吞下这个香饵，便是粉身碎骨也心甘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这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古来有几个英雄破过美人关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以为你是个英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要不是英雄，岂能得美人垂青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英雄鼠胆，美人瞎眼，岂非可笑。”

郭玉珠摆手说道：“别又提上老话，没完没了，说正经的。”

“好！”任梅君一点头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点懊悔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发觉我受骗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想回头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茫茫苦海恨无边，只是……”含笑接问道：“你以为来得及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看呢？”

郭玉珠哼地一笑说道：“两个字，迟了！”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这一点你倒像个英雄，很明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知进退者方算高人，回了头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回头还可以多活些时日，你说我还会回头么，世上的事谁都会拣便宜，聪明人又岂能干傻事？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到如今我才知道你是个真英雄，不错，已经到了这一步，连你六叔都知道你是‘黑骑会’主了，再想回头未免太迟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所以你干脆承认我毁了我霜姐了！”

任梅君道：“已有一罪，何在乎再多一罪，再说罪上加罪，你就更别想回头了。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你厉害，既狠又辣，我算是被你毁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这叫毁叫你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不承认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丈夫。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丈夫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与不是，你知，我知，罗士信也明白。”

任梅君娇媚地笑了笑道：“你拈酸吃醋，心里不是味儿么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怎么会，有人替我照顾娇妻，我乐得清闲，我不说过么，我不计较这些，也绝不过问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就好，以后少提他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乐于从命。”

“还有，”任梅君道：“从今后死心塌地地跟着我，别再有二心，别再动什么歪念头，离开我你就寸步难行……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恐怕只好如此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以为你还有路可走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没这么说啊！”任梅君道：“郭玉珠，你是个聪明人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没说错，我并不糊涂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你就乖乖的跟着我，别再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也没说不跟啊！”

任梅君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少跟我耍嘴，说正经的！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说来就来了，你这简直形同趁机勒索，好吧，说正经的……”笑容一敛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打算歇息一阵子。”

任梅君眨动了一下妙目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知道，这一阵子风声很紧，情势很不利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怎么没看出风声紧在哪儿，情势有什么不利？”郭玉珠道：“郭家人知道‘黑骑会’主是郭玉珠，这还不够么！”任梅君“哦！”地一声娇笑说道：“原来你是说这呀，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，我正想趁这个机会大大干一下呢，我也觉得应该这样……”

郭玉珠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任梅君接着说道：“难道不对，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，正好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去大大地干一下……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这么想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这么想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梅君，你要明白，咱们的实力不足与郭家抗衡……”

任梅君“哟！”地一声道：“你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把咱们‘黑骑会’瞧扁了，你别忘了，‘黑骑会’等于是官家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郭玉珠道：“你也要明白，官家假如能奈何郭家的话，绝不会把郭家留到今天，更不会连碰都不敢碰郭家一下！”

任梅君妙目一睁，道：“郭玉珠，我问你，你是吃谁的、穿谁的，郭家那么神你可以回郭家去，没人拉着你……”郭玉珠没在意，柔声说道：“梅君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实话也好，假话也好，以前我听你的，从现在起你听我的，要不你可以带着人歇息去，看谁跟你去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梅君，别意气用事……”

“少罗嗦！”任梅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寒着脸道：“你说一句，是你听我的，还是我听你的？”

郭玉珠笑了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是我听你的，只是，这，你得听我的。”站起来拦腰抱起任梅君往后舱行去。

任梅君惊叫一声，粉腿踢挥，粉拳直捶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……”

当然，郭玉珠没放，她也不是真挣扎。

一转眼间，那帘儿低垂的后舱里响起郭玉珠的得意笑声……

× × × × × ×

“辽阳城”里，“龙记客栈”里——

郭六爷坐在哪儿，脸色很阴沉，面前放着一杯茶，范奎跟伙计全站在一旁，显得很不安，也没人说话。

没多久，一阵急促蹄声由远而近。

范奎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大爷到了！”

计全一递眼色，道：“咱们迎迎去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行出了客栈，适时，两匹健骑一前一后驰到了“龙记客栈”前，前面的是大爷郭燕翎，后面的是高念月。

没停稳，大爷郭燕翎便翻身下马，把缰绳往范奎手里一交，匆匆地进了门，郭六爷站起来相迎，叫了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大爷郭燕翎一抬手道：“坐，老六，辛苦了。”

郭六爷没说话，兄弟俩坐定，计全、范奎、高念月随后行了进来，站在一旁。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接到信儿就赶来了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这一趟我很有收获，让我一桩桩地告诉你……”顿了顿接道：“我碰见了海青！”

“谁？”大爷郭燕翎一怔。

“海青！”郭六爷又说了一句。

“海青！”大爷郭燕翎尖声叫道：“他在哪儿？你在哪儿碰见他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在‘王镇’一家酒肆门口，还是他先招呼我的！”

大爷郭燕翎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看上去怎么样，他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”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虎威犹在，只是老多了……”“怎么不！”大爷郭燕翎笑道：“瞧瞧你自己。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当年是那么一段交情，在那种情形下分手，如今突然碰在了一起，让人有说不出的感受，也感慨万千。”

“那难免！”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你们俩都谈了些什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他不愿谈过去，但到底还是谈了，至于如今，够咱们惭愧的，他这么多年没到中原来，对中原眼下的一切，知道的比咱们还多、还清楚。”

大爷郭燕翎摇头说道：“这倒让人想不到，也许他不甘雌伏过久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倒不是……”

“对了，”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他突然跑到中原来干什么？”郭六爷道：“他来找个人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找个人？找谁？”

郭六爷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大哥，‘玉翎雕’是他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。”

不只大爷郭燕翎一怔，连计全、范奎、高念月他们都怔住了，大爷郭燕翎瞪大了眼叫道：“怎么说，老六，‘玉翎雕’是他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大哥。”

大爷郭燕翎有点失措地道：“这……这简直……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怪不得‘玉翎雕’专跟郭家作对，敢情这因缘在当年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这可不是海青的意思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还用你说，我还不知道海青的为人？他找玉翎雕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看样子是打算把他押回‘新疆’去！”

大爷郭燕翎点头说道：“海青真是……冲着这一点咱们便没话说……”

目光忽地一凝，道：“老六，在当年，海青是我的对手么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他虽是京畿第一好手，但比起咱们来，究竟还差得多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就不对了，怎么现在我连他的传人都不如！”

郭六爷淡淡地笑了笑道：“大哥，难道不许人家有进境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瞿然说道：“真要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可怕了，当年咱们比人强，如今咱们不但不如人家，反而比人家差得多，要照这样看，咱们几个比海青又差一大截了，老六，咱们养尊处优，过的日子太舒服了，海青这是个好例子，岂知弘历他们……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并不是咱们退了步，而是人家埋头苦练，有了进境，咱们则没有，这么一比之下，就显得咱们落后太多了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咱们该急起直追，迎头赶上，不说超过人家，至少别落在人后。”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有同感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如今海青人呢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跟他在‘大庄’分了手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怎么又到了‘大庄’？”

郭六爷沉默了一下，道：“在‘王镇’那家酒肆里，他告诉了我几件事，他告诉我挑郭家各处设置的，是‘黑骑会’的人……”

“‘黑骑会’？”大爷郭燕翎一怔叫道：“这是个什么组织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暗中支持‘黑骑会’，出钱出人的，是‘辽东镖局’任少君兄妹，而他兄妹又是弘历身边的人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脸色猛然一变，“任少君兄妹……”

范奎一句话没说，铁青着脸，翻身便往外走。

大爷郭燕翎忙喝道：“阿胖，站住！”

范奎不敢不听，站住了。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你要干什么去？”

范奎道：“闷得慌，出去走走去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出去走走可以，但谁要去招惹‘辽东镖局’，别怪我按门规行事。”

范奎没再往外走，却哑声说道：“大爷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

大爷郭燕翎转眼望向郭六爷。

郭六爷道：“等会儿再说。”

大爷郭燕翎转脸过去道：“听见了么，六爷说了，等会儿再说。”范奎头一低，没再说话。

大爷郭燕翎转过来沉默了一下然后摇头说道：“咱们这个跟头栽大了，让人家摸到了身边竟然茫然无觉，还把人当朋友看待，哼！这叫什么，这叫什么？我还不如刚从‘新疆’来的海青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这一点咱们是永远比不上海青的，如今的‘侍卫营’

里，十之八九还是当年的老人，对海青，哪一个不敬服。”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这么说他是从那些人哪儿打听来的？”郭六爷道：“该是，其实又何用他打听，只要有人见着他，自会一点儿不保留地把近年情势告诉他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他还告诉了你什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他知道玉霜的下落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精神一振，急道：“他知道……在哪儿，老六，玉霜在哪儿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他起先没说，他只告诉我愿意替我把玉霜找回来，不过他有一个条件，要我阻止玉霜跟玉翎雕来往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一怔道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不外是怕落人话柄！”

大爷郭燕翎讶然说道：“落人话柄，落人什么话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当年梅心跟了我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一抬手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答应了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没答应，不管玉翎雕是不是他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，玉霜看中的人总不会错。再说……我也正好还这笔债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这倒是件很妙的事，难不成这是天意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海青很固执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怎么个固执法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不接受这条件，他就不帮我找玉霜，而且说他要不伸手我绝找不到玉霜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除非玉霜真被玉翎雕……”

“天大的冤枉！”郭六爷道：“便连玉翎雕也在到处找玉霜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也以为玉翎雕不会做这种事，那你……”

“我很放心。”郭六爷道：“姑不论玉霜是否梅心所生，冲着当年那段交情，海青他既然知道玉霜的下落，他就绝不会不管，我看准了这一点，所以我也坚不接受他这一条件，结果他拂袖而去，我明知道他是找玉霜去了，我暗中跟着他一直到了‘大庄’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忙道：“玉霜在‘大庄’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‘黑骑会’的会主跟夫人在‘大庄’，玉霜在‘黑骑会’主手里。”

大爷郭燕翎双眉一扬道：“任少君……”

“不，大哥！”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‘黑骑会’的会主不是他，大哥，这个人你再也想不到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噢！是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说，是玉珠！”

大爷郭燕翎两眼一直道：“老六，是谁？”你说是谁？”

郭六爷没说话。

忽听范奎一声惊叫：“是少爷……”

“好畜生！”大爷郭燕翎脸色煞白，“叭”地一声，手里的茶杯粉碎，茶水溅了一身。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我本不想说……”

“老六，你敢！”大爷郭燕翎瞠目大喝：“念月，派人持‘玉龙令’到‘大庄’……”

郭六爷一抬手道：“大哥，玉珠已经不在‘大庄’了，我一现身他就被

我吓跑了，再说‘玉龙令’如今对他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大爷郭燕翎一掌拍上桌子，桌子为之粉碎，碎木激扬四射，声势惊人，他全身暴颤：“郭家的人竟勾结满虏残杀……我郭燕翎作了什么孽！叫我拿什么脸见老人家，拿什么脸见众弟兄，拿什么脸见天下英雄，我对得起谁……”

抬掌击向自己天灵！

郭六爷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了大哥的腕脉，沉声喝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摇头悲笑：“老六，你叫我拿什么脸活……”

计全、范奎、高念月三个突然跪了下去，齐声说道：“大爷，我三个跪下了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你看看！”

大爷郭燕翎头一低，摆手说道：“你三个起来，快起来！”

计全、范奎、高念月三个站了起来。

大爷郭燕翎一仰头，热泪泗流道：“我羞见祖宗，愧对老人家跟众弟兄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大爷，少爷是一念糊涂……”

“别安慰我了，计大哥。”大爷郭燕翎悲笑说道：“他不是一时糊涂，我的儿子我知道，他自小就……”

摇摇头，住口不言，半晌之后，他才抬眼问道：“老六，你说还有个会主夫人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就是任少君的妹妹任梅君，坏就坏在她身上！”

大爷郭燕翎点头说道：“好，好，这更好，他倒有了夫人了，我们这做爹娘的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他连祖宗都不要了，还管什么爹娘……”

一摆手道：“郭燕翎教子无方，自己的儿子不争气，别怪人家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大哥，任梅君要是个寻常女子可以这么说，可是她是弘历身边的人，‘长眉子’的门人！”

大爷郭燕翎脸色一变道：“怎么，任少君兄妹是‘长眉子’的徒弟？”

郭六爷迟疑了一下道：“连玉珠都是，他今非昔比，只怕咱们很难奈何他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怎么，连他也……这更好，郭家的绝学还不够他学，他竟……我不信咱们奈何不了他，难道他敢

……”“大哥！”郭六爷道：“海青说的不错，我看得也很清楚，玉珠已经不是以前的玉珠了，他的气度俨然一代枭雄，他可能是郭家的一个大威胁，郭家很可能会毁在他手里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猛然站了起来，刚要说话，脸色一白，却紧闭口不言，郭六爷双眉一扬，一掌拍上大爷后心。

大爷嘴一张“哇！”地喷出一口鲜血。

计全、范奎、高念月大惊失色，慌忙过来扶住了他。

大爷郭燕翎摇头悲笑：“老六，你何必要我出丑……”

郭六爷正色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想死么，我所以不上家里把你找到这里来，就是怕大嫂知道受不了，怎么你一个男人家也跟大嫂一样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老六，换谁谁受得了，郭家要不是这么个家，咱们没有这么多弟兄那还好，偏偏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，你悲痛有用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老六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听我的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你说说看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青说他本性不恶，良知犹在，只是一时惑于心魔，为人所诱，我看也没有错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你只会说这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青劝他苦海回头，他没听，海青说这句话要是出自大哥你之口，那份量就绝然不同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悲惨一笑道：“怎么，还要我去求他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青说，这是为他，为整个郭家！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老六，事到如今你还护他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不是护谁，大哥，海青说的极对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为什么不说是你说的？”郭六爷道：“事实上这确是海青说的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要听听你的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假如玉珠犯的是别的过错，我会代他求情，而他犯了这种过错，我可不敢代他说项，海青的话能听则听，不能听我劝大哥还是派专人请示老人家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老六，儿子是我的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玉珠他是老人家的孙子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那究竟隔着一层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是老人家的儿子，而且‘南海’现在仍是老人家当家，小事可以自决，大事不可不请示。”

大爷郭燕翎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这儿离老人家哪儿特别远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不必派专人，改以站站飞鸽传书，用不了多久。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自己家的事，自己不能做主……”

郭六爷双眉一扬，沉声说道：“这话是你该说的？除非‘南海’没当家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至少我自己这个家我当家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不姓郭么？你不是‘南海’人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老六，你什么时候学的敢跟我强嘴了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学的敢不尊重老人家了？”

大爷郭燕翎猛地站起！

计全、范奎、高念月三个连忙过来劝阻。

郭六爷缓缓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上行下效，你这么不尊重老人家，又怎么能让你的子女尊重你，你是大哥，我管不了你，他日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怒声说道：“他日他老人家责怪下来，自有我承当，用不着你操心！”

郭六爷深深看了大爷一眼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计全飞步跟了出去，叫道：“六爷，六爷，您……”

郭六爷停步说道：“计大哥，兄弟毕竟是兄弟，我不会跟他闹翻的，他正在气头上，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避避他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……少爷的事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自有道理，计大哥放心。”说完了话，他走了。

计全站在哪儿望着郭六爷进了对街“骡马行”，又望着郭六爷从对街“骡马行”出来拐了弯儿。

紧接着，一阵蹄声从“骡马行”后响起，由近而远。

计全明白了，转身回了客栈。

片刻之后，郭六爷到了“辽东镖局”前，他背着手，直趋“辽东镖局”门口，站门口的趟子手迎了过来：“您这位找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姓郭，我要见你们局主，请代为通报一声。”

那趟子手两眼一瞪，道：“您姓郭？您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山里郭家来的。”

那趟子手“哦！”了两声，道：“那……您请等等，请等等。”转身快步奔了进去。

有顷，里面响起了急促步履声，由远而近，而且听见一个苍老话声边走边叱道：“混帐东西，也不知道请郭爷进来坐坐，脑子哪儿去了，简直失礼，混帐，混帐，混帐透顶了……”

话落人到，门里抢出了“辽东镖局”的那位奸滑总管文师古，他出门就一怔，然后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燕爷，怎么说是郭家……”

“没错，”郭六爷还了一礼，道：“郭燕南特来拜望任局主。”

文师古瞪大了一双老眼，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郭家六爷，郭家六龙，末者为最，老朽仰慕六爷已久，唉，唉，那天您该早说……”他像个没事人儿一般。

郭六爷淡然笑道：“文总管客气。”

文师古侧身退步，哈腰伸了手：“六爷，请进，请进，快请进！”

郭六爷欠身一声：“有僭”，迈步进了大门。

文师古紧跟一步，把郭六爷让进了紧挨大门那小客厅，分宾主落座定，文师古两眼一瞪，向着跟进来的那名趟子手喝道：“瞎了眼的混帐东西，连郭六爷都不认识么，还不快给郭六爷倒茶去！”

那趟子手被骂得惊慌失措，连忙倒茶去了。

文师古转过脸来陪上了笑：“六爷大量海涵，下人们不知道是你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说道：“文总管别客气，我只感不安。”

文师古道：“六爷这是哪儿的话，该不安的是‘辽东镖局’……”话锋一转，接问道：“听说六爷住在‘山东’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的，我住在‘独山湖’。”

文师古道：“你这趟到‘辽东’来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大哥这儿有点事儿，我来看看！”

文师古道：“六爷大驾亲临，那必然是大事。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是不小，最近有一批自称‘黑骑会’的蒙面黑衣骑士，在‘辽东’四处窜扰，我大哥的几处设置被挑……”

“‘黑骑会’！”文师古叫道：“这是个什么组织，怎么听也没听说过，好大的胆子，这还得了，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‘黑骑会’背后有高人在，他们个个好手，行踪飘忽不定，使得我大哥这‘辽东’郭家简直穷于应付。”

文师古道：“六爷客气了，‘南海’威震宇内，近百年来这武林等于是郭家天下，怎会应付不了小小的‘黑骑会’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事实上我大哥应付不了才把我找来的。”

文师古道：“那……六爷一出，‘黑骑会’丧胆，必然是指日可灭，易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吹灰。”

郭六爷摇头笑道：“文总管过于看重郭燕南了，连日来的奔走，除了略知‘黑骑会’的来历与底细之外，别的可说毫无所获。”

文师古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六爷知道他们的来历与底细了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多少知道了一点。”

文师古道：“那么，他们的来历是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一些弃宗忘祖的江湖败类亡命徒。”

文师古脸色有点异样，不自然地“哦！”了两声道：“原来是江湖上的，原来是江湖上的，江湖上的有谁这么大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文总管没听我说么，他们背后有高人在！”

文师古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背后有人撑腰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文师古皱眉沉吟说道：“这又是哪个大胆的，敢跟郭家作对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此人艺出名门，也是如今炙手可热的人物！”

文师古道：“炙手可热？您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六爷笑笑说道：“文总管还不明白么？”

文师古“哦！”了两声点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有道是：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’六爷您既知己又知彼，只怕这‘黑骑会’……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谈不上一个‘战’字，我的办法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认为到处找寻‘黑骑会’的人踪迹，然后一一歼灭之是上策，我却以为兵不血刃，来个‘釜底抽薪’才是正理。”

文师古抚掌说道：“兵不血刃才是上上之策，六爷毕竟是高明！”

“过奖了，”郭六爷淡淡地笑笑说道：“谈了半天了，恐怕文总管还不知道我的来意。”

文师古忙道：“正要请教，正要请教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特来拜望贵局主，有事面陈……”

文师古陪笑说道：“六爷您来得不巧，敝局主昨天出门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您有什么事是否能交待文师古……”

郭六爷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那我来得当真不巧，这件事告诉文总管也是一样，还要请文总管代为转奉贵局主……”

文师古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那是一定，原是文师古的份内事。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郭家跟贵局处得不恶，多年来也一直相安无事，自当年事后，郭家也一样没有犯过官家，我请任局主高抬贵手，让郭家人吃碗平安饭……”

文师古讶然说道：“六爷这话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文总管，你我都是明白人，我开门见山，文总管也请勿作此小气态，过去的不提了，我也不再追究，还请任局主约束一下‘黑骑会’，假如郭家再有什么损失，莫怪我郭燕南找任局主要求赔偿，也请任局主转告弘历，别逼人，把人逼急了，对他并不太好……”

文师古诧声叫道：“六爷，您这话……”

郭六爷站了起来，拱手含笑说道：“这番话还请文总管务必转奉任局主，不便多事打扰，我告辞了。”说罢，转身往外行去。

文师古忙跟着站起，叫道：“六爷，您请……”

郭六爷突然停步在小客厅门口，目光直望着面前几丈处，文师古跟着抬眼望去，他神情忽地一震！

小客厅前几丈处，负手站着个人，一个身材颀长，脸色冷漠发白，长眉细目的白衣客。他，二十多岁，目中威棱及气度逼人。

郭六爷停了一停，看了他一眼之后，转身就要走。

突然，白衣客开了口，话声冰冷：“站住！”

郭六爷一怔停了步，转眼问道：“阁下可是叫我？”

白衣客冷然说道：“谁走我叫谁。”这是什么口气，郭六爷却没在意，笑笑说道：“那么是叫我了，阁下有什么见教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就是郭家兄弟中行六的郭燕南？”

“不错！”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郭燕南拜教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应该听说过‘玉翎雕’！”

郭六爷着实地为之一怔，脑中电旋，旋即笑道：“原来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年轻一辈翘楚‘玉翎雕’，久仰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这个人不会客气，你最好也别跟我客气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阁下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并不稀奇，我原是官家的人，这话前二天我也告诉过令兄郭燕翎。”

“不错！”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我听我大哥说过，只是我不信……”

玉翎雕翻腕托起一物，道：“你信了么？”

那是一块项佩。

郭六爷看得清楚，八个字：“乾隆御佩，如朕亲临”，他心头一震，眉锋微皱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寻常人断不会有此物，我信了……”

玉翎雕翻腕收起玉佩，道：“信了就好，现在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叫住你，第一，你刚才对文总管说的话，我全听见了……”

郭六爷轻“哦！”一声道：“这我倒没想到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可知道‘黑骑会’的会主是谁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我大哥的那个好儿子。”

玉翎雕一怔道：“你知道了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郭家人还不算太糊涂。”

玉翎雕目光凝注，深深一眼，点头说道：“你知道了那更好，‘黑骑会’主既是你郭家的好子弟，你就该找你郭家的好子弟去，凭什么跑来‘辽东镖局’威胁人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阁下既是官家人，那么我所以来‘辽东镖局’找任少君，而没去找郭家那好子弟的原因，阁下应该明白。”

玉翎雕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很会说话，不管怎么说，有我玉翎雕在，任何人别想动‘辽东镖局’要任少君的约束‘黑骑会’也可以，你告诉令兄郭燕翎，即刻率妻子退出‘辽东’，要不然‘黑骑会’的行动便永无休止。”

郭六爷双眉一扬，道：“这话是阁下说的？”

玉翎雕冷然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说的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听见了，阁下刚说的是第一，应该有第二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当然有，我听说郭家绝学冠天下，郭家六龙，末者为最，今天难得碰头，我要领教一二……”

“怎么！”郭六爷道：“阁下要跟我打一架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索性告诉你，我打算痛揍你一顿，挫挫你郭家的威风，煞煞你这六龙之末的傲气，让天下人知道，郭家之上还有个玉翎雕！”

郭六爷笑了。

玉翎雕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郭六爷摇头道：“没什么，想笑而已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么如今是机会，要笑你赶快尽情的笑，待会儿只怕你就没机会笑，也笑不出来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笑够了，只是，阁下，你我可以不动手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，怕挨揍？”

郭六爷微一点头道：“就算是吧，我这身老骨头是经不起打的，再说，上了年纪的人怎么能跟年轻人斗狠，我惹不起阁下，但躲得起，阁下忙吧，我告辞了。”转身向大门行去。

玉翎雕冷然喝道：“郭燕南，你站住！”

郭六爷听若无闻，脚下停也没停。玉翎雕冷笑一声道：“没想到郭家人，郭家的六龙之末，竟是个畏事，怕挨揍，浪得虚名的软骨头鼠辈。”

郭六爷眉梢儿扬了一扬，但他仍像没听见。

玉翎雕道：“无论如何今天这顿揍你是脱不掉的。”身子没动，抬手向着郭六爷虚空抓了一抓。

郭六爷只觉一股无形吸力袭向自己背后，当下笑道：“我有息事之心，奈何阁下无宁人之意！”

他走他的，任那股无形吸力袭上身，那股吸力罩住了郭六爷的后背，但没能使郭六爷脚下顿一顿。

玉翎雕双眉一扬，闪身欺了过去，人在半途，右掌划个半弧，斜斜向郭六爷腰眼砍出。

郭六爷没回头，也没说话，脚下往右一跨，恰到好处地避开了这一掌，玉翎雕跟着人到，五指箕张，一只右掌如钢钩般指向郭六爷左肩！

郭六爷脚下一顿，霍然来个大转身，玉翎雕这一抓擦着郭六爷胸前掠下落了空，郭六爷道：“阁下，事不过三……”

玉翎雕冷哼一声道：“过三又如何！”五指一抖，猛向郭六爷胸腹拂去！

郭六爷两眼微瞪，威棱外射，道：“你这不像是揍我，像要我的命。”

他运起一指，演“大罗剑”绝招，向着玉翎雕腕脉划了过去，“大罗剑”旷古绝今，称近百年三大绝学之一，威力岂同小可，郭六爷这一式乍看取的是玉翎雕腕脉，其实玉翎雕右手边身子无不在威力范围之内。

玉翎雕倏然冷笑道：“‘大罗剑’招，你试试我这专克‘大罗剑’的绝学！”

身形微退半步，左臂往回一缩然后再挥出，一只右臂竟然软若无骨，像条蛇一般地反向郭六爷左臂探去。

郭六爷是位识货大行家，他看得出玉翎雕这一招玄奥无比，威力无伦，他只觉玉翎雕一只右臂绵软，若无着力之处，而且隐隐暗竣逼人，逼得“大罗剑”招难以施展。

“玉翎雕”竟能克“大罗剑”的绝学，海老人在这十几年工夫中，竟创了一种专克三大绝学之一“大罗剑”的绝学。他花费心血之大，下的功夫之深，令人不能不震惊。

郭六爷神情一震，旋身跨步，人退后了数尺，目射奇光，凝注玉翎雕，一言不发。

玉翎雕傲然一笑道：“吃惊么，要想免这顿揍也可以，跪下来磕三个头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怎么着你都得忍。”闪身欺了过去。

郭六爷明白，假如再让下去，那会永远没完没了，而且眼前这位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一身所学，较之自己毫不逊色，犹在他五位兄长之上，足列当今一流之中一流，再让下去他也不见得能讨得好去。

他没再犹豫，容得玉翎雕贴近身发招，他扬掌劈了出去。

这一掌双方距离太近，逼得玉翎雕不得不换掌硬接，两掌接实，砰然一声，玉翎雕被震退后，毕竟，在内力修为上，玉翎雕还比不上这位老前辈。

玉翎雕被震退出，目中寒芒一闪，就要再扑，郭六爷比他快，一缕指风已然袭到，“扑！”地一声在他左肋下衣裳上开了个洞，郭六爷跟着说道：“不看在海青份上，这一指就点在你的心坎上。”

玉翎雕一怔道：“你说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老人，海青。”

玉翎雕猛然一惊，道：“你知道我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青亲口告诉我，玉翎雕是他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。”

玉翎雕叫道：“他老人家亲口告诉你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以为他现在在哪儿，‘新疆’？”

玉翎雕惊声说道：“你是说他老人家不在‘新疆’，来了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青现在‘辽东’，前两天我还在‘王镇’碰见过他……”

玉翎雕冷笑说道：“别拿他老人家吓我，我不信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我并没有一定要你信，我很奇怪，海青怎么会准你替弘历出力卖命……”

玉翎雕机伶一颤，大喝说道：“你住口，难不成我会为你郭家出力卖命……”

郭六爷摇头说：“那倒不必，郭家也不敢有此奢望，海青更不会准！”

玉翎雕厉喝说道：“说！他老人家现在何处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也很难说，听说他要到‘辽阳’来，也许早已经到了，郭家出个不肖子弟，海青有个不听话的传人……”

玉翎雕机伶暴颤，厉喝说道：“住口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听我说，撇开这不谈，玉霜至今下落不明，是安是危，是活是死，全然不知，她对你一往情深，不惜一切跟你私下往来，你却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，居然待在‘辽东镖局’里跟个没事人儿一般……”

玉翎雕叫道：“谁说的，我无时无刻不在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郭六爷道：“真的么，她是我的女儿，而你竟想痛揍我一顿，这又算什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可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如今总该知道了。”

玉翎雕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了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别以为我是真心对你郭家的子女……”

“怎么！”郭六爷道：“你不是真心？”

“当然！”玉翎雕一点头，咬牙说道：“我岂会要你郭家的人，我不过是打算玩弄她一番，然后再把她弃诸脑后，替我义父出这口怨气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好话，好心肠，好手段，那我就不怪你不找玉霜了！”

“少废话！”玉翎雕道：“你如今知道我的来历了是不是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了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是不是打算在我义父面前告我一状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很难说……”

“别难说！”玉翎雕道：“你不会有机会告我的状的。”

“怎么，”郭六爷笑问道：“你打算杀我灭口？”

“不错，”玉翎雕目光怕人，点头说道：“你说着了，我只有这条路，这个办法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还有条路，有个办法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哪条路，哪个办法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跪在海青面前悔过去。”

“不！”玉翎雕一惊摇头！“这条路，这个办法没有那条路，那个办法好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非杀我不可了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不得已，也没有选择的余地……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那么，将来你怎么见玉霜？”

玉翎雕一怔，神情震动，旋即他咬了牙：“你没听我说么，我根本不是真心！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你自问是我的对手么？”玉翎雕道：“刚才是你取巧，真要拼起命来，那很难说。”

郭六爷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就动手吧，还等什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以为我不会么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我可没这么想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就好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动手呀，单凭嘴说是杀不了人的。”

玉翎雕两眼猛睁，道：“你这是……”

倏地抬起右掌，他右掌向外一抖，张口还要再说话。

蓦地，白影一点，从空而降，是那只玉翎雕儿。

这只玉翎雕儿原是玉翎雕自己豢养的，平日珍贵异常，可比他的第二条命，可是如今眼见他的爱禽从空而降，却吓得他机伶暴颤，翻身便跑。

郭六爷目中异采一闪，紧接着，半空中传下一声威严无比，令人不敢抗拒的冷喝：“大胆！”

玉翎雕再转身，忽地跪在地上，颤声叫道：“义父……”

他的话声未落，面前射落一人，正是海老人，那只玉翎雕儿也同时落在了他的左肩之上，昂首鹰视，极其威武。

海老人落地目注郭六爷：“六爷，多谢手下留情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是我取巧，你怎么……”

海老人道：“我原也是到这儿来的，想从任少君这儿追问玉珠的下落，不料你早我一步，我打算等你走了之后再进来，又没想到你在这儿碰上了麻

烦……”

郭六爷还待再说，海老人已转向玉翎雕，冷然说道：“是谁给你长的胆？”

玉翎雕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海老人道：“见着你腾叔、骏叔了？”

玉翎雕低低说道：“见着了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为什么不听他们俩的，他俩所至，一如我亲临，你眼里还有我，还有你八叔叔么？”

玉翎雕颤声说道：“义父，我知罪……”

“知罪就好，”海老人道：“你偷偷从‘新疆’跑来中原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你招了郭家，投身官家我不能不管，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不以真心对人，想玩弄一个真心对你的好姑娘，又想杀了郭六叔灭口，这不像我海青的传人，我海青也不要这种传人！”

话落，扬掌，猛然劈了下去！

郭六爷站在一边早防着了，睹状跨步而至，出掌托住了海老人的虎腕，道：“海爷，您……”

海老人环目一睁，道：“郭六爷，不可陷我海青于不义。”

沉腕一抖，竟把郭六爷震退了好几步，扬掌二次劈下。

郭六爷大惊，匆忙向他闪身扑到，左掌一拂玉翎雕：“小杖受之，大杖尽可避之，走！”

右掌一挺，硬迎海老人那威猛的一掌。

玉翎雕身形一滚，翻身腾起，破空而去。

适时，砰然一声大震，郭六爷被震得身形一歪，险些栽倒，他毕竟还是站稳了，望着海老人苦笑说道：“海爷，士别三日，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……”

海老人脸色好不难看，道：“郭六爷，你不该管他人家务事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对玉珠的事，您是怎么说的？”

海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不同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是不同，玉珠身为郭家子弟，残杀郭家人，海爷犹说他是—时蔽于心魔，不可轻易毁之，而如今您这位传人不过是没听您的话，并没有什么大过错，罪又何至死？”

海老人没说话，半晌始道：“六爷，他自己说的，他对玉霜姑娘不是真心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！”郭六爷笑道：“您没听他说无时不刻地在找玉霜么，所以后来那种话，只是那—身傲骨使然，或许他当初打算玩弄玩弄人，报复报复，出口怨气，可是我敢说，他后来不但假戏真做，而且付出的怕不比玉霜少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六爷是这么个看法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海爷，玉霜是我的女儿。”

海老人道：“那么他要杀六爷灭口……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海爷糊涂了，他既然对玉霜是真心，付出的不比玉霜少，又怎会杀我，假如海爷迟现身—步，定可听见他那一抖手之后的一句话是走，而海爷却没让他说出口！”

海老人道：“无论如何他不该再跑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小杖受之，大杖避之，他没犯大过错，罪不在死，难道不走等死，让海爷杀了他之后伤心悲痛不成？”

海老人道：“话都让你郭六爷说了，无论怎么说我不能原谅他，我非找

着他不可！”腾身破空而去。

郭六爷并没有拦他，反而笑了，目送海老人不见，转望愣立小客厅门口，面无人色的文师古道：“文总管，请记住把我的话转奉任局主。”转身往大门行去。

文师古没动，也没说话，他好像被谁定住一般……

决 斗

“辽阳”城外有条河，叫“太子河”。

如今，在这空荡的“太子河”河边上，站着个人，这个人身穿白衣，满脸痛苦神色，是玉翎雕。

玉翎雕站在“太子河”岸，面对着东流水，一任风吹动他的衣袂，他一动不动，像尊泥塑木雕的人像。

蓦地，“太子河”的上游传来一声女子惊叫，声音不大，是随风飘来的，这声女子惊叫像才出口被人捂了嘴一般，很快地又归于寂然，像根本就没有惊叫似的。

玉翎雕没听见，他仍像一尊泥塑木雕的人像。

可是过了一会，他突然转头向上游望去，然后腾身而起，电一般地向“太子河”上游扑去。

显然，这时候他才想起刚才听见一声女子惊叫。

“太子河”蜿蜒曲折，刚过“辽阳城”，玉翎雕看见两艘双桅大船停泊在岸边，首尾相连，搭着跳板。

两艘双桅大船上站着几个黑衣壮汉在哪儿谈谈笑笑，根本不像发生了什么事。

那么刚才那声女子惊叫是哪儿来的。

投眼前望，半里内除了这两艘双桅大船外，再也看不见别的，刚才那声女子惊叫听来不远，这两艘双桅大船上的人必然也听见了，怎么他们没一点动静，谈笑如常。

玉翎雕停身在距两艘大船十多丈处，心里直纳闷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近处那艘大船的船舱里突然砰地一声，舱门大开，一名黑衣壮汉踉跄了出来，一屁股坐在船板上，只听那几个谈笑着的黑衣壮汉笑道：“叫你别管闲事你偏不听，那妞儿既不是你的老婆，又不是你的妹妹，你操的哪门子心哪！”

哄然又是一阵大笑。

那壮汉脸色铁青，翻身站起，似乎又要往舱里扑，但刹时间他泄了气，头一低，走向了船头。

玉翎雕明白了，心里一跳，提了一口真气，一掠十几丈，行空天马般上了近处那艘大船。

这一来当然惊动了人，那几个壮汉纷纷扑了过来，惊声喝问道：“喂！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这小子怎么不同青红皂白就上人家的船。”

玉翎雕抬手一指船舱，淡然说道：“我来看看里边儿有什么事。”

一名黑衣壮汉倏然笑道：“哈，又一个管闲事的。”

玉翎雕懒得理他们，也不敢怠慢，转身便往舱里闯。

“喂！慢点儿！”一名黑衣壮汉探掌便抓玉翎雕后领。玉翎雕反手一掌打得那黑衣壮汉大叫倒地。

这一来乱了，另几名黑衣壮汉变色叱喝，刚要扑击，后舱垂帘一掀，从里面走出个身材颀长，俊美英挺的青衫客，他头一眼瞥见玉翎雕，立即喝问道：“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此人一出后舱，那几个黑衣壮汉立即垂手躬身。

“二会主，这小子无缘无故跑到咱们船上打人……”

那俊美青衫客脸色一变，目注玉翎雕道：“答我问话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过路的，你们呢？”

“我们？”那俊美青衫客冷笑着说道：“你管不着！”

玉翎雕双眉为之一扬，但旋即淡然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不管，让我进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就走。”

那俊美青衫客道：“你想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？哼，哼，哼……”哼了几声，接着是一阵轻蔑的冷笑，笑了一阵之后，笑容一敛，脸色一寒，接着说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我跟个妞儿正在后舱作乐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是一班淫贼……”

那俊美青衫客一抖手，一柄森寒四射的飞刀，直奔玉翎雕咽喉射到，既快又猛，劲道异常。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雕虫小技，破铜烂铁！”

抬手出指，伸两指拈住了那柄飞刀，忽地，他目射寒芒，沉声问道：“你跟‘东北’马家有什么关系？”

那俊美青衫客神情一震，道：“你怎知道我……”

玉翎雕一扬手中飞刀，道：“这是‘东北’马家的独门飞刀。”那俊美青衫客倏然一笑道：“好眼力，听着，以前我是‘东北’马家的罗三爷……”

玉翎雕目光一凝，道：“罗士信？”

那俊美青衫客一点头，目射诧异之色道：“不错，你知道我……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是‘黑骑会’的人了！”罗士信脸色陡然一变，道：“你究竟是……”

玉翎雕一抖手，飞刀疾射而去，削下罗士信几根头发，“呜！”地一声射进后舱门那门头上。

罗士信一惊色变，刚要叱喝，玉翎雕已翻腕托出乾隆给他的那方玉佩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认得这么，这就是我的身份。”

罗士信一怔，旋即强笑说道：“弄了半天，原来是一家人，阁下该早说……”

玉翎雕冷然问道：“郭玉珠夫妇呢？”

罗士信道：“进城往镖局里去了。”

玉翎雕冷哼一声，反手藏起玉佩迈步向后舱行去。

罗士信忙伸手一拦，强笑说道：“阁下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要放明白，连任少君都得听我的！”

罗士信忙道：“阁下这是何必，一个民女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民女也是人，这就是百姓人人不满官家的道理所在，让路！”

罗士信还待再说，玉翎雕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让路不让路！”

罗士信原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他如何敢得罪这位正牌大员，怎么敢不让路，勉强一笑，闪身退向一旁。

玉翎雕迈步掀帘进了后舱，后舱较前舱暗得多，可是这难不倒玉翎雕的两眼，他一眼便看清楚，这后舱陈设气派豪华，别的他无暇细看，那张锦榻上的一个人立即吸引住了他的目光。

锦榻上，玉体横陈，寸缕未着，一丝不挂地躺着一个女子，这女子体态刚健婀娜，曲线十分玲珑，她脸偏向里，看不见她的面貌，可是由那一身细嫩的肌肤看，她很年轻。

玉翎雕不是个好色之徒，可是这么美好的一个躯体横陈眼前，也使他禁不住心头一阵跳动。

他眉锋皱处，信手抓了一件衣裳放在那女子身上，这一来，“当”地一声有件东西从那衣裳里掉在船板上。

那是一柄匕首，一柄镶珠玉的匕首。

练武的人哪个不爱刀，尤其是这类望之不凡的匕首。

玉翎雕垂手一抓，那柄匕首自地上飞起，倒射入手，他拿起匕首只一端详，立即神情震动，抬眼望向榻上女子。

那匕首柄上，刻着三个字：马荣贞。

玉翎雕跨步而前，扳过那女子的脸一看，他怔住了，不是那位泼辣、刁蛮、美艳的女马贼“玉娇虎”是谁！

“玉娇虎”马荣贞是罗士信的金兰小妹，而如今罗士信竟要……”

玉翎雕目射威棱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可是刚走一半，他停住了，转回去一指点向锦榻上的马荣贞，马荣贞娇躯一颤，倏然而醒，她三不管地娇躯一挺，坐了起来。

玉翎雕忙喝道：“姑娘，别动！”

可是已经迟了，那件衣裳已从马荣贞胸前滑下，玉翎雕忙把目光转向一旁。

马荣贞一惊忙拉上衣裳，抬眼一看，不由一怔，紧接着娇靥通红，脱口叫道：“是你……”

玉翎雕眼望着一旁，点头说道：“是我，姑娘……请把衣裳穿起来。”转身行了出去。

他出了后舱，罗士信已不在前舱，玉翎雕这时候也没心情留意别的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。

没一会儿，后舱帘儿掀动，马荣贞乌云蓬散着，红着娇颜走了出来，她低着头好半天才轻轻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……”

玉翎雕好不别扭，道：“我从这儿经过，无意中碰上……”

马荣贞娇靥上刹时一片寒煞，道：“罗士信呢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刚才还在这儿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没有制住他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马荣贞娇躯闪动，人到舱门口，舱外只有那几个黑衣壮汉，哪里有罗士信的踪影，她当即喝问道：“罗士信呢？”

一名黑衣壮汉怯怯地说道：“下船去了，想必往城里找会主去了。”

玉翎雕在她身后说道：“姑娘，他跑不了的。”

马荣贞霍然转过娇躯，但她没说话，好半天，脸上寒煞渐渐敛去，头也微微低了下去，道：“我该谢谢你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没什么，姑娘，罗士信既往城里找郭玉珠去了，想必一会儿就回来，姑娘何妨坐下等等他？”

马荣贞美目中煞威一闪，道：“我非杀他不可！”

走过去坐了下来，却又低下了头。

玉翎雕怕这种静默，当即没话找话地道：“我听说姑娘已经脱离了‘黑骑会’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是的，我……”猛然抬起了头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脱离

了‘黑骑会’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请告诉我姑娘怎么又回来了，是被他们截回来的么？”

马荣贞摇头说道：“不，不是，我所以脱离‘黑骑会’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害我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害了我二哥，把我二哥坑进大内侍卫手里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怎么！他们要害姑娘……”

马荣贞把任梅君如何私通师门长辈，如何勾搭罗士信，如何害他跟二哥马荣祥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玉翎雕扬了眉，道：“原来他们都是这种人，我……”话锋忽转，接问道：“令兄如今在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二哥如今不要紧了，我逃出了‘黑骑会’后，碰到了一位奇人，他帮我救出了我二哥，还把我二哥送回了‘东北’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碰上了哪位奇人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一位新疆来的海老人，他原是……”

玉翎雕神情一震，惊声说道：“海老人！”

马荣贞道：“是的，怎么，你也知道……”

玉翎雕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不瞒姑娘说，我就是他老人家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。”

马荣贞一怔，惊喜说道：“怎么，你就是海老人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，那怪不得你有这么高的身手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既然被他老人家送回了‘东北’，为什么又……”

马荣贞轻叹一声说道：“早知道你是他老人家的螟蛉义子，衣钵传人，我就不会折回来了！”

玉翎雕微愕说道：“怎么，姑娘这话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所以让我二哥先回去，自己冒险折回来，就是为了找你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罗士信这狗，更没想到会碰上你，要不是你，只怕我已经……”

娇靥跟美目同时一红，住口不言。

玉翎雕想起刚才的情景，心头又是一阵跳动，他忙定了定神道：“姑娘找我是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郭姑娘的下落……”玉翎雕心头又是一跳，忙道：“怎么，姑娘知道玉霜的下落……”

马荣贞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

玉翎雕忙道：“姑娘，玉霜她……她在哪儿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郭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，不过只管找郭玉珠要人就对了。”

玉翎雕双眉一扬，道：“怎么，是郭玉珠掳去了玉霜？”

马荣贞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常听任梅君拿郭姑娘取笑他……”

玉翎雕根本没听她那么多，目射怕人奇光地咬牙说道：“好个郭玉珠，玉霜假如有什么差池……”

机伶一颤，随后抓住座椅扶手：“我要不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……”

那坚硬的座椅吱吱轻响，木屑纷纷堕下。

好半天，他才恢复了平静，缓缓说道：“记得当日我冒犯过姑娘，姑娘为什么还帮我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当日当着郭燕翎你把掳郭姑娘事揽在自己身上，并且引开了郭燕翎跟他手下那些好手，我只觉得欠你的情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冒犯姑娘在先，那也扯平了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动手逼我，那是人之常情，换换是我也一样，那只能怪我不该用那方法骗你，那是自取其辱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让我很不安，对姑娘，我很感激……”

马荣贞轻轻说道：“别说什么感激，该感激的是我，你救了我，要不是你及时救了我，我这身清白，我这辈子……”头往下一低，住口不言。

她现在不是“虎”，而温柔得像“羊”。

玉翎雕显得很不安，沉默着没说话。

可巧马荣贞说完话后，低着头也没再扬起来，一时间这船舱里陷入一阵能令人窒息的静默中。

突然，玉翎雕扬起了眉，眼望着舱门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怕是他们回来了……”

马荣贞猛扬螭首，拧身就要往外闯，玉翎雕手快，一把拉住了她的粉臂，道：“别，姑娘，等他们自己进来。”

马荣贞没再动，玉翎雕收手指了指几旁的椅子道：“姑娘镇定一点，请坐下，一切自有我应付。”

马荣贞温顺地坐了下去，这时候在她身上根本找不到一丝丝那愤发的虎威。

船，微微地晃动了一下，船上来了人，玉翎雕手往后一背，卓然站在舱中间，静等着来人进舱。看见人了，船上一下上来了十几个，为首四个人，罗士信走在最前头，郭玉珠一身黑衣跟他那娇女走个并肩，任梅君身旁还有个人，年纪略比任梅君大一点，三十上下，有一付颀长的身材，穿一身袍子外罩马褂，人称得上俊美绝俏，举止气度也超人，只是目光带着些逼人的阴鸷。

这四个身后跟着的，是“黑骑会”的主要人物。

罗士信第一个进了舱，马荣贞忍不住站了起来，玉翎雕抬手拦住了她，罗士信没敢看马荣贞一眼，向玉翎雕陪上了一脸不安的笑：“阁下没走？”

玉翎雕倏然说道：“等你。”

罗士信笑笑说道：“那最好不过，会主……”转过身就要跟郭玉珠说话。

那位俊美中年人已然跨前一步招呼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玉翎雕。”

俊美中年人含笑说道：“这我听罗二会主说了，我是问阁下的真名实姓。”

玉翎雕未答反问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叫任少君，忝长‘辽东镖局’。”

玉翎雕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眼前就是‘小孟尝’，失敬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他可没有拱手。

“小孟尝”任少君也没动，只含笑道：“岂敢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对外，我向来只用三个字‘玉翎雕’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阁下既然身怀玉佩，就该是自己人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玉翎雕三字还不够么？”

任少君含笑抬头道：“倒不是不够，我只是觉得奇怪。”玉翎雕道：“阁下奇怪什么？”

任少君深深看了玉翎雕一眼，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老爷子把玉佩给了一个叫李克威的人，而阁下也有这么一方玉佩自称玉翎雕……”玉翎雕眉锋微微皱了一皱，道：“李克威就是玉翎雕，玉翎雕就是李克威，这够了么？”

任少君倏然一笑道：“够了，阁下。”郭玉珠突然说道：“原来李克威就是玉翎雕，玉翎雕就是李克威，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，我要早知道就好了。”

玉翎雕目光移转，冷然问道：“早知道怎么样？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不怎么样，至少我多明白一点。”

玉翎雕冷冷一笑道：“郭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阁下，我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在别人面前称会主去，至于我……”翻腕取定那方玉佩道：“是你听我的，还是我听你的？”

郭玉珠扬起了眉，旋即他又敛态欠了欠身。道：“当然是我听阁下的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怎么称呼我？”

郭玉珠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李爷。”

玉翎雕满意地收起玉佩道：“你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敢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罗士信是‘黑骑会’的二会主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错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好，眼前有两桩事，咱们一一了结……”一指马荣贞道：“这，你怎么说。”

郭玉珠欠欠身道：“您明示，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玉翎雕双眉一扬，道：“郭玉珠，你跟我装糊涂。”

“不，您误会了。”郭玉珠含笑说道：“罗二会主告诉我有人找事儿……”

玉翎雕目光一转，落在了罗士信脸上，道：“罗士信，你是这么说的么？”

罗士信看了郭玉珠一眼，道：“是的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么我现在要你把实情告诉你这位会主。”罗士信脸色变了变，迟疑着没说话。

突然一声娇笑，任梅君偏着螭首，一脸地娇媚笑开了口道：“您就是李克威李爷？”

玉翎雕淡淡地看了她一眼道：“是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咱们见过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任姑娘好记性，也不错。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既然不是头一遭儿见面，就好说话些，您不用逼我们这位二会主说实情了，我熟知我们这位二会主，让我来替他说吧，一定是他对这我位马师妹不规矩了，可是？”

马荣贞娇靥通红，扬了扬眉，垂下螭首。

玉翎雕淡然说道：“恐怕还要严重些。”

任梅君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还要严重些？噢，噢，我明白了，二会主，你也真是，这种事怎么好用强呀，你也真够糊涂的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他真糊涂，马姑娘是他的金兰小妹……”

任梅君刚要再说，郭玉珠突然说道：“经李爷跟拙荆这么一说，我也明白了，罗二会主只是‘黑骑会’的二会主，但李爷却是‘黑骑会’的上司，这件事我不敢专擅，您看着办好了。”

如今的郭玉珠不愧高明，他明知这罗士信跟自己的娇妻关系不寻常，表

面上自不便拿罗士信怎么办。

玉翎雕一听这话扬了眉，道：“这话是你说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的，李爷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好，马姑娘。”

马荣贞霍地站了起来，目注罗士信咬牙说道：“您这忘恩负义，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我杀了你。”翻腕执出一柄明晃晃的尖刀，挺腕就刺了过去。

罗士信自不敢还手，一惊闪身要退。

任少君突然出手抓住了马荣贞的手臂，道：“马师妹……”

玉翎雕冷然说道：“任少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任少君道：“李爷可否容我说句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说。”

“谢李爷。”任少君道：“您明智，咱们不宜起内哄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我不敢这么说，好在您及时伸手……”

玉翎雕冷笑说道：“你这是偏袒所属，不说马姑娘一生清白险些断送，老爷子要我们这些人人为的是什么你该明白，像罗士信这种人成事不足，败事丢脸却有余，我头一个容他不得……”

任少君道：“李爷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老爷子可对你说过我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老爷子早有指示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老爷子是让你听我的，还是让我听你的？”任少君道：“老爷子指示，所有的人悉听您指挥调度。您所至，一如老爷子亲临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就好，松开你的手。”

任少君没松手，道：“李爷……”

玉翎雕双眉一扬道：“你是不听我的？”

任少君一欠身道：“卑职不敢。”

他松了手，马荣贞发了虎威，猛可里扑向罗士信。

怪的是任梅君站在哪儿既没动，也没说话。

郭玉珠唇边浮现了一丝令人难以言喻的笑意。

罗士信他有天胆也不敢还手，只有躲的份儿，闪身左跨，就要往舱门去。

玉翎雕比他快，跨步到了舱门口。

罗士信那里一惊，身形刚一顿，身后马荣贞尖刀已然递到，“哧！”地一声由后心扎了进去。

罗士信脸一惊，身子一挺，霍然大旋身，双掌排空，当头向马荣贞劈了下去，刚才他不敢还手，如今已经没有那么多顾虑了。

马荣贞被罗士信一个大旋身带得身子往旁一晃，罗士信双掌已然劈到，眼看她就要落个同归于尽。

任少君出了手，猛然一个飞肘落在罗士信左肋上，罗士信“哇！”地一口淤血，双掌顿时落空，转眼逼视任少君，神色怕人，接着身子一晃倒了地！

玉翎雕迈步到了原处，任少君陡然一直冷喝：“抬出去。”

从外面进来两个黑衣壮汉，一阵风般抬走了罗士信，马荣贞站在窗户旁边眼睁得大大地，直发愣，也不知道是余悸犹存，还是不相信那么容易就手刃仇敌。

突然，她矮身向玉翎雕跪了下去。

玉翎雕何等机警，伸手架住了她，道：“马姑娘，你这是……”……

马荣贞美目含笑道：“不够么，李爷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要谢你该谢任局主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任师哥我自然要谢。”转身过去就要施礼。

任少君忙伸出双手，道：“马师妹，谊属同门，干什么还客气，难道说我这做师哥的不该伸手，以往我这做师哥的，没能照顾你，已经是够歉疚的了……”

眼望向玉翎雕，道：“李爷，人死了，气也出了，天大的事也该了了，您请坐，容我……”

玉翎雕微一抬头，道：“不，我还有一件未了之事……”

目光一扫郭玉珠道：“这是我跟郭会主私人间的事。”

任少君微微一愣，郭玉珠讶然说道：“李爷跟我私人间有什么事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不但有，只怕还不比眼前这件事小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我要向你要个人。”任梅君那鲜红娇艳，极度诱人的香唇边浮现了笑意，郭玉珠则呆了一呆道：“李爷要向我要人？要谁？”

玉翎雕冷冷一笑道：“郭玉珠，你少跟我装糊涂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敢，李爷您最好明示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也好，我要玉霜姑娘。”

“玉霜。”郭玉珠叫道：“李爷要向我要玉霜？”

玉翎雕冷然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郭玉珠就在这一刹那间恢复了平静，道：“李爷之所以找我要玉霜，想必是有什么把握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当然有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李爷是根据……”

任梅君娇笑一声道：“让我猜猜看，八成儿是马师妹说的，对不？”

郭玉珠一怔，转而望向马荣贞。

马荣贞傲然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告诉李爷的，在‘黑骑会’的时候，会主对我诸多照顾，我本不该说……”

郭玉珠苦笑抬头，道：“话多说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马姑娘你冤枉了我。”

马荣贞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我冤枉了会主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我……”

任梅君插口问道：“马师妹根据什么说郭姑娘在他这儿呀？”

马荣贞冷冷说道：“这话该由会主来问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马师妹干什么这么大火气呀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他问我问有什么两样呀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早在我离开‘黑骑会’的时候就脱离了‘长眉真人’门墙，你别再叫我马师妹了。”

任梅君讶然说道：“怎么，马师妹要脱离……为什么？”

马荣贞冷冷说道：“你我心里都明白，何必非要让我当面说出来不可。”

任梅君轻笑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八成是……只怕马师妹也冤枉了我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冤枉不冤枉，你我心里明白就行了，我会记着你给我的好处的……”

任少君讶然说道：“这可是怎么回事？”

马荣贞没答理，道：“现在要说的是李爷跟郭会主的事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你也得说出个根据。”这句话已显露出几分不客气了。

马荣贞道：“我当然有根据，你不是常对会主提郭姑娘么！”

任梅君“哦”地一声娇笑说道：“原来四姑娘你就凭这呀，我听说四姑娘你还自承认过劫掠郭姑娘呢，我能说你四姑娘真掳去了郭姑娘。”

马荣贞顿时为之哑口无言。

玉翎雕突然冷冷说道：“废话可以少说，以往的事我也不加追究，郭玉珠只答我一句，还不还玉霜姑娘？”

郭玉珠苦笑说道：“李爷，我根本就没有劫掠玉霜……”

玉翎雕扬了眉道：“郭玉珠……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李爷，您的耳朵怎么那么软呀，这种事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么，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，他要是掳了郭姑娘，别说您容不了他，连我也不依呀，他心里头老有郭姑娘倒是真的，要说，他掳了郭姑娘，那是冤枉……”

玉翎雕刚要说话，任少君那里插了嘴，道：“李爷，可容卑职弄个清楚？”

玉翎雕沉默了一下道：“玉霜姑娘在回家路上失踪了，郭家人以为是我劫掠了郭姑娘，而马姑娘告诉我玉霜姑娘现在这位‘黑骑会’会主手里，就这么回事。”

任少君转眼望向郭玉珠道：“玉珠，是你么？”

郭玉珠听玉翎雕说，是他掳了玉霜，不由叫屈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天大的冤枉。”

任少君收回目光道：“李爷，我自信玉珠不敢也不会瞞我，恕我斗胆问一句，有谁看见了玉珠劫持了郭姑娘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倘若有人看见，我不会等到如今才找他。”

任少君淡然一笑道：“李爷，您明智，我不敢说马姑娘无中生有，至少这是误会，马四姑娘只是凭几句话猜想……”

任梅君娇笑说道：“这猜想可能要人的命呀。”

马荣贞双眉一扬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记得你曾说郭会主没吃着羊肉反惹了一身膻，这也是猜想么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的马四姑娘，”任梅君娇呼道：“你听到哪儿去了，你可知道我指的是哪回事呀，这事儿李爷可是明白，我是指那夜玉珠他……”

瞥了玉翎雕一眼，道：“李爷，这事儿您知道，是么？”

玉翎雕冷冷说道：“要是你真指的是那夜之事，我是知道。”

任梅君望向马荣贞，笑问道：“马四姑娘，你听见了么？”

马荣贞冷笑道：“有天晚上你曾经提起‘万安道’，这又怎么说。”

任梅君一怔道：“‘万安道’，我什么时候提‘万安道’来着。”

马荣贞冷笑说道：“你或许真记不得了，可是我记得，就是在我二哥下山的那天晚上，我值夜，从你房外经过，无意中听见的！”

任梅君脸色微变，笑道：“四姑娘好长的耳朵，怎么你跑到人家房外偷听人家夫妻三更半夜里……”

玉翎雕突然说道：“郭玉珠，这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强笑说道：“我不记得拙荆什么时候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郭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笑容微敛，道：“李爷，我请问‘万安道’有什么不能提的？”

玉翎雕双眉一扬道：“郭玉珠，你的胆子不小，这是我跟你私人间的事，”

我不愿拿这方玉佩压你，‘万安道’谁都能提，可巧玉霜姑娘是在‘万安道’上失踪的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，不论谁提‘万安道’，就是他劫掠了玉霜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自己明白，你不同于任何一个人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李爷的意思是说我爱慕玉霜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污蔑了这两个字。”

郭玉珠双眉微扬道：“李爷，既然您说这是您跟我私人间的事，不愿拿那方玉佩压我，我就要斗胆说一句，我爱玉霜是我的事，而玉霜她也是郭家的人。”

玉翎雕两眼一瞪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不配管？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李爷。”

玉翎雕倏然而笑，是冷笑：“今天的郭玉珠果然不比往日的郭玉珠了，你怎么投向官家，你怎么对付郭家，这我可以不管，但你劫掠郭姑娘这件事我是非管不可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李爷，郭玉霜是您什么人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郭姑娘不是我的什么人，她跟我有数面之缘，承她看得起我，把我当成个知心朋友，就凭这一点，她的事我不能不管，再说郭家人以为是我玉翎雕掳去了她，这我也不能不洗刷个清楚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无论是谁，要洗刷自己却不该找我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而我却找定了你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诚如李爷适才所说，今天的郭玉珠已不是当日……”玉翎雕道：“今天的郭玉珠又如何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至少他现在已不懂怕为何物。”

玉翎雕双眉陡扬，却倏然而笑道：“洗尽一身脂粉气，难得，我为你庆贺……”

“谢谢。”郭玉珠道：“这全是磨练使然，这全是拙荆的功劳。”玉翎雕道：“你是想跟我见个高下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只要李爷有这个意思，我不敢不奉陪。”玉翎雕一点头，刚要说话。

任少君突然喝道：“玉珠，大胆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任局主，这是我跟他私人间的事，跟这方玉佩不发生任何关系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但您毕竟是老爷子……”

玉翎雕一摆手，目注郭玉珠道：“郭玉珠，咱们订个赌约，我胜不了你从此我不过问玉霜姑娘的事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太便宜了些。”

玉翎雕眉梢儿一扬道：“以你之见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英雄难以并立，情敌不容共存。”

玉翎雕一笑说道：“我奉过一颗人头就是，倘若你不敌呢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郭玉珠任你处置。”

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愿意处置你，郭家自有人在，我只要你交出玉霜姑娘，如何？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使得，你我一言为定，请舱外去。”侧身摆了手。

任少君急了，忙道：“玉珠，你……”

任梅君突然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件事不是单凭口舌所能解决的。”

任少君呆了一呆，看了她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
玉翎雕深深一眼道：“任姑娘说得是。”郭玉珠一笑说道：“她是唯恐天下不乱，请吧，阁下。”

任梅君脸色一变，但她没有说话。

玉翎雕迈步行了出去，马荣贞忙跟了出去，低低说道：“李爷，他一身所学……”

玉翎雕含笑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我知道了，我向不轻敌，自会小心的。”

只听任梅君在身后娇声说道：“玉珠，你也小心啊。”马荣贞脸上一红。

随听郭玉珠道：“多谢夫人，我输不了的。”

玉翎雕没看见，任少君向着任梅君投过一瞥，任梅君也报以一瞥，这一瞥包含的不少，别人是无从意会的。

到了舱外，分两下站定，郭玉珠含笑开了口：“阁下可嫌这船上小些。”

“不，”玉翎雕微一摇头道：“够大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今天你我两帐并一……”

玉翎雕问道：“两帐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夜事，今天事，不瞒你说，我是恨透了你。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你的话跟当日大不相同了，实话实说，这种人最为可爱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谢谢，可是我恨你已然入骨。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恨我，不过有件事我很清楚，假如在动手过招时你能胜过我，只怕你会等不及我自己把脑袋摘下来，对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说着了，只要我能胜你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”玉翎雕摇头笑道：“你这么恨我，玉佩对我却是挺感激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你已算不得是郭家的人了，不说也罢。”郭玉珠道：“也好，动手吧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随时都可以动手，只是像你我这种人要是拳来脚去的拼斗，那不但乏味而且俗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有同感，以你之见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不用多，我想在三招之内分胜负，而且最好咱们都站在原地别动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要用内力真气。”

玉翎雕微一摇头道：“该说是玄功。”

“好的。”郭玉珠一笑点头道：“确该称之为玄功，看谁先动。”

玉翎雕笑笑没有说话。

郭玉珠扬了双眉，道：“看来你比我还狂些。”他慢慢地抬起了右掌。

任少君神色有点凝重，突然招手向身后一挥，道：“大家退远点。”

“黑骑会”的那些一流人物个个都是识货大行家，谁都知道马上要在眼前展开的是场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更是石破天惊，风云色变，龙争虎斗，闻言连忙退到了船头一隅。

这里玉翎雕也开了口，他低低说道：“四姑娘请往后站站。”“玉娇虎”很听话，温顺地退后了几步。

玉翎雕身后没长眼，可是他知道马荣贞退了几步，当即又道：“不行，四姑娘，请再往后退退。”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，又往后退了几步。

玉翎雕没再说话，目中奇光闪射，盯住眼前抬掌待发的郭玉珠，一眨不眨，表现得没一丝儿大意。

郭玉珠开了口：“你准备好了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刚才说过了，随时可以动手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我要发招了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请吧。”

郭玉珠没再说话，扬掌过顶，像打招呼一般地向玉翎雕招了一招，玉翎雕没还手，没动，他那身衣裳的衣角猛然一阵狂飘，猎猎有声，像突然起了一阵狂风刮得人站不住脚了，毕竟，玉翎雕他身子未动分毫。

虽然他身子没动分毫，可是他的目光却已难掩心中的震惊，他扬起了眉，道：“士别三日，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，郭玉珠，你如今该是‘长眉’门中的翘楚，顶尖儿人物了。”

任少君跟任梅君兄妹也都面露惊容，同时还露着一种迹近不信的诧异神色，他两个对看了一眼，任梅君微微摇了摇头。

这时候玉翎雕已发了招，他抬手弯腰，划半弧向郭玉珠抖了一抖，很轻，没有一点劲气可言。

倏又是一阵狂风起，郭玉珠的衣袖往后飘起，扬得更高，而郭玉珠的身子也丝毫未动。

他笑了：“李克威，你不过尔尔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却要对你重新估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里郭玉珠面罩寒煞，冷然一笑开了口：“李克威，今天你这只雕儿死定了。”

一声裂帛异响，他向玉翎雕攻出了第二招，这一招大异头一招，他是向李克威拍出一掌，他人没动，那手掌却像脱离了手臂飞了出去，而且满天都是掌影，令人眼花撩乱，难分虚实。

任少君陡然一惊，脱口呼道：“群魔乱舞，玉珠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……”

只听玉翎雕一声轻笑：“他群魔乱舞，我来个佛光普照。”

右掌一抬，满天指影，一个指影迎一只掌影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而且准头分毫不差。

裂帛异响震耳，刹时掌影指影俱消，玉翎雕两眼有点失神，郭玉珠脸色显得苍白，而且看上去怕人。

突然，他舌绽春雷，一声大喝，震得大船晃动，河水扬波，整个人猛然一跃，快得像闪电。

玉翎雕双掌一阵速拍，砰然大震连响，大船猛然一阵巨晃，好几个黑衣壮汉立足不稳栽下了船来，“黑骑会”那些一流人物全蹲下了，就连任少君、任梅君兄妹也一连退了好几步，“玉娇虎”马荣贞一下子坐在了船板上，她直了眼，满脸是惊骇色，到今天她才知道差玉翎雕多多，暗地里她也庆幸那天没当真跟人家动上手。

船停，风定，一切趋于静止。再看，玉翎雕站在原处没动，郭玉珠站的地方比刚才稍往后挪了半步，面前船板上有一小摊鲜血，他嘴角上也挂着血渍，脸色更见苍白，也更显得怕人。

刹时间，这一带的气氛能令人窒息。

任少君脸色难以言喻。

任梅君妙目中射出了两道异采。

忽然，郭玉珠又扬起了右掌。

玉翎雕淡淡地及时说了一句：“郭玉珠，三招了，还不够么？”郭玉珠顿时像泄了气一般，那只右手显得那么软，那么乏力，缓缓地垂了下去。

玉翎雕的双掌翻动了一下，道：“郭玉珠，交人吧。”郭玉珠没有说话，人木呆然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玉翎雕又开了口：“郭玉珠，听见我的话了么？”

郭玉珠开了口，话声像发自冰窟：“听见了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是我败了，还是你败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略略逊你半筹。”

玉翎雕轻轻地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那就够了，我侥幸保住了自己一颗大好人头，你交人吧。”

郭玉珠又沉默了，闭着嘴没说话。玉翎雕道：“郭玉珠，昂藏七尺躯，须眉大丈夫……”

郭玉珠突然开口说道：“郭玉珠不是人间贱丈夫，说句话不知道你信不信，我根本没有劫掠玉霜，便是我也在找她。”

玉翎雕两眼一睁道：“郭玉珠，我不信。”

郭玉珠微一摇头道：“你不信我莫可奈何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尊夫人跟你提‘万安道’何解？”

郭玉珠迟疑了一下道：“我承认在‘万安道’上截过玉霜。”

玉翎雕两眼猛睁，道：“截着了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截着了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玉霜就在‘万安道’上失了踪，这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也知道她是在‘万安道’上失了踪，事实上她人并不在我这儿，劫掠她的也不是我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么是谁？”

郭玉珠没说话。

玉翎雕道：“你不知道是谁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，我知道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么是谁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说出来你未必知道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何妨说说。”

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我不想说。”

玉翎雕忽然扬起右掌，但旋即他又缓缓垂下右掌，道：“郭玉珠，今天如果是我败了，我不死在你手，也要亲手摘下自己这颗人头，可是今天败的不是我。”

郭玉珠脸色变了好几变，道：“李克威，郭玉珠不是当日的郭玉珠，他可杀不可辱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你就告诉我，是谁劫掠了玉霜。”

郭玉珠沉默了，沉默了半晌才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一个出家人……”

玉翎雕一怔道：“一个出家人？”

郭玉珠跟着又是一句：“尼姑。”

“尼姑。”玉翎雕又复一怔道：“她是哪座山，哪个庵里的比丘？”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”

玉翎雕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倒会洗刷自己，你以为我会轻易相信么？”

郭玉珠勃然色变，两眉倒剔，两眼暴睁，神态怕人，但刹时间他又敛去那怕人之态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信不信全在你了。”

玉翎雕没说话，两眼凝望着郭玉珠，半晌才道：“你会任那比丘尼把玉霜掳走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事实上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，甚至接不下她一招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怎么说，你接不下她一招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说的是当日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以你如今的功力看呢？”

郭玉珠摇摇头道：“只怕也难接下她三招。”

玉翎雕两眼一睁道：“这比丘多大年纪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看上去只三四十岁。”

玉翎雕叫道：“三四十岁，放眼当今，哪位比丘尼有这高功力！”郭玉珠道：“事实上我碰上了一个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令人难信，令人难信……”一顿，话锋忽转：“她从何来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时她是从天而降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她打伤了我，赶走了我，从那时候起玉霜就失踪了。”玉翎雕道：“这么说你并没有亲眼看见她带走玉霜？”郭玉珠道：“事实如此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你怎么能说是她掳走了玉霜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刚说过，从那时候起，玉霜就失踪了。”

玉翎雕想了一想道：“以我看，这不该叫掳，应该叫救，对么？”郭玉珠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玉翎雕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郭玉珠，不管你如今变得怎么样，你身子里流的总是郭家人的血，而郭家人从当初到现在，个个英雄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仍是那句话，信不信在你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我信，从此我不再找你，我自会去找那位比丘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也会找她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你找她干什么，要回玉霜？”

郭玉珠刹时间像变了一个人，神态怕人地道：“今生今世，我若得不着玉霜，绝不甘心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尊夫人就在这儿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看见了，她不会在乎的。”

的确，任梅君表现得像个没事人儿，根本就像没听见。玉翎雕道：“尊夫人宽怀大度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也许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好，你找你的，我找我的，咱们看谁能早一步地要回玉霜就是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会样样落人下风的。”

玉翎雕没再理他，转望任少君道：“任局主。”

任少君如大梦初醒，忙应道：“李爷。”

玉翎雕翻腕递出了那方玉佩道：“接住这个。”

任少君怔了一怔道：“李爷这是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接住这个再听我说话。”

任少君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卑职遵命。”

跨前一步，恭恭敬敬地出双手接了过去，然后哈着腰又退了回去，他那里站直了身子，这里玉翎雕开了口：“请代我奏禀，老爷子厚爱，我很感激，我如今私事太忙，无暇兼顾公事，谨此辞掉老爷子赏赐的这个重职，请任局主代我把这方玉佩转呈老爷子……”

任少君呆了一呆，忙跨前说道：“李爷，你这是……虽然公私难两全，可是卑职不敢让您不顾私事，只是您这件事可以往下交……”

“不，”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这件事我必须亲身去办，别人无法代劳，我也不愿烦劳别人，同时……我另有不得已的苦衷在……”

任少君道：“李爷还有什么苦衷？”

玉翎雕摇摇头道：“老爷子会明白的，该也能体谅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李爷，这方玉佩您交来容易，卑职可不敢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担保老爷子不会降罪，倘若降罪，届时我自会去见老爷子一趟就是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以卑职看，老爷子不能没有李爷，您还是勉为其难……”

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任局主，我心意已决，你不必再多说了。”

任少君迟疑着答应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玉翎雕回身扶起马荣贞，道：“四姑娘，咱们走吧。”

马荣贞温顺地任他扶起，任他拉着往船舷行去。

任少君躬下了身：“卑职恭送李爷。”

玉翎雕没答理，根本却没听见，拉着马荣贞下了大船。

他两个走远了，不见了，任梅君突然开了口：“玉珠，今后还要杀人家么？”郭玉珠冰冷一句：“我但有口寸气在，誓必杀李克威。”迈步往船舷行去。

郭玉珠进了舱，任梅君转眼望任少君。

任少君摇了摇头道：“他已交出了这个，只怕不大容易。”任梅君道：“让我试试不行么？”

任少君没有说话，沉吟了一下，迈步向船舱走去，船舱里，郭玉珠这时候正站在门口从门缝里向外看，一见任少君走来，忙转身退到了舱中间。

任少君推门进来了，郭玉珠早坐了下去。

任少君走到了他面前，道：“碍事么，玉珠？”

郭玉珠抬眼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你的伤。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谢谢大哥，不碍事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那就好了，你刚才说的话可是真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大哥是指……”

任少君道：“郭姑娘被个尼姑带走的事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看来大哥对我相信的程度，还不如李克威……”

任少君道：“这么说来是真的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什么时候骗过大哥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我对你不薄，谅你也不会骗我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大哥对我，何止不薄，简直天高地厚。”

任少君转了话锋道：“玉珠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大哥要跟我商量什么事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要回玉霜姑娘的事，包在我这个大哥身上，你帮我把玉翎雕对付了。”

郭玉珠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大哥的意思是要杀他？”

任少君没说话。

郭玉珠道：“老爷子那儿说得过去么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我想过了，杀他的是你不是我，老爷子不会拿我怎么样，也拿你这个郭家人莫可奈何，其实，老爷子是这么个人，只要有人能比玉翎雕更能为他做事，他不会舍不得玉翎雕的。”

郭玉珠脸色动了一动，道：“大哥就怕老爷子怪罪，自己所以不出手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这是原因之一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有自知之明，刚才我站在一边儿看得很清楚，我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大哥也看见了，输的是我不是他。”

任少君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看见了，输的是你，可是他也够瞧的，你吃亏在经验不够，怎么说只有你才够资格跟他放手一拼。”

郭玉珠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

任少君道：“我说的不对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，大哥说得对，当世英雄只有我他这两个。”

任少君目光闪了一闪，道：“那你是不答应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也没说不答应，大哥对我天高地厚，没有大哥便没有今天的郭玉珠，大哥有所吩咐，我怎么会不答应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那你摇什么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的意思是说不劳大哥帮我要回玉霜，这两件事我自己全办了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你能兼顾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应该能。”

任少君沉吟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那也好，需要什么你只管开口……”

郭玉珠抬头说道：“谢谢大哥，大哥的那些人帮不上忙，插不上手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这也是实情实话……”

任梅君走了进来，人未到香风先袭人：“问问他什么时候学得这高身手。”

任少君没说话。

郭玉珠道：“我好懊悔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懊悔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懊悔跟李克威动手，要不然你绝不会知道我这身功力已到了这地步。”

任梅君淡然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你用不着懊悔，纸包不住火，迟早我总会知道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现在你知道了，自己的丈夫有这种成就，你高兴不？”

“高兴。”任梅君道：“当然高兴，你是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希望你越学越往回走不成？”

郭玉珠笑笑没说话。

任梅君脸色突然一寒道：“如今当着哥哥的面，你说说看，两位老人家

是不是被你整了？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我不否认。”

任梅君冷笑道：“我说嘛，马荣贞那小蹄子能有多大能耐、多大气候，她能从两位老人家手下脱身，原来是你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想学艺嘛，各人有各人的一套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何必择什么手段。”

任梅君懂这话，脸一红，冷然说道：“郭玉珠，我算是瞧错了你，套句玉翎雕的话，我要对你大大地重新估价一番，我可没想到你……”

任少君突然说道：“妹妹，只能为老爷子做点事，何必计较这些，玉珠说得对，学艺各人有各人的一套，谁学的艺高，那是谁那一套高明，大可不必埋怨什么。”任梅君似乎很听她哥哥的话，立即住口不言。

任少君道：“你们两个谈谈吧，我外头瞧瞧去。”转身走了出去，还顺手带上了门。

任少君走了，任梅君抬过一把椅子坐在了郭玉珠的对面，目光一凝，开口就道：“玉珠，今天咱夫妻打开天窗说亮话……”

“难得。”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行，你先告诉我，罗士信死在马荣贞的刀下，这在你那颗心上割了多少肉去？”

任梅君淡然说道：“你看我在乎么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只看见你的表面，可瞧不进你心里头去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说句话不知道你信不信，我早就厌了他了。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就在咱们下山之后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为什么，你两个不是如胶如漆，正打得火热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天知道，不为什么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没个长性，哪怕我爱煞一个人，热一阵子也会厌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对我也是这样么？”

任梅君娇媚一笑，秋波送情，道：“说来你一定不信，你不同，比来比去没一个能比得上你，想想我还真舍不得你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好大一碗迷汤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信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我这种夫妻，谁能信谁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至少我刚才说的是我心里头的话。”

郭玉珠抬头笑道：“梅君，你瞧扁了我郭玉珠。”

任梅君妙目微睁道：“怎么说，玉珠，当初我也许瞧扁过你，可是如今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如今你似把我当小孩儿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天地良心，你可别昧良心说话……”“良心，”郭玉珠哼地一笑道：“良心多少钱一斤……”接着说道：“要我点破你的心思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有什么心思怕你点破的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让我先说说罗士信死在马荣贞刀下，你为什么能表现的毫不在乎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见过李克威，是不是？”

任梅君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罗士信算得上一个俊字，可是要比起李克威，他可差得多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一如萤火之比中天皓月……”任梅君道：“这也是实情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就是罗士信血溅尸横，做了风流鬼，你为什么表现得毫不在乎的主要原因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人嘛，”郭玉珠道：“欲望无穷，穿件绫罗，他还想绸缎，拾块银子他还想拾块金子，要他做选择，他宁可不要那块银子，对不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是说我又打了李克威的主意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难道不对？”

任梅君倏然一笑道：“高明，玉珠。”

“还有，”郭玉珠道：“你也爱那李克威的一身所学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爱他一身所学干什么，那中吃还是中喝。”郭玉珠道：“既不中吃，也不中喝，可都中用，你看透了，罗士信不是块材料，要他对付别人勉强还可以，要他对付我郭玉珠，他永远不行……”

任梅君一惊说道：“你瞎说些什么，谁要对付你了……”郭玉珠抬手一指，道：“你，梅君。”

“我，”任梅君尖叫说道：“你是我的丈夫……”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你我是怎么样的夫妻，别人不知道，你我该明白。”

任梅君脸色连连变化，半晌才道：“我还有用你之处……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也快到时候了，所以你想借玉翎雕之力对付我。”

任梅君强笑一声抬头说道：“玉珠，你高明得怕人……”“夸奖了，”郭玉珠道：“算盘倒是不错，心思也够灵巧，只是可惜，太以可惜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可惜到头来李克威交还了那方玉佩，这是你绝没想到的，能让人不替你扼腕叫声可惜么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是说他交还了玉佩，我就没办法拉拢他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。”

任梅君娇笑一声道：“你看着吧。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别想用你惯用的那一套，李克威不比我，也不比罗士信，他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不会为你所动的。”

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我仍是那句话，你看着好了。”

郭玉珠耸耸眉道：“我只有看着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说完我了，该说你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怎么了，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整二老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是个会武的人，这还用问么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明白你是趁二老行功的时候偷了二老的功力，可是那还不够，今天你的修为较二老中的任何一位为高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高明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还有别的什么办法？”

郭玉珠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我的诀窍，岂可轻易泄露，一旦泄露了就永远不灵了，我还想往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么。”任梅君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。”

郭玉珠笑问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最近我发觉我的身子很虚，真元亏损得很厉害……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道：“当然，一个我又一个罗士信。”

任梅君抬头说道：“这跟罗士信无关，想来想去我才明白是你，是你偷了我的真元……”

郭玉珠眉锋一皱道：“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么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怕难听么，我赔了身子，好不容易从真人那儿得来的功力，却不知不觉的转给了你，郭玉珠，我要能杀你的话，我现在就想杀了你。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你也够高明的，你原打算整我的，却不料反被我所乘，这叫报应，能怪谁，迟了，梅君，早在当初你杀我那是易如反掌，如今嘛，别说是你，就是长眉真人亲临，只怕也没那么容易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是实话，我相信，可是你今天毕竟败在别人手下，也就是说这世上总还有人能克制你。”

郭玉珠脸色变了一变道：“可惜我不相信玉翎雕会为你所动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看着好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等着看了。”

任梅君站了起来，转身往外走去。

郭玉珠笑着没动，问道：“哪儿去，梅君？”

任梅君回身说道：“找玉翎雕去，信不？”

郭玉珠笑了。

任梅君拧腰走了出去……

留 情

这条河的河边上，有一片颇为茂盛的树林子，这时候树林子里有两人，玉翎雕坐在一块石头上，马荣贞就站在他眼前，满脸是焦虑神色。

玉翎雕面前地上，有一小片血渍，那是玉翎雕吐的，也就是他为什么带马荣贞进这片树林子的原因所在。

刚才在船上他也受了伤，不过他硬把那口血咽了下去，没让任何人看出来，这口血不能窝在身子过久，如今他不得不把它逼出来。

就因为这，吓坏了马荣贞，使得她满脸的焦虑神色。

玉翎雕坐在那儿喘了几喘。

马荣贞焦虑地问道：“不碍事了么？”

玉翎雕点了点头笑道：“谢谢姑娘，不碍事了。”

马荣贞神色微松，玉手抚着胸口道：“可没把我吓死……”

玉翎雕抬头说道：“我没想到郭玉珠如今有这么一身修为，的确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是他毕竟不是你的对手。”

玉翎雕抬抬头道：“这是如今，如今我也不过稍胜他半筹，假如稍假时日再碰上，鹿死谁手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真的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是个练家子，难道看不出来。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要以我看，他永远强不过你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希望如此，要不然……”摇摇头，住口不言。

马荣贞话又回到玉翎雕的伤势上，问道：“要不要抓帖药吃吃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谢谢姑娘，用不着，这只是一点轻伤，不用吃药也会好的，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，这点伤算得了什么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……咱们别在这儿待了，找个地方歇歇去吧。”玉翎雕道：“我是要走的，姑娘也该走了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走么……上哪儿走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不回家去么？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不，我暂时还不想回去。”

“怎么，”玉翎雕道：“姑娘还有事儿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带着伤，得要个人照顾，我怎么能走。”

玉翎雕笑说道：“姑娘，我感谢，可是这点伤不要紧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不行，好说它总是个伤，没个人照顾怎么行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，我一个人，出来很久了，像咱们这种人总得学学自己照顾自己的，我要没碰上姑娘怎么办，何况这点伤也用不着人照顾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无论你怎么说，我都不能放下你一个人……”脸一红，住口不言。

玉翎雕没留意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能陪着我，我也不能让你陪。”马荣贞道：“你是怕不方便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是一个原因，主要的是……请恕我直言一句，姑娘跟着我是个累赘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怎么说，我跟着你是个累赘？”

玉翎雕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不瞒姑娘说，我在躲一个人……”马荣贞讶然

说道：“躲一个人，谁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义父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海老人家，为什么，怕他老人家抓你回去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要只是抓我回去，我就不躲了，怕只怕他老人家要杀我。”

马荣贞一怔也一惊，道：“他老人家要杀你，那怎会，为什么？”

玉翎雕苦笑道：“姑娘看见他们把我当上司了，也都见我身怀那块玉佩了，就为这。”

马荣贞诧声说道：“就为这，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他老人家一再严谕，郭家、官家，都不许我沾，我沾了郭家已经犯了大错，前此又接了那方玉佩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老人家不也是……也是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他老人家在旗，以前是官家的人，而且红极一时，炙手可热，可是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，这些事伤透了他老人家的心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这些事怎么伤透了他老人家的心？”

玉翎雕抬头说道：“姑娘别多问，我也不便说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姑娘不能跟着我、陪着我。”

马荣贞抬头说道：“不，要照你这么说，我更不能离开你了。”

玉翎雕呆了一呆道：“姑娘这话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共患难。”

玉翎雕抬头道：“姑娘，这灾难不比别的灾难，你无法分担，再说姑娘也没有必要担我的任何灾难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为什么，你我不是朋友么？朋友就要患难与共，何况我欠你的情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假如姑娘把我当朋友看待，就不该谈什么谁欠谁的情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患难与共想是应该的。”

玉翎雕抬了抬头，苦笑说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马荣贞目光一凝，突然问了这么一句。“你讨厌我，嫌我么？”玉翎雕忙道：“那怎么会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既然不讨厌我，也不嫌我，为什么不让我跟着你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，我刚才说过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现在等于在逃亡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也知道，所以我才要跟着你，陪着你。”

玉翎雕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姑娘所以要跟着我，陪着我的目的何在？”

马荣贞美目微睁道：“到现在你怎么还问这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希望姑娘说一说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……难道你还不知道，不明白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，说说何妨？”

马荣贞深深地望了他一眼道：“总不会是贪图你的什么……”

玉翎雕微笑道：“那当然，东北马家富可敌国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刚说过我要跟你患难与共……”

玉翎雕截口说道：“有一点恐怕姑娘还没弄清楚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哪一点我还没有弄清楚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容我先请教，姑娘愿不愿意我免灾消难？”

“废话，”马荣贞道：“当然愿意……”歉然一笑接道：“你别在意，这两个字我说惯了……”

玉翎雕笑笑说道：“姑娘既然愿意我能免灾消难，就不该跟着我，陪着我……”

马荣贞转动了一对大眼睛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，难道我跟着你，陪着你会给你招来灾难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虽不至于给我招来灾难，怕也差不多。”

马荣贞双目一睁道：“你这话……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。”“很简单，姑娘，”

玉翎雕道：“假如我一个人，一旦灾难来临，我说跑就跑，既容易又快，更没牵挂，要是姑娘跟着我，陪着我，那情形就不同了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说到时候你得顾我。”

玉翎雕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姑娘，我正是这意思。”

马荣贞瞪了他一眼，嗔声说道：“你早说呀，那还不容易么，别顾我，到时候你跑你的好了，我来替你挡海老人家……”

玉翎雕抬头苦笑：“姑娘，话不是这么说，事情也不能这么做……”

马荣贞目光一凝，两道眉跳动了一下道：“你真不愿意我跟着你，陪着你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不是不愿意，姑娘，是不能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不能跟不愿意有什么不同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明知道它们的不同处何在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真的是不能，不是不愿意？”

玉翎雕强笑说道：“有姑娘这么一位姑娘陪着，照顾着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，应该是求之不得，几生修来……”

马荣贞美目微翻，娇靥微酡，嗔道：“谁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……”

玉翎雕猛悟语话有点那个，立即歉然笑道：“是我大意，姑娘原谅……”

马荣贞当真地翻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可没怪你……”螭首随着话声低了下去。

玉翎雕神情为之一震，没说话。

马荣贞也没有说话，一时间这树林子里好静，静得能听见两个人的心跳声！

半晌，马荣贞才抬起头来迟疑着轻轻问道：“你真不是讨厌我，嫌我？”

玉翎雕忙道：“那怎么会……”马荣贞道：“我是个在贼窝里长大的女孩子……”

赧然一笑接道：“其实你知道，我根本就不像个女孩子，也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女孩子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只知道东北马家有个女中丈夫，巾帼奇英‘玉娇虎’。”

马荣贞红着脸道：“你别损我……”

玉翎雕正色说道：“不，姑娘，我句句由衷，字字发自肺腑。”“那就行了，我听你的……”

玉翎雕微愕说道：“姑娘听我的什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听你的回家去呀，还不好么？”

玉翎雕呆了一呆，忙道：“好，当然好……”

“瞧你，”马荣贞白了他一眼，叹道：“一说听你的，高兴得那个样子，

你准是讨厌我，嫌我！”

玉翎雕忙道：“姑娘，天地良心……”

“别急，”马荣贞倏然而笑道：“是说着玩儿的，其实，你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么。”

玉翎雕讶然说道：“姑娘知道我什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知道你很好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很好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难道你不好？”

玉翎雕抬头说道：“我不敢说好，在有些人眼里我是个贼，是个盗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是指郭家人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并不是郭家人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不这么想，也不这么看，即便是盗又怎么样，盗也有好的呀，总比那打着侠义旗子，坏事做尽做绝的人好……”

顿了顿接着道：“其实，这就跟你看我这里的一样，世人都知道马家是胡匪，是马贼，‘玉娇虎’是个马贼窝里长大，既泼又辣更凶狠的女孩子，而你却认为我还不坏，这就够了，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想，怎么看，你也不必求，不必在意，是不？”

玉翎雕没说话，从现在开始，他对这位在贼窝里长大的女孩子又多认识了一层。

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，哪怕她再刁蛮，再泼辣，杀人不眨眼，凶狠得怕人，她毕竟还有她温柔、柔婉的一面。

马荣贞抬手理了理云鬓，道：“我这个人向来干脆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现在就走……”

玉翎雕忙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怎么，姑娘就走？”

马荣贞眨动了一下美目问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有事么？”

“不，”玉翎雕道：“我没有什么事儿，只请姑娘路上保重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只过了‘清原’，进了‘安东’，就算进了我家的大门了，从这儿到‘清原’没多远，一路上应该不会再……”

玉翎雕突然说道：“我不能亲自送姑娘回去，我愿意送姑娘一件东西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马荣贞道：“你要送我什么？”

玉翎雕抬头一声短啸，半空中响起一声雕鸣，紧接着白影一点带着劲风飞射入林，再看时，玉翎雕左手腕上站着他那只神武慑人的玉翎雕儿，他笑道：“就是这，姑娘要不要？”

马荣贞讶然说道：“你送我这只雕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它算得一流好手，一路上有它在空中护卫，十个八个人绝近不了姑娘，姑娘要不要？”

马荣贞直愣愣地望着那只玉翎雕，摇头说道：“我喜煞爱煞，可是我不能要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不能要，为什么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它等于是你的护卫，你的信物，我怎么能要，要它送我还差不多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也好，就让它送送姑娘好了。”

“那行，”马荣贞道：“只是我怎么还你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到家之后招呼它一声就行了，它自会飞回来找我的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它能找着你么？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姑娘信不信，就是把它带出去十万八千里去，它照样能飞回来找到我。”

马荣贞放心地道：“那就行了，我走了。”

玉翎雕扬臂振腕，喝道：“替我照顾马姑娘，去。”那只玉翎雕儿高叫一声，展翼冲天飞走……

玉翎雕道：“姑娘只管放心上路就是，无论水陆都行，只请保重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也保重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谢谢姑娘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什么时候到我家玩玩儿去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事毕后一定拜访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说什么拜访，你要是到了‘长白’，马家定然会认为无上光荣，把你当凤凰接待，我走了。”她真是说走就走，转身向林外走去。

玉翎雕没动，道：“姑娘走好，我不送了。”

马荣贞回身说道：“有你的雕送我一样，别忘了你的伤！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点小伤不碍事的。”

马荣贞美目一睁，刚要说话，玉翎雕忙道：“姑娘放心，我自会小心就是。”

马荣贞满意了，深深看了一眼，转身行走。

望着马荣贞出林走远不见，玉翎雕缓缓坐了下去，因为他脸上戴着人皮面具，所以看不见他有什么表情。能看见的，只有那双目光，那双眼神。而，那双目光，那双眼神却令人难以意会。

他就坐在那儿，呆呆地……

承 德

“承德”，虽然这地方处在荒野之地，但是清初曾在这地方建有规模壮大的避暑的山庄。

此宫在“承德”之北山丘上，叠石缭坦，上加墙堞，周围凡九公里，内部楼台殿阁，寺刹庵塔，泉池花树，无一不备。

要是跟“北京城”相比，唯有那“颐和园”堪以比拟，香山静宜园则望尘莫及。

行宫后面还有个果树园，最可看的为高大的松杉及成群的香炉，极富天然趣意，此一著名的果树园，为清宫各地御园中最出色之一。

加之，清初在老吟河上流建了一个围场，规模极为宏大，距“承德”不过三百多里，这儿是清宫的狩猎之地，环植柳条，联以木栅，围场周围达七百余里，计横三百里，纵二百里，内又分小围场六十七所，由京里算起，凡四十二里设一站，站站筑行宫，以为皇上驻蹕之所。就因为这，“承德”成了个重要地方，自围场西北百余里，到“承德”东南百余里，周围好几万里内重兵遍布，尤其是“密探”一流的人物，可以说到处都是。

于是乎，“承德”热闹了。

于是乎“承德”成了个最安全，也最不安全的的地方。这一天，大晌午里，一骑快马进了“承德”城。

马是蒙古种的健骑，白的，可是都变黄了，那是砂，是尘土。这匹蒙古种健骑上的配备，可也够讲究，也够气派的，别的不提，单那对镫子它就是纯银的。

马上的骑士是个身材颀长的白衣客，头戴一顶宽沿大帽，脚登薄底快靴，帽沿阴影下飘拂着几绺美髯。

看上去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可是他腰杆儿挺得比年轻小伙子都直，显得那么有力，那么超拔。

白衣客就这么一人一骑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健马鞍旁空空的。

马蹄声得得地向城里缓驰，白衣客高坐鞍上，不颤不晃，纹风不动，像一座山。

马在西大街一家名唤“四海”的客栈前停下，白衣客翻身离鞍下马，早有一名伙计迎上来接过缰绳：“这位爷歇歇，里边儿请，小店有的是清净上房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截口说道：“伙计，黄豆，草料，另外加点酒。”

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伙计听得一怔，但是他旋即就会过了意，一哈腰，陪笑说道：“您放心，牲口交给小的，绝错不了。”

白衣客没理他，迈步进了客栈。

里面一名伙计迎了上来，白衣客没等他开口便道：“伙计，一间上房，另外给我准备吃的。”

那名伙计忙哈腰答应，白衣客一声“带路”，他就要往里走，伙计拦住了他，未开言先陪满脸笑：“这位爷您请等等。”

白衣客望向他，问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
伙计向柜台招了手：“您请柜台去去。”

白衣客向柜台望了一眼，一个老帐房老远地欠了欠身，陪着满脸笑，白衣客收回目光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，先付帐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”伙计一连说了三声不：“干什么也没有先付帐这一说，您只管住下，等您要走的时候随便赏，不赏也没关系。”

话说得漂亮，当然，谁也不会这么做，谁会白吃白住。

白衣客道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伙计道：“您请写个大名，行业，由哪儿来，往哪儿去？”

白衣客诧声说道：“写……伙计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
伙计欠身陪笑：“您包涵，爷，这是这儿的规矩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走了这么多地方，住那么多次店，像这样规矩还是头一遭碰上，谁兴的，宝号？”

伙计忙道：“小号做的是这种生意，怎么会兴这种规矩，又怎么敢哪，这种规矩也只有热河一个地方有，在热河境内走到哪儿都有这种规矩，这是官里交待下来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官里交待下来的。”

伙计淡笑说道：“爷，热河不比别处。”

白衣客若有所思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既然是官里交待下来的，我这个小百姓岂敢不遵……”转身向柜台行去。

伙计紧跟一步道：“谢谢您，爷。”

白衣客突然回身问道：“伙计，我要是不愿写呢？”

“那……”伙计一愣，旋即陪笑道：“您包涵，小号不敢留您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那还是写好，要不然就得破庙里过夜去。”

说话间已到了柜台前，白衣客往柜台前一站，老帐房哈腰陪笑，双手递过一管狼毫中楷。

白衣客接过笔，沾了一下墨，在面前柜台上摊开的簿子上写了一行字，写的是：“高明，马贩，张家口来，往辽东去。”

写毕把笔递还了老帐房，老帐房接过笔陪笑说道：“原来是高爷，高爷，张家口的马市可是有名儿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白衣客点头说道：“有道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生在张家口，长在张家口，也只有吃这一行饭了，老人家去过张家口么？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没去过，没见过世面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客气……”目光扫了那留名的册子一眼，抬头说道：“还好我读过几年书，能握管提笔，这要是没读过书，不会写字的人，也就别住店了。”

“不，也能住。”老帐房道：“他说，自有老朽代写。”

白衣客“哦”了两声，点头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……”话锋一转，问老帐房道：“老人家，这法子是防匪防逆的，可是？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以老人家看，这法子灵么，有用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这叫老帐房怎么说，又怎么敢说什么，他这了一声，没了下文，一脸的窘迫笑容。

白衣客明白，笑笑说道：“以我看这法子不怎么样，那些匪逆不一定非住客栈不可，他大可以随便找处破庙将就就将就……”

伙计年轻，好说话，立即接嘴说道：“高爷，那不行，到处有巡查的，只要见着这种人就抓，所以热河境内的破庙没人敢住，就连那要饭的也不敢

进破庙门，宁可在大街上找处屋檐下缩一宿。”

白衣客“哦”地一声，点了点头。“厉害，可是这法子仍不灵，这可真可假，谁要是留个假名字，来处去处随便诌上一个呢？”

老帐房一怔，伙计也哑了口，半天，老帐房才嗫嚅说道：“这老朽可没想到，以老朽看没人敢……”

“也许。”白衣客淡然一笑，转望伙计道：“伙计，现在我能住店了吧？”

伙计如大梦初醒，忙哈腰抬手往里让客：“您请，您请。”

白衣客转过身刚要往里去，突然，身后响起个话声：“朋友没说错，我看这法子不怎么管用。”

白衣客闻声回身望去，客栈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个中年汉子，这汉子高高的身材，一张四方脸，那条发辫既黑又粗。

中年汉子一见白衣客转过了身，立即又是一声：“哟，原来是您老人家。”

白衣客淡淡一笑道：“不敢当，阁下是……”

中年汉子微笑说道：“跟老人家一样，住店的。”白衣客笑笑说道：“那阁下恐怕也得写个字。”

中年汉子笑道：“那还能免得了，不瞒老人家说，我来热河不是一趟了，写的字也不在少数了。”

白衣客笑了。

中年汉子自己也笑了，笑了笑之后他问道：“老人家贵姓？”白衣客道：“不敢，我姓高。”

中年汉子道：“原来是高老人家，老人家是从……”

白衣客高明道：“我从张家口来。”

“好地方。”中年汉子双眉一扬道：“张家口我去过几趟，那儿的马市首屈一指，闻名天下。”

高明道：“张家口的马市不小，不过那儿算不得什么好地方，一句话，我待久了，腻了。”

中年汉子笑道：“老人家会说笑话，张家口马匹牛羊到处，骆驼成群，这些在别处是看不到的。”

高明笑笑突然改口说道：“我还没有请教……”

“不敢，”中年汉子道：“我姓武，武则天的武，可跟武则天扯不上关系。”

高明笑了，道：“真正会说笑话的是武老弟，武老弟是从……”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不瞒老人家说，我是个做皮货生意的，一年到头到处跑，我刚从东北来，要往西南去。”

高明道：“这么说武老弟也是在这儿歇歇脚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老人家是……”

高明道：“我也是路过，要到‘辽东’去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辽东，那儿有我不少朋友，他们跟我不是同行，吃的那碗饭虽然比我好，可是没我自在，老人家知道‘辽东’姓郭的？”

高明两眼一睁，旋即淡然点头：“知道，武老弟跟郭家是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笑笑说道：“我的那些朋友都吃郭家的饭。”

高明一声“哦”尾音拖得长长的，点头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没想到武老弟在郭家也有朋友。”

“也没什么，”姓武的中年汉子笑笑说道：“我这个人天生的好交朋友，走到哪儿交到哪儿，真要说起来，这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省省都有我的朋友，只能碰上，再彼此投缘就是朋友，就拿老人家来说吧，如今咱们碰上了……”

高明接口说道：“只投缘就成了朋友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当然这一回还得看老人家讨不讨厌我……”

高明道：“好说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突然压低了话声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走南闯北见过的人不少，我看老人家不是等闲人，在这块地儿上您可得留点神，在这儿我有几个朋友都在官里当差，听他们说这几天很吃紧……”

高明淡然一笑道：“谢谢武老弟，我这个小百姓怕什么？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老人家这是客气，您瞒不了我这双眼睛的，有道是：‘光棍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’，就拿您刚才的话来说吧，幸好进来的是我，要是被官里的听了去……”

高明忙道：“谢谢武老弟，我也只是随口说说，以后自会慎重的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百姓敌不过官，无论大小事，吃亏倒霉的总是百姓，咱们还是小心点儿好，您请吧，我还得等个朋友。”

高明道：“那么咱们待会儿聊。”匆忙地跟着伙计往后面行去。

姓武的中年汉子目送高明行向了后头，然后也收回目光望向柜台里老帐房，问道：“这人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老帐房陪笑问道：“这位爷，您问这……”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问问。”

抬手捺了捺袍子，他腰里挂着一块腰牌。

老帐房惊得脸色一变，忙道：“小老儿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您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沉下了脸道：“少废话了，答我问题。”老帐房忙道：“这位高爷刚到，刚进门，刚进门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伸手拉过了那本册子，凝目看了看之后，突然冷笑一声说：“这可真可假，以我看这就是假的。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是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抬眼问道：“是么？”

老帐房心里害怕，原是随声附和讨个好，经此一问他傻了眼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这……小老儿不知道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啊，话我说在前头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留神你的身家性命。”

老帐房吓白了脸，忙道：“武爷，我们东家原也是官里的人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你们掌柜的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回您的话，我们掌柜的姓莫，叫莫太平。”“莫太平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沉吟了一下，抬头说道：“不认识，没听说过。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那是早年的事了，我们掌柜的早年是跟雍王爷的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两眼一睁，又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老头儿，真的？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小老儿还敢骗您么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淡然一笑道：“这么说你们掌柜的倒是位老前辈了，他是什么时候离开？”

老帐房没听懂，道：“离开，您是说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他现在改了行，开了客栈。”

老帐房明白了，“哦”两声忙道：“您不是外人，告诉您也不要紧，我们掌柜的在雍王爷登基之后就跟着进了宫，在大内当起了差，后来……您知道……嗯……您知道乾隆爷接了位，我们掌柜的就离开了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那确是早年的事儿了，我说嘛，既然有这么一位前辈，我怎么不认识，连听也没听说过……”话锋忽转，接问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们掌柜的住在……”

老帐房两眼向着门外一直，道：“瞧，真巧，我们掌柜的来了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忙转身向外望去，只见对街走来一人，瘦长的个子，胡子跟头发都白了，长得雕眼鹰鼻，一脸狠相，年纪有七八十了，步履还是那么稳健轻快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问道：“这就是你们掌柜的？”

老帐房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说话间瘦高老人已到了客栈门口，老帐房绕出柜台迎了上去，见面躬身哈腰施上一礼：“老爷子今儿个怎么有空……”

瘦高老人道：“在家闷得慌，出来走走，顺便到这儿来瞧瞧，怎么样，忙吧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您是知道的，一天到晚总是那些事儿……”

瘦高老人笑了，转眼望向姓武的中年汉子问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老帐房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姓武的中年汉子已然开了口：“可是莫老人家当面？”

瘦高老人一怔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莫太平，阁下怎么认识……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老爷子，这位是武爷，是官里的，您的当年我告诉了武爷……”

瘦高老人莫太平看了老帐房一眼，这一眼看得老帐房好生不安，莫太平旋即说道：“好在武老弟是自己人……”

转望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武老弟在哪个营里得意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劳您动问，我在‘侍卫营’当差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原来是‘侍卫营’的，莫太平失敬。”

“您好说。”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说来您是我的前辈，往后还望您多指教。”

“哪儿的话。”莫太平道：“当年事已成过去，莫太平如今只是个小百姓，我这个家，跟这个店，以后还要武老弟多照顾倒是真的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谦逊了两句道：“听说您离京里很久了。”

莫太平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有一段日子了，自四阿哥接位之后我就离开了，武老弟今儿个光临我这个小店，有什么见教？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岂敢，这是例行公事，我不知道这家客栈是您的，要早知道就不敢来打扰了……”

莫太平抬头说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公事就该公办，皇上这一阵子驻蹕行宫，这一带是该多小心些，算来彼此是一家人，这些事我也懂，武老弟有什么事不妨直说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笑笑说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……”接着，他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我对这个姓高的有点动疑，本来预备自己查的，现在既然知道这家客栈是您的，那更方便不过的……”

莫太平转过脸去问老帐房道：“那姓高的人呢？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往后头去了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他住下了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是的，以我看他住不了多久，顶多只待一个晚上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他要往‘辽东’去，听他的口气只是歇歇脚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他要往‘辽东’去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他是这么写的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我怀疑他跟郭家有什么关系。”

莫太平沉吟了一下抬眼望向姓武的中年汉子，道：“武老弟，把这姓高的交给我，不知道你放心不放心。”

“这什么话。”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一家人，谁办不是一样，您是位前辈，交给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只是怕太麻烦了。”

“没那一说。”莫太平抬头说道：“我人虽然离开了官家，可是这颗心永远是官家的，武老弟只要放心，把这姓高的交给我就是。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道：“那就麻烦您了，我就住在行宫旁边，有什么事您派个伙计招呼我一声就行了，我还有别的事，不打扰了。”一抱拳，迈步行了出去。

莫太平道：“武老弟走好，我不送了，没事儿请常来坐。”

没听姓武的中年汉子答应，因为他已经到了对街。莫太平收回目光望向老帐房，道：“老弟，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儿么。”

老帐房不安地一笑说道：“是我嘴快，您不知道，他发了威，我不得不搬出您来抵挡……”

“算了。”莫太平一摆手说道：“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谁叫我当年在那个圈儿里待过，反正在家闷得慌，找点事儿干干也好……”一抬头，接道：“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，我莫太平又……”

一顿改口说道：“你忙你的吧，我到后头瞧瞧去。”转身向后行去。

老帐房忙道：“老爷子……”

莫太平停步回身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您上了年纪，也多少年没动了，可千万小心。”

莫太平倏然笑道：“我上了年纪是没错，可是这身功夫从来没一天搁下过……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您是打算……”莫太平道：“先瞧瞧他是什么来路，要是寻常人那自然用不着。”

老帐房道：“老爷子，要是我这双眼没瞧错，这姓高的准会两下子，可能还不低……”

莫太平“哦，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，老弟？”

老帐房道：“您知道，这多年来我见过的人不少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不错，多见就能多懂，老弟放心，我小心就是，其实我只动嘴动眼就行了，动手是他们的的事儿。”

老帐房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您说的是，您说的是。”

莫太平一摆手道：“你忙吧。”转身往后行去。

莫太平这“四海”客栈共三进，莫太平刚进一进后院就碰上了刚才那名伙计，伙计一见掌柜的驾到，忙不迭地躬身见礼：“老爷子，今儿个是什么风，您怎么到店里来了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我来瞧瞧，那位姓高的客人住在……”

伙计忙道：“就在这进院子北上房，您问他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我想瞧瞧他去。”

伙计献上了殷勤，忙道：“我给您带路。”转身要走。

莫太平伸手拦住了他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去，自己的店还不知道，哪儿是哪儿么，您忙去吧，前边儿没人，快去吧。”

伙计应了一声道：“那……我前头去了，您走好。”欠个身走了。

伙计往前头去了，莫太平抬眼把目光投过坐落在正北的上房，门儿关着，看不见里头，也听不见动静。

莫太平迈步走了过去，到了北上房门口他轻咳一声开口问道：“高爷在么？”

只听高明在房里问道：“哪一位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是老朽，本店的掌柜。”

高明“哦”了一声，在房里说道：“原来是掌柜的驾到，请进，请进。”

步履移动，开了门，高明当门而立，他一怔，莫太平也一怔，只听莫太平脱口叫道：“你是……人荣……”

高明定了神，他如今没戴那顶宽沿大帽，长眉凤目，老是老了，可是从他的脸上依稀还可以挑出当年的英挺。他道：“敢是莫馆主。”

莫太平一点头道：“正是莫太平，难得老弟还记得我……”

高人荣刚要说话，莫太平已然接着说道：“咱们进屋里说。”

闪身进了屋，顺手掩上了门，道：“人荣老弟，我可没想到是你，做梦也没想到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何尝不是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人荣老弟，你老了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馆主呢。”

两个人相视而笑，旋即莫太平敛去笑容道：“老弟从哪儿来？”高人荣迟疑了一下道：“我，馆主是最清楚不过的，想瞒也瞒不了，我从大漠来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老弟要往郭大爷哪儿去？”

高人荣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馆主高明不减当年。”

莫太平淡然一笑，抬头说道：“说什么高明，说什么不减当年，一句话，老了……”

高人荣笑道：“馆主人或许上了几岁年纪，但精明不减当年，宝刀不老，没听俗话说，姜是老的辣……”

莫太平抬头笑道：“精明不减当年，老弟，你这是损我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馆主，我怎么敢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老弟，”莫太平一招手道：“咱们寒暄过了，别老谈这些闲话耽误了正事……”

“正事？”高人荣凝目问了一句。

“不错，老弟，”莫太平微一点头道：“正事，正经大事。”

高人荣有点诧异，道：“馆主请明教。”

“老弟，别跟我客气。”莫太平脸色微趋凝重，道：“让我先问问，老弟可知道我到你这儿来，是来干什么的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他乡遇故知，当是欣喜之余特来看看老朋友。”

“老弟。”莫太平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表情。“承你老弟还把我当

朋友看待，我也感激，只是我要告诉老弟，另外我还有件重要事奉知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馆主请说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老弟，我刚说过，别跟我客……”一抬头接道：“我没工夫多罗嗦了，由你老弟了，老弟定然会问，在我没来之前，我不知道客人就是你老弟，要说我是来看老朋友的，那是东吴大将——贾化（假话），那么我是来干什么的，告诉老弟，我看见了老弟的留字……”

高人荣笑笑说道：“馆主当不会是从字迹上认出是我……”

“那当然。”莫太平道：“事隔多少年了，见人当面怕都会认不出，还说什么字迹，其实当年我也没瞧见过老弟的字迹……”

一顿，凝目接道：“老弟，你可知道，另有别人也瞧见了你的留字。”

高人荣两眼一睁，旋即笑道：“我知道馆主何指，怎么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老弟可知道那位爷们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正要向馆主请教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吃当年咱们那碗饭的，这句话老弟该懂。”

高人荣长眉一掀，笑道：“我懂了，自己吃过什么饭还能不知道，只是，馆主，他如今这碗饭只怕比当年你我的那一碗还要大些。”

莫太平一点头道：“老弟说着了，一点不差。”高人荣道：“又如何，馆主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这还用问么，老弟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敢是他目光锐利，瞧穿了我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莫太平道：“他要是真瞧透了你老弟，你老弟可就不会这么安稳地坐在这儿了，我也用不着跑这一趟了。”高人荣道：“这么说他是对我动了疑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对了，老弟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这么说，馆主是特意来告诉我的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也不错，老弟。”

高人荣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感激，也谢谢馆主。”

莫太平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老弟不信？”

高人荣笑笑说道：“不敢，馆主好意，照顾故交，我只有感激。”

“算了，老弟。”莫太平淡然一笑道：“你这是何必，我自己明白，冲我当年的为人，如今说这话，要是我不是我自己，我也不敢信。”高人荣道：“馆主……”

“别多说，老弟。”莫太平一抬手，正色说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我不勉强，也勉强不得，你老弟要是在‘承德’没什么事儿，收拾收拾走你的，要快，越快越好。”

高人荣凝望着他道：“走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是的，老弟，走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能走么，馆主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怎么不能。”

高人荣倏然一笑道：“馆主，高人荣何许人，能连累馆主你么。”

莫太平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老弟，我知道你仍不信，要我求你么。”

高人荣一抬手道：“馆主，你请坐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老弟，你走不走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走我迟早会走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我要老弟你早走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馆主请先坐下再说。”

莫太平迟疑了一下，坐了下去，道：“老弟，你可没有多少工夫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知道，若是问起我高某人，馆主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，”莫太平淡然一笑道：“好办，我只一个人，还不是拿腿就走……”

高人荣住地下一指：“馆主，不比当年，你可是有产业的人。”

“产业？”莫太平笑了：“你老弟……当年别人瞧扁我，如今老弟把我瞧得更扁，莫太平子然一身从江湖来，来时空空，去时又何在乎空空，这份儿产业，我还没放在眼里，谁稀罕谁拿去，再，为朋友，就是丢了它也值得。”

高人荣不禁为之动容，道：“馆主，豪迈之中还带点洒脱，这胸襟在世人之中可是难找出几个。”

莫太平微一抬头，道：“老弟，别打岔了，话我说到了这儿，你到底是走不走？”

高人荣一点头道：“走，我走，馆主有这番心意，我要不走未免辜负了馆主这番心意，只是，在我走之前有件事我要弄清楚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什么事？老弟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也许这句话我不该问，岁月能改变一个人么？”

莫太平倏然而笑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老弟，问得好，这无关岁月，是一个人，那个人他给我的启示太大，他使我羞愧，几乎使我不敢做人，也就是说他影响了我这后半辈子。”

高人荣两眼微睁，道：“这个人必然是个圣贤，要不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奇英豪。”

莫太平点头说道：“这在他当之无愧，老弟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馆主，这个人是谁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这个人你认识，关将军。”

高人荣一怔，脱口叫道：“关大哥……”随即一脸肃穆之色，道：“不错，圣贤与奇英豪，这二者关大哥的确可当无愧……我没想到，我没想到馆主竟然是受了他的影响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换个人谁能影响我，谁又配！”

高人荣一抱拳道：“馆主，你提起关大哥，我不敢再不信，馆主的这份情，高人荣领受了……”

莫太平微一抬头，强笑说道：“说什么情，莫太平在这个年纪能为故人做点事，那是应该的，也足以安慰自己，说得那个一点，今后就是死，也不会带着那两字羞愧走了。”

高人荣心中好不感动，同时，在心里，对关山月又增加上一份崇敬，沉默了一下，他忽转话锋，问道：“馆主是什么时候脱下那身衣裳的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早了，早在关将军功成身退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个小包袱，带着几件破衣裳离开了，我是不辞而别，怕人拦我，也明知道不会有人拦我，我不敢奢望那位论功行赏，大封功臣，给我个什么头衔，赏我个顶子，那玩意儿不好要，烫手，也扎得慌，暂时甜甜嘴，过不多久那就成了一颗要命的毒药……”

高人荣笑道：“馆主知胤祯，可谓深矣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跟他多少年了，谁还不知道么，你老弟不知道，前前后后这么多人，我是头一个跟他的，从他当郡王那一天起，一直到他坐上了那个

龙墩，多少年，我还能摸不透他么？”

高人荣笑道：“真要论功行赏，馆主应该是‘正大光明殿’里的第一人。”

“不，老弟。”莫太平抬头说道：“那我可不敢当，论功，我高不过关将军，可是要说真的，谁是‘正大光明殿’里的头一人，将来谁的脑袋就第一个搬家。”

高人荣笑说道：“馆主看到胤祯的骨头里去了。”

莫太平笑笑说道：“你老弟走得早，越是走得早的人，沾的罪孽越少，我听说当年你走的时候不是一个人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高人荣点头笑道：“有，馆主，一点也不冤枉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老弟，她是当年‘北京城’里的哪一位，能说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，馆主也许知道，‘八大胡同’里那个朱红的窄门儿里的……”

莫太平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她呀，污泥里的一朵白莲，老弟，你福气。”

高人荣笑道：“谢谢馆主，这一点我承认……”

“是嘛，”莫太平道：“怎么样，老哥哥我有几个侄儿，几个侄女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只有一个侄儿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好的一个抵十个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好，那是过了些，还算长进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待在身边么？”

“不，”高人荣道：“我早就把他送出去了，男孩子家待在家里还行，该出去闯练闯练，否则不会有出息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高见，这么说如今在江湖里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在辽东，大爷身边当名护卫。”

莫太平“嗯”地一声道：“在大爷身边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应该错不了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那是馆主夸奖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我该问问，老爷子跟那六位安好？”

高人荣一欠身道：“好，老神仙跟六位爷都安好，谢谢馆主。”莫太平道：“关将军呢，常去老爷子哪儿么？”

高人荣抬头说道：“不常去，每年也不过见一两面，就是见了面，老爷子俩也很难说几句话，全都让晚辈缠住了。”

“那难免。”莫太平点了点头道：“郭家的几位跟将军伉俪，都是神仙中人，那种生涯令人羡慕，平凡世人只能沾上点边儿，那就该是天大的造化，你老弟追随左右，朝夕相见，实在是令人羡慕，也令人妒嫉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那是我几生修来的造化，也完全是关大哥的恩德，要不是关大哥，我不但沾不上一点边儿，只怕早在当年就死在‘北京城’里了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你老弟这趟往‘辽东’去……”

高人荣迟疑了一下道：“馆主，你原谅，公事我不敢说……”

“别说，老弟，”莫太平抬手说道：“咱们只谈私事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谢谢馆主，私事，我是来看看我那个儿子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看情形你们爷儿俩也难得见上一面，路远，我那位侄儿也不能到这儿来，要不然我真要做个东让你们爷儿俩乐乐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馆主这番好意，我心领就是。”

莫太平点了点头道：“老爷子跟那六位的大心愿我知道，这番布置我也

看得很清楚，只希望老爷子能早一天颁下‘玉龙令’……”

只听急促步履响动，直奔后院。

莫太平一凛神道：“这是谁，这般匆忙……”

随听院子里响起了一声干咳，有人说了话，是老帐房的声音：“老爷子还在这儿么？”

莫太平立即扬声应道：“是老弟么？我在这儿。”

没听老帐房动，却听他迟疑着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您是不是能出来一下……”

莫太平站了起来，走过去开了门道：“老弟，有什么话过来说吧，不碍事。”

老帐房迟疑了一下，旋即快步走了过来，先拿眼往屋里打量了一下，然后压低了话声：“那姓武的又来了，还带着几个人，我看得出，他们身上都藏着家伙。”

这几句话高人荣听得清清楚楚，他立即站了起来。

只听莫太平道：“你去招呼他们一声，就说我马上出去。”

老帐房应了一声，转身匆忙地走了。莫太平转回了身，脸色颇为凝重，道：“老弟都听见了？”

高人荣含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馆主。”

莫太平抬手往后一指道：“老弟打后边儿走，快，还来得及……”

高人荣长眉陡然一扬，旋即笑道：“来不及了，馆主。”

莫太平脸色一变，霍地转身向外，可不是么，步履声轻快稳健，姓武的中年汉子已带人进来了。”连那姓武的中年汉子在内共是四个，看上去身手都不弱。

莫太平见那姓武的中年汉子已带了四个人进来，面向外低低说道：“老弟，后面有窗户，我挡他们一阵。”

“开玩笑。”高人荣笑道：“现在不是时候了……”

跨步到了莫太平身边，道：“馆主，请让让，我跟他们说话。”

“别，老弟。”莫太平忙道：“让我来，也许能蒙过去……”

说话间那姓武的中年汉子已带着人走近，往廊檐前一站，姓武的中年汉子含笑开了口：“老人家，我这个人没有耐性，您别见怪。”

“好说。”莫太平道：“武老弟几位是来……”

姓武的中年汉子望了莫太平背后一眼道：“请这位姓高的老爷跟我几个去一趟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武老弟，我这双眼还不算花，我瞧过了，很清楚。”

姓武的汉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，老人家？”

“错不了的，武老弟。”莫太平道：“我也不会替别人说话。”

姓武的汉子淡然一笑道：“替别人说话，这句话我不敢说，不过我敢说老人家没瞧真切，走了眼，这位是个颇有来头的人物。”

莫太平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武老弟以为这该有什么来头？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不是我以为，老人家该知道，吃我们这碗饭的有些话不便说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让他跟我几个去一趟就是了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武老弟……”

姓武的汉子笑笑截口说道：“我漏说了一句，也得麻烦老人家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莫太平一怔，道：“我？武老弟这是……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老人家当年是不辞而别，有些手续没办清，故人们也很惦念你老人家，想跟你老人家叙叙旧。”

莫太平脸色一变，扬眉笑道：“敢情有人怪我不辞而别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人惦念我，实在让人高兴，也实在值得安慰……”

背后高人荣笑了起来：“馆主，如今你也有一份，还是请顾你自己那一份吧。”

跨步越前跟莫太平站个并肩，目注那姓武的汉子几个道：“容我先请教，几位是……”

姓武的汉子笑笑说道：“莫老人家没告诉你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没向莫馆主提。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那么让我告诉你，‘侍卫营’的。”

高人荣“哦”地一声，点头说道：“原来几位是‘侍卫营’的，失敬了，几位要带我上哪儿去？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你老爷远来是客，我几个打算请你老爷吃喝一顿去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那真是谢谢了，必得扰几位这顿么？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只怕少不了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说不得只好多扰几位一顿，只是我这个人胃口大得很，几位身上带得银子够么？”

姓武的汉子笑笑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几个身上带的足够你吃喝好几顿的，万一不够，外面还有朋友随时都能借几两来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你不把外面的几位请进来……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要是我几个身上带的够，就用不着他几个了，是不？”

高人荣点头说道：“说得是……”

莫太平突然说道：“我敢说几位身上带的一定不够。”

姓武的汉子脸色微微一变，旋即强笑说道：“看来莫老人家对这位朋友的胃口很了解。”

莫太平一点头道：“那当然，多少年的老朋友了。”

姓武的汉子两眼一瞪，道：“这么说这位老哥早年是跟老人家吃同一碗饭了？”

莫太平点头说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如今老人家是个生意人，他呢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也是个生意人。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做什么买卖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跟人合伙做大买卖。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买卖无论大小，都该有个名堂。”

高人荣侧顾莫太平，笑问道：“馆主，我这个买卖，该叫什么买卖好？”

莫太平微微一笑道：“不知道他几位有没有到过广东，广东有卖香肉的……”

“对，”高人荣击掌笑道：“多谢馆主，好名称，算得上卖香肉的……”

姓武的汉子变了脸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两位真会说笑话，也够损的，我说过，我这个人没有耐性，没说完的话请二位换个地儿再说吧。”

他往后一招手，四个人立即迈步逼了过来。

高人荣道：“请客的来了，馆主，我不想让你分吃分喝，可否往后让让。”

莫太平抬头说道：“不行，怎么少得了我这个陪客，你老弟不让我分吃

分喝，别人也不答应啊。”

姓武的汉子面泛阴笑道：“老人家的确是位明白人。”

说话间他四个已踏上了廊檐。

莫太平一声：“老弟，我这个陪客抢上座了。”

突然而动，挥掌推向左边一个汉子。

莫太平出手奇快，那汉子也想不到他会先动，注意力全集中在高人荣身上，这下煞星照命，倒了霉，莫太平一掌正推在他胸膛上。

莫太平“大力鬼爪”，掌上工夫称绝一时，也毒辣凶狠，只听一声惨呼，那汉子被开了膛，血花四溅，热雨横飞，一颗心硬被莫太平掏了出来。

这一着惊得另三个闪身便退，莫太平乘势一抖腕，那汉子尸身飞起，砰然一声坠落在院子里。

高人荣看得眉锋一皱，暗道：“此老怎么还这么狠……”

莫太平冷然开了口：“哪位还要请客？”

姓武的汉子面带惊容，怒声说道：“莫太平，你好大的胆子……”

莫太平道：“我姓莫的胆比天大，早年至今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你几个这小小的‘侍卫营’护卫还不在我姓莫的眼里……”

姓武的汉子道：“莫太平，少说废话，这官司你吃定了，跟我几个走吧。”

他当先闪身欺了过来，人在半途手探了腰，“铮”地一声，一柄软剑已抓在掌中。

莫太平没容他扑近，冷冷一笑：“都冲我姓莫的来，我姓莫的全接下了。”

一抖腕，那颗人心带着血光向姓武的汉子迎面打去。

姓武的汉子身手确也不凡，软剑一抖，血肉横飞，那颗人心被他一剑绞得粉碎，他停也没停，飞快欺到，抖手一记，点向莫太平心坎要害。

莫太平道：“怎么，你也想要我姓莫的这颗心么，差得远呢。”话落，他便要出手。

高人荣提臂逼退了他道：“馆主，一人一个，公公平平。”左掌一翻劲向剑身抓了过去。

姓武的汉子不明虚实，却不敢让高人荣碰到剑身，一沉腕，软剑走斜，划半弧撩向高人荣小腹。

高人荣长眉一扬道：“这一招够狠毒的，只是当日‘雍王府’的人都不比‘侍卫营’的差，留神了，阁下。”

飞起一腿踢了出去，直取姓武的汉子左腕。

姓武的汉子没来得及躲，手腕被踢个正着，闷哼一声撤剑握腕便要退，莫太平闪身而出，一掌正拂在他胸口上，“哇”地一声，姓武的汉子喷了一口血，往后便栽。

莫太平还要来第二下，高人荣伸手拦住了他道：“馆主，顶多留他多吃几年饭。”

他到底比莫太平仁厚些。

莫太平没再动，望着那另两个冷冷说道：“只怕这顿吃喝要泡汤了，趁他还有口气，不如现在走！”

那两个脸都成了苍白色，其中一个道：“你两个走不了的。”抢前一步抱起那姓武的汉子就要走。

后院门人影闪动，一下子又进来四个，这四个可不是中年汉子，清一色的五十以上老者，一式黑衣，打扮十分利落，个个太阳穴高鼓，眼神十足。

莫太平入目这四个黑衣老者神情俱是一震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对方有人开了口，左边一名身材瘦小，干瘪得像个人干的黑衣老者冷笑说道：“我说这半天怎么不见出去，敢情四个拿人的自己躺下了一对，真有能耐，真不赖，哼，哼。”

那两个汉子躬下了身，低下了头：“四位爷，这两个扎手……”

“那当然。”瘦小黑衣老者道：“要不能放倒一对么，哼，还有一个被掏空了，是哪位手下这么仁厚？”

莫太平道：“冯老哥，是我。”

敢情他认识。

姓冯的瘦老者目中厉芒一闪，笑问道：“你老哥看起来面熟得很。”

莫太平淡然一笑道：“冯老哥，彼此都是江湖上混了多少年，油锅里翻身再翻身的老光棍了，干什么还来这一套。”

“真的，”姓冯的瘦老者煞有其事地道：“我只觉得你老哥很面熟，却一时想不起你老哥是我冯伯年昔日那么多老朋友中的哪一位了。”

莫太平笑笑说道：“既然冯老哥喜欢玩这一套，那也只有任由冯老哥了，四位既然来了，姓莫的也就在眼前，这个鹰爪是我放倒的，四位爱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吧。”

“姓莫，”冯伯年目光一凝，“哦”了两声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敢莫是昔日‘雍王爷’手下‘集贤馆’的‘大力鬼爪’莫馆主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冯老哥好记性。”

“哎呀，”冯伯年惊叫一声道：“原来是莫大哥，不，昔日大小总算有个头衔，我该恭称一声莫馆主，多年不见，思何可支，不想今天竟会在这儿碰见莫馆主，这真是值得大喜大贺，大书特书的事……”

一顿接问道：“好好的皇家饭不吃，莫馆主怎么到了这儿？”

莫太平淡然一笑道：“说来话长，那费工夫，四位也未必爱听。”

冯伯年摇头说道：“世间事的变化真是难以想像，想当初江湖一别，听说莫馆主在京里得意，老朋友们有意上京恳求提携，谋个一官半职，弄碗饭吃吃，几次都因江湖事缠人难以成行，不想老朋友终于接近了这个圈儿，而你莫馆主却脱下了那身衣裳，出了这个圈儿了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世间事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各位如今得意了，衣朱紫，食金玉，有权有势，炙手可热，凭四位，飞黄腾达那更是指日可待，我这个穷途末路的老朋友能沾上一点边儿，实在是荣幸得很，实在是荣幸得很。”

冯伯年皮笑肉不笑地抖了抖一双薄薄嘴唇，道：“老朋友难得见面，见面就得虚情假意地来上一套，这规矩不知道是谁立的，算了，不谈这些了，莫馆主，你可是华发满头，老多了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饱经忧患，历尽沧桑，江湖上打滚儿，再加上这不饶人的岁月，焉得不老，倒是四位正年轻，还可以大大地干一番。”

冯伯年嘿嘿地笑道：“大大地干一番，谁不想，只是那还有赖于馆主的大力提携。”

莫太平笑着摇头说道：“冯老哥未免太谦虚了，莫太平如今只是个市井小民，还望四位老朋友多照顾倒是真的。”

冯伯年还待再说，他身旁那名长眉细目，圆胖脸上透着阴狠奸诈的矮胖黑衣老者突然说道：“老冯也真是，大男人家怎么跟女人家似的，婆婆妈妈地没个完，没个了，老朋友见了面，说什么总该亲热亲热才是。”

“说得是，说得是。”冯伯年笑着点了头，道：“不是你提，我倒忘了，别让人说我冷淡交情，不够热络，来，来，来，馆主，让咱们亲热亲热。”迈步走了过来。

莫太平淡然一笑，立即功凝双臂，运气护住周身要穴。

冯伯年走了两步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对了，让我先问问，这几个怎么得罪馆主了？”

莫太平笑笑说道：“冯老哥，你要再来些不够热络的，我可要怪你冷淡交情，不要多年的老朋友。”

冯伯年倏然而笑，笑得好阴，道：“敢情莫馆主够朋友，都等不及了，我冯伯年焉有不从命的道理，好，馆主，我飞了。”又迈步走了过来。

莫太平目光凝注冯伯年，嘴里却对高人荣道：“老弟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四位是当年北六省的‘四霸天’……”

高人荣神情微微一震，道：“‘阎王帖’冯，‘紫面大王’段，‘瘦丧门’韩，‘笑面煞’哈。”

莫太平道：“正是。”

冯伯年突又停了步，凝目望着高人荣道：“尊驾知道我四个？”

高人荣含笑说道：“‘四霸天’名震‘北六省’，黑白丧胆，正邪侧目，在下忝为江湖一介，焉有不久仰的道理。”

冯伯年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，怎么称呼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有劳冯阎王动问，在下姓高，草字人荣。”

冯伯年神色一动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莫非当年‘雍王爷’身边的高爷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连冯阎王都知道，我深感荣幸。”

冯伯年目光一转，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竟接二连三的碰见老朋友，怪不得昨夜灯吐蕊，今早鹊报喜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接问道：“听说高老爷如今在郭家得意，确实么？”

高人荣微一点头道：“确实。”

冯伯年倏然一笑道：“那么高老爷就算是朝廷钦犯，这一点高老爷可知道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清楚得很，只是朝廷的钦犯到处都有，并未见朝廷拿过几个。”

冯伯年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也许高老爷你就是个开端。”

高人荣长眉微扬，淡然一笑道：“高某人如今就在你冯阎王眼前。”

冯伯年阴阴一笑道：“我看见了，容我先跟莫馆主亲热亲热。”脚下又动，极其缓慢地迎向莫太平。

莫太平往前跨了一步，缩短了他与冯伯年之间的距离。

冯伯年脚下一步一个坑，行走之间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但他脸上始终挂着笑意。

转眼之间，冯伯年到莫太平眼前，他缓缓抬起双手，笑着说道：“莫馆主，让老朋友跟你亲热亲热。”

两只手掌微带颤抖地向莫太平双肩搭去。

莫太平神色微颤凝重，道：“却之不恭，冯老爷这份热络劲儿让人感动。”

他抬起双手向着冯伯年双手迎了过去。

很快地，四只手掌碰在了一起，突然两声闷哼，冯伯年踉跄而退，莫太平脸色发白，身形猛然一晃，也往后猛退。

高人荣手快，一把扶住了他，道：“碍事么，馆主？”

莫太平摇头而笑，笑得很勉强：“老了，到底老了，岁月不饶人，毕竟勉强不得，冯老爷的这份热络劲儿竟使我禁受不住。”

冯伯年退出几步立即站稳，看来他要比莫太平强些，闻言他笑道：“馆主的这份热络劲儿也不减当年，我只当莫馆主冷淡了交情，看来我是错了，‘大力鬼爪’的确是名不虚传，莫馆主的掌上造诣是我生平仅见，来，来，让我再跟馆主亲热亲热。”

迈步又逼了过来。

莫太平立即站直了身子，高人荣忙道：“行么，馆主？”

莫太平笑道：“不碍事，连份亲热都接不下，这几十年我岂不白活了，再说人家冯老爷找的是我，还能找人代受不成。”

挺身便要跨步迎前。

冯伯年突然闪身，快捷如电地欺到，双掌排出，直向莫太平胸腹之间要害印去。高人荣没想到他会有此诡诈一着，一惊便要出手。

只听莫太平道：“冯老哥这鬼心眼却也不减当年，幸亏我姓莫的是块老姜，经验还够，要不然这回非吃大亏不可。”

他挺起双手硬往冯伯年双掌上迎去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冯伯年再度踉跄而退，莫太平不过身形晃了一晃，乍看，莫太平是占了上风，仔细再看，冯伯年面含诡笑，莫太平身躯发抖，须发皆动，额头上见了汗迹！

高人荣长眉一扬，飞起两指点上莫太平两肘，道：“馆主……”

莫太平凄然一笑道：“没想到冯阎王练成了‘黑煞掌’，老弟，谢谢你保全了我这身功夫，只是我这两只手算是完了。”

冯伯年嘿嘿笑道：“莫馆主不愧是个明白人，从今后‘大力鬼爪’这名号……”

高人荣跨步而出，道：“冯伯年，你休要得意，欠人什么债，我要你拿什么还。”

莫太平突然一旋身挡在高人荣的面前，道：“老弟，一对四，这买卖划不来，走你的。”

高人荣“哈”地一笑道：“什么话？”侧跨步，绕过莫太平迎向冯伯年。

且说莫太平这一挡间，那紫面老者、矮胖老者与另一名瘦高老者已闪身欺过来，到冯伯年身后，六只犀利眼神直逼高人荣。

高人荣淡然一笑道：“怎么，真要四对一。”

“不，”冯伯年阴笑说道：“高老爷子，是二对一。”

话落，他跟那矮胖老者排掌迎向高人荣，那紫膛脸老者则闪身绕道扑向了莫太平。

高人荣吃了一惊，顾不得招架攻势，沉喝一声：“赶尽杀绝的东西，我看看你们的心是什么做的。”跨步截向那两个。

他截向了那两个，谁知冯伯年跟那矮胖老者各扬一声诡笑，却双双扑向了莫太平，让人顾彼失此，够阴的。

高人荣大吃一惊，也怒火陡起，而他已跟那两个接上了手，对手俱非庸手，想抽身再护莫太平却为时已迟，冯伯年跟那矮胖老者已到了莫太平眼前，一声：“老朋友，歇歇吧，行宫里有人等着你这颗白头呢，路你走了多少年了，也该让别人了。”

两个人四只手掌，猛向莫太平劈了下去。

莫太平挺立未动，容得四掌近身，突然向后一躺，两只脚连续踢出，蕴千斤力，快捷如电。

矮胖老者站的偏一点，他双掌往下一落，正砍在莫太平的大腿上，莫太平惨叫了一声。

而同时，莫太平的双脚也正踩在猝不及防的冯伯年胸口上，冯伯年一口鲜血喷得莫太平满身，踉跄而退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矮胖老者最阴狠，一声：“老冯，我帮你找回来。”

进身又一掌落在了莫太平的心窝上，适时高人荣挟一声震天慑人的厉喝旋身而至，排双掌猛劈矮胖老者。

矮胖老者匆忙间出掌招架，砰然一声，他被震暴退，而那紫膛脸老者与瘦高老者也到了高人荣身后，根本不容高人荣再行近袭。

不得已，高人荣反身拒敌，砰砰两声，高人荣身形晃动，退到廊檐边，那紫膛脸老者跟瘦高老者的攻势也为之顿了一顿。

趁这一刹那间看莫太平，莫太平满身是血，那是冯伯年喷的，嘴里冒血泡，那是内腑尽碎所致，眼看这位纵横江湖，得意于当年的“大力鬼爪”已无救，高人荣一定神，脑子里一盘算，突然闪身而动，电一般地向那边扑去。

紫膛脸老者与瘦高老者双双扬起厉笑：“相好的，要跑么，哪有那么便宜。”

两个人横里闪身，从后追了过去。

高人荣一声沉喝，扬掌劈在一根柱子上，那根柱子应掌而折，“哗喇，”一声，廊房塌下一块，刹时尘土满天飞扬，瓦片暴泄而下。

紫膛脸老者与瘦高老者没想到高人荣会出此一着，一惊收势，高人荣把握机会，腾身窜起，直向后面掠去。

他轻易地出了客栈后院，却见三条人影跟着掠了出来，当然，那是紫膛脸老者、瘦高老者、矮胖老者三个追了出来，高人荣身形一转，如飞往西奔去。

援 手

时间是大白天，地点是密探遍布的“承德”城，高人荣不敢走大街，唯恐招来更大的麻烦，所以他专找人少的小胡同跑。

转眼工夫，他已到了城墙下，这一带是旷野，他毫不犹豫地长身拔上城墙翻了出去，城外也是一片荒郊，离官道大路还远，他落地便放腿疾奔。

扭头看看，那三个也追出了城，在后头穷追不舍，双方身法都够快，转眼已把“承德城”远远抛在后头，出了几里之外。跑着，跑着，眼前一片树林拦在荒郊之中，高人荣长身而起，便要一头扎进树林，突然……

树林里闪出个人：“阁下请留步。”

高人荣一惊，硬生生地刹住身形，凝目一看，只见那片树林里闪出的是个年轻人，穿一身白衣，有一付颇长的身材，长眉细目，白里泛黄的一张脸，瞧上去阴森森地怕人！

他一定神问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我请阁下留一步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阁下认识我么？”

“不认识，”年轻白衣客摇头道：“我要认识你，就不会叫你停步高人荣长眉微扬道：“阁下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马上就知道了。”

眼看身后那“四霸天”之三已然追近百丈，高人荣可没有心情跟人多说话，探究竟，他身形一闪，便要绕过年轻白衣客身边进树林里去。

年轻白衣客抬了手，抖手之间一股无形的劲气硬把高人荣截了下来，高人荣只觉得身前有堵无形的墙，根本就冲不过去，他心头不由大震，抬眼惊讶地望着年轻白衣客刚要说话。

年轻白衣客已先他开了口，淡然笑道：“奇怪是么，年轻轻的，手下却不含糊。”

只听唤声传了过来：“喂，小伙子，截住他，那老家伙是朝廷钦犯。”

高人荣脸色一变道：“阁下听见了，我是被缉拿的朝廷钦犯。”

年轻白衣客目光一凝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他抬起了手：“老人家，请站到我身后来。”

高人荣一怔，迟疑着没动。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老人家，追兵到了，你要是信不过我，可以躲进树林里去。”

现在他放行了，高人荣又复一怔，但他没多考虑，闪身而动，他躲到年轻白衣客身后，却没进树林里去。

这倒不是说他怕树林里有什么埋伏，而是他不好相信这年轻白衣客。

高人荣刚躲到年轻白衣客身后，一声沉喝传了过来：“小伙子，闪开。”

三条人影划空而至，挟千钧之威，当头扑下。

年轻白衣客淡然一声：“三位也请等一等。”

翻腕一抖掌，“嘶”地一声裂帛异响，“四霸天”之三身形似被什么挡了一下，立即被震落地。

那三个一怔，老脸各现惊讶色。

紫膛脸的“紫面天王”段百里定了定神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年轻白衣客微一摇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要先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”

段百里道：“你刚才没听见么，这老家伙是朝廷钦犯。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又不聋，岂有没听见的道理，三位是……”

段百里道：“我三个既然拿的是朝廷钦犯，你说我三个是干什么的。”

年轻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我懒得费脑筋，也没那么多工夫，想听你三个自己说。”

段百里脸色一变道：“小伙子，你……你是哪条路上的？”

他之所以倏转话锋，没有发作，那是突然想起了年轻白衣客适才那惊人的一掌，要不然，凭他“四霸天”那种脾气，那种作风，早就气势汹汹的拿人了。

年轻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江湖路上的，答我问话。”

段百里浓眉一耸，道：“小伙子，别年轻轻的不懂事，闯江湖这种事不容易，别为了这件事毁了你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阁下似乎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了。”

段百里道：“我怎么误会你的意思了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之所以要先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并没有恶意，等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，也许我会把身后这位送交三位也说不定。”

段百里忙道：“你还要怎么弄清楚，你身后那老家伙是朝廷钦犯，我三个是抓拿钦犯的，这还不够清楚么。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当然不够，要是够的话，我还问什么，你说你三个是拿钦犯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三个不是冒充的。”

段百里瞪眼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是……这是什么所在，哪个大胆不怕死的敢冒充吃这碗饭的。”

年轻白衣客摇头说道：“口说没用，三位得拿个身份证明我看看。”

段百里有了火儿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这是存心找事，我是不愿招无辜，像你这样难免不让我认为你有包庇钦犯之嫌，小伙子，王法无情，这罪可不轻啊。”

年轻白衣客两眼微睁，倏然一笑说道：“先告诉你，我有一颗天胆，就是把皇上搬出来也吓不了我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看着办好了。”

僵了，段百里陡然变色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倒不失为爽快。”他抬手就要动。

“老段，别……”“四霸天”中阴狠奸诈著称的“笑面煞”，矮胖的哈化文突然抬手拦住了他，笑吟吟地道：“这位小老弟说的未尝没有道理，不拿身份证明给人家看看，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嘴说没用，我说我是当朝一品，谁信，这年头人心坏得很，招摇撞骗吃唬人饭的到处都有，不能怪人家……”

说着，他撩起衣裳亮了亮腰，望着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小老弟，瞧瞧这是什么，瞧清楚了，信了么？”

他腰里挂着一面腰牌，这种腰牌的形式，只要稍具见闻的人，一看就知道来头。

年轻白衣客两眼一瞧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三位果然是……这么说，三位是来自‘承德’行宫的……”

哈化文笑道：“不差，小老弟，你说着了，如今可以……”

他那后话还没有出口，年轻白衣客已然揽过说道：“能再请教一下么，我身后这位犯的是什么罪？”

哈化文一摇头道：“小老弟，事不关你，最好别问。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阁下该知道，古来莫须有的罪名可不少。”

哈化文胖脸一绷，笑容一敛，似乎要变脸了，可是刹那间他那胖脸又绽开了，又堆起了笑容：“不差，不差，小老弟说的是，想当初岳武穆岳老爷就冤死在这三个字上，‘风波亭’归天，让世人愤恨无穷，这是见于史书，咱们知道的，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哪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着：“小老弟，是这样的，你身后那老家伙就是一伙叛逆中的一个……”

“叛逆，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这罪名不小，罪也不轻，论起来只怕要株连九族，想当初那吕留良就是这个明例……”

“不差，不差，”哈化文嘿嘿笑道：“小老弟知道的不少，这罪的确不轻，那吕留良也只是书生造反，兴不起多大的风，作不起多大的浪，你身后那老家伙这一伙就不同了，都是江湖上的能手，说起来也真是，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年景好、不愁吃、不愁穿，可以说家家户户丰衣足食，谋什么叛，造什么反呀，吃饱了撑的，这不是作死么。”

年轻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当朝位位行德政，天下百姓乐太平，大可不必谋叛造反，凡谋叛造反者也委实应处以极刑，只是，三位，这一位谋叛造反，有什么证据么？”

段百里突然叫道：“你找我三个要……”

哈化文抬手拦住了他，道：“老段，这么多年公事饭，你是怎么吃的，怎么动不动就来火，怎么不懂是非，捉奸成双，拿贼拿脏，哪件事不得要证据，小老弟问得好，问得好，拿人的是咱们，人家不找咱们要证据找谁要，难道叫人家找这姓高的要证据不成，得啦，得啦。真是，你站在一边少开口……”

的确，他比段百里高明，比段百里厉害，委实不愧以阴狠奸诈著称，段百里确也一点就透，立即闭了嘴。

话锋微顿，哈化文目光一凝，深深一眼，然后笑问道：“小老弟，你是江湖路上的，听说过南海郭家么？”

年轻白衣客一震，道：“听说过，当然听说过，放眼天下，哪有不知道‘南海’郭家的，怎么，难不成我身后这位是……”

哈化文一抬手道：“小老弟先别问他是不是郭家的人，请小老弟先告诉我，据你小老弟所知，‘南海’郭家是一伙怎么样的人？”

年轻白衣客两眼一睁道：“自当朝入关以来最大的叛逆，朝廷的心腹大患。”

高人荣听得变了色，扬了眉，他单臂暗凝了真力。

哈化文笑了，胖脸上的笑意更浓，两眼之中闪漾起异样光采，话也说得更柔和，更亲近了：“不差，简直对极透了，小老弟不愧是位明白人，就凭一句，我断定你老弟必是位江湖上的俊英豪，朝廷也该赏你小老弟点什么，我现在可以告诉小老弟了，你身后那老家伙就是郭家那一伙里的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，老人家？”

他是问高人荣，哈化文却会错了意，忙道：“我还会蒙你小老弟不成，不信问问他，除非他狡猾诡诈，没胆没种狡赖……”

“哈化文，”高人荣突然沉声说道：“郭家的人不是没胆没种软骨头懦夫，能为郭家人，能列‘南海门’，每一个都会感到无比光荣。”

年轻白衣客扬了扬眉。

“听，小老弟，”哈化文抬手一指道：“这不等于承认了么。”

年轻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我听见了，老人家贵姓大名，怎么称呼？”

哈化文道：“小老弟，我姓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问的是我身后这位。”

哈化文一怔，旋即笑道：“我还当你小老弟是问我呢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可以告诉你小老弟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高某人自己有嘴，阁下，我姓高，叫人荣。”

年轻白衣客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昔日‘雍王府’的护卫，今天郭玉龙左右。”

高人荣一怔点头：“不错，阁下怎么知道……”

哈化文讶然问道：“怎么，你小老弟也知道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高老人家，‘辽东’郭家有位不凡的护卫高念月，他是老人家你的……”

高人荣讶然说道：“阁下，你认识念月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谈不上认识，听说过，我见过几次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那是犬子。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虎父虎子，怪不得高念月这般不凡，嗯，高念月，他是该叫念月，老人家给令郎起的这个名字，不忘故人之恩……”

高人荣叫道：“阁下，这……这你也知道，阁下究竟是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忽然一声冷笑，径自说道：“郭家的人我知道的不少，可并没有见过一个让人在后头追赶的，高老人家这一跑岂不尽扫郭家威风，大大地扫了郭玉龙的名头……”

高人荣呆了一呆，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年轻白衣客已然凝目望着哈化文道：“我身后既然是郭家的人，这件事我可以不管，如今我把人交给三位了。”

话落，他当真横跨一步躲向一旁。

段百里为之一怔，哈化文却嘿嘿笑道：“的确是位俊英豪，明白人，小老弟，我记住你了，也请多留一步，等我三个拿下钦犯，咱们谈谈。”

话落，闪身扑向高人荣。

按说，高人荣有足够的时间转身躲进树林里，可是他没跑，不但没跑，反而抖掌迎向了哈化文。

哈化文这一动，段百里跟“瘦丧门”韩如水跟着而动，他两个一左一右挥掌扑向高人荣，高人荣立即三面受敌。

高人荣当年能列身“雍王府”，任职“雍郡王”胤祯的护卫，本就不弱，这么多年来在“南海”郭家，耳濡目染，受益更不浅，可是他如今的对手是当年横行“北六省”，称霸一方的“四霸天”，又是以一对三，这情形就不同了。

三十招一过，高人荣就显得手忙脚乱，力不从心了。

再看那年轻白衣客，他当真没走，却负手站在一旁看着，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，悠闲得很，根本就漠不关心。

突然，“嘶”地一声，高人荣肩头被哈化文那圆胖的五指扯裂一个大口子，高人荣一惊之下更忙乱了，“扑”地一声，肋下又被段百里那凌厉的指风点破一个洞，再差分毫就要伤及肋骨，够阴的。

高人荣额上见了汗，两眼也渐渐的红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“瘦丧门”韩如水由旁偷袭施煞手，五指如钩，猛抓高人荣左肋，高人荣想往右躲闪，但右边段百里那一片掌风早就等在了那儿，眼看他不伤在韩如水手下，就要落在段百里手中……

蓦地，一声悲枪长笑划空而起：“宁为郭家鬼，不做贼虏囚，你三个拿具死尸领赏去吧，老爷子，人荣告别了。”

高人荣突然间神威大展，飞起两掌逼得段百里三个退了一退，然后退一步，扬掌拍向自己的天灵。

突然，又一声：“年轻俊彦，老来英雄，就冲这一点吧。”

年轻白衣客身形电闪，跨步而至，出一手，正好托住高人荣那即将落下的铁腕。

高人荣脸色一变，沉声说道：“阁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笑道：“蝼蚁尚且偷生，死也分羽毛、泰山……”

高人荣两眼暴睁，厉声说道：“你袖手旁观我不怪你，你想让他们擒我个活口，那却是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笑道：“听我说，我让你活着回郭家去，三位也请等等。”反手一掌逼退了扑过来的段百里三个，简直轻描淡写。

哈化文叫了起来：“小老弟，你怎么……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容我说几句话，行么？”

人家露了这么两手，盘算盘算三个加起来难和人家走完十招，哈化文多么富于心智，他可不敢说个不字，当即一点头道：“哪有不行，小老弟有话请说。”

年轻白衣客可没先跟他说话，望着高人荣道：“我请高老人家就此打消自绝轻生之念，行么？”

高人荣瞪着一双凤目道：“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年轻白衣客淡然笑道：“高老人家刚才没听见么，我要让你回郭家去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你要让我活着回郭家去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高老人家且请往下听，且请往下看……”转脸过去道：“我想跟三位打个商量……”

段百里忙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可别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脸色微沉，道：“我劝你最好别再打岔。”段百里何曾受过这个，脸色刚一变，那里哈化文已然打了圆场，忙道：“小老弟，你说，你只管说你的，老段真是，怎么这么没耐性，不能耐着性子听人把话说完么。”

段百里皱了皱浓眉，没再说话。

哈化文望着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小老弟，你请往下说吧。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请三个卖个面子，把这位交给我……”段百里忍不住就要开口，哈化文却已先笑了起来：“原来是这么句话，小老弟，咱们可是素昧平生，今儿个是头一遭见面……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跟三位提个人，三位想知道我，尽可找他打听去。”

哈化文道：“只知道小老弟提的是谁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行宫里的那位。”

哈化文脸色一变，旋即笑道：“小老弟这话说得……行宫里的人多着呢，我怎么知道你小老弟提的是哪一位呀。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真不知道么？”

哈化文道：“这还假得了么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真要我我说么？”

哈化文道：“不说不不知道，小老弟最好说说。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好吧，我告诉你，皇上。”

哈化文笑了：“小老弟，你让我到圣驾之前打听你么？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不错。”

哈化文道：“皇上知道你小老弟么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要是不知道，我就不会叫你去打听了。”哈化文摇头嘿嘿笑道：“小老弟，咱们都是江湖混的，尤其是我三个，在江湖那大风浪里不知打过多少个滚儿了，可是什么人都见过，咱们说话嘛，总得着点边儿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以为我说话没边儿？”

哈化文笑说道：“那倒也不是，只是你小老弟可以随便说个人，圣驾嘛，我三个可没那颗天胆，敢到他面前打听人去。”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很会说话，不信干脆就说不信，你让我另提个人，我本来想随便提一个的，可是我嫌他不够份量，也只好把他提出来凑合凑合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‘辽阳城’里有个‘小孟尝’任少君……”哈化文两眼一睁：“小老弟认得他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们之中得算他一个，不是么。”哈化文神情为之一震，道：“小老弟，你认识的人不少啊！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提他这一个也该够了。”

哈化文目光一转，道：“我记得小老弟刚才曾说这么一句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哪一句？”哈化文道：“嘴说没用。”

年轻白衣客倏然一笑道：“你是向我要证据？”

哈化文道：“你老弟是个明白人，总得让我三个交差……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唯一的证据已经不在我身上，我如今是拿不出一点证据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哈化文笑吟吟地一眯眼，道：“我刚说过，小老弟是个明白人，这还用问么。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拿不出证据，就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可是？”

哈化文道：“小老弟该明白，我三个吃的是那么一碗饭，总不能没个东西交差，换换你老弟是我三个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会知机识趣，我绝不会伸手要证据，因为我怕伸出去的那只手缩不回来。”

哈化文道：“小老弟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笑容一敛，道：“我老实说一句，我没那么多工夫，咱们最好还是打个商量，别闹僵了伤了彼此的和气。”哈化文又眯起了一双细眼，笑吟吟地问道：“小老弟真打算这么做了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多此一问。”

哈化文一点头道：“行，小老弟这个朋友我交了，这个面子我卖了，只是……你老弟总得给我几个字让我三个好往上交。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问我要什么字？”

哈化文道：“你老弟是个明白人，何必多问。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你是问我的姓名？”

哈化文笑笑没说话。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不说过么，找任少君打听去。”

“小老弟，”哈化文道：“任少君还在‘辽阳’，这儿是‘承德’，两下里距离好几百里，别说上边不信三个，就是信，等派去的人打听回来后，只怕我三个的脑袋早就落了地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倏然一笑道：“这倒也是实情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姓李，叫克威。”

哈化文道：“李克威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木子李，克敌制胜的克，神威大震的威。”

哈化文微一点头道：“小老弟，我记下了，这姓高的也暂时交给你小老弟了……”

段百里突然叫道：“老哈……”

“怎么，”哈化文两眼一翻道：“不听我的，来硬的，是你行还是我行。”

段百里脸色一变，没说话。

年轻白衣客望着哈化文笑道：“看不出你阁下倒是个直爽人。”

哈化文笑笑说道：“我这是实话实说，为人也比较机灵些，明知不可为而为，那是世上头号大傻蛋，你说是不，小老弟。”

年轻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不差。”

哈化文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没把握，不划算的事我向来碰都不碰，小老弟，人交给你了，你可看好了他，别让他跑了，他要是跑了，咱们这个朋友就交不成了……”

左右各投过一瞥，道：“老段、老韩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回去吧，就拿李克威这三个字交差，是福是祸，咱三个受了。”话落，他头一个转了身。

他转了身，段百里跟韩如水也只有跟着转了身。

而就在段百里跟韩如水刚转过身的刹那间，哈化文突作飞旋，向着年轻白衣客猛抖双手。

年轻白衣客倏然一笑道：“笑里藏刀的是你，我早防着了。”

左掌一招引，一蓬黑雾般的东西斜斜地飞了出去。

右手一圈一拂，砰然一声，哈化文大叫，捂着胸脯暴退，几个踉跄之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胖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

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看在行宫里那位份上，我留你一双手，站起来走吧，别再等我下令逐客了。”

哈化文哪还敢等人下手，强忍着胸口裂疼，爬起来踉跄偕同段百里跟韩如水狼狈地跑了。

年轻白衣客往那蓬黑雾般东西落地处投了一眼，那片草地的草色都成了焦黄色，他扬了扬眉，缓缓地转回了身：“高老人家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如今你这个朝廷钦犯之后不再会有人穷追不舍了，可以放心上路了。”

高人荣定了定神，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年轻白衣客道：“阁下是我生平在郭家人以外，所见第二位身手高绝的奇人。”年轻白衣客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夸奖，谁是头一位，想必是那位关将军。”

高人荣神情一震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阁下知道的的确不少……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那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听说的比别人多一点而已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请教，阁下高姓大名……”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怎么，我对他三个说的时候，高老人家没听见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阁下当真叫李克威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姓名赐自父母，无论在什么情形下，我从不隐瞒自己的姓名，要不我就不说。”

高人荣一抱拳道：“阁下的这份情，我记下了，郭家……”年轻白衣客一摇头道：“别提郭家，要冲着郭家，我绝不会伸手。”

高人荣讶然说道：“那阁下为什么管这件事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我知道你的过去，我认为你过去是条汉子，我见过你的现在，我认为你现在仍是位英雄，这就是我所以伸手管这件事的唯一理由。”

高人荣凝望着他问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下先让我躲在背后，后来又避开不管，是因为听说我是郭家的人，最后又突然伸出援手，是因为我还像个英雄？”

年轻白衣客一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阁下跟郭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么？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高老人家是要往‘辽东’去？”

高人荣点头说道：“是的。”

年轻白衣客道：“那么高老人家等到了‘辽东’之后，问一问就知道了，别问我，我也不愿意说。”

高人荣诧异地望着眼前这位年轻人，沉默了一下，还想再问，那年轻白衣客已然开了口：“我还有别的事儿，不能在这儿多停留，高老人家要是还不走的话，我可要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”

微一拱手，径自转身而去。

这年轻人好不奇怪，高人荣抬起手来就要叫，但他没出口，那只抬起的手也缓缓垂了下去，眼望着那位年轻白衣客去远，他也怀着一肚子纳闷转了身……

往后的一段路，平安得很。过了“招岭山”，这一天高人荣只身匹马到了“大窑沟”。

这一带本来地仍属“热河”，但势力却已在“辽东”郭家边缘，算是踏上了安全地，从此不虞再出事。他进“大窑沟”的时候，天已深黑了，所以他一进“大窑沟”，便打算找家客栈住下，在“大窑沟”住一夜。

“大窑沟”是个小地方，但因为地近“锦州”，所以来往的旅行客商不少，因之“大窑沟”的客栈，卖吃、卖喝的也就应运而生，客栈不下七八家。

“大窑沟”的客栈有七八家之多，但毕竟因为地方小，不比在大城镇里，却小而简陋得可怜。

高人荣在进镇不远处找着了一家，打算凑合一夜，他把马交给伙计手里，刚要往客栈里走，一眼瞥见不远处一家灯光明亮的卖吃喝处走出一个人。

他先是一怔，而后忙叫道：“六少。”

那人身材颀长，青衫一袭，俊美而洒脱，不是六爷郭燕南是谁。

郭六爷闻声停步转眼，他也一怔，随即放步很快地走了过来，高人荣迎上去欠身施礼，又一声：“六少，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您。”

郭六爷忙答一礼，道：“人荣叔，您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老爷子接获了飞报，派我先到‘辽东’来看看情形怎么样，要是不行的话，他老人家预备亲自来一趟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您刚到？”

高人荣点了点头道：“刚下马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吃了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还没有，我打算先歇下再找吃的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别等了，这儿就有卖吃喝的，我陪您一块儿去，咱们边吃边聊。”

说完了话，他交待了那拉着马的伙计，陪着高人荣往那卖吃喝处走去。

这地方挺不错，地方虽嫌小了些，可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，地方也挺干净。

郭六爷跟高人荣随便找了一付座头坐下，叫了一盘豆子，几个菜，一壶酒，高人荣既吃喝，郭六爷也陪着他又喝了几杯。

吃着、喝着，两个人聊了起来，郭六爷喝了半杯酒，神色有点凝重，迟疑着抬眼问道：“老人家接到我的飞报之后，说过什么吗？”

高人荣的脸色马上趋于阴沉，道：“老爷子已传下‘玉龙令’，今年不做寿了……”

郭六爷讶然说道：“不做寿了，那为什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您想，六少，孙少爷出了事，大少这儿弄得一团糟，老爷子还有什么心情做寿……”

郭六爷没说话。

高人荣接着说道：“其实，说起来老爷子还好一点，最急的是两位夫人，她两位恨不得插翅飞到‘辽东’来，您知道，孙少爷是最得她二位疼爱的，大少要动她二位的心头肉，这还得了，要依她二位，马上传下‘玉龙令’，绝不许大少动孙少爷，幸亏关大哥及时驾临，把‘玉龙令’给截了下来……”

“怎么，”郭六爷道：“我关叔去了？”

高人荣点了点头道：“您知道他跟老爷子的交情，哪一年老爷子做寿，他不是早来个十天半月的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他老人家怎么说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关大哥不让两位老夫人管这件事，他说得好，大少也有个家，大少家自有大少家的家法，事无论大小，都该让大少自己处理，要是老一辈的事都过问都管，大少什么事都做不了主，那大少的家就不成真为大少的家了。再说，这件事不许做主，将来还怎么管郭家这些外姓弟兄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两位老夫人听了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怎么不听，您是知道的，老爷子的话她二位可以置之不理，对关大哥，她二位一向是敬佩有加，言计必听必从的，既然他说了话，‘玉龙令’总算被截了下来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老爷子还来干什么？”高人荣道：“这您不明白么，隔辈人，儿女可以不爱，孙子辈哪能不疼，不管归不管，他老人家总不能不来看看。”

郭六爷抬头说道：“没想到事情会闹那么大，您不知道，先前我也以为玉珠情有可原，没那么大的罪过，如今嘛……”苦笑一声道：“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”

高人荣忙道：“怎么了，事情又有了变化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玉珠虽然姓没改，但他人却已是爱新觉罗氏的人高人荣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六少，这话……孙少爷会……会这么糊涂，我不相信。”

郭六爷遂把这个“黑骑会”说了出来，说的颇为详尽。

听毕，高人荣的脸色更阴沉了，简直就像大阴天似的，看不见云层里透

下一点亮。

半天，他才叹了口气道：“孙少爷怎么……看来他是难免了……”

郭六爷摇了摇头道：“难说啊，人荣叔。”

高人荣目光一凝道：“怎么难说，六少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如今的玉珠可不是以前的玉珠了，他拥有一个高手如云的‘黑骑会’，背后又有强而有力的支持，只怕大哥这点力量一时很难奈何他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六少，您管不管？”

郭六爷没说话，他能说不管，又能说管？

高人荣道：“您要是不管，您到‘辽东’来，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，”郭六爷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人荣叔，这件事我没敢让老人家知道，可是怕只怕迟早会让老人家知道，我到‘辽东’来，原跟玉珠的事无关，我是来找玉霜的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霜姑娘怎么了？”郭六爷道：“失踪了，是在回家路上失踪的，大哥派人通知了我，我赶了来，弄了半天玉霜是落在自己人手里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自己人手里，谁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玉珠。”

“玉珠，”高人荣叫了一声：“他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郭六爷苦笑一声，又把这件事的原委说了一遍，这一遍，听得高人荣机伶寒颤，半天没说话。

郭六爷自己又道：“人，谁能挣脱一个‘情’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郭家的每一个人也都是过来人，这件事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是他不该效那下九流的……”摇摇头，住口不言。

高人荣这时候才开口说道：“六少，您没弄错，霜姑娘确实是被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应该不会错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玉珠既然爱玉霜，如今玉霜落到了他手里，那岂不……岂不糟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我知道，人荣叔，只是那有什么办法，全看天意了，假如天意这么残酷，那也是郭家的大不幸……”

高人荣颤声说道：“老天爷，您千万别……”嘴唇抖动了一下，余话没说出口。

郭六爷抓起一杯酒一仰而干，然后他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谈这些了，待会儿让您吃不舒服，也喝不舒服，怎么样，您这一路还好么？”“好，”高人荣定了定神道：“差点连命都丢了。”

郭六爷忙问所以，高人荣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郭六爷脱口叫道：“玉翎雕……”

“谁，”高人荣一怔，道：“玉翎雕，您说谁是玉翎雕？”“人荣叔，”郭六爷道：“李克威就是玉翎雕。”

高人荣两眼猛地一睁，叫道：“他！他就是玉翎雕……这！这叫什么事，怪不得，怪不得他对郭家这么……原来他就是在‘万安道’上……”目光一凝，接问道：“六少，玉翎雕跟咱们郭家结了什么仇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起先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在往大漠报的时候也没提，您知道海青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海青，不就是海善的那个儿子么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就是他，玉翎雕是他的衣钵传人。”

高人荣一怔，旋即冷笑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说弘历知道他，怪不得他对咱们郭家事跟我的当年那么清楚，这敢情好，海青教了个好徒弟，多年后的今天让他的徒弟出头了……”

“人荣叔，”郭六爷道：“您误会了，也冤枉了海青……”

接着，他把这件事解释了一遍。

听完了他这番解释，高人荣的脸色好了点儿，他道：“我说嘛，常听您几位提，海青如此英雄，如此义气，怎么会……六少，您刚才说海青也来了？”

郭六爷点头说道：“就是为逮这只雕儿回去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事情等于是他惹起来的，海青要真是英雄的话，只怕这位玉翎雕多少也要倒点霉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何止要倒点霉，海青要废他，那天要不是我拦得快，海青早就亲手劈了他了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这么说海青的确不失为一个让人敬佩的英雄郭六爷道：“这位爷由来让人没话说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虎父虎子，海善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也应该含笑泉下了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当然，谁的儿子成器谁不高兴……”住口不言。

高人荣明白，他也没往下接，眉锋一皱道：“既然李克威就是玉翎雕，他又为什么伸手管这件事，以我看他绝不是因为我像英雄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那么您以为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也许他对郭家的看法……”

郭六爷点了点头道：“希望如此，不然的话，怕是个大麻烦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怎么，六少，您这话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您刚才没听我说么，他跟玉霜很不错。”高人荣呆了一呆道：“他跟玉霜，难道您真打算……”郭六爷道：“只要玉霜愿意，有何不可。”

高人荣瞪着一双凤目，凝视郭六爷良久才憋出一句：“六少，您有超人的胸襟。”

郭六爷摇头淡笑，道：“若论胸襟，应推海青，比起他来我差多了。”

高人荣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六少，玉霜姑娘既然有下落，您为什么不……”

郭六爷道：“您不知道，玉珠躲起来了，难找得很，我在外面到处走，就是为了找玉珠，只是这几天来没找到他一点踪影，连‘黑骑会’的人也销声匿迹了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凭大少在‘辽东’的势力，要找珠少爷应该不算难。”

郭六爷道：“事实上大哥派出了不少得力弟兄，却没沼到一点蛛丝马迹，真要说起来，大哥不派人还好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怎么说，六少？”

郭六爷勉强笑笑说道：“两字也险，人荣叔。”

高人荣脸色一变，没有说话。

半晌之后，郭六爷转了话锋，道：“您是打算在‘大窑沟’歇一宿，明天一早往‘辽东’去？”高人荣道：“是的，六少，您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事我倒没什么，只是今儿晚上我不能陪您了……”

高人荣道：“您还有什么事儿，要上哪儿去？”

郭六爷道：“您知道，一天不找着玉霜，我的心就一天安不下来。”高人荣沉默了一下道：“那……您走您的好了，我明天一早到‘辽东’去，您

有什么话让我给大少带去么？”

郭六爷摇头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话，您只告诉大哥，万一他有了玉珠的消息，请他派个人通知我一声就行了。”

高人荣应了一声，郭六爷推杯站了起来，他替高人荣会了帐，然后径自一个人出门而去。

望着郭六爷出了门，高人荣的目光缓缓收回落在桌子上，他似没有多大的食欲，像是饱了……

菩提庵

这座庙，坐落在一片荒郊野外中。

这座庙看上去很古老了，少说也有百年以上的香火了，一个正院，左右两个偏院，瞧上去挺大。

一大早，雾气还迷蒙着，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蹄声，飞快，转眼间，一匹快骑冲破迷蒙的雾气，踢碎数不清的露珠，风驰电掣一般地向这座庙驰来。

马是蒙古种的健骑，马上的骑士是个劲装黑衣壮汉，打扮利落，一脸精干色，看骑术，他算得上好手。一阵风般，人马卷到了庙前，黑衣壮汉腾身离鞍，越马前掠，落在庙门台阶上，像是片落叶一般，点尘未沾。他落地抬手，砰砰然扣庙门铁环。

没多久，两扇门开了，从里面探出个睡眼惺松的脑袋，不是光头和尚，而是个发丝盘顶的汉子。

只听黑衣壮汉问道：“爷在这儿么？”

那开门汉子忙点头说道：“在。”

黑衣壮汉道：“起来了么？”

那开门汉子道：“老早就让蹄声吵醒了……”

黑衣壮汉道：“那最好。”

迈大步进了庙门，庙门没再关上，只留一条缝。

半晌工夫不到，庙里有了动静，起先是两扇庙门豁然大开，然后从里面走出了一行人，仔细点点，连那黑衣壮汉在内，共是十四个。

这十四个人，一女、十三男，再看看，竟然是任少君、任梅君兄妹，“黑骑会”的总堂主柳书玉跟十堂堂主。这些人怎么住在这座庙里，又怎未见那位“黑骑会”的会主郭玉珠。

任少君这一行十四人一出来，庙左的偏门开了，几个黑衣汉子拉着一十三匹蒙古种健骑走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任少君向着从庙前草地上拉过坐骑的黑衣壮汉开了口，是问话：“天化，你没弄错么？”

那黑衣壮汉当即答道：“爷，您放心，绝错不了，天化要是害您白跑一趟冤枉路，您请唯天化是问就是。”

任少君微一点头，探马喝道：“那好，大伙儿上马。”

十三人连同任梅君在内，翻身上了马。

任梅君那丰腴的娇躯上，裹着一件黑色的劲装，外罩黑衣风氅，以一块黑纱包着满头的青丝，看上去那成熟的风韵特别醉人。

任少君回过头去向适才那开门汉子低低交待了几句，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，只见那汉子连连点头。

跟着，他腾身上马，两脚磕处，胯下健骑昂首长嘶，拨开四蹄，当先向着旷野中驰去。

接着都动了，转眼间十四匹快马消失在迷蒙的雾气里。

天大亮了，雾散了，露珠也没了，又是两匹快马驰到了庙前，前面一匹黑马上，是“黑骑会”会主郭玉珠，后面那一匹上，高坐着“黑骑会”的总巡察关玉飞。

马停人落地，郭玉珠随手把缰绳往身后一交，道：“怎么未见有人出来？”

着，他就要往庙里去。

这时候庙里快步迎出来个人，是早上那开门的汉子，身材瘦小，跟个猴儿一样，穿着一身劲装，发辫仍盘在头上，出庙门他便哈下了腰：“会主，您回来了。”

郭玉珠有点不高兴，嗯了一声道：“才起来么？”

那瘦小汉子忙道：“不，早起来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是没听见我回来，马蹄声还不够响。”

那瘦小汉子明白了，忙陪笑说道：“您恕罪，属下正忙着收拾东西，一时没能腾开手……”

郭玉珠凝目问道：“收拾东西？收拾什么东西？”

那瘦小汉子道：“是这样的，今儿个一大早，‘承德’来了人，说行宫里有事，要任爷跟夫人去一趟，他二位来不及等您就带着总堂主等几位走了，临走交代属下留下等您回来，顺便把东西收拾……”

郭玉珠眉锋一皱道：“什么事这么急，多等一会儿都不行……”

那瘦小汉子道：“这个任爷没交待，看样子像有什么急事，听说那来送信的汉子没停脚……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任爷跟夫人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那瘦小汉子道：“雾没散就走了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走了不少时候了……”转过头去道：“玉飞你看怎么样？”

关玉飞微一欠身道：“全凭您做主。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那好，走，咱们赶他们去，走得快一点，也许就能赶上他们了……”

转过头去对那瘦小汉子道：“你进去收拾东西吧，转知留下的弟兄们，在我没回来之前不许远离，更不许惹事，哪个敢不听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
在瘦小汉子恭敬答应声中，郭玉珠跟关玉飞翻身上了马，郭玉珠一马当先驰了出去。

关玉飞抖缰喝马，正要跟上，郭玉珠坐骑前蹄突然扬起，一个飞旋转了回来，郭玉珠鞍上倏扬沉喝：“站住。”

那瘦小汉子刚踏上石阶，闻声忙停步回身：“会主，您是叫我？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过来。”

那瘦小汉子有点诧异，但他没敢问，忙快步走了过去，到马前哈下腰去：“您还有什么交待？”郭玉珠冷冷说道：“告诉我，任爷跟夫人带着人上哪儿去了？”

那瘦小汉子道：“属下刚才禀报过，行宫里来了人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少说废话，直说，上哪儿去了？”

那瘦小汉子道：“‘承德’啊……”

郭玉珠抖手“刷”地就一马鞭，打得那瘦小汉子脸上一道血痕，“哎哟”一声捂脸倒了下去。

关玉飞一惊，夹马驰到，道：“会主……”

郭玉珠马鞭一扬，冷然说道：“我要知道什么人给他的胆子，他敢欺我。”

关玉飞怔了一怔，立即转过脸去喝道：“起来。”

那瘦小汉子可不敢躺在地上撒赖，忙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想必郭玉珠那一鞭不轻，他捂着脸直哆嗦。

关玉飞道：“会主的话你听见了？”

那瘦小汉子说话像哭：“属下听见了，属下哪有天胆敢欺会主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没有么？”

那瘦小汉子忙道：“会主明鉴，没有。”

郭玉珠冷然一笑道：“这么说是我冤枉了你。”

那瘦小汉子忙道：“属下不敢，只是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截口说道：“把你的手放下来。”

那瘦小汉子迟疑了一下，手从脸上缓缓放了下来。

郭玉珠道：“睁开你的眼。”

那瘦小汉子一时摸不透是怎么回事，也不敢问，惶恐地看了郭玉珠一眼。

郭玉珠道：“把眼睛睁大些。”

那瘦小汉子当真把眼睛睁大了些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别看我，看我没有用，右看，地上。”

郭玉珠掌中马鞭一动，瘦小汉子忙接了下去：“往‘老爷岭’去了。”

郭玉珠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他往‘老爷岭’干什么去了？”

瘦小汉子道：“这个属下不知道……”

郭玉珠“嗯！”了一声。

瘦小汉子忙道：“会主开恩，属下这回说的是实话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我问你，是谁来报的信儿？”

瘦小汉子忙道：“回您，是成天化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成天化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会主，是一堂的弟兄，精明干练，身手也不弱，很得任爷器重。”

郭玉珠望着瘦小汉子又问道：“成天化报的什么信儿，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瘦小汉子道：“成天化回来就进了任爷屋里，属下没听见他跟任爷都说了些什么，不过成天化很急，任爷也走得很匆忙，出了庙门之后任爷问成天化会不会弄错，成天化说绝错不了，绝不会让任爷白跑一趟……”

郭玉珠眉锋一皱道：“他这是干什么去了……”目光一凝，接问道：“任爷又是怎么交待你的？”

瘦小汉子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任爷交待属下，等您回来之后，就说他跟夫人上‘承德’去了，行宫里有急事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一笑：“你也是不得已，我不怪你，玉飞，走。”拉转坐骑，飞也似地往东驰去。

关玉飞答应一声策马赶了上去。

庙门口，那瘦小汉子怔在了哪儿……

任少君一行十四高手，穿山越岭，过“滨江”，抵达了“老爷岭”下。

“老爷岭”在“安东”境内，紧接着“鸭绿江”，站在“老爷岭”上可以望见“高丽”的山川地势。

在这一带，“老爷岭”算是座很高的山，一脉郁郁苍苍，像条龙一般，由北而南，蜿蜒远伸。

人站在“老爷岭”下仰望，高处云封雾锁，迷蒙一片，那份高，那份深，看上去有点慑人。

任少君仰望着“老爷岭”，嘴里说了话：“天化。”

背后一声答应，黑衣壮汉成天化快马驰了过来。

任少君道：“就是这儿么？”

成天化道：“是的，任爷，就是这儿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一路上急着往这儿赶，我忘了问你，你怎么知道她在这儿？”

成天化道：“任爷，您可记得昨晚上咱们经过的那个村子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记得，怎么？”

成天化道：“属下就是在那个村子里瞧见她两个的，一人手里一个包袱，像是买了什么吃用的东西，当时属下没敢动，等她俩走了之后，属下问了那村子住的人，那村子里的人告诉属下说那尼姑是‘老爷岭’上‘菩提庵’的，到岭上来有几十年了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几十年了？”

成天化道：“村里的人是这么说的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照这样说那位比丘的年纪怕不……”

任梅君冷哼一声道：“准是郭玉珠骗了咱们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管他是不是骗咱们，如今咱们总算找着了，郭玉珠他却要空跑一趟‘承德’，而且要……”

任梅君得意地笑了，道：“他要跟咱们斗，还差得远。”

任少君转眼望向成天化道：“天化，你怎么知她们不是离开了‘老爷岭’？”

成天化道：“您是说她们一人手里一个包袱，这一点属下想到了。属下跟了她们一段路，没错，她们是往‘老爷岭’来的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您问过了么，‘菩提庵’在岭上什么地方？”

成天化道：“在岭上最高处，听说路不大好走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只要有地方有路，咱们还怕上不去么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说得是，别人上得去，咱们也能上得去。”

任少君叫道：“书玉。”

柳书玉策马靠了过来。

任少君道：“你派个人留在这儿看坐骑，咱们这就上岭去。”

柳书玉应了一声，立即吩咐一名堂主留下来看守十四匹健骑，吩咐完毕，一行十三人展开身法向岭上扑去。

成天化没说错，上岭的这条路的确不好走，而且越往上越艰难，狭窄只能容一人，奇陡，也许是因为走的人少，路上都长上青苔，再加上山上水气重，滑得很，一不小心就能滑下去。

当然，这难不倒这十三个会武的练家子，顿饭工夫不到，任少君等已然抵达了“老爷岭”的最高处。

放眼望去，万绿丛中露出一片红墙，斗大的一个“佛”字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处佛门清净地。

任少君挥了手，他手挥处，除了乃妹跟柳书玉之外，成天化跟九名堂主纵跃如飞，转眼间隐入那无垠的树海中不见，想必成包围之势埋伏去了。

任少君带着乃妹跟柳书玉则直往那红墙处扑去。

他三个落在一片小小的平地之上，再看小小一座尼庵，门头横匾三个字“菩提庵”。

“菩提庵”背依绝峰，前临平地，平地的边缘临着几百丈的深渊。

这时候听“菩提庵”中木鱼声声，梵唱阵阵，除此，整座“老爷岭”上静得听不见一点声息，确是出家人修真的好地方。

三个人停在“菩提庵”前，任梅君忍不住低低问道：“咱们怎么进去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用不着偷偷摸摸，书玉，上前敲门。”

柳书玉应了一声，跨步闪身人已到庵门前，他毫不犹豫，抬手叩了门，这一叩，叩得他一惊闪身而退，只因为“菩提庵”那两扇门竟是虚掩着的，门一叩就开，门开处，庵门里盘膝坐着一位看上去只在中年的美貌的比丘尼。

这，不但使柳书玉一惊忙抽身，便连站在远处的任少君兄妹也为之一震。

只听一声清越佛号自庵门内传出：“阿弥陀佛，佳客远来，贫尼恭迎庵门，应该不算失礼。”

任少君双眉一扬，偕同任梅君闪身欺了过去，离庵门一丈停身，任少君傲不为礼，淡然问道：“比丘上下怎么称呼？”

那中年比丘清朗眼神望着任少君缓慢说道：“在贫尼未示法号之前，先奉告一事，请施主晓谕贵属，勿擅进‘菩提庵’，一则‘菩提庵’佛门清净地，不容俗客打扰，二来‘菩提庵’到处皆九宫八卦，生克妙理，误入一步，性命堪忧……”

任少君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出家人是这样对人的么？”

中年比丘淡然道：“山中多猛兽，贫尼此着原是为防虎豹的。”

任少君没说话，向柳书玉递过一个眼色。

柳书玉立即提气扬声发话：“任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进‘菩提庵’。”

他话声方落，中年比丘又开了口：“多谢施主。”

任少君目光一凝道：“不必客气，真要说起来，我该谢谢你……”

话锋一转，接问道：“比丘似乎早知道我会找上‘老爷岭’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前不久在岭下村子里碰见贵属，贫尼就知道这‘菩提庵’即将多事，今天在施主甫踏上‘老爷岭’时贫尼就知道了。”

任少君心头又为之一震，他刚要说话，任梅君已抢了先，道：“你知道我们在找你么？”

中年比丘淡然一笑道：“当然知道，贫尼而且知道要找贫尼的不是施主二位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知道我们在找谁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此人姓郭跟女施主的关系不浅。”

任梅君心里一跳道：“你知道的不少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女施主几位知道的，贫尼都知道，而且贫尼所知道的，女施主几位未必知道。”

任梅君眉梢儿扬了扬道：“你都知道些什么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贫尼不愿说，女施主何必非要贫尼说，出家人苦修几十年，好不容易修得两个干净，女施主不可以这种污秽事害我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不懂你这话什么意思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女施主聪明人，应该比谁都明白。”

任梅君还待再说，任少君突然说道：“妹妹，咱们没那么多工夫，这佛门清净地，也未必愿意咱们多打扰，还是谈谈正事吧。”

任梅君没再说话。

任少君接着问中年比丘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我们在找你，当然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那是当然，诸位找贫尼，只为一个人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不差，这个人在‘菩提庵’里么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几位要找的人，就在贫尼这‘菩提庵’里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那么请你把人交出来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要贫尼交人不难，但是贫尼要请教一声，几位跟她是什么关系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我兄妹是她的朋友，特来接她回去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据贫尼所知，几位跟她丝毫没有关系，施主年纪轻轻，怎地口出谎言欺骗出家人。”

任少君倏然一笑道：“你是个高明人，我不愿多说了……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施主的意思贫尼明白，既然找到了‘菩提庵’，这人就非得带走不可，对么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你说着了，诚然高明。”

中年比丘淡然一笑道：“贫尼有句话，希望施主能听清楚，她在贫尼这‘菩提庵’里待惯了，舍不得离开这块佛门净地，除非有朝一日她愿意离去，否则任何人带不走她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你的口气未免太大了些。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这‘菩提庵’里只有贫尼跟她两个人，如今贫尼坐在庵门里，其他地方均是探身可过的矮墙，施主若是不信尽可以试试，看谁能进得‘菩提庵’一步！”

任少君目闪厉芒，笑道：“这才像个爽快人，既入宝山，岂可空手而回，我倒真要试试，书玉，你给我迎面直闯。”

柳书玉眉腾煞威，答应一声，闪身向庵门扑去。

任少君三人的站立处距庵门不过一丈远近，凭柳书玉的身法，自是转眼即到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怪事倏出，柳书玉在距庵门尺余处，身形似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般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一停之后他闪身又动，没用，仍是闯不过去，不但闯不过去，而且像是碰上了反震，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好几步，柳书玉不禁骇然，转身叫道：“任爷……”

任少君脸上变了色，喝道：“回来。”

柳书玉应声退回，近前说道：“任爷，这尼姑会施邪法儿……”

任少君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闯正门，你改从边墙进去。”

话落，闪身而动，他电一般地扑向庵门，柳书玉则腾身而起，直向边墙扑去。

那中年比丘盘坐庵门内，却是一动未动。

怪事又出，任少君先到庵门，他离尺余停下身形，接着踉跄退了几步，柳书玉更难堪，刚到边墙上空便似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般，一个跟头栽了下来，幸亏他身手不弱，一个翻身落地，没摔着。

任梅君看得睁大了美目，抬玉手掩上了檀口。

任少君站在庵门外，脸色发白，他定了定神，突然厉声道：“书玉，传令下去，大伙儿一起闯。”

柳书玉那里答应一声，扬声传了令。

庵门里那中年比丘摇了摇头：“看来施主是还不死心，也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出家人岂敢轻易杀生，困困他们让施主见见厉害吧。”

柳书玉令是传了，站在庵门外也看得清楚，九位堂主跟成天化先后从各处掠进‘菩提庵’里，但进了庵之后却像石沉大海一般，未再有半点声息。

任少君心头震动，忍不住高声叫道：“天化，你几个怎么样？”

没人答理，没有反应。

任少君又叫了一声，仍是枉然。

任少君何曾碰见过这种事，他不由暗暗大懔，也不由心头火起，回手向后一招，沉声说道：“妹妹过来。”

任梅君拧腰掠了过去。

任少君眉腾凶煞道：“咱两个联手试试，我倒要看看她有多大道行。”

任梅君双眉扬得高高地，微一点头，立即抬起一双柔荑向着庵门缓缓推了过去，任少君跟着照样施为。

庵门口起了一阵旋风，但转眼间已无影无踪，只听那中年比丘淡然笑道：“长眉老道那左道旁门之术岂奈我何，你兄妹未免太不知进退了。”

她那里话声方落，任少君兄妹俩的身子突然往前一倾，接着起了颤抖，很快地额头上也见了汗，尤其是任梅君，简直是浑身香汗淋漓。

半晌过后，任梅君一袭劲装湿透了，任少君脸色也从煞白转为铁青，看上去怕人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他两个身子往后一仰，砰然两声，一起坐在了地上，庵门里那中年比丘淡然开了口：“如何，施主？”

任少君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你知道我兄妹是长眉真人门下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贫尼刚才不是说过么，二位知道的，贫尼都知道，而贫尼所知道的，二位却未必知道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是哪位高人？”

中年比丘道：“施主想知道么？”

任少君微微点了点头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中年比丘脸上掠过一阵异样神情道：“如果施主一定要问的话，贫尼自不便让二位失望，说来话长，早在四十多年前……”

“四十多年前？”任少君道：“你如今……”

“施主，”中年比丘道：“贫尼今年快七十了。”

任少君吃了一惊，快七十了，那岂不跟他的爷爷一辈，看来这位比丘的修为已至三花聚顶，五气朝元的境界。

他那里心念才转，身旁任梅君突然站了起来，神色凄厉地挥手叫道：“书玉，去砍些树来，我今天要烧掉她这座尼姑庵……”

那老比丘慈眉一耸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贫尼有饶人之心，奈何你没有一点息事之意，你满身罪孽，贫尼若不点破你的执迷，只怕日后你会自己毁灭自己，陷落万劫不复……”任梅君道：“老尼姑，你给我……”

只听一声闷雷般沉喝自庵门内传出：“大胆，我若不看在你爷爷份上，今天我就把你毁在这‘菩提庵’前……”

任梅君一怔，道：“我爷爷，你知道我爷爷？”

老比丘冷然说道：“傅侯英雄一世，怎么会有你们这不肖子孙。”

任梅君脸色陡然一变，任少君像被人打了一掌，翻身跃了起来，惊声说道：“你，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……”

老尼姑冷然一笑道：“你可知道当年除了郭傅两家之外，还有个胡家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只问你是谁？”

老尼姑听若无闻，又问道：“你知道胡家跟傅家是什么关系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你到底是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可知道胡家有个胡飘红。”

任少君大吃一惊道：“难道你就是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就是那四十多年前的胡飘红。”

任少君心胆欲裂，转身要跑，任梅君魂飞魄散，也要拔腿，老尼姑适时一声沉喝：“好大的胆子，就是换换你两人的爹娘，没有我的话他也不敢走，跪下。”

任少君兄妹俩还真听话，身子还没转，却砰然两声跪倒了一对，任梅君跪倒便趴伏在地，颤声说道：“姨姥姥，您恕孙儿辈不知之罪……”

老尼姑冷冷说道：“你两个眼里还有我这个姨姥姥么！”

任少君道：“您开恩，孙儿辈不知道是您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要知道是我，也就不敢来了，是么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您明鉴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这现在告诉你兄妹，就是你兄妹不上‘老爷岭’来，时候一到我也会去找你兄妹的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您找孙儿辈是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问问你两个是不是还记得你爷爷的遗嘱。”任少君道：“姨姥姥，那不怪孙儿辈……”

“怪谁，”老尼姑道：“怪你两个那不肖的爹。”

任少君道：“事实上他老人家交待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尼姑道：“我比你两个清楚，当年我保住你爷爷一条性命，唯一的条件就是傅家人不再沾官家事，你爷爷也能保守自己的承诺，临终还交待你爹，傅家子孙不许再沾官家事，谁知你爹不肖，傅侯归天不久，父亲尸骨未寒，便诱于美色在长眉老道的俗家师妹‘魔女’任天香面前低了头，而你兄妹竟也听她的话投身长眉门下，更不惜以身换取左道旁门之学……”

任少君失声说道：“这……这您也知道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这世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……”

目光投向任梅君，任梅君战栗低下头。

老尼姑接着说道：“大好女儿身你竟然不知珍惜，进而胡作非为，以色相诱人害人，你这还叫什么，对得起你爷爷在天之灵么。”

任梅君没说话。

任少君却道：“孙儿辈知罪，望求姨姥姥开恩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要我开恩放你兄妹下‘老爷岭’不难，你兄妹必须对‘菩提庵’，当着我的面答应我几件事……”

任少君忙道：“孙儿辈不敢说答应，你尽管吩咐就是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第一，下得‘老爷岭’之后，立即脱离长眉门……”

任少君面有难色，道：“姨姥姥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怎么，不肯么？”

任少君忙道：“孙儿辈不是不肯，只是您知道，我爹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爹他仍执迷不悟，我自会找他去，现在我问你，你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你爹的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孙儿辈不敢不听您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，”老尼姑道：“第二，解散‘黑骑会’，从此不得再沾官家事。”

任少君没说话。

老尼姑道：“你听见了么？”

任少君忙道：“孙儿辈听见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您的吩咐，孙儿辈岂敢不遵。”

老尼姑微一点头道：“既然听就好，还有，你？”

任梅君一惊忙道：“您吩咐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前前后后你可知道，你害了多少人。”

任梅君低着头没说话。

老尼姑道：“你定然以为你害了不少人，是么，其实你错了，害来害去你只害了你自己，而且沾满了一身罪孽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姨姥姥，孙儿辈知过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就好，现在听我说，长眉老道左道旁门，行事悖天，难容于世，迟早不免，那是他作恶多端，自食其果，至于罗士信，那也是他不仁不义，罪有应得，唯有那郭家之后，我不容你再害他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而且洗面革心，重做人妇也不晚……”

任梅君猛抬头道：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跟着那郭家之后，安安份份，好好的过日子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姨姥姥，那不可能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怎么不可能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他眼里没我，心里没我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怪谁，你是怎么对他的。”

任梅君头一低，没说话。老尼姑接着说道：“我只要你洗面革心，重做人妇，安安份份，好好跟他过日子，拿你的心换取他的心，至于他，到时候我会劝他，点破他的执迷的，万般皆天定，半点不由人，尤其这情一事，缘一字，更是勉强不得，‘菩提庵’里的这位跟他无缘，异日自有佳归宿，比他强十倍不止……你听见了么？”

任梅君低着头道：“孙儿辈听见了，只要他愿意，他不嫌……”老尼姑道：“我说过，要你拿心去换心，别的不便作计较，他非世俗儿女，应该也不会计较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孙儿辈听您的就是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就好，要知道我是为你傅家好，听了我的话，你傅家还能保住这一脉不断，要不然，只怕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任少君、任梅君都没有说话。

老尼姑沉默一下之后又道：“如今你两个还要‘菩提庵’里的这位么？”

任少君道：“孙儿辈不敢……”

老尼姑衣袖一抖道：“我言尽于此，带着你的人，即刻下岭去吧。”

任少君兄妹如逢大赦，各自一声：“谢姨姥姥开恩。”翻身爬起，也顾不得站在一旁发怔的柳书玉了，更顾不得陷在“菩提庵”里的那些个了，一前一后踉跄往岭下奔去。接着，柳书玉定过了神，机伶一颤，腾身射去。

接着“菩提庵”里人影四起，一个连一个地往岭下射去，刹时走个干净。

蓦地，老尼姑又开了口：“他们走了，小施主你也可以出来了。”

话声方落，庵左一片松林里闪电掠出一人，直扑庵门，是郭玉珠，他眉挑凶煞，扬掌欲击，但旋即他又敛去那一脸怕人的煞威，缓缓垂下左掌，冷

然说道：“是你困住了我？”老比丘微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小施主，是贫尼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昼夜不歇，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么？”

老比丘道：“贫尼无所不知，小施主的心意贫尼自然明白，小施主不外是想双方对面，当场挑破他兄妹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我的心意，为什么还要把我困在松林里，不让我出来？”

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小施主，路要让一步，味须减三分，这句话小施主可懂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懂，别人为什么对我……”

“小施主，”老尼姑道：“存心仁厚些，并不会吃亏，何必非把事情当场弄僵，落个不可收拾，贫尼跟他兄妹的谈话小施主都听见了，知道的也可以算不少，可必再多求别的。”

郭玉珠没说话，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：“你还想收拾这局面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，佛门弟子出家人，胸怀永远悲天悯人。”

郭玉珠冷笑一声道：“只怕这局面不是人力可以收拾的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使的是无边佛法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明知道那不容易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是说自己，还是说他兄妹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如何，他兄妹又如何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若是小施主自己，那是小施主愿意步向毁灭，贫尼可以不管，若是他兄妹，贫尼或许有回天之力。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道：“你说我步向毁灭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不是么，小施主请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无时无刻不在想，我的所作所为没什么不对。”

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以贫尼看，小施主早就懊悔了，尤其此刻那懊悔之念更浓，小施主，贫尼说对了么？”

郭玉珠冷笑道：“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懊悔。”

“小施主，”老尼姑笑笑说道：“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一个人能知过便要悔过，便要思亡羊补牢，设法去弥补自己的罪过，嘴狠牙硬，那只有给自己招来更多的灾难，也永远无法消弭自身的罪过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没有什么罪过，人各有志，错了么，是罪过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人各有志，既不错也不是罪过，只是，小施主，那要看你走的那条路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，难道就是错，我自己创的基业，扬扬名声难道就是罪过。”

老尼姑微微一笑道：“小施主一再嘴强牙硬，强词夺理，贫尼不愿意再跟你说什么了，小施主有没有懊悔，还请们心自问。”

郭玉珠没说话，半晌之后道：“你还认得我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当然认得，郭、胡、傅这三家的人，贫尼都认得，也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任少君兄妹是傅家的人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是的，小施主，这用不着瞒人，迟早也瞒不了人。”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可没想到他兄妹会是傅家的人，也没想到他兄妹会是官家的人。”

老尼站道：“如今小施主知道了，小施主以为如何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以为如何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难道小施主不想报复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以你看呢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以贫尼看，小施主心里本就充满了愤恨，如今这种恨会更浓，恨不得杀了他兄妹，可对？”

郭玉珠冷然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，我不愿意杀他兄妹，杀他兄妹会污我双手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么，小施主那报复手法，较一个杀字更为可怕，更为残酷，这回贫尼应该没有说错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回你说对了。”

老尼姑笑笑说道：“小施主可听见贫尼刚才跟他兄妹怎么说的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全听见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提的是哪些话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要他兄妹脱离‘长眉门’，不许再沾官家事，尤其是对她，贫尼要她洗面革心，重做人妇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听见了，如何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有心化解这段仇怨……”

郭玉珠傲然一笑道：“只怕你这片婆心要白费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不愿意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既然无所不知，就应该明白，那任梅君不是那么能听话的人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使无边佛法，小施主不信贫尼有回天之力，有使顽石点头之能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或有回天之力，或有使顽石点头之能，但你绝改变不了她，我知她甚深，我敢说这句话。”

老尼姑微睁两眼，向着郭玉珠投过深深一瞥，半晌始道：“小施主，那是以后的事，现在不必再提，他兄妹已经走了，小施主也不必在这‘菩提庵’前多停留了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赶我走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事已了，小施主还有多待的必要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明知我的事未了，我的来意也不全在他兄妹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也跟他兄妹一样地要找贫尼要人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说着了，我找你找了不少时日了，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你，我岂肯白跑一趟，空手而回。”

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贫尼没想到小施主还敢上‘老爷岭’来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毕竟来了，如今就站在你面前。”

老尼站道：“贫尼也没想到，小施主还有脸来要她回去。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道：“你最好别……”

老尼姑截口说道：“小施主刚才在松林内看见了，他兄妹是怎么走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看见了，但我不比他兄妹，也不是昔日吴下阿蒙。”

老裴姑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这么说小施主功力精进了，有把握把她要回去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要不然我就不会来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大概仗的也是‘长眉’之学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虽同列一门墙，但各人天赋不等，醒悟……”

老尼姑微一点头道：“这个贫尼知道，小施主的修为要较他兄妹高得多，无如那只是比他兄妹高而已，要以整个武林论，小施主这点修为还如同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。”

郭玉珠扬起了眉梢道：“你何不试试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正有此意，只是在贫尼未试之前，有几句话要问问小施主，也请小施主本着自己的良心据实作答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不惜冒险艰难，定要她回去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多此一问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何妨说说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是为了一个情字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对她有情？”郭玉珠道：“情深似海。”

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没想到小施主这么多情，这么痴心，只是，小施主，你可知道她是不是也对你有情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只要她跟我在一起，日久之后自然会有情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这么有把握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这么说，小施主要她回去之后，是打算跟她结为夫妇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这一问更是多余。”

老尼姑微一摇头道：“撇开别的不谈，贫尼只问小施主，小施主以为她愿意、她肯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以为她会愿意，她会肯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却以为她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是你，她是她，你并不是她。”

“好话，小施主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她若愿意，她若肯，她就不会待在这‘老爷岭’上‘菩提庵’里，不肯再涉尘世一步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却以为那在你而不在她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这话怎么说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你不放她走，你明白了么。”

老尼姑倏然而笑道：“小施主以为是这样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是，‘老爷岭’上要是没有这座‘菩提庵’，没有你，我敢说她绝不会在这儿待一天。”

老尼姑笑笑说道：“小施主很会说话，贫尼承认小施主说的有道理，而且极对，只是贫尼更敢说即使她不会在‘老爷岭’上多待一天，也不会去找你小施主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方待再说。

老尼姑那里已然敛去笑容，正色接着说道：“小施主刚才也应该听见贫尼说，万般皆天定，半点不由人，尤其情一事，缘一字，更是强求不得，小施主你跟她无缘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跟她无缘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尼能仰窥天机，俯察人事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”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我知道的也不少，我却以为我跟她有缘，五百年前，三生石上早订，谁也阻拦不得，谁也改变不了。”

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小施主，贫尼告诉你一件事，小施主知道贫尼就是四十年前，胡家的胡飘红了，对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当也知道当年的关山月关将军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关爷爷，我当然知道。”

老尼姑抬眼望天，一脸迷惘之色，道：“当年胡飘红之对关山月，较小施主如今之对她，其情更深，其心更痴，然而胡飘红却跟他无缘，只好遁身空门，成为将心向佛的比丘尼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我说一句话，你定然不爱听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不怪天，不怪地，也不怪别人，只怪你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怪贫尼怎地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怪你不去求，怪你没有锲而不舍。”

老尼姑两眼一睁，笑道：“锲而不舍，金石为开，恨只恨贫尼没有见小施主于当年，恨也恨贫尼早生四十年，恨也恨小施主晚生四十……”

话锋一顿，笑容倏敛，目中忽现逼人神光：“暮鼓晨钟难惊执迷之人，贫尼白费这许多口舌了，也罢，小施主，贫尼如今要试试你的惊人修为了，贫尼最后说一句，若小施主你胜得贫尼，贫尼立即将她送出交小施主带走，若是小施主败在贫尼手下，则又当何论？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双眉陡扬，道：“我若胜不过你，从此不再登‘老爷岭’……”

“小施主，”老尼姑淡然笑道：“我也有下‘老爷岭’的时候。”

郭玉珠双眉又扬高了三分：“那么，我改一改，从此死了这条心，绝不再找她就是。”

老尼姑两眼一睁道：“这话可是小施主说的？”

“当然，”郭玉珠道：“郭玉珠能说一句算一句。”

老尼姑逼人之态微敛，淡然一笑道：“既然小施主有这么一句话，贫尼也要改一改刚才说过的话，贫尼就盘坐在这庵门里，不动，不还手，任凭小施主尽展‘长眉’绝学，也请小施主全力施为，休说逼得贫尼动一动，就是能动得贫尼一片衣角，贫尼立即低头认输，如何？”

郭玉珠两眼暴睁，道：“你也未免太狂了……”

老尼姑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贫尼愿意让小施主占这个便宜，小施主又何乐而不为。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说得是，这话也是你说的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，贫尼是个佛门弟子出家人，更跟小施主你的爷爷同辈。”

郭玉珠脸发白，一点头，冷笑说道：“好，老尼，你坐稳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只管发招就是，并请记住，尽施绝学，全力施为。”

郭玉珠咬牙说道：“那当然，用不着你一再叮咛。”

话落，闪身往前欺了一步，同时扬起了双掌。

老尼姑微微一笑，随即闭上了一双善目，两手也合起了十。

郭玉珠一声：“老尼，你坐稳了。”陡然一翻双掌，虚空向老尼姑拍了过去。

未见劲气，未见罡风，但总见得他这一掌定然是全力施为，其力千钧，

能使石破天惊，风云色变。

而，他双掌拍出之后，如同未见劲气，未见罡风一样地，丝毫未见动静，便连庵门口，尘土也未扬起一点。

郭玉珠猛一惊，脸色大变，接着他一提气收回双掌，腰往下一挫，身子陡然间矮了好几寸，然后他双掌自腰两侧缓缓推出，推得缓慢，半天才见进一寸。

头一掌无功，这第二回当然是力加几成，比前一回更为厉害，而事实上郭玉珠推掌及半，额头上却见了汗珠，庵门里的老尼姑浑身上下就跟尊石像一般，没一个地方动一动。

郭玉珠掌推到了极限，他脸色发白，看上去真力消耗了不少，庵门里的老尼姑却仍闭目合十坐着，像个没事人儿一般。

郭玉珠缓缓收回了双掌，两眼渐渐睁大，越来越大，同时，全身骨骼也发出了连续的轻响。

突然，郭玉珠身形暴长，舌绽春雷，霹雳般一声大喝，闪身猛迈三步，抖双掌疾劈而出。

这一掌，其声雷动，其势吓人，闷雷一般的声音直向庵门涌去，很显然地，郭玉珠是施出了最厉害的一着。

但，闷雷声一进庵门，就好像遇着什么东西被击散了一般，马上就没有了，再看那老尼姑，仍然是一动没动。

郭玉珠人怔在了那儿，整个人像虚脱了一般，显得那么脆弱，那么无力，看上去一阵风来就能把他吹倒。

这时候，老尼姑睁开了一双善目，含笑问道：“小施主，如何？”

她话声方落，郭玉珠身形一晃，突然双膝落地跪了下去。

“怎么，小施主？”老尼姑道：“站不住么？”

郭玉珠哑声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是神……”

“小施主，”老尼姑道：“贫尼是人，一个很平凡的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老人家……”老尼姑道：“怎么又老人家了，小施主你前倨而后恭，大可不必如此，你我有言在先，谁也不会把谁怎么样，小施主歇歇之后请下岭去吧。”

郭玉珠猛然抬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求您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求贫尼怎地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求老人家让我见她一面。”

老尼姑突然笑了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我刚才是怎么说的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自不量力，冥顽无知，我认输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就该即刻下‘老爷岭’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老人家，您可怜可怜玉珠，可怜玉珠这份真情，可怜玉珠这颗痴心，可怜玉珠找她这么久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，人不可言而无信，那不可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老人家，玉珠这里给您磕下头了。”说着，他就要磕下头去，而腰才弯，也未见老尼姑动一动，郭玉珠这头硬是磕不下来。

“小施主，贫尼不敢受……”

郭玉珠突然流泪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何忍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我有言在先，贫尼有什么忍不忍的。”

郭玉珠悲声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是过来人，您也曾被一个情字折磨过……”

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可是贫尼并没有强求，被情字折磨的，也只是贫尼自己，贫尼并没有伤害他人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老人家……”

老尼姑微一摇头道：“小施主不必再说了，天色不早，这‘老爷岭’上恶兽为患，贫尼要关庵门了。”

郭玉珠双眉陡扬，两眼暴睁，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若不让玉珠见她一面，玉珠就跪在您这‘菩提庵’前至死，绝不下‘老爷岭’半步。”老尼姑淡然一笑道：“小施主既然有这心意，那只好由小施主了。”

说完了话，她身形离地飞起，冉冉向里飘去，同时两扇庵门也关上，两扇门一合，连条缝都没有。

郭玉珠泪珠泉涌，缓缓垂下头去……

红日偏西，幕落低垂，天渐渐地黑了。

郭玉珠的腰也随着那越来越黑的天色越来越弯，越来越弯，当一弯钩月爬上碧空的时候，郭玉珠终于支持不住，整个人爬伏在地上。

难道说一个练武的人连这一会儿都支持不住么？

那是因为郭玉珠前后三掌，耗费真力过甚，整个人都虚脱了，这时候任何一个人都能置他于死地。

高处不胜寒，“老爷岭”这绝峰之上入夜就像入了冬，冷得能让人打哆嗦，尤其那一阵阵的天风，几乎能吹裂人。

郭玉珠不知道冷。

老尼姑的话没说错，“老爷岭”上多恶兽，昼伏夜出，这时候一声声的吼叫惊心动魄，震撼了整座“老爷岭”。

而，郭玉珠也像没听见。

“老爷岭”绝峰云封雾锁，水气重，入夜雾水更重，郭玉珠那身单薄的衣衫几几乎湿透了。

然而，他全不在意，一动没动。

暮地里，一个充满不忍的轻柔话声自庵门响起：

“玉珠。”

郭玉珠不怕冷，不怕雾水，听不见兽吼，但这一声，这一声呼唤，却使他机伶一颤，猛然挺起了腰。

清冷的月色下，“菩提庵”门口，郭玉珠眼前站着个人，一身黑衣，玉骨冰肌，悄然绰立，正是姑娘郭玉霜。郭玉珠颤抖一声：“霜姐……”身形一晃，差点栽倒。

郭玉霜伸柔荑扶住了他，道：“玉珠你这是何苦。”

郭玉珠凄然一笑道：“谁知道……”

郭玉霜矮身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别跪着了，咱们坐下来说话。”

郭玉珠转过两条腿，把跪姿改成了坐姿，坐好之后，他嘴唇抖动了一下道：“霜姐，你终于出来了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别怪老人家，她老人家只在煞煞你那暴戾傲气……”

“不，霜姐，”郭玉珠摇头说道：“对她老人家，我只有感激……”

郭玉霜美目一睁，道：“真的，玉珠？”

郭玉珠凄然一笑道：“她老人家神目如电，算是看透了我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这么说你是明白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的，霜姐，我明白了，可也太迟了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不，玉珠，不迟。”

“不迟，”郭玉珠悲笑说道：“对霜姐，我做出禽兽不如的事，对弟兄们，我等于亲手害了命几条，尤其不能原谅的，是我站在了他们一边，如今我满身的罪孽，两手沾满了血腥，还不迟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不迟，玉珠，放下屠刀还可以立地成佛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霜姐，你可知道爹传下了‘玉龙令’？”

郭玉霜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父不以我为子，郭家已不认我这个不肖子弟，‘玉龙令’既下，不见血不回，霜姐，这还不迟么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不迟，玉珠，大伯那儿自有我……”

郭玉珠苦笑摇头，道：“别，霜姐，我的罪孽已经够深重了，我所以要见你一面，并不是希望你为我求情……”

郭玉霜忙道：“我知道，玉珠，这是我自己……”

郭玉珠微一摇头道：“霜姐，你听我说完。”郭玉霜柔顺地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罪孽深重，即使遭到什么惩罚，那也是罪有应得，我不求原谅不求恕，只希望霜姐知道我知过悔悟了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玉珠，我从没怪过你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所以要见霜姐一面，也就是要告诉霜姐这些，我知道，我福薄缘浅，无法强求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玉珠我没想到你……我愿意跟你互期来生。”

郭玉珠悲笑一声道：“谢谢霜姐，如今我已不敢再想什么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，你知道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虚言假话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感激，霜姐，我只希望霜姐能跟心爱之人生生世世长相伴……”

郭玉霜泪水往外一涌，悲声叫道：“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霜姐，这也是我的真心话。”

郭玉霜含泪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突然支持着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霜姐，我见过你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郭玉霜忙跟着站起，道：“玉珠，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郭玉珠凄然一笑道：“天涯海角，霜姐。”

郭玉霜忙道：“你不能，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只有这样，霜姐，即使爹能饶恕我，我也没脸再回去，更不能让我这满身罪孽沾辱了郭家……”

郭玉霜着急地道：“你听我说，玉珠……”

郭玉珠凄惨一笑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霜姐，你要说的话我都知道，只是你不用再劝我，也不用再安慰我，我自己知道我该走什么路，知道该到哪里去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玉珠，你要知道，大伯父虽然生气，但心里还是

“我知道，霜姐，”郭玉珠道：“那倒不如气我、恨我、以家法重重地治我，其实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爹的脾气你知道，‘玉龙令’现已传下，便绝没有饶人的余地，我罪有应得，倒不怕死，只是我目前还不能死，我还有桩重要的事儿要做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要做？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目射煞威，道：“霜姐，任少君兄妹害我良深，陷我于万劫难复，我杀死了他兄妹之后再自绝……”

郭玉霜一惊忙道：“玉珠，你不能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不该么，霜姐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怎么说郭、胡、傅三家当年交情不寻常，再说他兄妹在老人家苦口婆心的渡化下已然……”

“霜姐，”郭玉珠截口说道：“你以为他兄妹会知过悔改么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霜姐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任梅君，有他兄妹在一天，这世上便永无宁日……”

郭玉霜刚要接口，听老尼姑话声已耳边响起：“真的么，小施主。”

随着这话声，老尼姑已来无踪地站在郭玉霜身边。

郭玉霜忙道：“姑婆，您怎么也出来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到了该出来的时候，我焉能不出来，我是来化解这番劫数来的。”

郭玉珠恭恭敬敬地欠身施了一礼：“老人家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吝于叫我一声姑婆么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玉珠，还不快叫姑婆。”

郭玉珠又一矮身，叫了声：“姑婆。”

老尼姑唇边沾起了一丝笑意，道：“小施主，叫我一声你并不吃亏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问道：“你真以为他兄妹不会悔悟改过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老人家能仰窥天机，俯察人事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当知这是一番无法化解的劫数。”

老尼姑神色一正，道：“玉珠，我别的不说什么了，只求你看在三家当年的交情份上，跟你姑婆这张薄面，给傅家留一线香烟。”

郭玉霜惊声说道：“怎么，姑婆，您不是说……”

老尼姑轻叹一声道：“在你出庵之后，我静坐佛前，也有所悟，少君本性不恶，梅君冥顽难化，再加上有人从中作梗，我此番悲天悯人的心意只怕要白费了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谁，姑婆，谁从中作梗？”

老尼姑微一摇头道：“别问了，玉霜，我已泄了不少天机了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这么说，您也没有办法能解这番劫数了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玉霜，天意如此，你姑婆是人。”

郭玉霜没说话，缓缓垂下头去。

老尼姑转眼望向郭玉珠，道：“玉珠，姑婆不再勉强你，因为他兄妹不会放过你，而且你自己还有一番灾难，只是凭你一人之力恐怕无法应付……”

郭玉珠双眉微扬道：“您是说玉珠应付不了他兄妹么？”

“不，”老尼姑摇头说道：“凭你如今一身所学，应付他兄妹应是绰绰有余，但是你所要应付的不只他兄妹二人，而且胜负之数也不全靠武学的高低而定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您是说他兄妹的师门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玉珠，不是姑婆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‘长眉门’师兄几个可不是易与之辈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长眉师兄弟，玉珠见过两个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见过长眉本人么？”

郭玉珠沉默了一下道：“这倒没有，他们始终不让我见‘长眉’本人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论武学，‘长眉’之学虽属左道旁门，但当世之中还真找不出几个能跟他相颉颃的，据我所知，能胜过他的，也只有关将军，你爷爷，当年的贝勒海青，跟我四个人而已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长眉真人这么厉害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要不他怎么会是左道旁门之首，那些左道旁门之中的祖师也就是他，你姑婆虽能胜过他，只怕那也要在百招以上。”

郭玉珠情知不假，凄然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玉珠是没办法报这个仇，消这个恨的了。”

“不，”老尼姑道：“姑婆刚才不说过么，必须有人助你一臂之力，必须有人跟你联手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谁帮我，关爷爷，我爷爷，那位海贝勒，还是您？”

老尼姑摇头说道：“都不是，老一辈的人，不会管这种事的，事情发生在你们这一代，必须由你们这一代自己去应付，姑婆更是个佛门弟子出家人，我不能管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那么是谁，我得跟谁联手？”

老尼姑微微一摇头道：“这是天机，现在别问，我也不能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郭玉珠沉默了，没再问。

老尼姑却又道：“玉珠，我言尽于此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别让人家在岭下等你过久，让人为你担心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谁，玉珠，谁在山下等你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‘黑骑会’的总巡察关玉飞，整个‘黑骑会’中，只有他跟那班人不一样，也只有他把我当会主，对我忠心耿耿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你怎么不让他跟你一块儿上来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不方便，我没让他上来。”

郭玉霜香唇启动了一下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她终于还是没说。

郭玉珠神色微微一黯，道：“霜姐，我该走了。”

郭玉霜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你要小心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谢谢霜姐，我会的。”

郭玉霜没再说话。

郭玉珠转眼望向老尼姑，一声：“姑婆，玉珠拜别。”

身形往下一矮，双膝落地，恭恭敬敬磕了个头，翻身站起，没再说一句话，掉头下岭而去。

彩凤归

郭玉霜目送郭玉珠的身形消失在夜色里，娇靥上的神色木木然，美目中泪光闪动，没说一句话。

老尼姑脸上掠过一丝异样表情，道：“玉霜，回去吧，你的经还没有念完呢。”说完了话，她就要转身。

郭玉霜突然叫道：“姑婆。”

老尼姑应了一声，回身问道：“怎么，玉霜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好生不忍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对他有情么？”

郭玉霜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只把他当成兄弟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能跟着他，伴他一辈子么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您明知道那不可能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就硬起心肠，别生什么不忍，你要知道，有些事一念不忍足铸无穷恨事。”

郭玉霜神情微微一震，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的心就是太软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在一个情字上是不能心软的，你要是心软，就害了他了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姑婆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老尼姑点了点头道：“跟我进去吧。”她刚要转身，郭玉霜又叫住了她：“姑婆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，姑娘？”

郭玉霜眼望着岭下茫茫夜色，道：“我不放心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不放心什么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玉珠。”

老尼姑倏然笑了道：“姑娘，那位少爷的心智、所学，又比你强得多，在当今世上年轻一辈中也找不出几个能跟他匹敌的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可是他要对付的却不是这年轻的一辈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怎么办，你又能帮他多大忙，给他多少助力？他自己惹出来的祸，也只有让他自己去应付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您说过，到时候自会有人跟他联手对付‘长眉门’，用不着我为他担多大的心，只是我大伯父……您知道，‘玉龙令’已然传下，郭家人到处在找他……”

老尼姑摇头说道：“你郭家人如今已无法奈何他了，就连你爹，要胜他一招半式怕也得全力拼过百招。”

郭玉霜美目一睁，惊声说道：“玉珠，他……他如今这么厉害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不信么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您说的话我怎么敢不信，只是……”

“玉霜。”老尼姑笑笑说道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

转身伸手摸上“菩提庵”庵门上的门框，那手摸处，便成粉末，应手而落，扑簌簌洒了一地。

郭玉霜大惊，忙道：“姑婆，这是……”

老尼姑含笑说道：“我护住了自己，没能护住门框，将来我再碰见他，非让他给我重修这‘菩提庵’不可。”

郭玉霜惊声说道：“他能在您的神功之下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放眼当今年轻一辈中，谁能有此功力，如今你信了吧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不敢不信，只是，姑婆，郭家虽没人能奈何他，如今他绝不敢违抗‘玉龙令’，见了‘玉龙令’也绝不敢跑，我怕他因此被擒回去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怎么办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郭玉霜迟疑了一下道：“要是您答应，我想回大伯父那么去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到你大伯那儿又能如何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说什么我也要他老人家收回‘玉龙令’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可能么，姑娘，据我所知‘玉龙令’向不轻出，打从你爷爷起，‘玉龙令’一直具无上权威，从没有一次因谁半途撤回过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这我知道，即使不能让他老人家撤回‘玉龙令’，我待在大伯父那儿，到时候也可以拦拦。”

老尼姑沉默了一下之后，道：“姑娘，跟我进去吧，你的东西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。”转身进了“菩提庵”。

郭玉霜为之一怔，旋即娇靥上浮起喜色……

东方天边泛起了一片鱼肚色。

菩提庵门里走出了姑娘郭玉霜，她一身朴素打扮，手提着个小包袱，但这掩不住她的绝代风采，国色天香。

老尼姑跟在她后头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

姑娘郭玉霜出庵便跪倒在地：“姑婆，玉霜拜别，也叩谢您的大恩。”

老尼姑伸手拉起了她，淡然一笑道：“跟姑婆还客气，拜别也就够了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姑婆，玉霜想知道一件事……”

老尼姑含笑问道：“你想知道什么事，姑娘？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想知道玉珠的将来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姑娘，玉珠他不是你的……”

郭玉霜道：“可是他是我的兄弟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多关心一点自己不好么。”

“姑婆，”郭玉霜道：“玉珠跟我没什么两样。”老尼姑笑笑没说话。

郭玉霜道：“姑婆，能说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姑娘，这是天机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我不敢多求，只求知道玉珠将来的吉凶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姑娘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姑婆，这是定数，不是玉珠的吉凶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姑娘，万事冥冥中早定，半点由人不得，你早知道玉珠的吉凶又能如何。”

郭玉霜脸色一变道：“这么说玉珠是凶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傻姑娘，姑婆可没这么说。”

郭玉霜脸色恢复了正常，定了定神之后道：“那么，玉珠将来无凶可言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姑娘，姑婆这么说了么。”

郭玉霜发了急，道：“姑婆，玉霜求您老人家……”

老尼姑摇头说道：“姑娘，别谈了，傻姑娘，天机是不可轻泄的，天亮了，你也别再耽搁了，姑婆这里有样东西，你只管拿着它放心下岭就是……”

说着，她自袖底摸出一个黄色的小绢囊递向玉霜。

玉霜讶然说道：“姑婆，这是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现在别问，等到必要的时候，你背着人打开它就是。”

玉霜道：“必要的时候，您是指……”

老尼姑道：“到时候你自己就会明白的。”

郭玉霜皱眉道：“您为什么老不肯明说，难道这也是天机么？”

老尼姑一点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姑娘，这也是天机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那……玉霜只好不问了。”伸手接过了小绢囊。

老尼姑道：“藏好它，姑娘，这东西千万丢不得。”

郭玉霜点头答应，把小绢囊藏进了怀里。

“还有，玉霜，”老尼姑道：“万一你下岭之后碰见了那兄妹俩，把这个交给他兄妹，自可保你平安无事……”说着又自袖底取出一封信递向郭玉霜。

郭玉霜接过信一看，只见信封上空白没有一个字，她也没多问，随手又藏了起来。

老尼姑看她把信藏好，这才又道：“好了，如今你可以放心下岭走了，姑婆也用不着操心了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姑婆，玉霜什么时候能再来？”

老尼姑含笑摇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会再来了。”

郭玉霜讶然说道：“我不会再来了，为什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跟‘菩提庵’的缘份止于此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那我就不能再来了么？”

老尼姑笑笑说道：“不信你试试看，你要是能再到‘菩提庵’来，姑婆愿意输你点什么。”

郭玉霜黛眉微扬道：“您愿意输点什么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你要什么，姑婆就给什么。”

郭玉霜道：“玉霜别的不求，只求您能到‘独山湖’长住。”

老尼姑倏然一笑，伸手抚上玉霜的香肩，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姑娘，我没想到你跟我这么投缘，我是个佛门弟子出家人，在俗世中长住是不可能的，不过有那么一天我总会到‘独山湖’走一趟的。”

郭玉霜忙道：“姑婆，哪一天？”

老尼姑笑笑说道：“到时候你总会知道的。”

郭玉霜眉锋一皱道：“难不成这又是天机？”

老尼姑摇头笑道：“这不是天机，只是姑婆童心未泯，要卖个关子。”

郭玉霜笑了，道：“您说话可一定得算啊。”

老尼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出家人岂可打诳语。”

郭玉霜还待再说。

老尼姑已然又道：“世上无不散之筵席，谁要真说也永远说不完，姑娘，别耽误了我的早课，待姑婆送你一程吧。”

话落，抖袖，郭玉霜一个娇躯突然离地而起，直向岭下飞去，轻盈灵妙，一如凌波之飞仙。

郭玉霜陡然一惊，旋即明白过来，定下了心，忙叫道：“姑婆，您老人家请保重……”

老尼姑没有答话，却含笑点头，喃喃说道：“真是难得的好姑娘，放眼当今，哪一家的堪与比拟，海青父子好福气，造化不小……”

× × × × × ×

天大亮了。

很快地又是一天。

暮霭低垂，华灯初上，一辆单套高篷马车缓缓地驰进了这小城镇。

这城镇虽小，可挺热闹，上了灯之后更是万头攒动，到处闹嚷嚷地。

马车在人缝里向前缓驰，可难为了赶车的车把式，一边留神赶车，还得一边留神马车撞了人。

好不容易，马车停在一家灯笼高照的客栈门口，车停顿后，车把式放下鞭，下了车辕，到了马车边上掀开了密遮着的车篷。

车篷掀处，打车里下来个冰肌玉骨，清丽无双的大姑娘，是姑娘玉霜，玉霜提着小包袱下了车，望了望眼前，又望了望身边的车把式，开口说道：“就是这儿么？”

车把式哈着腰忙笑说道：“地方小，没有像样的大客栈，您多包涵。”

玉霜摇头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好歹凑合一夜，房间订好了么？”

车把式道：“早就订好了，这您放心，我们行里跟每个地方的客栈都有联络，只客人一上了车到一个地方就有地方住。”

玉霜道：“我要早点歇息了，麻烦你先进去打个招呼吧。”

车把式一欠身道：“您请跟我来。”转身先进了客栈。

玉霜没在门口多站，随后跟了进去。对街隔两三家，另一家客栈门口的拴马桩上拴着十几匹蒙古种健骑，有个黑衣汉子正在那儿翻弄马鞍，一眼瞥见姑娘的背影，呆了一呆霍地转身进了客栈。

当然，这姑娘玉霜没瞧见，她根本就没留意那十几匹健骑。

姑娘玉霜的住处在后院的上房，在这儿，所谓上房也不过稍微宽敞些，看上去干净些，炕上的被褥刚换洗过，叠得也挺整齐。

姑娘进了屋，伙计点了灯，搬过椅子横过座，然后对姑娘陪笑哈了个腰：“姑娘，您要吃什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你给赶车的送点吃的去，给我拿茶水来就行了。”

伙计答应一声带上门走了。

没一会儿，轻快的步履声到了门口，门上响起了两声轻微的剥啄，姑娘玉霜当即说道：“门没拴，进来吧。”

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黑衣壮汉端着茶水走了进来。

姑娘玉霜何等人，一眼就看出这黑衣壮汉非等闲人，当即站了起来凝目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那黑衣壮汉放好了茶水抬眼望向姑娘：“姑娘可是从‘恒江’来的？”

姑娘玉霜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怎么？”

那黑衣壮汉道：“您姓郭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我是姓郭，你是……”

黑衣壮汉倏然笑道：“那就没错了，姑娘方便么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黑衣壮汉笑笑说道：“郭姑娘，我是‘黑骑会’的，您有几位朋友请您到对街去一趟。”

姑娘玉霜脸色一变道：“原来你是‘黑骑会’的，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们，你们走得可真慢啊。”

那黑衣壮汉道：“姑娘别多说了，反正已经碰上了，怎么说也只有认了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任少君兄妹在哪儿？”

那黑衣壮汉道：“就在对街另一家客栈里，恭候着您呢。”

姑娘玉霜淡然一笑道：“那我可不敢当，他兄妹为什么不过来坐坐？”

那黑衣壮汉道：“任爷原是要过来看姑娘的，可是二姑娘不许，我们二姑娘说该请您过去坐坐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坐了一天马车，我很累了……”

那黑衣壮汉淡然一笑道：“郭姑娘，您不会愿意惊动别人的是不，我给您带路，您跟着我过去，谁也瞧不出什么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别跟我说这种话，老实说吧，你请不动我，要就让任少君兄妹过来见我……”

那黑衣壮汉咧嘴一笑道：“那是，郭家绝学震寰宇，我或许请不动姑娘，但我回去之后会换两个来，两个不行再换四个，‘黑骑会’并不乏人，姑娘又何苦呢？”

姑娘玉霜双眉陡地一扬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跟你过去一趟，带路。”

那黑衣壮汉笑了一欠身道：“我遵命，姑娘。”毫不犹豫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姑娘玉霜抬手熄了灯，迈步跟了出去，在院子里，她看见站那儿发愣的客栈伙计，她向伙计打了个招呼，要伙计看好门，她出去一下就回来。

在黑衣壮汉带路下，出门过街，进了那一家客栈，柜台处是黑衣汉子，后院里也是黑衣汉子，敢情这家客栈是被任少君他们包了下来。

上房门口站着柳书玉，他一见姑娘到，立即转身进了上房，转眼间他又走了出来，这时候姑娘也已行近，柳书玉含笑对姑娘说道：“郭姑娘，任爷跟二姑娘请您进去。”

姑娘玉霜没理他，看也没看他一眼，走过去推开了上房门，房里，任少君兄妹俩却坐着，没一个动，只有任梅君偏着螭首，眯着桃花眼含笑说道：“请进来啊，郭家妹子。”

玉霜傲然走了进去，往那儿一站道：“我来了。”

“我瞧见了。”任梅君瞟了姑娘一眼道：“真是，这么个大人我还瞧不见么，尤其是郭家妹子美若天仙，明艳照人，往那儿一站灯光立即黯然三分，我还能不知道么，来了别站着啊，请坐呀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谢谢你的夸奖，别客气，我想站着，你兄妹差人把我叫来，有什么事儿，请快说吧。”

任梅君微微一笑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你一定知道我兄妹俩是傅家的后人了，我那位姨姥姥不会不告诉你，对不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了，她老人家早就告诉了我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么傅郭两家交情不寻常，郭家妹子你又何妨叫我一声姐姐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在上两代，傅郭两家官民有别，身份悬殊，在这一代，郭家人更不敢高攀。”

任梅君格格娇笑说道：“郭家妹子这是干什么呀，说话带着刺儿，何必呢，那也得看什么时候，对谁，是不是？”

姑娘玉霜淡然说道：“在哪儿，对谁都一样，我这个人向来有一句，说一句，从来不做虚假做作。”

任梅君瞟了姑娘一眼，笑吟吟地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今儿晚上咱们可是头一回见面呀，姑不论上几代的交情如何，对一个头一回见面的人，你好意思么。”

姑娘玉霜沉默了一下道：“那就请直说，叫我过来有什么事。”“好吧，”任梅君一点头道：“你郭家妹子既然这么急，我怎么好慢吞吞地急人……”转眼一瞥任少君道：“是你说，还是我说？”

任少君有点不安，道：“你的事，你的主意，还是你说吧。”

任梅君两眼一翻道：“什么叫我的事，我的主意呀，别忘了，咱们是兄妹，一个爹，一个娘生的。”

任少君没说话。

任梅君转过脸来向姑娘抬起了皓腕：“郭家妹子，坐下听我说，好不？”

姑娘玉霜没有说话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。

她坐定，任梅君含笑开了口：“这才是，要不然我怎么好说话呀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郭家妹子，我跟哥哥辞别姨姥姥，下了‘老爷岭’之后，曾经好好考虑，好好商量了一阵子，姨姥姥是为我们傅家好是没错，可是傅家也有傅家的理由，傅家也有傅家的苦衷，这一点我跟哥哥当时没敢提，想必她老人家也不知道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她老人家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”

任梅君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这么说她老人家全知道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应该知道。”

“那更好，”任梅君一点头道：“既然她老人家全知道，将来她老人家就不会怪傅家不听她老人家的金玉良言，你说是不，郭家妹子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些你似乎不该对我说。”

“不，郭家妹子，”任梅君见玉霜不愿听她说傅家的私事，忙摇头说道：“这跟你大大的有关系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往下听呀，”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她老人家要我洗面革心，重做人妇，还跟郭玉珠。这，郭家妹子你知道不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我听她老人家说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老人家是一番好意，怎么说我跟玉珠为夫妻，也有过夫妻之实，有道是：‘一日夫妻百日恩’，小两口儿理应恩恩爱爱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，没听人说么，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小两口儿睡觉睡一头儿，不管白天里怎么吵，到夜晚还是一个花枕头……”

姑娘玉霜皱了皱眉。

“瞧我，”任梅君笑说道：“口没遮拦地，我忘了，郭家妹子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跟我不同，听不得这个，怪臊人的……”

顿了顿，话锋忽转：“可是呀，我想过了，打当初我跟玉珠就跟错了……”

姑娘玉霜淡然说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当然了，我承认，当初我不惜把身子赔进去，主要的还是想利用他，让郭家的人跟郭家过不去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那你就别说当初跟错了他。”

“怎么不，”任梅君道：“原以为我可以控制他，我可以让他听任我摆布，要他往东他不会往西，谁知道如今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瞧如今，别说控制他了，我简直怕他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那只怕怪不得玉珠。”

“怎么怪不得呀，”任梅君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你可别瞧着玉珠老实，当初我也认为他是个毫无心机，涉世不深的小哥儿。错了，谁知他心智深得怕

人，我想利用他，他却利用了我，摇身一变成了‘黑骑会’主，拿我的人去对付他的情敌，之后他又从师门两位长辈那儿窃取了几十年修为，更从我身上……”

摇头一笑道：“不说了，你这个黄花大闺女听不得这个，总之一句话，我上了他的当，吃了他的亏，在不知不觉中功夫全被他偷走了，你说他厉害么。”

姑娘玉霜现在明白玉珠那身修为是怎么来的了，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，可是她没说话。

“也就因为这，”任梅君道：“造成了今天尾大不掉之势，他跟我不但没有半点夫妻情，反而切齿地痛恨我，我明白，只要有机会，他非杀我不可，像这样，郭家妹子，你说，我怎么能再跟他，又怎么敢跟他，半夜里死在他手里那才冤呢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就是你不愿重做人妇的理由？”

“不是不愿，是不敢，”任梅君道：“虽然我跟他合不来，当初也只是想利用他，但咱们女人毕竟是女人，人都给他了，日子也这么久了，多少也会有点情份，只要他能容我，我倒愿意跟他过一辈子，可是我明知道他绝不会容我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似乎把责任全给了玉珠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他不容我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么说你把老人家的金玉良言置诸脑后，根本就不愿悔悟改过，根本就不知道回头。”

任梅君格格娇笑道：“哎呀，真是啊，到底都是姓郭的，怎么着郭家妹子你还是向着你那位兄弟啊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我这是以事论事，站在局外人的立场说话，谁也不偏，谁也不向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郭家妹子你要这么想，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有任由你郭家妹子了，其实也一样，偷一样东西是贼，偷两样东西还是贼，也照样的吃官司，你说是么，郭家妹子。”

姑娘玉霜没答理，却问道：“你对我说这些，究竟是……”

任梅君笑问道：“郭家妹子还不明白么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任梅君皱眉笑道：“郭家妹子有名的兰心慧质，冰雪聪明，怎么今儿个偏偏点不透呀，郭家妹子，你不是跟我装糊涂吧。”

姑娘玉霜毫不客气地道：“我没有那份好心情。”

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那这只好明明白白地告诉郭家妹子了，我要对付郭家，我要杀郭玉珠，正愁力不足，没想到鬼使神差在这儿晤见郭家妹子你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碰见我如何？”

任梅君笑道：“郭家妹子这就是装糊涂了，有了你还怕郭家不任我摆布，还怕郭玉珠他不乖乖伸着脖子让我砍么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？”

任梅君微一摇头道：“郭家妹子，那不该说叫你来，也不是叫你过来一趟，咱姐儿俩聊聊就算了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任梅君笑问道：“这还用问么，郭家妹子，当然是要 you 从今后跟我结伴同行，好好跟我亲热亲热呀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恐怕由不得我不听。”

任梅君格格娇笑说道：“郭家妹子，这话才像兰心慧质，冰雪聪明人说的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有件事我要请教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我可不敢当，郭家妹子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只管问，我的答覆一定让郭家妹子你满意就是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玉珠他不会容你是不错……”

“是喽，”任梅君道：“连郭家妹子你都明白这一点，那怎么能怪我不跟他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很明显，你害了他，陷他于罪恶深渊，万劫不复，换谁谁也不会容你。”任梅君妙目一睁，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你怎么……”

姑娘玉霜截口道：“他不容你，你也不容他，这还说得过去，只是你要对付整个郭家，又为了什么，郭家跟你有什么仇，什么恨？”任梅君摇摇头道：“郭家妹子，我不信你不明白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我要明白就不问你了。”

任梅君说：“这么说郭家妹子是真不明白了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我说过，我这个人从来不会虚假做作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郭家妹子既这么说，我就不好再说不信了，那么让我告诉郭家妹子吧……”她顿了顿，接道：“要论我跟郭家的仇，仇比山高，要论我跟郭家的恨，那也该比海还深，郭家妹子，这仇恨要从四十多年前，你我的上两代说起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我的上两代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也就是我爷爷傅侯跟你爷爷郭玉龙那一代……”

姑娘玉霜讶然说道：“我爷爷跟傅侯有什么仇恨，当时两家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当时两家虽然不及傅胡两家亲近，但到底有交情在，彼此间也有着往来。可是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是啊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要不是因为傅郭两家有交情，彼此也常来往，这四十多年后的仇恨还不至于这么深呢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怎么说，郭家妹子，我傅家就毁在你郭家手里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任姑娘，我只知道那是我关爷爷……”

“不错，”任梅君眉腾凶煞，但脸上仍挂着笑，点头说道：“是关山月，关山月他逼得我爷爷我奶奶自绝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那所谓仇恨就不该记在我郭家人头上。”

任梅君笑问道：“不该么，郭家妹子，关山月跟你爷爷是什么交情，当时你爷爷知道不知道关山月要下手傅家？”

姑娘玉霜双眉一扬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怪我爷爷没管，没拦……”

“对了，郭家妹子，”任梅君一点头道：“按傅郭两家的交情，你爷爷他竟然眼看关山月下手傅家，不管不拦，这不就是仇恨么。”

姑娘玉霜淡然一笑道：“原来傅家跟郭家的仇恨起于此……”

任梅君点头说道：“就是起在这儿，郭家妹子。”

玉霜笑道：“我就奇怪了，真正下手杀傅家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去找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郭家妹子是说那关山月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是呀。”

任梅君娇媚一笑道：“郭家妹子大半是以为傅家怕了谁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不怕就该去找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以为傅家会厚此薄彼，不找他，让他关山月逍遥自在的过清闲日子么，天下没那么便宜的事，郭家妹子，我这个人不是急性子人，要一个一个地来，你明白么，郭家妹子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是说先找郭家，然后再找我关爷爷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应该说我先对付了郭家，然后再杀那关山月。”

“任姑娘，”姑娘玉霜淡然说道：“郭家已不好对付，我关爷爷更难斗，放眼当今，恐怕还找不出一个人能杀得了他老人家。”

任梅君微笑说道：“郭家妹子何妨拭目以待，我可以告诉郭家妹子，‘长眉门’也不是好惹的，谁高谁低，谁站着谁躺下，到时候自会分晓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任姑娘，我会拭目以待的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你等着瞧吧，郭家妹子，如今我掌握了你，等于已把郭家打倒一半，剩下的那一半，应该不难对付……”

姑娘玉霜忽转话锋，问道：“任姑娘，你可知道我关爷爷跟你傅家一无仇、二无怨，他老人家为什么要下手你傅家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我当然知道，关山月他是前明遗孽……”

姑娘玉霜双眉一扬，冷然说道：“任姑娘，你说话小心些。”

任梅君倏然一笑道：“我忘了郭家也是以前明遗民自居的忠义之士，对不起啊，郭家妹子，别在意，我无心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关山月他潜伏京师，图谋不轨，我爷爷重臣虎将，傅家更是人人高手，有傅家在一天，关山月的阴谋便难以得逞，至少也是个大阻碍，所以他先下手除去傅家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说的是事实，我不能否认，但据我所知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我关爷爷所以下手你傅家，有一半是出自胤桢所逼……”

“郭家妹子，”任梅君笑笑说道：“我不说前明遗孽，你也该避避讳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一人一次，我没占便宜，你也没吃亏。”

任梅君格格娇笑说道：“郭家妹子好厉害，将来谁娶了郭家妹子，我怕他会招架不住吃不消……”

“任姑娘，”姑娘玉霜正色道：“我是跟你说正经的，希望你也庄重点。”

任梅君娇笑一声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就是庄重不起来，这只怕是天生的，我就不在乎这些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那是你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说正经的，郭家妹子，你说关山月所以下手我傅家，一半是由于先皇爷所逼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不是么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我可不知道有这一说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明白，真正除你傅家的是你们那朝廷，到如今你兄妹反而……”

“反而什么，”任梅君含笑说道：“郭家妹子，纵然有这一说，君要臣

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朝廷有什么不对呀，做臣子的还能记恨朝廷么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所以你就将这仇记在郭家人头上了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是不是，郭家妹子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你既然这么说，那也只好由你了……”话说到这里，她站了起来。

任梅君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怎么，郭家妹子，坐不住了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坐了一天的车，我够累的……”

任梅君道：“那我这就派人给郭家妹子收拾住处去。”

她抬手要叫，姑娘玉霜拦住了她，道：“任姑娘，我这儿有封信，你不妨拿去看看。”

探怀取出了那封老尼姑交给她的信递了过去。

任梅君怔了一怔，一边伸手去接，一边讶然说道：“郭家妹子，这是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她老人家让我转交给你兄妹。”

任梅君又复一怔，忙拆开了信抽出了信笺，一看之下，她脸上变了色，一抖腕把信递向了任少君道：“你拿去看看。”

任少君接过信一看，霍地站了起来，惊声说道：“妹妹，咱们得……”

任梅君冷冷一笑道：“得什么呀，你坐下吧，这你还不明白么，这是姨姥姥给郭家妹子的护身符，我可是吓不倒呀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望着姑娘玉霜道：“郭家妹子，你知道信上写了些什么吗？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老人家没跟我提。”

任梅君笑了，一抬皓腕道：“那就好，郭家妹子，你还是请坐吧，谢谢你给我带这封信来，信我看过了，老人家的意思我也知道了。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不放我走？”

任梅君道：“郭家妹子以为我会放人么，这儿不是‘老爷岭’，山高皇帝远，我怕什么呀，郭家妹子，死了这条心吧，这么好的一个人质落在我手里，我怎么会轻易……”

不知道从哪儿吹来一股子小风，桌上的灯烛猛然一亮，暴长半尺，刹时间这房里亮了一倍。

任梅君一怔，旋即一惊色变，急喝道：“来人，送郭姑娘回去。”

说也奇怪，她这话声方落，那长了半尺的灯烛往下一缩，房里一暗，立时又恢复了正常。

姑娘玉霜明白了，泪水往上一涌，道：“姑婆，您让玉霜怎么报答……”

一名黑衣壮汉快步走了进来，欠身说道：“二姑娘吩咐。”

任梅君脸上惊容未退，忙道：“送郭姑娘回去。”

那黑衣壮汉答应一声，侧身退向一旁。

姑娘玉霜看也没看任少君兄妹一眼，侧身走了出去。

在黑衣壮汉小心的护送下，姑娘玉霜回到了自己所住的客栈里，她进了房，黑衣壮汉停也没停地就走了。

姑娘玉霜呆呆地坐在灯下，脑子里想着刚才的事，就在这时候，街上传来一阵杂乱而急促的蹄声，由近而远，如飞而去，刹时就听不见了。

她明白了，任少君兄妹走了。

她和衣躺了下去，脑海里直翻腾，睡不着……

姑娘玉霜一路走来未遇丝毫阻拦地抵达了“辽阳城”。

马车直驰“龙记客栈”门口，赶车的车把式照旧过来掀车帘，客栈里迎

出了两个健壮的伙计。

姑娘玉霜一下车，两个伙计脱口一声惊叫怔住了，旋即，一名撒腿奔了进去，嘴里叫道：“瘦哥、胖哥，您二位快出来，霜姑娘回来了……”

话声还没落，一阵风般抢出了计全跟范奎，他两个怔了一怔之后，一声：“霜姑娘。”

双双闪身抢了过来。

姑娘玉霜浅浅一礼，含笑说道：“瘦伯、胖叔，您二位安好。”

计全、范奎将头连点，齐声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大伙儿都好，霜姑娘，您……”

姑娘玉霜道：“让我进去再说好么。”

计全、范奎满口地答应，两个人一左一右，捧凤凰一般地将姑娘玉霜迎进了“龙记客栈”。

搬凳子的搬凳子，倒茶的倒茶，忙成一团。

姑娘玉霜坐定，计全、范奎忙不迭地张口就问。

姑娘玉霜只有把该说的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计全、范奎安了心，两个人不住地谢天谢地，计全更急不可待地一挥手，喝道：“阿胖，备快马，往山里报去。”

范奎更急，也快，一溜烟般走了。

范奎走了之后，姑娘玉霜问了计全：“瘦伯，两位老人家可安好，玉佩呢，有没有常出来？”

提起大爷夫妇，计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迟疑了一下道：“霜姑娘，您是知道的，‘辽东’出了这天大的事儿，大爷跟夫人心里怎么会好受，又怎么能过踏实日子，珠少爷他……唉，真没想到，看着他长大的，谁会想到他……”

玉霜截口说道：“瘦伯，玉珠有消息么？”

计全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就连‘黑骑会’的影儿也不见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既然传下了‘玉龙令’，这一阵子大伙儿怕都很忙吧？”

计全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忙是忙，那是对‘黑骑会’，至于对珠少爷，大伙儿能瞒大爷一位，您说，谁会那么认真地去找珠少爷，谁又忍心看着大爷亲手毁了珠少爷……”

“真的，瘦伯，”姑娘玉霜心里一跳，忙道：“大伙儿都不记恨玉珠？”

“那怎么会，霜姑娘，”计全道：“谁不知道珠少爷是一时糊涂，珠少爷虽然是大伙儿的少主，可是真要说起来，那跟大伙儿的子侄有什么两样，谁不疼他，谁不爱他，就拿他对您来说吧，六爷就能原谅他……”

玉霜忙道：“怎么，我爹已经到了？”

“早就到了，”计全道：“六爷在您失踪后没几天就到了，为这件事六爷还跟大爷吵了一顿，可是没用，您知道，‘玉龙令’向不轻出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我知道，瘦伯，我爹现在在山里么？”

“不，霜姑娘，”计全道：“六爷四处找珠少爷去了……”

玉霜讶然说道：“他老人家找玉珠……为什么，他老人家不是不恨玉珠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不恨归不恨，可是六爷不能不找珠少爷要回您来啊，谁又知道不是珠少爷把您掳去啊。”

玉霜道：“那他老人家怎样找玉珠……他老人家是听谁说我是被玉珠掳了去。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是听当年那位海贝勒说的……”

“海贝勒？”玉霜一怔。

计全道：“海贝勒您不知道么？”

“不，我知道，”玉霜道：“那位老人家也来了中原么，他老人家突然到中原来干什么？”

计全道：“海贝勒是为找……对了，霜姑娘，我还忘了告诉您呢，那玉翎雕就是海贝勒的衣钵传人，还有玉翎雕就是那个李克威……”

玉霜猛然一怔，旋即神情震动，惊呼出声：“什么，他……他是那位老人家的……他……他也就是李克威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是的，霜姑娘，海贝勒要不到中原来这一趟，要不是碰上了六爷，咱们还被蒙在鼓里呢。”

玉霜叫道：“那怪不得，那怪不得，怪不得李克威是一个亲贵抚养长大的，怪不得他找咱们郭家的麻烦，只是……”一顿接道：“他又为什么帮玉佩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他帮玉佩姑娘什么……”

玉霜倏然惊觉，忙一摇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说他帮过玉佩一次忙……”一顿，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李克威就是他，他就是李克威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早知道他就是李克威……”

她脑海里浮起了鼓楼那一幕。

计全可不知道，她在想些什么，当即说道：“是啊，谁也没想到‘万安道’上闹事，鼓楼之上还参，全是他一个人，不管怎么，如今总算没事了，玉翎雕他就是再胆大也不敢闹了……”

玉霜讶然说道：“怎么，瘦伯？”

计全道：“那位贝勒爷来了啊。”

玉霜道：“他老人家来了怎么？”

计全道：“您不知道，玉翎雕是偷偷跑出来的，那位贝勒爷这趟亲自到中原来就是为找他回去，听六爷说前些日子玉翎雕被那位贝勒爷碰上了，那位贝勒爷硬要毁他，要不是六爷拦得快，那位贝勒爷非活劈了他不可……”

玉霜心头一震，忙道：“他老人家毁自己的衣钵传人，这又为什么？”

“那谁知道。”计全道：“大概是玉翎雕没听他的话，偷偷跑出来……”

玉霜的心揪在一起，本难怪，一个玉珠已够她头疼的了，如今又一个玉翎雕，同样的情形，都是被老一辈的追缉，这叫她怎么办，她迟疑了一下问道：“瘦伯，这两天有玉翎雕的消息么？”

“有，”计全点头说道：“前两天人荣老就在‘承德城’外碰上了他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谁，人荣叔爷，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计全道：“昨天才到。”

玉霜道：“他老人家到‘辽东’来干什么？”

计全道：“是六爷瞒着大爷派人把这儿的事禀报了老神仙，老神仙派人荣老到‘辽东’来看个究竟，听说老神仙还预备亲自来一趟呢。”

玉霜道：“怎么，我爷爷要亲自来一趟？”

“是啊，”计全道：“人荣老是这么说的，霜姑娘，由这儿您就可知道珠少爷闹的乱子有多么大了。”

玉霜心里像压了块铅，没说话，半晌她才问道：“您说人荣叔爷在‘承

德’城外碰上了玉翎雕？”

“是啊，”计全道：“要不是玉翎雕伸伸手，人荣老就非落在他们的手里不可，这小子也真怪，既然是为跟咱们作对来的，怎么在这节骨眼儿上又伸手救了人荣老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瘦伯，海伯伯跟咱们郭家本来没什么仇恨。”

计全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大不了为当年六爷教吕四娘一式御剑飞行摘了胤祯的脑袋，可是那位贝勒爷临走也耍了六爷一手，让弘历登了基，说起来应该谁也不欠谁，玉翎雕这小子又来找郭家什么麻烦。”

显然，计全是不知道个中因果原由。

他一句一个小子，听得玉霜姑娘好不自在，但苦只苦玉霜姑娘不便说破，她沉默了一下问道：“您说玉翎雕伸手救了人荣叔爷是怎么回事？”

计全当即把高人荣遇险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静静听毕，玉霜陷入了深思，没有说话。

计全却有点诧异地问道：“霜姑娘，您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瘦伯，从这一点看，玉翎雕并没有站在那一边，是么？”

“的确，”计全道：“从这一点看，那小子的确不像是站在那一边，可是怎么说那位海贝勒爷是他们的亲贵，他的衣钵人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我听爹说过，当年海伯伯离京的时候，曾经发誓不再沾官家的事，从玉翎雕伸手救人荣叔爷这件事来看，海伯伯并没有毁弃自己的誓言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他小子又跟咱们郭家作的什么对呢？”

玉霜迟疑了一下道：“那也许是他年轻气盛，不服气咱们郭家……”

计全双眉一扬，叫道：“他年轻气盛，不服气咱们郭家，咱们郭家今天的成就岂是容易来的，多少代了，又流过多少血，流过多少汗，他小子乳臭未干，胎毛未退，才出道多久……”

玉霜皱了皱眉。

计全窘迫一笑忙道：“我口没遮拦，您别在意。”

“瞧您说的，”玉霜道：“我这个做晚辈的怎么敢，瘦伯，咱们不谈这些了，我现在担心的只是玉珠，您有没有什么法子……”

“霜姑娘，”计全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担心珠少爷的又何止您一人，夫人整天吃不下饭，水都很少喝一口，人瘦得都不成样儿了，玉佩姑娘也是背着人就掉泪，还有大爷，尽管他传下了‘玉龙令’，非毁珠少爷不可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难受，自己的骨肉嘛，可是有什么法子，‘玉龙令’是不得不传下，否则大爷无以对这么多弟兄，如今‘玉龙令’是传下了，要想回令……”摇摇头道：“难了，霜姑娘，凡是郭家的人都知道，‘玉龙令’权威无上，向不轻出，多少年来没有一回半途回令过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以我看真要想让大爷撤回‘玉龙令’，只有一个法子……”

玉霜忙道：“瘦伯，什么法子？”

计全道：“除非是谁去求求老神仙说句话，只要老神仙开了口，珠少爷就准保不碍事……”

玉霜美目一睁道：“您看能求得准么？”

计全摇头说道：“这我可不敢说，霜姑娘，六位爷六个家，每个家有每个家的家法，要照这一点看，老神仙只怕不便开口，不便管，珠少爷是老神仙的孙子，长辈人哪有不疼孙子的，要照这一点看，老神仙又应该会点头！”

玉霜道：“这么说，您也没有把握。”

计全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霜姑娘，只是有一点希望就不妨试一试，您说是么？”

玉霜微一点头道：“那等他老人家到了之后，让我跪求试试……”

计全深深一眼道：“霜姑娘，还真没有比您更恰当的人。”

玉霜没说话，但旋即又道：“只希望他老人家能在大伯父找到玉珠之前赶到……”

“那是，霜姑娘，”计全点头说道：“迟一步就糟了。”

玉霜没再说话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 ×

日头偏西的时候，山里来了人，是大爷燕翎，他只带了高念月一个人，没见夫人跟玉佩姑娘。

大爷燕翎到的时候，姑娘玉霜正在后院上房里歇息，听说大爷到了，她连忙下炕整整衣衫开了门。

大爷燕翎一个人进了屋，随手掩上了门。

玉霜姑娘上前拜见，大爷燕翎平静地抬起了手：“玉霜，坐，咱爷儿俩坐下说。”

爷儿俩落座定，大爷开了口：“你大伯母跟玉佩要来，我不让她娘儿俩来，好在待会儿咱爷儿俩就要回山里去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母安好，玉佩好？”

大爷点头说道：“好，都好，玉霜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我先代我那不肖的儿子向你赔……”

“大伯父，”玉霜纤腰一挺，道：“您该说这种话么，这岂不是折玉霜，玉珠是我的兄弟，我从来没怪过他。”

大爷微微低下了头道：“你要这么说，他的罪孽就更大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玉珠没有太大的过错……”

大爷顾左右而言他，道：“你失踪的经过，我已经听你胖叔说了个大概，听说是位老尼救了你，那位老尼是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她老人家是玉霜的姑婆，当年胡家的红姑婆。”

大爷两眼一直，失声惊呼：“怎么，是她……这位老人家如今还健在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她老人家快七十了，望之如三十许人，一身修为列当今一二人间，在‘老爷岭’‘菩提庵’修真。”

大爷惊愕地摇头说道：“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是她老人家救了你，对了，玉霜，她老人家知道是玉珠么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她老人家仰窥天机，俯察人事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”

大爷哼地一声摇头说道：“这一下郭燕翎露的脸可大了，连老神仙的人都给丢了。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我说句话您信不信，玉霜那位姑婆对玉珠并没有太大的责难。”

大爷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她老人家只说玉珠蔽于心魔，一时糊涂……”

大爷淡然一笑道：“这畜生好大的造化……”话锋忽转，道：“玉霜，你爹来了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我听瘦伯说了。”

大爷道：“你人荣叔爷也来了，是老神仙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瘦伯也提起了。”

大爷道：“为了玉珠这畜生，老神仙今年竟连寿也不做了，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，深感罪孽深重……”

玉霜双眉微扬道：“大伯父，您可愿听我禀告两件事？”

大爷道：“什么事，玉霜？”

玉霜道：“想必您已经知道‘辽东镖局’的任少君兄妹……”

大爷截口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还是你爹查出来的，他们是弘历的人，派在‘辽东’监视咱们，对付咱们的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可是您并不知道他兄妹的来历，他兄妹的出身。”

大爷道：“他兄妹是什么来历，是什么出身？”

玉霜道：“他兄妹是傅家的后人。”

大爷一怔道：“他兄妹是傅家的后人，谁说的，傅侯伉俪当年自绝时膝下犹虚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是玉霜那位姑婆说的，傅侯伉俪虽曾自绝，但未殒命，是玉霜那位姑婆在关爷爷走后赶到傅府救了他二位……”

大爷直了眼道：“真的，玉霜？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玉霜还敢瞒您么。”

大爷失神地摇了摇头：“原来他兄妹是傅家后人，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傅侯临终遗言不许后人再沾官家事，他兄妹却以当年关爷爷下手傅家，老神仙明知不拦而视郭家为仇，他兄妹的父亲娶妻‘长眉门’魔女任天香，‘长眉门’与满虏有勾结，于是傅家又等于投身满虏之中，也因为他兄妹视郭家为仇，所以想出了一个极为阴狠报仇手法，一方面为满虏卖命效力，一方面在郭家人中找出一个人来加以引诱、利用，授以‘长眉’武学，给以雄厚实力，让他去对付郭家，打击郭家，他们所找的这个人，就是玉珠、畏罪之余离家出走的玉珠，大伯父，您明白了么！”

大爷道：“我明白什么？”

玉霜道：“过错不全在玉珠。”

大爷冷冷一笑道：“有一分罪就足够了，郭家的家法所难容。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您这么想么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我这么想有什么不对，‘南海’在当世之中是什么地位，几代以来又何曾出过一件让人诟病的事，老神仙的威名、郭家的令誉全让他给毁了，这畜生罪孽滔天……”

大爷燕翎似乎越说越气。

玉霜截口道：“大伯父，您恕玉霜斗胆，我要直说一句，当年您六位年轻的时候也不是没犯过一点错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这我承认，我六兄弟都犯过错，但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是不是？”

大爷燕翎点头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这也是圣贤之言，可是这不是别的错，别的错我可以不追究，你是他的堂姐，他还算人么，再加上他竟然投到弘历手下，为满虏效力，残害同类，弃宗忘祖，这种事我不能容忍，不能原谅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玉霜，你替我想想，几代以来，咱们郭家都在干些什么，

为什么流血，为什么流汗，咱们的长一辈是怎么教的，咱们‘南海’中的弟兄又是为什么拼命，现在我郭燕翎的儿子竟然弃宗忘祖，残害同类，你叫我怎么对老神仙，你叫我拿什么脸对我汉族世胄，先朝遗民，拿什么脸对天下武林，拿什么脸对‘南海门’弟兄。”

玉霜明白，大伯父的话句句实言，字字沉重，没有一点固执，没有一点不讲理的成份在内，的确，玉珠犯的这个错是让人难以原谅的。

她沉默了半晌才道：“大伯父，我说过，您也明白，玉珠是一时糊涂，受人迷惑，受人利用……”

“玉霜，”大爷燕翎道：“不是我自夸，你也该明白，咱们郭家的人个个定力都该够，不应该有一时之糊涂，别人可以糊涂，咱们不能，别人可以错一百次，咱们绝不能有一次，有江湖败类弃宗忘祖，卖身投靠，咱们会阻拦他，铲除他，如今我的儿子弃家忘祖，卖身投靠，你叫我原谅他。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玉珠已经知过悔悟了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这我相信，当初我就知道他迟早有一天会知过，会悔悟的，只是太迟了……”

“不迟，大伯父，”玉霜道：“只要您撤回‘玉龙令’，以咱们郭家的实力，助玉珠来对付‘长眉门’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助他对付‘长眉门’，他要对付‘长眉门’？”

玉霜当即把“老爷岭”上，“菩提庵”前，郭玉珠所表现的说了一遍。

听毕，大爷燕翎脸上闪过一阵抽搐，道：“这么说他真是知过悔悟了……”

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可以以郭家的实力对付‘长眉门’，但我决不能撤回‘玉龙令’，要想我撤回“玉龙令”，那办不到，你知道，‘玉龙令’既经颁下，绝无半途撤回的道理，几代以来也从没有过……”

玉霜刚一喜倏又一忧，道：“大伯父，您既然答应帮他对付‘长眉门’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是一回事，他犯的错又是一回事。”

玉霜还待再说。

大爷燕翎悲痛地跟着又是一句：“玉霜你要明白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我的亲骨肉。”

这话玉霜懂，玉霜明白，同时她也知道，要想让她大伯撤回这枚‘玉龙令’，饶恕他的儿子，已经是不可能了，除非日出西山，乾坤倒转，玉霜，她心里一阵悲痛，缓缓垂下了螭首……

忽地，大爷燕翎扬了眉，一声冷笑：“没想到他竟学了一身‘长眉’绝学，‘长眉’绝学比‘南海’绝学更奇奥，更博大么，既然他学一身‘长眉’绝学，大可以以他那身‘长眉’绝学去对付‘长眉门’，为什么还求助于郭家……”

显然，大爷对他那位儿子改投“长眉门”，学得一身“长眉”绝学事，极为不满。

姑娘玉霜扬起螭首，道：“大伯父，求您以咱们郭家实力助他对付‘长眉门’，是玉霜的意思，我是怕他一个人势单力薄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玉霜，你还为他担心，他这么对你，你还……玉霜，你是够仁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么仁厚……”

玉霜凄然一笑道：“大伯父，他是我的堂弟，这跟您刚才所说，他是您的儿子，您的亲骨肉的道理一样。”

大爷燕翎的嘴唇抽动了一下，没说话，而旋即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

“玉霜，让我问你一句，你……你好么？”

玉霜冰雪聪明，还能不明白大伯父的意思，她微一点头道：“谢谢您，大伯父，我无恙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么咱们山里去吧，你大伯母跟玉佩都等着你呢。”

玉霜点了点头，站了起来。

一辆马车驰离“龙记客栈”，载走了姑娘玉霜，马蹄声，轻声远去后，这“龙记客栈”又恢复了平静……

情理难全

然而，“辽阳城”里刚上灯的时候，“龙记客栈”又掀起了一阵巨浪，这阵巨浪比玉霜的归来还要高，还要大。

一辆高篷马车驰到了“龙记客栈”门口，车篷上，套车的牲口身上，满是黄尘砂粒子，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辆马车是经过长途跋涉到达“辽阳”的。

车辕上那赶车的车把式，是个头戴宽沿大帽的白衣客，帽沿压得很低，看不见他的脸，那一件白衣上也饰着一层黄，可是这些却掩不住他那超人的气质，那透自他那颀长身材的自然慑人之感。

他，右手持鞭，左手控缰，控缰左手那无名指上，还戴着一枚其色乌黑的指环，看不出是什么打造的，不过任何人都觉得它很名贵，这也许是因为它戴在这位不凡的白衣客手上的关系。

这辆高篷马车里坐着的不知是什么人，赶车的车把式居然这么不凡，遍挑当今怕也挑不出几个。

马车在“龙记客栈”门口停稳，那白衣客一边拴缰插鞭，一边像是对谁说话似的发话说道：“到了，真不容易，你两个先在车里待着，等我下去招呼他们一声再说。”

显然，他是对车里的人说话的，你两个，显然车里也不是他的主人、上司或长辈。

白衣客说完话后，径自下了车辕往“龙记客栈”行去，这时候再看这位白衣客，还透着洒脱飘逸。

“龙记客栈”里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两眼雪亮，一见这等人物进门，计全亲自迎了出来，微一哈腰，陪笑说道：“您，住店？”

白衣客微一点头道：“我想进来歇会儿，赶了一天的路，实在够累的，真可以说人疲马乏，请问，老哥可是姓计？”计全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您认得我？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你老哥既然姓计，那我就认得你……”走到柜台前一条长板凳上坐了下去。

计全一脸错愕诧异色，跟了过去道：“请问，您是……”

白衣客抬手摘下了那顶宽沿大帽，嘿，好相貌，冠玉般的一张脸，长眉、凤目，风神秀绝，英俊绝伦，四十多年纪，跟大爷差不多，连根胡子都没有。

计全瞧着直发愣，难道他不认识……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计老哥，我姓郭，跟你们大爷姓一个姓，来自大漠。”

计全神情陡然一震，脸色大变，脱口惊呼：“您，您是老……”

白衣客截口笑道：“计老哥看我老么？”

计全一脸惊容地惊喜，曲膝便要往下跪。

白衣客一把拉住了他，含笑说道：“你这是何必，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留神扭了筋骨闪了腰。”

计全道：“您这是折煞计全，您原谅计全有眼无珠，这个头说什么也得磕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不许，是你听我的，还是我听你的。”

计全道：“老神仙……”

白衣客眉锋一皱，道：“瞧，又来了，我自己不服老，都是你们把我叫

老了。”

计全跪不下去，只得作罢，他好不惊喜，好不兴奋，站在那儿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您怎么来了？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你说，我能不来么，对了，人荣到了么？”

计全忙道：“到了，到了，人荣老早到了……”

“那就好，”白衣客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让他来了我也不放心……”

“说得是，老神仙，”计全道：“计全说句放肆的话，您实在该来，也来得正好，事儿闹大了，大爷颁下了‘玉龙令’，任谁劝都没用……”

白衣客一抬手，含笑说道：“我紧赶快赶，赶了一天的路，渴得喉咙里都快着火了，给我倒杯茶喝喝好么。”

计全一听，一巴掌拍上后脑勺，道：“您瞧我有多糊涂，一高兴给忘了。”他像一阵风，转眼间一杯热茶双手递上。

白衣客谢了一声，接过那杯热茶喝了一口，道：“嗯，这头一口跟凉浆似的……”一口气喝完，把杯子往前一递道：“麻烦再来一杯。”

计全又像一阵风，白衣客喝了三杯，才算解了渴，他一点头，笑道：“行了，喉咙里的火熄了。”

这位够风趣，计全陪上一笑，道：“老神仙，计全刚才说……”

白衣客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就是为这来的，还怕自己不行，连那两位也请来了，其实她们比我还急。”

“哪两位？”计全一怔，急道：“怎么，老神仙，二位老夫人还在车上？”

白衣客微一点头，计全真急了，道：“您怎么不早说……是我糊涂，该死，该死……”扭头就要往外冲。

白衣客一把拉住了他，道：“别，我们停下来歇会吧，顺便打个招呼，马上就往山里去……”

计全道：“那我马上派人往山里送信儿去。”

“也别，”白衣客道：“他们心绪都不会好，别折腾他们来，我们既然来了，迟早总要到山里去的，还让他们接个什么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您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坐会儿就走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么我先禀告您一声，玉霜姑娘回来了，大爷刚把她接进山里去？”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全知道，不瞒你说，有人给我送了信儿。”

计全道：“有人给您送了信儿？谁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不认识，一位佛门行道比丘。”

计全还待再问，白衣客已然又道：“燕南人可在山里？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已不在山里，他出去找珠少爷去了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这么说他还不知道玉霜已经回来了。”

计全道：“是的，六爷还不知道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那么，玉珠呢，可有什么消息？”

计全道：“六爷还没回来，不知道，只知道玉霜姑娘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她知道的我都知道了，我是想知道最近的消息。”

计全道：“那恐怕就要等六爷回来了。”

白衣客微一摇头道：“他未必能找着玉珠……”

话说到这儿，他站了起来，把宽沿大帽往头上一戴，道：“我们走了，

你忙吧。”

计全答应一声道：“老神仙，见着大爷之后，您可千万……珠少爷只是一时糊涂，再说他年纪也还小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怎么，你们都那么护他！”

计全道：“老神仙，您明鉴，大伙儿都是看着珠少爷长大的，珠少爷的品行怎么样，大伙谁还不知道么，您说，老神仙，珠少爷是个坏孩子么……”

白衣客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玉珠的确不是个坏孩子，只是从小娇生惯养，过于懦弱了些，因之一有刺激他就会想不开，就会倾于偏激，甚至铤而走险，这，燕翎夫妇俩要负一大半责任。”计全道：“所以说您无论如何也要让大爷撤回‘玉龙令’……”

勉强一笑道：“您知道，计全的意思不是怪大爷，计全也不敢，无论怎么说珠少爷他年纪还小，他只是——一时糊涂，您说老神仙，人活一辈子，谁能没个过错，就是圣贤也难免啊！”

白衣客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迈步向外行去。

计全还不放心，跟上了一步，道：“老神仙……”

白衣客回过头来含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放心，玉珠是我的孙子。”转身又往外走去。

计全激动地一声：“老神仙，全仗您了，计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”

话落，他就要往下跪，可是他两腿刚一曲，两只脚便离了地，让他根本跪不下去，计全心里明白，忙改口说道：“那……老神仙，计全这儿恭送了。”他深深地躬下身去。

蹄声响动，车声辘辘，那辆高篷马车驰走了，计全抬起了头，老脸上的神色难以言喻，就不知道他有多少喜！

快初更的时候，这辆高篷马车驰抵了那一夫当关，万夫难越雷池一步的险要隘口，一名腰带长剑的英武守山弟兄掙了过来，马车前停身，一哈腰，礼貌地问道：“请问是……”

白衣客车辕上回答道：“麻烦代为通报一声，就说大漠来人求见。”

那名弟兄道：“您请稍候。”

一欠身，转身离去，没多久，隘口内掠出一人，是高念月，他来到车前抬眼凝目，问道：“您是大漠来的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是的，你是念月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正是念月，您是哪位叔叔？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应该叫我一声伯父。”

高念月一怔，旋即扬眉说道：“您来自大漠，我该叫您一声伯父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怎么，你不信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‘辽东’正值多事之秋，我没去过大漠，大漠的伯叔们也认不得几位，您能否拿出点什么证明……”

白衣客一点头，道：“够小心，够仔细，行，不愧是人荣之后，郭家的俊彦，你瞧瞧这个。”

把左手往车前一伸，高高地扬起了戴着黑指环的那个无名指。

虽然时届初更，但今夜月色很好，双方距离又近，所以高念月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脸色陡变，身躯一矮，跪了下去，道：“您原谅，念月不知道是您。”

白衣客哈哈笑道：“没人怪你，起来，起来。”

高念月应声站了起来，回身扬声喝道：“鸣锣传话……”

白衣客一抬手，道：“别，我就这么进去。”

高念月回身哈腰，道：“是，您请，容念月带路。”

“别，”白衣客又招了手，道：“过来，车辕上来，咱爷儿俩一块儿坐车进去。”

高念月恭顺地应了一声，走过来登上车辕，一伸手道：“恭请把车交给念月。”

白衣客不客气地把缰绳跟鞭交了过去，高念月接过鞭缰刚要驱车，突然他一惊道：“两位伯母可在车里？”

只听车里传出个甜美话声：“到这时候才想起你两个伯母呀！”

高念月道：“请二位原谅，念月是喜糊涂了，容念月待会儿再磕头赎罪。”抖缰挥鞭，赶着马车驰进了隘口。

车里传来了一声笑语：“听，这孩子多会说话。”

马车进了隘口，白衣客笑问道：“念月，你爹到了么？”

高念月道：“到了，他老人家早到了。”

只听前面夜色中存人问道：“念月，是谁来了？”

高念月还没来得及答谁，白衣客已然笑道：“说曹操曹操就到了，人荣呀，是我。”

前面夜色中传来一声惊呼，一条人影飞掠而至，往车前一拦，道：“您怎么来了……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怎么兴你来不兴我来么，不只我一个，车里还有两个呢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您怎么也不派人先送个信儿来……”

车前欠身，道：“人荣恭迎两位嫂子。”

车里那甜美话声道：“兄弟少礼，一路上辛苦了。”

高人荣道：“谢谢您二位，没什么……”

转眼望向高念月，道：“念月，这是谁教给你的规矩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你干什么，冲谁瞪眼呀，是我叫念月上来的，不行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您就会惯他们。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像你还行，一天到晚老板着脸，跟谁欠你钱似的。”

说着，他跟高念月下下车辕，转向车里说道：“下来吧，两位，咱们走着过去。”

转向高念月道：“你的差事儿来了，快去吧。”

高念月应声走过去掀开车帘，从车里扶出两位中年美妇人来，这白衣客既然是“南海王”郭玉龙，那边两位中年美妇人自然也就是大娘东方玉翎跟二娘杜兰畹了。

大娘跟二娘一下车便全瞅上了高念月：“让我瞧瞧念月……”

两双美目打量了一阵高念月，然后都转向高人荣，二娘杜兰畹道：“这孩子小时候我还抱过呢，没想到一转眼就这么大了，瞧瞧这孩子，咱们还能不老么。”

他夫妇年纪的确不小了，哪一个不是五十多进六十的人，可是看上去都在中年，这就在于个人的修为了。

老少五个往里头走，高念月陪着大娘跟二娘，高人荣则陪着郭玉龙，行走间，郭玉龙抬眼四顾，道：“一晃又是这么多年没来过辽东了，看来这儿还跟当年一样，没什么改变。”高人荣却道：“大哥，玉霜回来了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我知道，人荣，你瞧，这‘摩云岭’也一点儿没变……”显然，他是有意顾左右而言他。

高人荣道：“大哥，玉珠的事……”

郭玉龙收回目光笑道：“别一来就跟我提这事好么。”

高人荣眉锋微微一皱，道：“我得告诉您，怕只怕您这一趟是白来……”

郭玉龙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我劝过大少了，玉霜也求过情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劝没用，是么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事实如此，您该知道大少的脾气。”

郭玉龙淡淡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的儿子我还能不知道，只是，他也该知道我的脾气。”

高人荣微一摇头道：“这只是动严父之威的事，我劝您别这么做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那你要我怎么做，跪下来求他？”

高人荣道：“大哥，别人可以说这种话，您不该，您不是不明理的人。”

郭玉龙笑了道：“你明白这一点就行。”

高人荣一时摸不透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还待再说。

郭玉龙那里已然摆手说道：“到了，人荣让我坐下来歇歇再说行不，赶了一天的路，人疲马乏，要不是在客栈里计全给我杯茶喝，我的喉咙非着火不可。”

“怎么，”高人荣道：“您到客栈去过了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那还能不去，到了家还能不进大门儿么。”

说话间，他跟高人荣已然到了待客大厅前，郭玉龙要往里走，高人荣道：“您怎么不里头去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不，我们三个就在这儿坐坐，你去告诉他们一声去。”

说着，他登上了大厅前的石阶，高人荣没跟上去，迟疑了一下，扭头径自往里去了。

郭玉龙跟大娘、二娘进了大厅，高念月忙着要倒茶，二娘开了口，道：“别忙，念月，跟你两个伯母聊聊。”

她三位坐在了一处，谈笑了起来，郭玉龙则背着手在厅里观赏字画，他三个似乎根本没把玉珠的事放在心上。

其实，天晓得，他三个比谁都急，只是表面上都不愿露出来罢了。

没多久，厅外传来了急促步履声，玉霜跟玉佩双双扑进了厅里，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，两声甜美的惊喜娇呼，凌波乳燕一般投进了爷爷、奶奶怀里。

大爷燕翎夫妇跟着进了厅，一声“爹”，一声“娘”，双双跪了下去。

郭玉龙没动，身为生身母的二娘也没动，大娘东方玉翎一手一个扶起了大爷燕翎夫妇。

大爷燕翎站起便道：“您三位来了怎不先派人送个信儿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这样不好么，非得劳师动众让人接不可么。”

这话有点那个，大娘跟二娘有心把媳妇拉在了一旁，让大爷一个人去受去。

三代在厅里亲热了一阵之后，郭玉龙下了令：“玉霜跟玉佩该睡了，天不早了。”

玉霜跟玉佩哪一个不是冰雪聪明，心知老人家要谈正事儿了，她两个虽然舍不得，尽管心想呆在边儿听听结果，可是碍于老人家说话，两个也不是

不懂事，只有双双答应一声回了后头。

她两个一走，高人荣跟高念月爹儿俩也告退而去，转眼间这厅里就剩下这郭家两代五人。

郭玉龙夫妇居中高坐，大奶奶仍坐在下首，只有大爷燕翎一个人在那儿站着，那是因为郭玉龙根本就没让他坐，没有为父的话，大爷硬不敢坐。

倒是大娘东方玉翎开了口道：“燕翎，你也别站着，坐下吧。”

大爷燕翎这才谢了一声，敬陪个末座。

坐定，他欠了欠身，道：“这回因为玉珠，爹也没能做寿，燕翎不孝……”

郭玉龙淡然说道：“别说这个，做不做寿不要紧，今年不做还有明年，我只问你，玉珠的事儿你预备怎么办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清楚玉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么？”

郭玉龙点头说道：“我清楚，只怕我比你都清楚，答我问话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既然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，您就该知道，我别无选择。”

二娘脸色微微一变道：“这是你说的话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知道这是实情。”

二娘道：“我知道这是实情，可是我不以为该杀玉珠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认为他犯的错可以原谅？”

二娘道：“你以为我三个享老福，从大漠顶着风沙老远地跑到你这儿来是干什么的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知道您三位的来意，可是燕翎认为他罪无可恕。”

二娘双眉一扬道：“你的意思也就说我三个不该来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不敢，燕翎认为您三位到这儿来是一回事儿，玉珠的事又是一回事儿。”

二娘道：“也就是说明叫我三位别理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不敢，只是这是郭家的家法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知道郭家的家法是谁订的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总不至于因为玉珠而改郭家订了近百年，‘南海门’弟兄人人不敢稍违的家法。”

别人不敢稍违，怎么因自己的孙子更改，这一句话扣住了郭玉龙。

郭玉龙扬了扬眉道：“你会说话，居然拿话扣起我来了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燕翎不敢，只是您总不能对不起‘南海门’众弟兄，燕翎也不能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别忘了，玉珠是我的孙子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也该知道，他是燕翎的儿子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是我的儿子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容我举一辈古人，想当初杨延昭辕门斩子……”

郭玉龙哈哈大笑道：“举得好，举得好，你的意思是说杨延昭为他那儿子犯军令，一怒绑在辕门，至余太君亲临也毫不留情，你也想学学杨延昭，是么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不以为有什么不该，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妥！”

郭玉龙砰然一声拍了座椅扶手，道：“大胆，你长大了，现在领袖辽东了，是不是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不敢，也希望您别动气。”

大娘东方玉翎扫了郭玉龙一眼。

郭玉龙态度渐趋平和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关于玉珠的事，我知道得比你清楚，我以为玉霜该对你说过了，‘老爷岭’上有位得道比丘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是的，玉霜都说了，您也知道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这位佛门高尼去了一趟大漠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么您更该知道他罪无可恕！”

郭玉龙道：“这位佛门高尼说，玉珠只是蔽于心魔，一时糊涂，为人利用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该知道，对郭家人来说，不该有这一说，您应该想想，假如我放了玉珠，今后我何以对众弟兄，何以对天下，又何以对您三位的教诲，您手订的家法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燕翎，你也该知道，玉珠自小娇生惯养，过于懦弱，因之才有今天的差错，这，你也应该负责任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这个燕翎知道，燕翎愿领家法。”

郭玉龙一怔，道：“怎么说，你愿领家法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是的，燕翎愿领家法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要知道，真要动起家法来，你头一罪便是目无父母，忤逆不孝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错怪了燕翎，燕翎不以为自己是目无父母，忤逆不孝，假如您一定要这样，燕翎不敢再说什么，也愿意领受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怎么说，你也愿意领受不孝之罚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是说您真认为燕翎不孝的话，燕翎愿意领受。”

郭玉龙皱了皱眉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学得……你要知道，辽东是我交给你的，‘玉龙令’也是我交给你的，我都可以收回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是的，这个燕翎知道，假如您真要这么做，燕翎不敢不交出‘辽东’跟‘玉龙令’，只是玉珠，燕翎一个人追杀他。”

郭玉龙脸色陡变，又拍了椅子。

大爷燕翎未等乃父开口，便平静地道：“爹，您大漠有大漠的规法，燕翎这‘辽东’也有‘辽东’的规法，燕翎这‘辽东’规法也就是承受您的教诲而订，难道您逼燕翎收，您让燕翎怎么对众弟兄，您又怎么对整个‘南海门’，甚至于我汉族世胄，先朝遗民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这是教训我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明察，燕翎天胆也不敢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的胆子还算小么！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爹，燕翎不是胆大，这只是据理力争！”

郭玉龙道：“好一个据理力争，这么说你和我讲理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，当年，您管教你六个儿子，有您那一套规法，如今您的儿子管教他的儿子也有他一套规法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我不能干涉，也无权干涉，是不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事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什么事我能干涉，什么事我又不能干涉，你说！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玉珠，他弃宗忘祖，卖身投靠，率满虏犬杀死‘南海门’的弟兄，我要以‘南海门’的规法惩治他，这，您不该干涉，我认为我做得对，难道您逼您的儿子往错路上走。”

郭玉龙吸了一口气道：“燕翎，你说的够多了，我不是个不明大义，不讲理的人，否则我凭什么领导‘南海门’，‘南海门’又怎么历经百年而盛势不衰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所以燕翎才敢和您据理力争！”

郭玉龙道：“只是，燕翎，玉珠是我的孙子，隔辈人，这你懂么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燕翎懂，爹，他也是燕翎的儿子，燕翎的亲骨肉，您要原谅燕翎！”

郭玉龙刹时间显得那么软弱无力，在这时候，他不是领袖“南海”，叱咤纵横的“南海门”郭玉龙，而是一个最平庸最平庸的老人，他难以言喻，没有神采的目光看了大爷燕翎一眼，道：“燕翎，难道让你爹娘三个跪在地上求你不成？”

大爷燕翎脸上闪过一阵抽搐，道：“爹，燕翎知道您三位不会那么做，您三位也自知不该来这一趟，可是……”

二娘突然说道：“可是什么，你还要做爹娘的怎么说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娘，燕翎不敢，玉珠他犯的任何错我可以原谅他，他弃宗忘祖，卖身投靠，杀害同胞，罪孽深重却为天地所难容！”

二娘一阵颤抖，道：“好话，好话，你们听听，为天地所难容，多大的罪孽，多大的罪孽，难道他能知过悔悟，也不行了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太迟了，娘，他当初根本不该犯这个错。”

二娘道：“可是他一时糊涂，已经犯了，世人谁没个错，圣贤尚且难免……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要看是什么错！”

二娘突然拍了椅子，厉声说道：“无论他犯什么错，你都得原谅他，这是我说的，‘玉龙令’你马上给我撤回来，你要不说话我说话。”

大爷燕翎离座而起，往郭玉龙和大娘和二娘面前一跪，高扬双眉，道：“不孝燕翎愿领任何家法，但绝不撤回‘玉龙令’。”

“反了，反了，”二娘悲哭而起，道：“燕翎，我只问你要不要我这个娘了？”

大爷燕翎平静地道：“娘，您不该这么说，这不是您该说的话，您既然这么逼迫燕翎，燕翎只有一个办法，有玉珠便没有燕翎！”

扬掌往自己天灵拍去。

大娘大惊而起，大奶奶吓白了脸。

郭玉龙及时一声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郭玉龙毕竟还有他慑人的神威，大爷燕翎一震，一只右掌还没能放下去，他俯下了头，道：“燕翎无意胁迫您三位，也不敢，但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”郭玉龙站了起来，挥手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做的也对，从现在起，玉珠的事我三个不过问，由你做主！”

大爷燕翎一个头磕了下去，“谢谢您老人家。”

大奶奶低下了头。大娘二娘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眼里都有了泪光，大娘还直拍大奶奶的手，安慰她。

沉默了一阵，郭玉龙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起来！”

大爷燕翎恭顺地应声站了起来。

郭玉龙又一招手道：“你坐。”

大爷燕翎又恭顺地答应一声，坐了下去。

他坐定，郭玉龙开口问道：“燕南可有消息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六弟自从上次出去到现在还没有送个信儿回来。”

郭玉龙点了点头道：“听说海青来了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是的，六弟见过他，玉翎雕是他的衣钵传人，他是来找玉翎雕的，玉翎雕和郭家作对，暗助弘历，海青差点没把他伤在掌下……”

二娘忿然说道：“不用他找，我头一个就饶不了这小畜生，不是他，郭家还不会出这么大乱子，玉珠也不会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怪人家干什么，海青做的还不够么。”

二娘道：“难道我说的不对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这是因果，怪得了谁，真要怪，打头就该怪燕南，怪苦大师，怪郭家不该致力于匡复。”

二娘道：“谁说的，我就怪他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忘了那位高尼是怎么说的了？”

二娘立时沉默了，没再说话。

郭玉龙转望大爷燕翎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玉珠一个人对付‘长眉门’去了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我知道，听玉霜说了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可知道‘长眉’的巢穴在哪儿了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听说在梵净山！”

“不。”郭玉龙摇头说道：“那是以前，为便于勾结，‘长眉’一门早就潜来中原了，如今在‘太行’支脉‘百花山’上，这也是那位高尼告诉我的。”

大爷燕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百花山？那不就在……”

郭玉龙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就在‘长沟谷’再过去一点，离‘北京城’不过百余里路程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玉珠已经一个人去了？”

郭玉龙摇头说道：“去没去我还不知道，不过他要对付‘长眉门’已经成了定局。”

二娘道：“你还关心玉珠么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无论怎么说他姓郭，我不能让他落在弘历手里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这你放心，玉珠今非昔比，休说弘历那些人，就是郭家也挑不出几个能击败他的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知道他学了一身‘长眉’绝学。”

郭玉龙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那位高尼告诉我的很详尽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我就想不通，前后才多久，他怎能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岂止你想不通，任何人也想不到，这孩子早有打算，他暗中吸收了‘长眉’两个师弟的几十年修为，而且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孩子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孩子……”

他神色忽地一暗，大娘、二娘、大奶奶都俯下了头。

大爷燕翎脸上闪过一阵抽搐，没说话沉默了一下之后，郭玉龙开口说道：“你要知道，玉珠他要去也是一个人去！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您的意思是要我倾‘辽东’之力，帮他……”

郭玉龙摇头说道：“倾‘辽东’之力那不必，真要说起来，就是倾我‘辽东’之力，也帮不上他多大忙，因为当世之中能制‘长眉’的人没有几个，

玉珠虽然学会了一身長眉绝学，但并不能说已尽得‘长眉’神功，而且火候也欠缺的多，连他那学得一身‘长眉’绝学的人都不怎么行，你这‘辽东’之力又能帮得上他多大忙？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那么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明知帮不上多大忙，可是却不能不帮，你只带念月一个人，跟我三个人去一趟好了！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怎么，您三位也要去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怎么，不该么，无论怎么说，我三个是他的爷爷奶奶！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既然您三位也要去，何愁长眉……”

郭玉龙摇头说道：“你看错了，我三个去不是帮忙去的，我三个已不再管这些事了，我三个是去看孙子的。”

大奶奶突然捂住了脸。

大爷燕翎也微低下了头。

郭玉龙又道：“你只记住一点，到时候告诉玉珠，‘长眉门’都可以杀，唯有那傅氏兄妹留下，这是那位高尼唯一的一点要求。”

大爷燕翎道：“我知道，任谁都会留一脉香烟……”

大奶奶哭出了声，双肩不住地耸动。

大爷燕翎转过脸去道：“你到后头去吧！”

大奶奶站了起来，郭玉龙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的话说完了，我三个都该歇息了，这一路，是够累的……”他径自往厅外行去。

大爷燕翎大奶奶一个搀一位，默然地跟在后头。

才出厅，郭玉龙突然停住了步，凝注厅左一处暗隅，轻喝问道：“是谁站在那儿？”

喝声方落，暗隅里传来一个带哭的话声：“爷爷，是我，玉佩跟霜姐！”

郭玉龙眉皱了一皱，一句话没说，迈步下了石阶。

大爷燕翎脸色微变，方要叱责。

二娘冷冷说道：“一个关心哥哥，一个关心堂弟，不该么？”

大爷燕翎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，暗隅里走出了玉霜和玉佩，她两个看着郭玉龙悲声叫道：“爷爷……”

郭玉龙伸双手拥住两个孙女儿，道：“走，咱们都到后头去，爷爷累了！”

他没容玉霜和玉佩说话。

而玉霜和玉佩也没再说什么，玉佩在爷爷的臂弯里不住的哭，玉霜则是脸色木木然，没有一点表情。

这老少三代，一行七人，渐渐地隐入了后头那浓浓的夜色里，留下来的，是一片悲伤气氛……

龙虎门

“热河”，“承德”！

在那“承德城”里的鼓楼大街，有一家店面很大的客栈，这家客栈挂的招牌是“聚福”两个字。

大约午时，日头老热，双骑并辔，从鼓楼大街的那一头驰进，直抵“聚福客栈”门口。

这两匹马，清一色的蒙古健骑，全都黑得不带一根杂毛，昂首踢蹄，神骏异常。

这两匹马上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俊美英挺，眉锁煞气的黑衣客，一个则是个中年大汉，四方脸，挺英武，隐隐逼人，那一双眼神光足。

两个人在“聚福客栈”门口下了马，停也没停地便进了“聚福客栈”。

不，是那年轻黑衣客一个人进了“聚福客栈”，那中年大汉则扭头顺着大街走了。

没多久，那中年大汉回来了，进了“聚福客栈”的一进后院上房，推开门，那年轻黑衣客正合衣躺在床上，这一会儿中年大汉进门，翻身坐了起来，道：“怎么样，对么？”

中年大汉微一点头道：“没错，是落在了这儿，只是怕他扎手。”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怎么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两个都在行宫里，您知道，那地方……”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禁卫森严，是不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守卫行宫的那些人身手都不弱！”

年轻黑衣客猛然一笑道：“我还当是什么扎手呢，原来你是说这，土鸡瓦狗，哪堪一击，我把他们这座行宫当成纸糊的一座棚子，看我进去把他们两个揪出来。”

此人很狂，很傲，也很自负。

中年大汉微一摇头道：“想那也不容易，固然您没把那些人放在眼里，可是咱们不知道那两个在哪个角落里，行宫里那么大，您上哪儿去找！”

年轻黑衣客眉皱一皱道：“这倒是个麻烦……”陡一扬眉道：“也不要紧，我找个人儿问，见一个问一个，只问遍了还愁找不着他们。”

中年大汉一摇头道：“以我看那不大好，您没有惊动那么多人的必要……”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怕什么，我只是要弄他个天翻地覆，看谁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怕倒是不怕什么，我也巴不得弄他个天翻地覆，只是您知道，‘辽阳’离‘承德’没多远。”

年轻黑衣客脸色一变，旋即皱了眉，道：“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您要听我的就在这家客栈里耐着性子住两天……”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住两天又怎么，之后呢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他们不是带着几个么，您还愁他们不往外跑，别人我不敢说，柳书玉我可清楚，此人别无他好，惟好那个调调儿，他头一个熬不住……”

年轻黑衣客笑了：“只要你瞧准了，那就听你的等他。”往后一仰，又躺在了床上。

是第三天上灯的时候，中年大汉从外头匆匆地进来了，一进门便道：“走吧。”

年轻黑衣客霍地站了起来：“等着了？”

中年大汉一咧嘴笑道：“狗改不了吃便，只要有耐心，还怕等不着他。”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在哪儿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您跟我来就是。”

年轻黑衣客一句话没说就走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“聚福客栈”，左拐，顺着大街往东走，那中年大汉前头带路，没一会儿，拐进了一条胡同里。

小胡同里黑得伸手难见五指，那中年大汉说了声：“您留点儿神！”

年轻黑衣客在后头说道：“放心，伤不到我的，这世上还没有一处能够伤我的地方。”

走着走着，又拐了个弯儿，眼前突然一亮，一扇小窄门儿，门儿是红的，一对黑门环乌黑发亮，虽不大，但瞧上去挺够气派。

门口挂两盏灯，在夜风里晃，灯上两个字，任谁都瞧得清楚，那是个赵字，小门儿紧紧地关闭着，门高寂静空荡，没一个人影。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你没认错地方吧？”

中年大汉回过头来笑说道：“您放心，错不了的，这您就不懂了，那位胃口大，会往寻常地方跑？您瞧这儿挂的是羊头是不，暗地里头的却是狗肉。”

年轻黑衣客笑了，道：“你倒挺内行的！”

中年大汉有点窘，然后说道：“跑了这多年江湖，什么不懂，多少总得沾点儿。”

年轻黑衣客又笑了，道：“咱们还等什么？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您等着，我敲门去。”他走去砰砰地扣了门环。

转眼工夫，小窄门儿开了一条缝儿，从里头探出了个脑袋，是个长相狼狽的中年汉子，两眼骨碌一转：“找谁？”

中年大汉伸手塞过一物，道：“慕名而来，看看赵三姑娘的！”

那汉子笑了，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二位是我们三姑娘的常客，请进，请进！”

门开大了，那汉子让出了进门路。

中年大汉回身一声：“爷，您请！”

年轻黑衣客沉然一点头，迈步进了小窄门儿。

那汉子等中年大汉也进去后，关上门前头带路。

进门长长一条走道，走完了走道眼前突然一亮，灯光也显得耀眼，四合院儿，两边各一排三间，上房里灯光外透，只不见一个人影。

那汉子扭头往左边厅房摆了手，道：“我们三姑娘刚来位朋友，还没走，请这儿坐坐。”

中年大汉抬眼望向黑衣客，黑衣客一笑说道：“等他，既然来了，总得让人家聊够了。”

中年大汉笑了：“三姑娘的那位朋友要是知道，一定很感激您。”

在那汉子的领导下，两个人进了一排三间中的中间一间，这一间里摆设不错，一桌一椅都够考究的，完全是大户人家气势。

那汉子让两人坐下，又殷勤地献上了茶，之后一声：“您二位坐坐，我失陪了，待会儿三姑娘那朋友一走，三姑娘自会派人来请二位的。”

说完了话，他径自出门走了。

望着那汉子出了门，年轻黑衣客抬眼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道：“你没说错，这羊头挂的还挺大，看来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这话一点不错。”

中年大汉道：“您是从不到这种地方来的！”

年轻黑衣客漠然一笑道：“那可难说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反正已掉进了污泥里，还怕身上再多脏一分么。”

中年大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我要直说一句，您不该这样，也不该有这种想法，您虽然掉进了污泥里，那是让人弄的，身上也没脏，就算身上脏了，也没脏进心里去！”

年轻黑衣客道：“谢谢你，你这么看，别人可不这么看，这么多日子到现在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伴儿，举目四周，真正的知心朋友也只有你一个，说说虽然够可笑，可也未尝不是个安慰。”

中年大汉还待再说，上房间里有了动静，只听一个娇滴滴，软绵绵的话声：“您慢走，我不送了，有空常来坐……”

年轻黑衣客霍地站了起来！

牡丹花前死，做鬼也风流，迎那位神台上摘牡丹的风流客去！

年轻黑衣客跟那大汉一前一后出了厢房，那大汉多跨一步到了院子当中，正好站在从堂屋直到伸影背后那条石板路上，口中说道：“好朋友，请留一步！”

他眼前，站着个衣着气派，气度不凡，还带着点逼人威仪的中年汉子。

这汉子，长眉细目，白面无须，隆准鹰唇，一双眼神森冷阴鸷，隐隐逼人！

他一见眼前站着那大汉，脸色倏然一变，脚下微退一步之后，他笑了：

“我说这儿有谁会称呼我好朋友，原来是关总巡察玉飞老弟。”

关玉飞淡然一笑道：“总座客气，这声好朋友也许放肆了些，总座，会主在这儿！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看见了！”转身就是一礼：“柳书玉见过会主！”

郭玉珠背着手站在那条石板路边上，眼望着柳书玉淡然一笑，开口说道：“柳书玉……”

柳书玉够灵巧的，一躬身道：“属下在！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你太客气了，太多礼了！”

柳书玉道：“应该的，您该听说过这句话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您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，柳书玉只做过您一天下属，这辈子就有您这位上司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很会说话……”

柳书玉道：“属下字字发自肺腑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没说不是，也信得过。”

柳书玉道：“谢谢会主！”

郭玉珠话锋忽转，道：“好久不见，你好么？”

柳书玉笑得勉强，道：“托会主的福，属下当称粗健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看你日子过得挺惬意的，要不怎会往这种地方跑！”

柳书玉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笑了笑说道：“老毛病了，属下这毛病玉飞老弟知道……”他望了关玉飞一眼。

关玉飞接口道：“跟总座共过事，怎么说也算得多年的老朋友，我要摸不透总座的脾气，怎么会在这儿等着总座？”

针锋相对，一个也不弱，柳书玉算明是关玉飞出的要他命的主意，关玉飞也就毫不客气地承认了。

柳书玉勉强笑笑，转了话锋：“会主跟玉飞老弟也是来玩的么，那真是找对了门儿，这位三姑娘可真不赖……”

关玉飞笑道：“总座还不知道么，关玉飞大老粗一个，哪懂这风流情趣，我平生也见不得女人，一见女人就脸红脖子粗……”

郭玉珠笑了，柳书玉也笑了，笑得更勉强：“我知道，玉飞老弟是条硬铮铮的汉子，不喜欢这套！”

郭玉珠接过了口：“我那位师兄，跟我那位枕边娇妻好么？”

柳书玉笑容微敛的道：“您问任爷跟夫人呀，不瞒您说，属下如今是放了单，早就没跟他二位了，连他二位如今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么？”

柳书玉道：“在您面前，属下还敢玩假么？”

郭玉珠淡然笑道：“那不要紧，玉飞会让你知道的，你完事儿了，这就要回去是么？”

柳书玉迟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跟玉飞初到‘承德’来，人生地不熟，难得碰上熟人老朋友，到你哪儿坐坐去，欢迎么？”

柳书玉脸色一变，旋即眼珠一转，他笑道：“您这是什么话，属下只怕是请不到，哪有不欢迎的道理，容属下前头带路。”他欠个身就要走。

“慢点儿总座。”关玉飞伸手拦住了他，道：“总座还没告诉会主住哪儿呢？”

柳书玉道：“就在北城，就在北城。”他脚下移动，还打算往外走。

“总座，”关玉飞仍伸手拦住他道：“会主不是现在就去。”

柳书玉只得停了步，转眼望向郭玉珠道：“那么会主是打算……”

郭玉珠漠然一笑道：“柳书玉，别说这儿是窑子，就算这儿是他们那‘正大光明殿’，只要我想杀人，也照样得溅一地血，这话你懂？”

柳书玉强笑说道：“会主，您是说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告诉我，任家兄妹俩住在哪个角落里？”

柳书玉讶然说道：“会主，您这话……属下刚才不是说了么……”

“总座，”关玉飞微笑开口说道：“会主难得好心情，你可别招会主不高兴，老朋友见面嘻哈到底，别因为小家子气坏了这和谐气氛。”

柳书玉强笑一声道：“没想到，没想到玉飞老弟是这么个人，我算交对了朋友，也谢谢你玉飞老弟的指点……”

“点”字方出，突然双肩一晃，拔身而起，就要直上夜空。

可惜他是在郭玉珠面前，他永远快不到哪儿去。

郭玉珠背着手没动，只望着柳书玉笑了笑！

他这里一笑，那里刚自腾起的柳书玉大叫一声捂着脸栽了下来，砰然一声摔个结实，手指缝里直冒血！

关玉飞道：“我为总座这对照子惋惜，今后再逛窑子恐怕得拄根棍儿了！”他跨步上前，伸脚就要踩。

柳书玉岂是省油的灯，一声厉笑，翻身而起：“玉飞老弟，你真是好朋友，咱们亲热亲热，我既然瞎了眼，今后总得带一个带道儿的！”

他满脸是血，一双眼成了既黑又圆的黑窟窿，拿开那满是血的双手，猛

然向关玉飞扑去。

关玉飞一笑道：“总座太热情，兄弟我消受不起也当不起。”上身从旁一闪，下头一腿扫了出去。

柳书玉空有一身诡异毒辣的所学，眼珠子没有了他吃了大亏，被关玉飞一腿扫个正着，身子一歪，又躺下了！

关玉飞一步跟上，伸脚踩在他胸口上，含笑说道：“总座，会主问话呢！”

柳书玉“傲”不上来了，厉声说道：“姓关的，我算认识了你……”

关玉飞笑道：“总座这时候才认识我，不嫌太迟了么？”

柳书玉还待再说……

关玉飞脚下一用劲儿，道：“总座，咱们跟会主不少日子，都知道会主不是个好耐性的人。”

柳书玉闷哼一声说道：“那好，一句话，我不知道。”

关玉飞双眉一扬，笑道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总座不该是那不识抬举，不知好歹的人，怎么这么个说话法，会主刚才说过，我会教总座知道！”

弯腰挥手一扯，柳书玉一声大叫，腮帮子后头冒血，一只左耳朵硬被关玉飞扯了去！

关玉飞扬了扬那只鲜血淋漓的耳朵，含笑说道：“总座，我给你留了一只！”

柳书玉咬牙说道：“关玉飞，你好狠……”

关玉飞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，狠的还在后头，你总座这么个老江湖，什么的狠事儿没见过，总座自己手下也够瞧，是不？”

柳书玉道：“没想到我姓柳的毁在你手里……”

关玉飞道：“总座，世间事由来是难以预料的，总座有的是朋友，说不定我哪一天会落到总座那些朋友手里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玉飞！”

“听听，”关玉飞笑说道：“会主不耐烦了，总座，开开金口吧？”柳书玉道：“姓关的，你要有种，你要够狠，你要是条汉子，你就再给我一下狠的！”

关玉飞笑道：“怎么说总座曾是我的上司，敢不遵命。”

他弯腰探手，五指往下一抓，只听柳书玉一声惨叫：“姓关的，你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关玉飞一挺腰，手往起一带，柳书玉胸前衣裳破了一块，跟那块衣裳同时应手而起，还有一块鲜血淋漓的肉，也就是说，柳书玉的肉硬生生被他扯下了一块。

柳书玉不愧是个汉子，也不愧是个狠惯了的人，他没晕过去，可是却疼得浑身发抖：“姓关的，你何不给我个痛快……”

“也行！”关玉飞笑道：“凡是总座的吩咐，我都乐意遵从，也不敢不遵从，只是总座还没答应会主问话呢！”

柳书玉哼了一声，没说话。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不错，挺硬的，玉飞，我要看看他的脊梁骨是不是铁打的？”

一听这话，柳书玉猛然身子一抖道：“郭玉珠，你积点德吧，任家兄妹住在行宫里！”

郭玉珠笑了，道：“行宫我没进去过，可是听说行宫里亭台楼阁不下数百间。”

柳书玉道：“郭玉珠，我姓柳的认了，他兄妹俩不在一个地方，男的在行宫‘神武营’里，女的在一个亲王被窝里。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道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老毛病怎么也改不了，哪个亲王？”

柳书玉道：“行宫里就那么一个亲王，你自己找吧！”

郭玉珠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让你给他兄妹留点儿。”

他这里话落，关玉飞那里脚下同时用劲儿，一道血箭从柳书玉嘴里标出老高，关玉飞一收脚，柳书玉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嘴一闭，头歪向一旁。

郭玉珠的目光落在柳书玉身上。

关玉飞俯身在柳书玉身上翻了一阵，最后翻出了一物，托在手上道：“我没弄错，他进出行宫该有这个凭藉。”

那是四角方方一块木牌，上面雕刻着几个字，黑夜隐隐不清楚。

郭玉珠伸手接过那块木牌，道：“别敲人家饭碗，坏人财路！”转身往外行去。

关玉飞笑道：“这还用您交待？这点德不能不积！”弯腰提起柳书玉的尸身跟了出去。

柳书玉是被带走了，可是上房里还躺着好几个，没别的，那些人几曾见过这等阵仗，是吓晕过去了！

离开了小窄门儿，郭玉珠跟关玉飞就没再回客栈去，可是他们出胡同的时候，关玉飞手里已没了柳书玉的尸体，八成儿他把柳书玉的尸体塞进胡同阴沟里了。

郭玉珠跟关玉飞出了这条小胡同，双双直奔北城。

“承德”行宫坐落在北城，“承德”，虽然处在塞外荒野之地，可是就因为清初在这儿建了这座规模壮大的避暑山庄，使得这坐落在汉朝荒野之村的“承德”身价为之陡然一高！

提起这座行宫，不得不先说说“热河”的围场，因为围场跟行宫的关系十分密切，也就因为有了围场，所以才盖了这座行宫。

围场的所在在“老哈河”上流，离“承德”西北三百多里，那地方叫“锥子山”。

围场，顾名思义，当然是打猎的地方，而这片围场不是什么人都能在这里头驰马拉弓的，而是清王室、皇族亲贵的狩猎消遣之所。

围场周围环植柳条，联以木栅，场周围达七百多里，计横三百里，纵二百里，内又分小围场六十七所，从北京城起，凡四十二里设一站，筑以行宫，以为清帝驻蹕之所。清初诸帝多重于武事，围场时有游猎盛事，到了清末各地习于文弱，这座围场也就日渐荒废了。

行宫坐落在北山丘之上，要进行宫，有一条穿越蔽天浓荫，蜿蜒直上的石板路。

这条石板路既宽阔又干净，连片纸屑都看不见。

郭玉珠在前，关玉飞在后，两个人刚踏上石板路，刚看见行宫那宏伟庄严的几扇门，便被人挡了驾。

挡他两个的，是两个一脸精干色，身穿裤褂，腰里藏着家伙的中年汉子。

这两个壮汉子拦着郭玉珠、关玉飞之后，左边一个用锐利的眼神上下一打量郭玉珠，开了口：“你两个是干什么的，乱闯行宫。”

郭玉珠没答话，翻腕递过那块木牌，左边那汉子接过一看，当即“哦”

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安亲王府的……”

把牌子递还郭玉珠，道：“以前没见过你！”

郭玉珠笑笑说道：“我刚来不久。”

那左边汉子道：“没进安亲王府之前，你是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吃咱们这碗饭的人，还能离得开两字江湖么？”

右边汉子笑道：“说得是，你老弟以前在哪条路上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就在‘辽东’。”

左边汉子道：“那倒没出这块地儿……”

转眼望向关玉飞，道：“你也是安亲王府的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是不是现在不敢说。”

左边那汉子讶然说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王爷让我这位朋友给他多找个人，我这位朋友就把我找来了，我这就是见王爷去，人家要我留下，人家要是不要我，我还得回去吃我那碗江湖饭去！”

左边那汉子笑了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光棍儿眼里揉不进砂子，我看得出你朋友是个好手，好手谁还能不要，以我看你准被留下，咱们也好交个朋友。”

关玉飞笑道：“我这个人平生无他好，就好交朋友，不管我会不会被留下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”

左边那汉子伸手抓住关玉飞的手：“一句话！”

关玉飞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阁下好大的手劲儿！”

左边汉子脸一红，笑道：“我没瞧错，你老哥果然是个好手，咱们一言为定，就此订交，明儿个‘神武营’里找我去，我姓铁，到了‘神武营’门口，你只说一声找老铁就行了，我要请你喝两盅。”

“行，”关玉飞一点头道：“这两杯我一定叨扰，只是我还不知道这‘神武营’怎么个走法？”

那姓铁的壮汉子抬手往上一指，道：“进宫门左拐，往西走没几十丈，那大门头，旗杆高可摩天就是。”

关玉飞点头说道：“我记下了，说不定我停会儿就找你去。”

那姓铁的壮汉子道：“今儿晚上不行，今儿晚上我值班，就在这儿站一个时辰，明儿个我在营里等你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明儿个就明儿个吧……”

郭玉珠开口说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别让王爷久等了，这个圈儿里不比江湖事，什么事儿都得看人脸色。”

“说得是，”那姓铁的汉子道：“谁叫咱们吃人家的，拿人家的，二位请吧，别把正事耽误了。”

郭玉珠跟关玉飞含笑打了个招呼上去了，临走，那姓铁的汉子还左叮咛右嘱咐，明儿个别忘了营里找他去，看来他是真心交这个朋友。

看看离远了，关玉飞开口说道：“敢情柳书玉也在那个王府里窝着，这兔崽子，他没告诉咱们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他这不是等于告诉咱们了么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可也够巧的，您说咱们先找哪一个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先找女的。”

关玉飞应声掠起，扑向“安亲王府”。

郭玉珠一声：“玉飞，留神点儿，既然是王府所在，里头不会没养狗。”

腾身跟了过去。

关玉飞在前头笑道：“您放心，别的不会，打狗我是能手，不信待会儿我耍两手儿您瞧瞧！”

关玉飞在“黑骑会”里位列总巡察，一身所学自非等闲，说话间一个起落已掠上“安亲王府”那丈高的围墙。

这时候夜不太深，“安亲王府”里还亮着灯，借着灯光看，眼前、脚下该是“安亲王府”的内院！

偌大一片内院，林木森森，到处是浓荫，那浓荫里，亭，台、楼、榭一应俱全。

关玉飞低低笑道：“天上神仙府，人间王侯家，今儿晚上我是开了眼界了，您说，下一步……”

一阵轻快步履声从那浓荫深处传了出来！

郭玉珠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问问这一个！”

那浓荫深处，走出个丫头打扮的大姑娘，旗装，挺标致，挺俏的。

关玉飞二话没说，闪身掠了下去，直落大姑娘跟前。

大姑娘着实吓了一跳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：“谁！这么冒失……”

话声还没落，她已看清了来人，吓得后退一步，张口就要叫，关玉飞探手抓住了大姑娘皓腕，带笑说道：“别叫，姑娘，不听话就割断你的喉咙。”

大姑娘吓白了脸，惊声说道：“你！你是谁，你要干什么……”

郭玉珠在后头接口道：“姑娘，你只答我一句话，我保证不难为你，有个姓任的女人，她在哪儿？”

大姑娘抬眼望向郭玉珠，也许是郭玉珠人品俊逸，英挺不凡，她那怕似乎减少了些，圆睁着一双眼问道：“你！你们要找任姑娘……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你告诉我她在哪儿，我绝不难为你。”

大姑娘道：“任姑娘住在后楼里，可是她今儿晚上不在府里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怎么？她不在府里？”

大姑娘点了点头道：“她出去了！”

郭玉珠锐利目光凝注，道：“真的么，姑娘？”

大姑娘毕竟不脱天真，道：“我骗你干什么，不信你去找！”

郭玉珠皱眉道：“那可是不巧，今儿晚上我来了，偏偏她出去了……”一顿，接问道：“她上哪儿去了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这你要问他们……”郭玉珠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她带来的那些人！”

郭玉珠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她带来的那些人也在这儿么？”

大姑娘道：“有十好几个，都住在西跨院儿！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那好，我就找他们去……”关玉飞一听这句话，翻手要点，郭玉珠从后头抬手拦住了他，望着大姑娘问道：“你们王爷在么？”

大姑娘点了点头道：“在，在书房里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书房在什么地方？”

大姑娘往前一呶嘴儿，道：“就在哪儿。”

郭玉珠回身一看，只见大姑娘小嘴儿呶处是一条长廊，长廊中间有间屋灯光透纱窗，他当即转过脸来道：“谢谢你，姑娘。”

他松了关玉飞的手，关玉飞一指闭了大姑娘穴道，然后轻轻地把大姑娘放在道旁几盆花后。

郭玉珠笑道：“谁说你是个大老粗。”

关玉飞脸一红，笑道：“您对她不也挺和气的么。”

郭玉珠没再多说笑，转过脸去把他那锐利目光投向那间书房，然后缓缓说道：“书房重地，周围不会没人，玉飞，你去给我清道去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怎么，您要……”

郭玉珠脸色怕人，目射煞威，漠然一笑道：“我要跟那位王爷聊聊去。”

关玉飞何许人，立即明白了郭玉珠的用心，他道：“您看，犯得着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给我清道去！”

关玉飞没敢再多说，应了一声，一闪身欺了过去，别看他那大个子，这时候动起来轻盈得像只捕鼠的狸猫。

很快地，他消失在夜色里，很快地，他又出现在那间书房门前，郭玉珠一见他出现在书房门前，这才放步走了过去，他背着手迈步，简直就把这“安亲王府”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转眼间到了书房跟前，关玉飞低低说道：“您没说错，两个，全躺下了，这就是我的打狗本事，您瞧，不赖吧，连叫都没叫一声。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在这儿等我，我马上出来。”

他仍然背着手迈步，洒脱异常地踏上了画廊，到了书房门口，他一句话没说，连个招呼都没打便推门而入。

刹时，书房里响起一声惊喝：“谁呀！你是……”

郭玉珠进去了，那声惊喝立即趋于寂静，转眼工夫，郭玉珠又背着手走了出来，仍然是那么洒脱，可是眉宇间那一煞威懾人。

关玉飞迎上去道：“你把他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他一条命能值几何，脏我的手！”

关玉飞道：“那么您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走吧，咱们到西跨院去！”他迈步下了画廊。

关玉飞没再问，两眼之中突然闪起两道奇光，脸色也陡然变了一变，旋即跟了下去，他明白了，这位“安亲王”这辈子算完了。

郭玉珠走在前头，他没有掩蔽，也没有躲躲藏藏，更没有从房上走，仍是那么负手迈步，大摇大摆，潇潇洒洒，从内院到西跨院去，必须要经过前院，郭玉珠跟关玉飞所以一直没碰上几个人，那是因为内院重地，下人不得随便出入，王府的规矩大，不是警卫站岗，不是内院有话，下人是不得擅进内院一步的。

再说内院住的都是内眷，这些人没一个会武的，耳目本就是迟钝，警觉性也不够。当然不会发现有人侵入了内院，可是前院就不同了，前院是亲随、护卫这些下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，这时候夜也不算太深，还能碰不见人！

郭玉珠跟关玉飞刚从那内院门儿踏进前院，迎面便碰见了两个人，看打扮，看装束，这两个汉子该是“安亲王府”的护卫。

郭玉珠跟关玉飞把“安亲王府”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大摇大摆，肆无忌惮，当然，那两个护卫一眼就看见了他们。

也就因为他俩是这么个走法，反倒使那两个护卫摸不清来路，一时没敢乱动，更何况他俩是从内院出来的。

更妙的是郭玉珠看也没看那两个护卫一眼，打从他身边过去，折向了西跨院。

那两个护卫四只眼，诧异地冲他俩直瞧。当郭玉珠刚到西跨院门口时，

背后响起了话声：“二位请等一等！”

郭玉珠停了步，转过身那两个护卫已到了眼前，他看了那两个护卫一眼，漠然开口说道：“你两个叫我？”

就凭这镇定，这语气，那两个护卫更不敢乱动了。

左边那汉子只冲郭玉珠，陪上一脸不安的笑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我请教，二位是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来找事儿，来杀人的。”

那两个护卫听了这话刚一怔，郭玉珠已抬起了手，没吭一声躺下了一对，眉心各有一个血洞。

这一手段称得上狠辣，看得关玉飞眉头一皱，可是他没说话。

郭玉珠跟个没事人儿似的，扭头便进了西跨院。

这时候西跨院的院子里瞧不见一个人影，可是左边那一排三间屋中的那一大间里，灯点得挺亮，而且人声喧嚷，听起来聒耳，听：“哈，皇上。”

“娘的，老子今儿个碰上了鬼，可是他奶奶的大点儿一个。”

“哈，小子，别瞪眼了，再瞪不出个九点儿来，瞧瞧，我是对虎头，下家是地杠，赔吧。”

敢情哪儿赌着呢，正热闹，正起劲儿，正在兴头儿上。

郭玉珠站在西跨院门内，锐利目光来回一打量，迈步便走了过去。

那一大间屋，灯光是点得挺亮，可是门儿关着，是像关着，赌这玩意儿有几个敞着门儿的！

到了门口，郭玉珠抬手拍了门，砰砰两声过后，屋里那阵喧嚷静了一静，随即有人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郭玉珠应了一声：“我。”

屋里那位不耐烦了，粗声粗气地道：“我知道是你，你他奶奶的没个姓儿，没个名儿么？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道：“开门儿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

“废话。”屋里那位道：“你他奶奶的又不是‘情贴子’，开了门儿我还瞧不见你，老子我手气正兴，你来捣什么，夹着尾巴滚远点儿！”

另一个开了口：“老赵，你伸个手给他开开吧。”

“不许开！”先前那个骂道：“谁开门没了我的财气我跟谁没完，叫他兔崽子先报个名儿！”

郭玉珠冷然一笑道：“我报了名你就更不会开了。”

抬手一震，砰然一声，两扇门豁然大开，灯光为之一阵闪动。

只听有人叫道：“哟，你他娘的不会轻点儿，吓人哪！”

这一大间，一张大炕，满屋子汗酸味儿，炕上围靠着七八个，有的袒胸，有的露臂，有的卷着袖子，有的卷着裤腿，中间一盏大灯，一付牌九，周围还散落着银票。

霍地站起一个满脸横肉，残眉凸睛的，他瞪眼骂道：“你他奶奶的敢……”两眼突然一黑，脸色变了，话也没了。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敢什么，说呀？”

他七八个全望了过来，刹时全直了眼，不知道是谁惊叫了这么一声：“是会主……”倏地，那另几个散了，转身就往炕里摸。

关玉飞冷然说道：“会主当面，我看看谁胆上长了毛？”

就这一句话，震住了八个大汉，没有一个敢再动。

郭玉珠凝望着那满脸横肉，残眉凸睛的中年大汉道：“你骂够了吧！”

那满脸横肉，残眉凸睛的中年大汉白了脸，惊慌地嗫嚅说道：“属下该死，属下不知道是会主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要知道是我的话嘛，恐怕还得多骂上两句，对不？”

那满脸横肉，残眉凸睛大汉脸又一变，道：“会主开恩，属下该死！”

“你是该死！”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今晚上你的手气不坏，可是你的运气怕顶糟，冒犯会主，这是犯上，你知道该当什么罪？”

那满脸横肉，残眉凸睛大汉机伶暴颤，转身扑向后窗户。

郭玉珠笑道：“你也不看看你眼前站的是谁？”

跨一步探手，一把抓住了满脸横肉，残眉凸睛大汉的脚脖子，往回一带一抖，那大汉立即闷哼一声，郭玉珠随即又扬掌劈了下去，炕上黄白之物四溅，旋即郭玉珠手松了，那大汉砰然倒在炕上。

试问，谁还敢动，哪个不要命，一张脸青一张脸白。

“赵大海！”郭玉珠又叫了一声。

一个白净脸汉子机伶一颤，忙应道：“属下在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？”

那白净脸汉子赵大海道：“回会主，属下等是二姑娘带进来的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就是为了找她，她人呢？”

赵大海道：“回会主，二姑娘出去了，天没黑就出去了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她到哪儿去了？”

赵大海简直是有问必答，他哪敢不说：“回会主，今天晚上‘神武营’的统带请任爷跟二姑娘吃饭，二姑娘天没黑就去了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么说她人现在‘神武营’？”

赵大海道：“属下只知道今儿个晚上‘神武营’的统带请他二位吃饭，是不是在‘神武营’吃，属下就不知道了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‘神武营’的那位统带住哪儿？”

赵大海道：“这个属下不知道……”

郭玉珠沉默了一下，两眼猛地一睁，道：“我走了之后，不许任何一个声张，我能进来一回，就能进来二回，跑也没用，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他。”话落，转身出了屋。

郭玉珠跟关玉飞没了影儿，那几个站着发怔，个个白着脸，没有一个敢动弹一下。

片刻之后，郭玉珠跟关玉飞到了“神武营”前，这“神武营”占地挺大，那里挑着灯的旗杆高可摩天，偌大一座“神武营”静悄悄的，只有门口那两个披挂齐全，挎刀的汉子在来回走动。

郭玉珠近前亮出了那个“安亲王府”的腰牌，道：“我们两个奉王爷之命来接任姑娘。”

一个“神武营”的汉子道：“任姑娘？哪个任姑娘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今儿晚上统带不是请任爷跟任姑娘吃饭么？”

那“神武营”汉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你是说二姑娘呀，不在营里，真的，统带请他二位吃饭会在营里么，菜‘顺来楼’订的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吃饭的地儿在统带府里，对么？”

那“神武营”汉子笑道：“行了，你老弟聪明了！”

郭玉珠淡淡一笑道：“统带府我还不知道怎么走法？”

“怎么！”“神武营”汉子瞪眼说道：“你连我们统带住在哪儿都不知道，真是，这‘承德山庄’那一个不知道我们统带住哪儿……”

郭玉珠笑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到王府没多久！”

那“神武营”汉子“哦！”了一声点头说道：“那就难怪了……”

抬手往东一指，道：“瞧见了么，门口这条路，顺着门口这条路往东走，到个十字路口往北拐，红门，门口两盏大灯，一双石狮子，横匾四个大字，‘九贝子府’那就是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怎么是‘九贝子府’？”

那“神武营”汉子道：“到底是刚来的，‘神武营’是干什么的，吃的是什么饭，随便挑个人就能当统带！真是，告诉你吧，老弟，统领行宫‘神武营’，跟统带营里的‘侍卫营’，还有‘九门提督’一样，非沾皇亲边点儿不行，明白了么？”

郭玉珠明白了，谢了一声他带着关玉飞走了。

顺着“神武营”门口这条路往东走，到了十字路口北拐，果然，刚拐过弯儿就看见了，一点不错，两扇朱门，门头儿既高又大，门口两盏大灯，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，横匾四个大字“九贝子府”。郭玉珠跟关玉飞看得清楚，这“九贝子府”门口也站着两个，瞧装束，看打扮，当然是“神武营”的人。

按说，这位“九贝子”既是“神武营”的统带，从“神武营”调人来给他站门，该是顺理成章，理所当然的。

可是实际上哪个府里都有亲随，都有护卫，“神武营”是公家的，是官家的，而府里的亲随、护卫则是私人的，也就是说“神武营”吃的是公家的粮，拿的是公家的俸，除了行宫之外，是不能随便给哪个府站门的。

如今这位“九贝子”竟然把“神武营”的人调来站门，其“乱来”的程度可想而知，这也说明了这班皇族亲贵是多么的不像话。

其实，这也是因为在这“承德山庄”的关系，山高皇帝远，“宗人府”又远在京里，皇上一年来不了几回，谁管他，谁又能管得了他，谁会为这点小事得罪皇亲？

看在眼里，郭玉珠不舒服在心头，他扬了扬眉道：“玉飞，你说咱们怎么办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您刚才那一手不挺好么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认为刚才那一手不错？”

“可不是么？”关玉飞笑道：“您不瞧那两个家伙让您唬得一愣一愣的？”

郭玉珠笑了，关玉飞接着又是一句：“我们得快一点儿，‘安亲王府’里那几个已然被人发现，万一声张，一闹，消息传到这两个地儿来，事情多少要不好办点儿。”

郭玉珠微一点头道：“说得是……”

说话间已到“九贝子府”前，那两个“神武营”的一见来了人，当即就走下一个，他还没开口，郭玉珠就先说了话，老办法，把那块腰牌一亮，道：“我们奉王爷之命，来接任二姑娘的。”

“怎么？”那“神武营”汉子道：“你两个路上没碰着？”

郭玉珠一怔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任二姑娘已回去了？”

“可不么。”那“神武营”汉子道：“走了半天了，你不瞧瞧现在是什

么时候了，吃饭哪有吃到这个时候的，我们统带还派了两个人护着车送任二姑娘回去的！”

郭玉珠眉锋一皱道：“那怎么会路上没碰着？”

那“神武营”汉子道：“你两个走的是哪条路？”

郭玉珠说不出名堂只得这么说：“我两个先到‘神武营’拐了一趟……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那“神武营”汉子立即说道：“那难怪路上没碰上任二姑娘，车走的是这条路，你两个大调角，走的是那条路，那还有不错过的？”可真巧。

郭玉珠眉锋皱深了三分，沉思了一下道：“那么，任爷呢，也走了么？”

那“神武营”汉子道：“任爷走得更快，席一散就走了，统带要派车送他，他说什么都不要，听他说还要到外头办点事儿去。”

这可麻烦了，一个回了“安亲王府”，赶是赶不上了，只一进门，还怕不发现出了事儿，还怕不马上来个仓惶逃遁，远走高飞？

一个又到外头办事去了，“承德城”地方不算小，一时半会儿又到哪儿找他去，从哪儿找起？

郭玉珠半天没说话。

关玉飞在他身后开了口：“既然任姑娘已经回去了，那么咱们走吧，反正王爷等的是任姑娘，任姑娘已经回去了不就行了么？”

郭玉珠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要走。

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个人，是一个亲随打扮的中年汉子，他一见郭玉珠跟关玉飞一怔停了步，转眼问那两个“神武营”的汉子道：“这两个是干什么的？”

一个“神武营”汉子答道：“‘安亲王府’来接任二姑娘的。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咧嘴一笑道：“正好，喂，二位慢走一步！”

郭玉珠停步回身，望着那汉子道：“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那亲随的中年汉子快步走了下来，近前先陪上一笑：“贵姓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姓柳！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道：“原来是柳老弟，柳老弟，我跟您商量件事儿……”

窘迫地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：“您两位这就回去是否可帮个忙，请二位回去禀告王爷一声，就说在门口碰见了‘九贝子府’来人送信儿，任二姑娘跟任爷今儿晚上外头有事儿，不回去了……”

郭玉珠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任二姑娘不是回去了么？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往后一指，笑道：“是他俩说的是不？他两个不知道，贝子爷派我往‘安亲王府’送信儿去的，这还错得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任姑娘究竟是……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伸手拍了拍郭玉珠，笑笑说道：“柳老弟，咱们瞒上不瞒下，任姑娘跟我们贝子爷谈得挺热络，挺投机，今晚上不想回去了，要在我们‘九贝子府’住一宿，柳老弟明白了吧。”

郭玉珠明白了，他是最了解任梅君的，这还能不明白，双眉陡地一扬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任姑娘如今还在……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咧嘴一笑道：“后楼上又摆了一桌，这一桌只我们贝子爷跟任姑娘，约摸工夫也快该撤了……”

郭玉珠眉梢又扬高了一分，道：“那么，任爷呢？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道：“任爷确实是先走了，席一散就走了，听说还要到外头办点事儿去。”

郭玉珠沉默了一下道：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到……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嘿嘿笑道：“你老弟帮个忙，我外头有点事儿待办，你老弟要肯帮这个忙，我就把这一趟挪到外头去了。”

郭玉珠笑了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行，这个忙我帮定了……”

那亲随打扮中年汉子乐了，一巴掌拍上郭玉珠肩头，道：“你老弟是个难得的热心人，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过两天我去找你去，咱们‘顺来楼’上喝两盅去，老弟，我的事急，失陪了，这儿谢了。”

对着郭玉珠一抱拳，拔起腿匆匆而去。

郭玉珠望了那背影一眼，低低说道：“我该谢谢你……”

转眼望向关玉飞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他当真迈步走了。关玉飞呆了一呆，忙跟了上去，他刚一声：“您……”

郭玉珠漠然笑道：“你以为我舍得走么，我要看看任梅君她跟那位‘九贝子’是怎么个热络，怎么个投机法，咱们绕到后头去！”

关玉飞明白了，没再说话。

顺着“九贝子府”那丈高的围墙走，没一会儿已到了“九贝子府”后头。

这“九贝子府”后头没房子，临着一片松林，这一片松林每一棵都是上百年的老松，虬枝盘根，看上去雄伟异常，越过那丈高的围墙看，“九贝子府”后院那林木枝叶中微露一角屋檐狼牙，也透着一点灯光。

郭玉珠道：“这就是那座后楼了。”

话落，身起，直射那林木枝叶中。

关玉飞不敢稍慢，忙腾身跟了进去。

郭玉珠停身在一株老松上，关玉飞就落在他身旁，关玉飞看得清楚，郭玉珠目光凝聚一点，眉宇间杀机深溢，脸色怕人。

郭玉珠目光凝聚处，是一座独栋小楼的楼头，那个小楼楼头纱窗轻掩，灯光外透，窗上人影儿两个，要不是一个云髻高挽，一个拖着发辫，准会让人误会那是一个人影，而且是一个胖子的人影。

因为，那两个人影已经合成了一个，坐姿，人像两块橡皮糖，紧紧的扭在一起。

关玉飞皱了眉，他没说话，他没说什么。

只听郭玉珠一声：“跟我来。”他身形一闪，脱弩之矢腾起往小楼投去。

关玉飞不敢稍慢，忙跟了过去。

郭玉珠的落脚处，是楼头那一排朱栏画廊，他落下没一点声息，关玉飞跟着射落的时候，却听眼前那两扇紧闭的门里传出一声轻喝：“谁？”

这就显出修为深浅了，也显出这位“九贝子”不等闲，并不是只靠那皇亲两个字统领“神武营”的。

郭玉珠立即冰冷道：“我，‘安亲王府’的。”

里头没声息，郭玉珠跨前一步震开了那两扇门，门开处，他两眼直欲喷火。

看情形，这儿是九贝子的卧室，其豪华，其讲究自不在话下，但郭玉珠看的不是这些，而是……

一张小檀木桌，桌上精美菜肴几味，一壶酒，碗儿成双，牙箸两对。

桌后，两个人，一个是身穿裤褂，身材颇长，挺俊，挺英武，嘴唇上还

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汉子。

另一个，则是郭玉珠的枕边娇妻任梅君，她，坐在那位爷腿上，整个人偎在那位爷怀里，瞧模样儿恨不得贴到人家肉里去。

她寸缕没穿，那双桃花眼水汪汪的，那张娇面，也许是小楼春暖，再不就是因为酒意，红红的。

就这么一幕情景，看得郭玉珠两眼直欲喷火，关玉飞眉锋一皱，忙把脸别向一旁。

那位爷一怔，任梅君霍地站起，一张春意盎然的娇面煞时变得煞白，转个身，伸手从床上抓起了衣裳掩住了身子。

郭玉珠笑了：“怎么，还怕人看么，我看过的次数可不在少数！”

那位爷霍地站了起来：“你是谁？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让她说。”

任梅君道：“九爷，他就是叛逆‘辽东’郭燕翎的儿子！”

郭玉珠笑道：“你漏说了一句，我还是你的丈夫。”

那位爷脸上变了色，喝道：“大胆，你擅闯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两字不妥，我是来捉奸的。”

那位拍了桌子：“闭嘴，来人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笑道：“老实一句话，就是你麾下‘神武营’的好手都来了，我也未必放在眼里……”

那位爷怒哼一声，伸手就要去掀桌子。

郭玉珠跨步进前，伸手按在了桌子上，那位爷没能掀动，郭玉珠笑道：“怎么样，阁下，我不比你这位‘神武营’的统带差吧。”

那位爷脸色大变，转身就要往床上摸。郭玉珠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别动，我不是冲着你来的，你敢乱动我让你血溅小楼。”

那位爷没理会，以他的身份岂吃这个，只听铮然一声，一把长剑已掣在手中，他转身就要扑。

任梅君伸手拦住了他，娇声说道：“九爷，别，没听他说么，他不是冲着您来的，您何必呀，再说……您不知道，他已尽得‘长眉’门绝学神髓……”

那位爷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不信斗不过他，我早就想抓他了，只恨碰不上他，今儿晚上他来得正好……”

郭玉珠含笑截口，道：“真的么，贝子爷？”

那位爷冷然说道：“真不真你试试看！”

只听一阵衣袂飘风声响自楼下，那位爷忙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玉飞，别让他们打扰我。”

关玉飞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郭玉珠话锋微顿，望着那位爷又道：“九贝子，话我已说过了，我只要任梅君，绝不动你这贝子府一草一木……”

那位爷喝道：“大胆，住嘴！”

楼梯口砰苦两声，有人叫，也有人叱喝，想必关玉飞那边已交上了手。

郭玉珠淡然一笑道：“九贝子，别盼他们了，有我那位兄弟一人站在楼梯口，你的从人一个也上不来，不信你可以看看……”那位爷没说话，长剑一抖，隔着桌子刺了过来！

郭玉珠顺手抓起酒壶，往剑上一迎，铮地一声，火光四溅，那柄长剑硬被格往一旁，那位爷的身形也为之一晃，郭玉珠笑了，道：“怎么样，贝子爷？”

那位爷红了眼，冷哼一声，抖手又是一剑。

任梅君娇声说道：“九爷，您留神……”

郭玉珠抬手把长剑格向一旁，道：“九贝子，事可不过三……”

那位爷持剑左腕一沉，剑尖上指，刷、刷、刷一连攻出三招，飞快，威力也比前二剑增了一倍。

郭玉珠扬了眉，酒壶往下一沉，一抖，剑尖一下飞上半空，然后他出左掌一点桌沿，那只小檀木桌往那位爷腰间挡去。

那位爷临危还要护花，伸手拉过任梅君，一腿踢向桌子，砰，一声，一只檀木桌粉碎，杯盘乱飞，酒渍、菜汤溅得哪儿都是。

只听任梅君惊叫说道：“九爷，我要落在他手里准活不成，我看咱们还是……”

那位爷冷哼一声道：“看看谁落在谁手里！”一抖长剑又刺了过来。

适时，任梅君拿衣裳裹住娇躯，闪身往后窗扑去。

郭玉珠看得冷笑一声道：“任梅君，捉奸成双，走了你我这场官司就打不赢了。”一手拍向长剑，闪身追了过去。

那位爷大喝一声，递剑便截郭玉珠。

郭玉珠真有点冒火了，右掌一抓一抖，那位爷闷哼一声退后，长剑也脱手飞起，笃地一声插在门框上，同时郭玉珠闪电探左掌，直向任梅君抓去。

那位爷的身手固然比郭玉珠差了很多，可是这一出手阻拦，多少毕竟碍点事儿，郭玉珠抓住了任梅君裹在身上的那件衣裳，“嘶”地一声扯下一大幅。

任梅君可不在乎赤身露体，撞开窗户冲出翻了下去。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没听见么，今儿晚上走了你，我这场官司就打不赢了！”他就要跟着冲出去。

而，那位爷一柄匕首已递到他后心，郭玉珠胸中火儿增三分，冷笑一声：“看来你是想为她而死。”

那位爷的这一手攻的是郭玉珠在所必救，是故郭玉珠只得反手一掌拍向那柄匕首，当他那左掌就要拍上那柄匕首的刹那间，他倏觉左肩一阵剧痛，他立即明白，那位爷手里不是普通的兵刃，而是一柄削铁如泥，吹毛断发上古神兵，他一惊撤掌，左掌闪电掠出，只一翻，便劈手夺过那柄匕首。

再看右掌，横掌心一道口子，皮开肉绽血满手，幸亏躲得快，要不然他一只右掌五根指头非没四根不可。

郭玉珠火上加火，匕首闪电一递，那位爷脸上从左眉到上嘴唇添了一道血沟，那位大爷大叫一声捂脸后退，郭玉珠转身掠出后窗。

掠出后窗口，上楼再看时，夜色茫茫，空荡寂静，哪里还有任梅君的身影。

这“九贝子”府后是一大片松林，黑黝黝的，浓荫遮天，正是个藏身的绝佳处所，郭玉珠一咬牙，闪身投进树林。

他身法如电，在松林里来往三遍，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找遍了每一棵树，翻开了每一处枝叶，就是没找着任梅君。

郭玉珠气得脸发白，一跺脚冲出树林，重上小楼。小楼里一摊血，那位九贝子也没了影儿，楼梯口关玉飞还在斗那些鹰犬，郭玉珠他一怒扑出，掌中匕首化匹练，只见白光一闪，惨呼四起，五个鹰犬滚下两对半，加上原躺在楼下的共是九个。郭玉珠住身收势，神色怕人，威煞若神，连关玉飞都看

得一惊：“怎么样，她……”

郭玉珠冷哼一声道：“那该死的虜狗纠缠不舍，我慢了一步，可曾看见那虜狗？”

关玉飞摇头说道：“没看见！我只顾斗这些个……”

郭玉珠冰冷说：“要不是他那贱东西早已授首，走，跟我找他去，今儿晚上血洗他这‘九贝子府’一个不留。”

关玉飞脸色一变，刚要说话，只听前院人声大起，光亮烛天，他一怔忙道：“八成是‘神武营’……”

郭玉珠冷笑说道：“就是他们倾巢而来又如何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您忘了，火器……”

“火器”二字方出，“轰！”地一声一片铁砂打在栏杆上，有几粒溅在关玉飞胳膊上，热辣辣的，生疼。

郭玉珠一咬牙道：“便宜那虜狗了，走！”

转身绕进小楼，从后窗掠了出去。

一上老松，看清楚了，整个“九贝子府”都是灯，都是人，而且四下里还有不少灯往这儿赶，有灯就有人，敢情已惊动整个“承德山庄”了。

关玉飞道：“这儿不能待了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只听有人叫道：“在哪儿，在哪儿，树上！”

四五条人影窜起，凌空拔了过来。

郭玉珠冷笑一声就要出手，关玉飞一把拉住了他道：“爷，咱们不是铁打金刚，钢铸罗汉。”

郭玉珠冷哼一声，腾空掠起，向外射去，关玉飞不敢稍慢，他不怕高手，可是火器难当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流星赶月般，一路再无阻拦地出了“承德山庄”，灯看不见了，人声也听不见了，郭玉珠停了下来，脸发白，两眼发红。

关玉飞慰劝说道：“您何必生这么大气，逃过这一遭她还能逃过下一遭，只要您有这心，天涯海角她也跑不了！”

郭玉珠木然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再想找她怕要直闯‘长眉门’了！”

关玉飞道：“您是说她会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她没别的地方好躲，她也不敢躲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关玉飞情知这话不错，他没说话。

郭玉珠又道：“我原想在捣‘长眉’巢之前，先除去这个，谁知，谁知……算他两个命大……”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不过他两个也只有多活几天而已！”

关玉飞趁势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您何必生这么大气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都是那虜狗……”

蓦地一个冰冷话声传了过来：“你扰乱行宫，形同叛逆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又在这儿骂人，郭玉珠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”

郭玉珠脸色陡然一变，目射逼人寒芒，霍地转望话音传来处，那又是一片松林，震声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我，”只听松林内那人应道：“老朋友。”

关玉飞闪身就要扑过去！

郭玉珠伸手一拦道：“等他出来。”一顿，冷然说道：“滚出来！”

松林内那人道：“郭家就是这么教子弟的么，我不会，你滚一个我看看。”

郭玉珠双眉陡扬，闪身就要扑过去，而他身形才动松林内已然走出一人，

颀长身材，雪白衣衫，风神秀绝，俊美绝伦，手里还拿着一柄折扇。

郭玉珠一怔，脱口叫道：“是你？……”

那白衣客淡然说道：“怎么，你认得我？”

郭玉珠吸了一口气道：“李克威……”

那白衣客正是李克威，他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再看看我是谁？”

手往脸上一抹，此时又是一张脸。

郭玉珠两眼一睁，叫道：“玉翎雕……”一闪身就要扑。

玉翎雕抬手拿下人皮面具，道：“郭玉珠，你急什么？我找你，你也找我，这等于不见不散的死约会，说几句之后再动手也不迟。”郭玉珠硬生生刹住身形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你找我，我也找你，今儿晚上既然碰上了，不倒下一个人是不会散的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郭玉珠两眼一眯，冷笑说道：“原来李克威就是玉翎雕，玉翎雕就是李克威，让你瞒得好苦，我要早知道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早知道又如何，那时候你能在第几招上胜过我！”

郭玉珠道：“如今你试试！”

玉翎雕摇头说：“你的身手刚才我见过了，较诸当日的确不可同日而语，想必是已尽得‘长眉’绝学，可是我说句话你也许不信，你最好也别动火，你还不行。”

郭玉珠冷笑着说道：“你我别耍嘴皮……”

玉翎雕截口说道：“又急了，我都不急你急什么，就凭你这动辄拔剑的冲动性子就差我一大截，别的还用再说么？”

郭玉珠冷哼一声硬没动。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对了，学学镇定，要做不到泰山崩于前而颜色不变，那算不得上乘，懂么？”

郭玉珠气得脸上变色，刚要说话，玉翎雕那里又开了口：“你知道，我找你只为一件事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她已经回去了。”

玉翎雕一怔，道：“怎么说，她已经回去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是的，我不愿意多说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玉翎雕目光一凝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是你救了她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没听见么，我不愿意多说。”

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我听见了，这么说我要问你为什么放她，怎么肯放她，她是否安好，想必你也不愿说了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她根本就不在我手里。”玉翎雕又一怔道：“她根本就不在你手里，那么她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不会上‘辽东’找她，问她么？”

玉翎雕没说话，目光凝注，半天突然一点头道：“郭玉珠，你算得上个人物，在当世之中也可以称得上英雄二字，我相信你。”话落，他转身要走。

郭玉珠倏扬沉喝：“站住。”

玉翎雕转回了身，望着他没说话。

郭玉珠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找你只为这件事，如今这件事既然已经了了，我就不再找你了……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仰天大笑。

玉翎雕目射惊异，望着玉珠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郭玉珠笑声倏敛道：“郭玉珠岂是人愿意找便找，不愿意找便一走了之的人……”

玉翎雕两眼一睁道：“那么你的意思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没听刚才我说么？咱们两个不倒下一个是散不了的……”

玉翎雕微一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而且你带伤，我不愿跟一个带着伤的人动手，如果你要找我，等你手上伤势好了之后再说。”

关玉飞这才发现郭玉珠左手满是血，忙道：“爷，您什么时候……”

郭玉珠淡然说道：“一点皮肉伤，不碍事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望着玉翎雕道：“我说一句话，你最好别再罗嗦，无论怎么说，今儿晚上我绝不会放过你，除非日出西山，乾坤倒转。”玉翎雕道：“你我之间有这么大的仇恨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当然，不是你，我郭玉珠不会有今天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么说你是不杀我绝不甘休了。”

郭玉珠冷然点头道：“当然，除非你杀了我！”

玉翎雕沉默了一下，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一山难容二虎，我就借这片松林之前跟你放手一搏拼拼吧……”

郭玉珠双眉一扬，左手紧了紧两柄匕首。玉翎雕话锋忽一转道：“不过，在没动手之前我希望你能容我一问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好罗嗦的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记得你是‘黑骑会’的会主，曾经统率‘黑骑会’高手为官家效力，立过不少功劳，怎么今夜一反常态，不但扰乱行宫，而且还要追杀自己的枕旁娇妻？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道：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告诉我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说着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玉翎雕微一点头道：“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，我也不便勉强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你那枕边娇妻跟她那位兄长已然离开‘承德’双双投奔‘长眉门’去了！”

郭玉珠微微一愕道：“怎么，你见着他俩了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看见他俩了，也听见他俩的话，可是他们没看见我，你那枕边娇妻好像很狼狈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逃命的人还有不狼狈的么？”

“说得是。”玉翎雕道：“漏网之鱼，惊弓之鸟，掌下亡魂，哪有不狼狈的……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你说完了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怎么，又着急，又不耐烦了？”

郭玉珠没说话，缓缓举起掌中匕首。

玉翎雕道：“郭玉珠，咱们非拼个你死我活不成么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准备好了么？”

玉翎雕一摇头道：“看来你的心意很坚决，既然你认定你我不能并立，既然你那么仇恨我，这个结不解开也是不行的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郭玉珠掌中匕首平举至胸。

关玉飞突然说道：“爷，我在这儿呢。”郭玉珠道：“这是我的私事，我不许你插手。”

玉翎雕目光一转，道：“郭大少，这位是……”

郭玉珠道：“我的朋友，前‘黑骑会’总巡察，‘八臂哪吒’关玉飞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失敬了，‘黑骑会’人不下百数，只有这位是条汉子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夸奖了，对你，我也久仰，以前只恨福薄缘浅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今夜毕竟见面了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奈何郭爷不许我插手。”

玉翎雕淡然笑道：“阁下还怕没事儿干么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总有一具尸体让你收的，说不定是两具。”

关玉飞道：“我不会给你收尸的！”

玉翎雕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是郭大少的朋友，怎么还没我了解他，只要躺下的是我，我相信他不会让我曝尸荒野的。”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你没说错，我会给你收尸！”

玉翎雕望着关玉飞笑道：“阁下听见了么？”

关玉飞道：“只要有郭爷一句话，这就是我的事儿。”

玉翎雕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

郭玉珠道：“你准备好了么？”

玉翎雕目光一凝，望着郭玉珠掌中匕首道：“你要用匕首？”郭玉珠道：“你要是没有兵刃，我也可以不用。”

“不，”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你只管用你的，我有这柄折扇就够……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道：“在我面前少卖狂……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郭大少，你小看我这折扇，我看得出，你掌中那柄匕首是柄削铁如泥，吹毛断发的上古神兵，它大有来头。只怕是当年年羹尧征青海时的战利品，可是你若能在我这折扇上砍个缺口，我马上把脑袋摘给你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这么说你那折扇也大有来头？”

玉翎雕一扬手中折扇笑道：“你信不信它是贡品？”

郭玉珠道：“你怎么会有贡品？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我怎么不能有贡品，别忘了，连任家兄妹都得听我的。”

郭玉珠目中寒芒一闪道：“你不提我还真忘了，这么说你是个大鹰犬，那最好不过！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鹰犬，你不也曾是鹰犬么？”

郭玉珠陡然一声冷喝：“少废话，接招，纳命！”

腾身而起，连人带匕首化为一道长虹，电一般地射了过去。

玉翎雕淡然一笑，猛吸一口气，容得长虹射近，他洒脱地举起掌中折扇，只听“当”一声，同时火星四射，长虹倏敛，郭玉珠退了三步，玉翎雕也立足不稳，退了两步还多。

郭玉珠冷笑一声道：“郭玉珠可是昔日吴下阿蒙？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看来我是低估了你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折扇。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敢情你是想要我的脑袋，我的脑袋要是那么好摘的，又岂会轮得到你？你看吧，看仔细了！”

“刷”地一声打开折扇高举在胸前。

郭玉珠凝目一望，果然，别说缺了口，连点痕印都没有，郭玉珠双眉一扬道：“别人摘不了你的脑袋，那是因为你的脑袋该留给我。”

话落一闪身，匕首化为一片耀眼光华，迎头刺下。

玉翎雕朗笑一声，“刷”地合起折扇，举腕微振迎向那片耀眼光华，只听一阵铮然连响，扇停光华敛，两条人影乍分，又各自退了几步。

就这两招，关玉飞远立一旁看得悚然动容，浑身冷汗。关玉飞是位高手，阅人良多，经过的也不少，可是像眼前这种拼斗他没见过。

虽然这种拼斗他没见过，可是他知道这种拼斗不是寻常那种你一刀，我一剑的厮杀，而是集一身修为，一身真力，一身内功做殊死一击，只有一方稍弱，马上就会横尸一具，用不着再发第二招，更用不着苦斗不休，纠缠终日。

玉翎雕和郭玉珠双方一击之力，眼看看不出什么，可是任何一方发招的威力都能使石破天惊，风云色变，寻常高手别说接了，就是沾上点儿，被扫中一个边儿，非肢体分离不成人形不可。事实上关玉飞没看错，你发我接，这两招过后，郭玉珠跟玉翎雕脸色都变了，变得有点白，而且额上都见了汗！

这时候，郭玉珠掌中匕首又自举起，那柄匕首已不如刚才那么稳定，带点抖，不过抖得很轻微。

玉翎雕脸上仍挂着笑，可是他的眼神却是那么凝重，深深地凝注在郭玉珠脸上，一眨不眨。

这就是修为，这就是经验，对敌不必看别处，只看对方双眼、眼神，就能测知对方的动向。

同时，这也说明玉翎雕心里是不敢有一丝轻忽，不敢有一点儿疏神。突然，郭玉珠长啸一声，身形拔起，直上夜空。

玉翎雕目中寒芒一闪，跟着掠起。

两条人影在夜空一合即分，这一招一点声息也没发出，却见两条人影滚翻落地，落地后各自踉跄后退五六步，才勉强拿桩站稳。

两人的脸色更白了，玉翎雕胸前一道裂痕，足有半尺，都见了肌肤。

郭玉珠正心口有个洞，破得也见了肉。

关玉飞为之机伶一颤，浑身冷汗涔涔而下。

半晌，郭玉珠忽然开了口：“李克威，怎么样？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我认为你是我出道以来的唯一劲敌，只是我的脑袋仍在我脖子上。”

郭玉珠道：“再一招我就要摘它下来了。”

玉翎雕微一摇头，笑道：“我已经没力气了，这时候任何一个人都能轻易地置我于死地，我不相信你还有力气，我认为你的情形跟我一样。”

郭玉珠冷冷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，我还有余力！”

说着，他缓缓举起匕首，那只手抖得厉害，这时候，那柄匕有重逾千斤，要举起它相当吃力。

玉翎雕脸上仍挂着微笑，两眼仍凝注着郭玉珠的脸，他没动，也没有说话。

郭玉珠那柄匕首举到了腰际，匕首抖得更见厉害，汗珠子有豆般大，从郭玉珠的脸上一颗一颗的滑下，突然，郭玉珠那只持匕首的右掌垂了下去。

玉翎雕适时开了口：“郭玉珠，你身旁有位‘八臂哪咤’，他可以替你消仇解恨。”

郭玉珠两眼暴睁，道：“你把我郭玉珠当成了什么人？你记住，我要手刃你，亲自消仇解恨，今夜不行还有无数个明天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躺在我的脚下。”

玉翎雕笑笑，没说话。

郭玉珠又道：“把你的脑袋暂寄在你的脖子上，半个月之后我再到江湖来找你，玉飞，咱们走。”话落，迈步，他脚下一个踉跄。

关玉飞一惊，伸手要扶。

郭玉珠冷然说道：“不用，我自己会走。”

他又迈了步，这回没踉跄，但身子有点摇晃，而且步履极其缓慢，两只脚像比泰山还重。

关玉飞没敢再伸手，他紧紧地跟在郭玉珠身侧。

一步，一步，渐渐地，越走越远，终于消失在茫茫夜色里。

玉翎雕突然吁了一口气，开口说道：“四姑娘，暴风雨过了，请出来吧。”身形猛然一晃，适时一条纤小婀娜的人影自松林中射出，直落玉翎雕身边，伸手扶住了他。

正是马荣贞，她仍是那身装束，不过人消瘦了不少。

她憔悴了不少，她望着玉翎雕道：“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玉翎雕笑了一笑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雕儿就在附近，四姑娘还会远么？”

马荣贞关注而焦虑地看着他道：“先坐下来歇歇，好么？”

玉翎雕没点头，可也没摇头。

马荣贞扶着他缓缓坐下，玉翎雕坐下了地，马荣贞那一只玉手还扶着他，玉翎雕微笑道：“谢谢你，四姑娘。”

“谢我？”马荣贞眨动了一下美目道：“我应该谢谁！”

玉翎雕笑笑没说话。

马荣贞道：“你……碍事么？”

玉翎雕微一摇头道：“不碍事，只是脱了力，真力耗费得太多了，他没能伤着我，当然，我也没能伤着他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没想到他能跟你打成平手。”

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今天的郭玉珠已不是当日的郭玉珠了，恐怕遍寻郭家都找不出两个能强过他的人。”

马荣贞满脸忧虑之色，道：“往后，你有把握胜过他么？”

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没把握，一点也没有，四姑娘刚才听我称他为唯一劲敌么，这是实在话。”

马荣贞脸上那忧虑之色更浓，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还有什么，你没把握胜过他，他却那么仇恨你，非置你于死地不可？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谢谢四姑娘关怀，只是这只有两种可能，第一，我跟他永斩难分胜负，也就是说谁也杀不了谁，第二，我跟他总要躺下一个，无论谁躺下，都应该无恨无憾，因为我不愿妄自菲薄，郭玉珠他是个真英雄。”

马荣贞等了一等，眨动了一下美目道：“你认为他是个英雄，你称他为英雄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按他对我的仇恨来说，他明明能杀了我而不愿假手他人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”

马荣贞没说话，半晌才道：“你好像不愿意伤他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怎么说他是郭姑娘的堂弟，更何况他是个真英雄！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是他却非置你于死地不可。”

玉翎雕淡然一笑道：“那只有由他了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是我不愿，也不能看着你伤在他手下。”

玉翎雕神情微震，道：“谢谢四姑娘的好意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不愿意听你这个谢字。”

玉翎雕没说话。

马荣贞迟疑了一下道：“你知道么，我一直跟着你。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听你话回‘长白’去，反而一直跟在你身后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四姑娘想必是想看我这个人究竟在干些什么！”

马荣贞摇了摇头道：“不，我所以一直跟在你的身后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我知道你在逃避你的义父，我所以要跟着你，是想等他老人家找到你的时候，我要向他老人家求个情，请他老人家饶恕你，原谅你……”

玉翎雕一阵激动道：“谢谢你，四姑娘，那不容易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不容易，可是我一定要他老人家饶恕你，不惜一切，我宁愿他老人家杀我，也绝不能让他老人家伤你。”

玉翎雕又是一阵激动，道：“四姑娘，你这是……”倏地住口不言。

马荣贞道：“你想知道为什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四姑娘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这就是我所以跟你的第二个原因了，我是怎么个出身你知道，我是怎么个女儿家你也知道，我不愿忸怩作态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要跟你，打从你救了我那时候起，我就有了这心，你愿不愿要我那是你的事，我只管……”

玉翎雕心神震动，忙道：“四姑娘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话还没说完，你要有什么话，等我说完了你再讲。”

玉翎雕没说话。

马荣贞接着道：“我虽然是个马贼窝里长大的女孩子，可是我也懂三从四德，我既然要国你，就认定了你是你的人，当然不能让人伤害了你，你走到哪儿，我也该跟到哪儿，你说是不？”

玉翎雕没说话，这叫他怎么说。

马荣贞道：“我的话说完了，你有什么话说吧。”

玉翎雕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四姑娘，你知道我这趟出来闯的祸不小……”
马荣贞道：“我知道，怎么样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么四姑娘就该知道我的生死……”“我也知道……”马荣贞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我刚才说过，无论如何，我会求他老人家，不惜一切，真要不行，他老人家杀了你，我跟你一块儿死。”

玉翎雕震动，也激动，道：“四姑娘，你这是何苦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虽然还没有嫁给你，可是我已经决定跟你了，这跟已经嫁了你没什么两样，那么我为了一字情，一字节，不该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四姑娘，我感激，可是我不敢……”

马荣贞眨动了一下美目，道：“你是说不要？”

玉翎雕脱口说道：“不，四姑娘，我不是这意思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既然不是不要我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玉翎雕沉默了一下道：“四姑娘该知道，这一阵子我一直在找郭玉霜郭姑娘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的意思我懂，我并不是叫你要我不要她，她跟你订情在先，我也不敢那么做，这一点你不用操心……”

她沉默了一阵，接道：“等将来见着郭姑娘，我当面问问她，她要能容我那最好，她要不能容我也不要紧，我马上回东北去，这辈子绝不再嫁人！”

玉翎雕再一次震动，再一次的激动，道：“四姑娘，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因为你救过我，你保全了我的清白，也许你是我这多年来所见唯一的英雄！”

玉翎雕没说话，他还能说什么。

马荣贞却忽转话锋道：“你好点儿了么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谢谢四姑娘，好多了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玉翎雕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四姑娘，我要到一个地方去，你不能再跟着我……”马荣贞道：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北京附近有座‘百花山’，那儿是‘长眉门’的巢穴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怎以，你也要去‘长眉门’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我打算赶去助郭玉珠一臂之力……”

马荣贞一怔叫道：“你要助郭玉珠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没有我，他对付不了‘长眉门’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位真英雄伤在‘长眉门’手里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可是他仇恨你，他要置你于死地……”

玉翎雕道：“那是他的事，由他，我只做我该做的。”

马荣贞一阵激动道：“郭玉珠他要知道他该羞煞，愧煞……”

玉翎雕摇头说道：“他不会知道的，我不让他知道，去帮他的不是李克威，也不是玉翎雕，而是另一个人，一个他从没见过的人。”马荣贞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要易容？”

玉翎雕笑了点头道：“我只好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愿意藉这来化解他对我的仇恨。”

马荣贞深深一眼，道：“我并没有跟错人，是么？你怎么知道他会上‘百花山’？又怎么知道他是去斗‘长眉门’……”

“一定，”玉翎雕道：“他切实痛恨任氏兄妹，不杀这兄妹俩不甘心，另外，他还想以消除‘长眉门’来消灭他的罪恶。”

马荣贞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去？”

玉翎雕道：“这一趟凶险在意料中……”

马荣贞道：“那我就更该跟你去了，是不？”

玉翎雕忙道：“四姑娘……”

马荣贞截口说道：“你不要我跟你去也可以，反正我已经知道了地方，我可以自己走，那不能叫跟你，是不？”

玉翎雕呆了一呆，苦笑不语……

情仇了了

“百花山”离“北京城”不远，离“长沟峪”更近。

“百花山”是“太行山”脉中的一座山头，挨着长城，跟四大名山的“妙峰山”遥遥相对。

“妙峰山”是佛门圣地，其地位跟“五台”、“普陀”、“峨眉”不相上下，“百花山”上原来也有佛，也有和尚，曾几何时庙里的和尚被逐下“百花山”，从那时候起“百花山”上就再也看不见一个和尚了。

其实，别说是和尚，连游山的人都少了，几几乎绝了迹，不知谁兴了那么一个规矩，闲杂人一概不得近“百花山”一里之内，说这话的人是“宛平府”衙门里的人，这句话等于在“百花山”下贴了一张告示，等闲的人谁还敢往“百花山”上跑？除非他有心吃官司。

尽管“百花山”成了“禁地”，可是离“百花山”里许的“百花村”不在此限，任何人都可以到这儿来，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这儿望“百花山”，可是谁想往里再迈一步，就吃官司去。

“百花村”以前挺热闹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尤其是卖香火生意最多，自从“百花山”被列为禁地后，“百花村”也就渐趋冷清了，卖香火这门儿生意再也不能做了，谁会跑到“百花村”买了香点上冲“百花山”遥遥礼拜。

在原先那住远来心虔，想烧头炷的善男信女的小客栈也关了门儿，这么说吧，整个“百花村”就等于荒废了。

可是这一天，“百花村”突然热闹了起来，这是个近年来从没有过的现象，打北边来了一帮商人，看上去像一家人，有老头儿，有壮汉，还有两个大姑娘，老头儿不类常人，壮汉个个英武精神，姑娘家更是标致得像天仙，这一来这沉寂已久的百花村起了骚动。

这一骚动，就惹来了麻烦，这一家人住在关门儿歇业已久的“王家店”里，刚住进去没多久，一碗热茶还没有喝完，门口来了人，是两个身穿长袍的中年汉子，这两个，步履稳健，眼神十足，一望可知是练家子，而且还都不是庸手。

这两个进后院便直奔北上房，看他两个的意思，是要往北上房里直闯，可是才近北上房便被挡了驾。

来挡他们驾的那位是从北上房边上那一个小间里出来的，一身利落打扮，个子长得挺好，相貌也长得挺英武，他往那两个眼前一站开了口：“二位，北上房已经有人住了。”

那两个之中，左边一个个子高高的，一张阴森森的马脸，冷冷打量了英武汉子一眼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两个是来找人的！”嘴里这么说，脚下还往前走。

英武汉子抬起了手：“二位找谁，屋里有女眷，不方便，二位有什么吩咐，请说一声，我自会把二位的话传进去。”

那两个停了步，是不能不停步，马脸汉子朝着英武汉子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英武汉子道：“跟上房屋的是一家人。”

那马脸汉子道：“这么说你也是打北边来的那一家人里的一个？”

英武汉子道：“不错，请教，二位是……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你问我们俩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英武汉子道：“没什么，好向里面传话。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宛平县的衙门里的，吃公事饭的。”

英武汉子“哦”地一声笑道：“原来是二位差爷，恕我有眼无珠，二位有什么见教？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听说你们从北边而来的？”

英武汉子道：“是的！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北边儿地方很大，一共六个省份。”英武汉子道：“我们从‘辽东’来……”

马脸汉子目中精光一闪，道：“你们姓什么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
英武汉子道：“姓郭，生意人。”

只听上房里传出了劲道话声：“念月，什么事儿呀？”

随着这话声，上房屋里走出两个人来，那是大爷郭燕翎跟高人荣，高念月欠个身把情形告诉了大爷。

大爷郭燕翎一声“失敬”，开口说道：“二位有什么见教？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这一带最近很不宁静，闲杂人等一律列为被留意的对象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淡然一笑道：“二位，够了，何必呢，请归告长眉，郭家的人到了。什么时候上‘百花山’还不一定，要他准备准备就是。”

马脸汉子脸色一变，旋即阴笑道：“你郭老大是个爽快人，就这么说了！”

一招同伴，转身要走，迎面来个人，他们差点没跟人家撞个满怀，来人是位身材颀长，穿一件黑衣，蜡黄脸的中年汉子，他伸手挡住了马脸汉子跟他的同伴，说：“等一会儿走。”

马脸汉子脸色又复一变，道：“怎么，想留下我两个……”

黄脸汉子淡然一笑，翻腕扬手在马脸汉子眼前一晃，马脸汉子一怔，旋即欠身，说道：“原来您是……”

黄脸汉子截了口：“你两个是山上来的？”

马脸汉子恭谨地道：“是的。”

黄脸汉子道：“就这么回山覆命去？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是的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黄脸汉子冷笑一声道：“会办事，等会儿再走。”迈步向北上房走去。

马脸汉子跟他那同伴硬没敢走，对望一眼，迟疑着跟了过去。

黄脸汉子可没再理他们，走了几步往哪儿一站，冲着大爷郭燕翎冷冷说道：“你就是‘辽东’郭燕翎？”

高念月双眉一扬，道：“阁下的口气不小？”

黄脸汉子转望高念月，冷然说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高念月道：“姓高，郭大爷的护卫。”

黄脸汉子抬手而起，一掌正印在高念月的心口上，这一手奇快若电，高念月猝不及防，也根本来不及招架来不及躲，可是黄脸汉子并没有意思伤高念月，只在心口上比一下，立即撤掌而回，冷笑说道：“就瞧这迟钝的身手也配当护卫？”

高念月既羞且怒，脸色一变，便待出手……

大爷郭燕翎一声沉喝，喝住了他，转望黄脸汉子，目射惊异道：“郭燕翎请教阁下是……”

黄脸汉子冷然说道：“京里来旨，奉命传话，限日落之前离开‘百花村’回你‘辽东’去，要不然……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要不然怎么样？”

黄脸汉子道：“再想回去恐怕就难了！”话落，转身要走。大爷郭燕翎淡然喝道：“阁下请留一步。”

黄脸汉子回过身来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阁下是京里来的？”

黄脸汉子道：“你不信么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我信，只是我也有样东西要阁下带回去。”黄脸汉子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要我带什么……？”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这个。”扬手而起，闪电一般直扣黄脸汉子“肩井”。

黄脸汉子冷笑一声，手一抬，只见他单掌一闪，大爷郭燕翎没抓着他，反被他在腕脉上点了一下！

大爷一只手臂酸麻，这里一惊收手！

黄脸汉子低哼了一声：“这就是‘南海’绝学，凭这也想犯‘百花山’？”转身往外走。

高人荣一挥手，领着从那一小间里出来的七个壮汉要扑过去，上房屋里适时传出个清朗话声：“人荣，让他走。”

高人荣没再动，随着这话声，上房屋里走出五个人，那是郭玉龙、大娘、二娘、郭玉霜，还有玉佩。

这时候黄脸汉子带着那两个刚出院门，郭玉霜正好看见了他的背影，一怔，娇靥上泛起一片难以言喻的神色，这，谁也没留意。

只听郭玉龙道：“燕翎，这人是谁？”

大爷郭燕翎脸色有点难看：“不知道，反正是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此人的一身所学不多见，恐怕除了我跟老六外，这儿没一个是他的对手，弘历何时网罗这么一个人，只要有他在这儿，咱们这一趟恐怕……”住口不言。

大爷郭燕翎道：“难道咱们就罢了不成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郭玉龙淡然一笑道：“‘南海门’做事何时畏难而退过？咱们这就往‘百花山’去。”

大爷郭燕翎一怔说道：“咱们这就去，不等六弟了么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不必了，他也该快到了，咱们先走吧。”话落，举步向外走去……

“百花山”下，近山之处，有一大片砂石地，那一大片砂石地挺平坦，这时候，这片砂石地上，前三后四地摆着七个蒲团，七个蒲团上盘坐着七个人。

这七个人，前面三个是全真老道，左右两个是当日住“黑骑会”后山的那两个，中间那一个年纪最大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一部长髯，一双长眉，眉毛都垂过了小眼角，大眼、狮鼻、海口、好奇特的长相。

后面四个蒲团，前两个上，坐的是一对中年男女，男的四十多岁，挺俊，但脸色苍白，人也显得很阴沉，女的年纪略小些，花容月貌，娇美妖娆。

后两个蒲团上，是一对年轻男女，那是任少君任梅君兄妹俩。

另外，在这七个蒲团之后，站着几十个年纪不等的壮汉子，一色黑衣，人人手中都握着一柄长剑。

那三个老道闭着眼，那一对中年男女，男的低着头，女的脸上没表情，任少君跟任梅君兄妹则一付不在乎的神态。

看这阵势，像是在等什么在等谁。

事实不错，远处来了两个人，那是两条人影，这两条人影驰行极快，转眼间已近五十丈内，看清楚了，那是郭玉珠跟关玉飞。

又一转眼，他两个已到那片砂石地前，一起刹住身形，郭玉珠打量一下，立即淡然笑道：“敢情阵势已摆好了，也料准了我非从前山来不可。”

砂石地上的那些人，没一个动，也没一个开口。

郭玉珠眉锋一扬，道：“玉飞，替我上前说话。”

关玉飞应了一声，跨步而前，往郭玉珠身前一站，扬声说道：“我家郭爷已到……”

左边那名老道倏睁双眼，一扬手，关玉飞闷哼踉跄而退。

郭玉珠一惊，伸手扶住了关玉飞，然而，迟了，关玉飞紧闭着眼，眉心一个拇指般大小血洞，血往外直冒，流得满脸都是，一个身子也在往下滑。

郭玉珠勃然色变，俯身放下关玉飞，睁着厉芒四射的两眼，望着左边那老道冷然说道：“天元，你站出来！”

一语方了，居中长眉老道两眼暴睁，冷喝说道：“目无尊长，欺师灭祖的东西，还不跪下！”

他抬手一抓，郭玉珠身子晃动，往前一栽，可是郭玉珠马上就站稳了，他并没有跪下。

郭玉珠脸上变了色，长眉老道两眼睁得更大：“小畜生，果然尽窃我门绝学神髓，留你不得。”

话落，双手并扬，他刚扬起双掌，远处驰来三条人影，转眼间已到近前，是黄脸汉子跟那马脸汉子两个，长眉老道一见马脸汉子两个到，立时垂下双掌，那马脸汉子经过郭玉珠直趋蒲团前，一躬身，低言数语。

长眉老道抬眼望向黄脸汉子，深深一眼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位请过来吧。”

黄脸汉子跟那另一个走了过来，到了长眉老道跟前。彼此间低低说了几句话，然后马脸汉子跟同伴退向后头。那黄脸汉子则站在右边老道身边。

长眉老道抖眼望向郭玉珠，道：“小畜生，你郭家的人到了。”

郭玉珠神情猛的一震，似乎想回头看看，但他脸刚转过一半，忙又转了回来，冷然地说道：“那最好不过，这样就可以一举歼灭你‘长眉门’了。”

话声方落，一声娇叫远远传了过来。

“哥哥。”

郭玉珠机伶一颤，脸色大变，霍地回过头去，就在这时候，右边那老道向着他扬了扬手。

远处传来一声沉喝：“玉珠，小心。”

迟了，郭玉珠闷哼一声，身子一晃，踉跄而退，一条身影疾掠而至，恰好扶住了，他正是郭玉龙。

郭玉珠颤声一句：“爷爷……”

郭玉龙道：“玉珠，你碍事么？”

郭玉珠左肩之下殷红一片，可是他扬了眉：“不碍事，爷爷，您放开我，我要杀……”

“玉珠，乖孙子，快过来……”又一声呼唤传到。

郭玉龙道：“你奶奶来了，先见见去。”

郭玉珠惨笑一声道：“不，爷爷，容我杀尽‘长眉门’再见二位奶奶不迟。”

猛一挣，挣脱了郭玉龙的手，旋身扑向那片砂石地。

“玉珠。”几声惊叫扑过来几条人影，全被郭玉龙挡住了，郭玉龙道：“让他去，这是他自己的事。”

适时郭玉珠已扑近那片砂石地，左右两名老道，突地离蒲团平射而起，双双直迎郭玉珠！

三条人影在半空中会合，砰然一声大震，郭玉珠滚翻后退，摔落地上，但他落地便站了起来，张嘴一口血喷出老远。

而那两个老道落地摔个结实，竟没再动一动！

郭玉珠笑了：“长眉，就剩下你了。”

长眉老道脸色大变，霍地自蒲团上站起，那黄脸汉子横跨一步，跟在他身后，姑娘玉霜一到就盯上黄脸汉子，这时候两眼倏现异采。

“长眉，先让我跟你说句话！”是二娘杜兰畹开了口。

长眉老道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郭家出了这么一个好子弟，眼前横尸一对，是我的两个师弟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”

杜兰畹道：“我这个孙儿今年才几岁，你那两个师弟却已年过半百，各有一身惊人修为，他两个伤在我这孙儿手下那是报应，也叫活该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长眉老道一声怒喝道：“我今天不把这小畜生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，誓不为人。”

话落，身动，直向郭玉珠欺去。

二娘、二娘，还有高人荣、高念月都要动，都再一次地全被郭玉龙拦住。

二娘刚要发作，就在这时候，长眉老道身后那黄脸汉子突地伸出一指，直向长眉老道腰眼点去。

长眉老道果然厉害，黄脸汉子才动他便发觉，身形往左一闪，避了开去，转身惊怒说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黄脸汉子笑了笑：“长眉，你果然是当世一大魔头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也是来灭除你‘长眉门’的，可惜这一指被你躲过了！”

郭玉龙观状闻言，诧声说道：“这人究竟是……”

姑娘玉霜激动地道：“爷爷，他就是玉翎雕。”

“玉翎雕……”

“玉翎雕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里几声惊叫，那里郭玉珠开了口：“玉翎雕，你是玉翎雕……”

玉翎雕笑道：“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并不是帮谁，你我之间的仇恨等长眉老道躺下再说。”

话落，闪身扑向长眉老道。

郭玉珠一声长笑道：“玉翎雕，或许你是个英雄，可是你别抢了我的功去！”闪身也扑向了长眉。

他俩双战长眉老道，没人撮合，很自然地联了手。

三条人影交错疾闪，场外人脸色各有不同，就没人知道郭家的那几位多欣喜，又多么担心。

眼下哪一个不是大行家，玉翎雕、郭玉珠双战长眉，一百招过后硬没见胜负高下。

郭玉龙叹道：“海青教这孩子是怎么教的？除了当年的那位将军跟老六外，我还没见过那么好的身手！”

二娘不服气，这时候也显出护短地道：“你没瞧见么，咱们孩子也不比谁弱。”

这话刚说完，郭玉龙眉锋忽然一皱，道：“老六怎么还不来？”

二娘杜兰畹道：“你这时候盼老六来干什么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我担心这两个孩子收拾他不下，照这情形看，只有老六能帮忙，能插得上手……”

二娘杜兰畹道：“你是说这两个孩子不行？”

郭玉龙道：“你看不出么？”

话音方落，场中情势忽变，只听龙吟长啸直通长空，一条人影划空拔起，闪电一般直上二三十丈高空。

郭玉龙两眼一睁道：“这孩子是要……”

话声没说完，空中传来一声朗喝：“郭玉珠，罡气护身，攻他下盘！”

随着这话声，半空里那条人影忽然折下，头下脚上，双臂张开，挟千钧之威，凌空扑下！

郭玉龙两眼暴睁，惊急喝道：“孩子，不可。”

他看出不对来了，可是太迟了，人影陨星一般地泄下，只听“轰！”然一声，砂飞石走，尘雾四扬，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同时尘雾中传来几声惊叫。

大娘二娘等大惊失色，要扑过去。

郭玉龙伸双手一下拦住好几个。

山风强劲，转眼间尘雾散净，眼前开朗，再看，长眉躺着，一颗白头由中而开，红白之物流了一地，惨不忍睹！

郭玉珠坐着，胸前衣衫尽破，一缕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。

玉翎雕站着，脚下不远处一片血迹，左肩上殷红一片，几声惊叫，郭家的人正要动，一声凄厉，惨呼划空响起，那娇美娇娆的中年妇人长发披散，形如厉鬼，电一般地扑向场中，双手一扬，两片黑雾分别罩向玉翎雕跟郭玉珠。玉翎雕跟郭玉珠都看见了，可是都没动，郭玉珠没有表情，玉翎雕嘴角泛起一丝苦笑闭上了眼。

郭玉龙震声喝道：“他两个都脱了力，动不了了，燕翎……”

一声朗喝划空而至：“大哥别动，燕南来了。”

一条人影如行空天马般疾掠而至，扑向斗场。

就在这时候，晴空里喝起一声霹雳：“六爷，尸毒蚀骨，沾不得，速退。”

“百花山”上冒起一条人影，像展翅大鹏，又像流星陨石，疾泄而下，只见他左掌一抖，那两片黑雾刹时没了影儿，右掌外拂，那长发披散的中年妇人像断线风筝一般，惨叫一声，飞出几丈外砰然一声摔在山根下，没再动弹。

适时，斗场中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六爷郭燕南，一个是魁伟高大，威态逼人的海青。

玉翎雕低下了头。

海青手里提着一具革囊，遥遥向郭玉龙躬身说道：“海青见过老人家！”

郭玉龙忙拱手答礼，还没有说话，海青已转身一指点上玉翎雕胸口，喝道：“事了，跟我回去。”

玉翎雕恭声应道：“是，义父。”他能动了，一转身要走！

郭六爷开了口：“海爷，可否等等？”

海青回过身来道：“六爷还有什么见教？”

郭六爷会说话，道：“不是我，老人家代克威求个情。”

郭玉龙腾掠而至，方待开口，海青已然欠了身，道：“老人家恕我，郭家有郭家的家法，海青有海青的门规。”

这句话堵住了郭玉龙的嘴，而且让郭玉龙至为尴尬，就在这时候，长空雕鸣，一条人影射落海青面前，马荣贞，她双脚落地，直挺挺跪在海青面前，道：“老人家，别的事容我后禀，我要代克威求情，他已知过悔悟，罪不至死，老人家若不答应，请先杀了我。”

海青还没有说话，又一个人纵落尘埃，是姑娘玉霜，她低着头道：“海伯伯，玉霜也代他求个情。”

海青连忙闪身一旁，道：“两个姑娘这是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玉霜不敢言死，但请老人家高抬贵手。”

海青没说话，旋即一声沉喝：“克威，过来。”

玉翎雕低着头走了过来。

海青道：“向老人家跪下赔罪，然后谢过两位姑娘。”

玉翎雕应声下跪，郭玉龙伸手要拦，郭六爷一旁忙道：“爹，你受得的。”

郭玉龙何许人，那还不一点即透，当即缩回了手，任玉翎雕跪了一跪。

就在玉翎雕站起来要谢两位姑娘的时候，砂石地上悄悄爬起了两个人，是任少君兄妹，他两个刚才被那一声大震震昏了，如今醒过来想趁众人没留意的时候开溜。

然而，一声大喝震人：“站住！”

郭玉珠支撑着站了起来，摇晃着逼了过去。

任少君兄妹当时大惊，硬没敢动。

郭玉龙则闪身掠过去拦住郭玉珠，道：“玉珠，爷爷答应过一个人，为傅家留一线香烟。”

郭玉珠脸色一变，道：“爷爷，他兄妹害玉珠太惨……”

郭玉龙点了点头道：“爷爷知道，郭家人都有饶人的度量，听爷爷的话，别让这仇恨一代代的传下去。”

郭玉珠低下了头没说话。

郭玉龙转身一挥手，道：“你兄妹走吧。”

任少君兄妹如逢大赦，就要拔腿，人影一闪，场中多了个人，是那位老尼，她目注任少君兄妹冷然道：“你兄妹要上哪儿去，带着你爹的尸身，跟我走。”

那中年俊俏汉子坐姿依然，谁也没有看出他已经死了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

任少君兄妹乖乖地抱起乃父乃母的尸身，这里老尼转向郭玉龙合掌微一躬身道：“多谢老檀越，此恩此德贫尼永志不忘。”她没多说，话落再躬身，带着任少君兄妹腾射而去。

走了，老尼带着傅家的人走了，那几十个黑衣壮汉也早逃得没了影儿，这时候这“百花山”下就剩下了郭家人跟海青父子。

突然，郭玉珠跪在大爷郭燕翎面前，俯着头道：“爹，玉珠知过，也自知罪孽深重，无可饶恕，如今事已了，玉珠愿领家法。”

大爷郭燕翎脸上掠过一丝抽搐，惨然一声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还认你。”扬掌当头劈下。

郭六爷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了大爷的手，道：“大哥，爹娘在此。”

郭玉龙淡然说道：“燕南，放开他，他有他的家法。”

郭六爷呆了一呆，目注郭玉龙，没有说话。

郭玉龙淡然又是一句：“放开他。”

郭六爷脸上掠过一丝错愕之色，当即把抓住大哥的手缩了回去。

这一来，大爷倒有点迟疑了，当然，他这不是迟疑，迟疑一下之后马上还会劈下去的，而玉霜就把握大爷迟疑的一刹那间开了口：“大伯父，在您没施家法之前，侄女儿让您看样东西。”

随话递过一个小绣囊。

大爷郭燕翎有点诧异，看了玉霜一眼，接了过去，打开绣囊，从里头抽出一个小纸卷儿，再打开小纸卷儿一看，大爷的脸色为之微微一变，抬眼凝望玉霜道：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玉霜道：“是玉霜那位姑婆。”

大爷道：“原来是她老人家给你出的主意。”

玉霜淡然说道：“大伯父，事由我起，不该么？”

郭玉龙等向着玉霜投过诧异一瞥，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而玉霜没说话。

大伙儿当即把目光移向大爷，大爷更好，他装作没看见，郭玉龙忍不住问道：“燕翎，怎么回事？”

大爷竟没理老人家，凝望着玉霜道：“玉霜，我有我的家法，连老人家都这么说，别人就更无权干涉……”

玉霜道：“大伯父，没人干涉您的家法，玉霜身为晚辈，更不敢，我只是让您知道一下，我预备这么做。”

大爷道：“只要您爹愿意，你爹准，我不会说什么！”

玉霜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玉霜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”

大爷没说话，把那小纸卷儿，往绣囊一装，随手把绣囊递返玉霜。

玉霜接过绣囊，向着诸位长辈施了一礼，道：“爷爷、奶奶、爹，玉霜跟姑婆去了。”

一听这话郭玉龙等明白了，脸上却变了色，郭玉龙一抬手还没有说话，郭玉珠一声惨笑说道：“霜姐，玉珠的罪孽已经够重了，别再让我连累你。”

扬掌向自己天灵劈去。

海青应变最快，只见他一扬掌，玉珠那只手掌突偏，没拍着自己的天灵，却收势不住一下拍在自己的左胳膊上，只听他闷哼一声，身子为之一晃。

大爷抬眼望向海青，海青淡然说道：“大爷，可容我插句嘴？”

大爷道：“请说。”

海青道：“倘若大爷不饶令郎，霜姑娘就要随适才那位比丘而去，从此遁身空门，长伴青灯古佛，可是？”

大爷微一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样。”

海青浓眉一扬，道：“霜姑娘是傅姑娘所出，我不能让傅姑娘的女儿遁身空门，长伴青灯古佛。”

（有关郭燕南和傅砚霜事迹，请看拙作“满江红”）

大爷道：“这么说海爷要干涉我的……”

“那我不敢。”海青道：“只是我要告诉大爷，大爷已经无权再处置令郎了，令郎适才扬掌自绝，他的命是我海青救下的，也就是说他一条命已还郭家，这一条命是我海青给的。”

大爷淡然而笑，道：“海爷，别让这件事伤了咱们的……”（事见“满江红”一书）

海青道：“郭大爷，海青跟郭家的感情，早在当年已经伤了。”

大爷笑笑说道：“那么我处置我的儿子，海爷尽管出手救他就是。”

僵了！大爷话落扬掌，海青两眼一睁，就要出手，他一出手，那后果……

就在这当儿，一阵风砂拂过，刮得人难以睁眼，等到风静砂停再看，大爷第一个怔住了。

现场那么多人，每一个都在，也都站在原地没动，单少了个跪在大爷面前的郭玉珠，而在郭玉珠跪着的地方，却多了一张素笺，素笺上，龙飞凤舞一笔狂草。

定过神来，大爷挥手抓起了那张素笺，只见素笺上写的是：“此子罪当诛，然日后尚有大用，论理，我不能任人杀之，五年后当返，届时将功折罪可也。”

没上款，那自不必，没署名，这是谁？

郭玉龙等掠了过来，一见素笺上的字迹，他先是一怔，继而脸上泛起一丝笑意，半句话没说。

大爷脸上变色，扬了眉：“这是谁？”

郭玉龙淡然说道：“这是写给你的，你自当知道。”

郭六爷也看见了素笺上的字迹，他的表情跟郭玉龙同，听大爷这么一问，一张嘴就要说话，再听老人家这么说，他也把嘴闭上了。

二娘开了口：“反正玉珠五年后会回来的，到时候问问他不就知道了么？”

大爷望着素笺直发愣，没说话。

海青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这位好高的修为，想来已成了仙侠一流！”

郭玉龙淡然说道：“别在这儿待了，回去吧。”老人家是巴不得赶快了事，说完了话他就要转身……

六爷燕南突然说道：“爹，您请等等，我还有点事儿。”

郭玉龙淡然说道：“你们兄弟有你们自己的家，你们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去，别烦我了。”

偕同、大娘、二娘，带着高人荣走了。

恭恭敬敬地送走了三位老人家，六爷燕南转眼望向海青道：“海爷，您是回新疆去还是……”

海青道：“我这就回新疆去。”

六爷燕南道：“玉霜早就想去新疆玩玩儿，我一直没功夫带他去，正好您到中原来了，我把她托给您如何？”

玉翎雕目射异采，抬眼望向郭六爷。

海青忙道：“怕不方便……”

郭六爷笑道：“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您是她的伯父，克威算起来该是他的兄弟，再说还有位马四姑娘做伴儿……”

海青还待再说，郭六爷一笑又道：“海爷，您我都上了年纪，不该那么小心眼儿了，是不？我再提醒您一句，有件事刚才您不愿，现在也不该不愿意，是不？”

海青一怔，郭六爷趁势说道：“海爷，我把玉霜交给您了，日后‘新疆’与‘独山湖’间这条路会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平坦的，砚霜三个还在家等我，

我不能久待，告辞了。”

他跟大爷打了个招呼，没再跟爱女说话，其实，他那双眼神只一瞥已经够多了，姑娘玉霜报以那一瞥所包含的更多，他挥手，腾身，飞射而去。

海青呆了半晌方始定过神来，定过神来他便望着玉霜跟马荣贞道：“两位姑娘，咱们走。”

他带着两位姑娘走了，玉翎雕忙跟上去。

刹时，这“百花山”下就只剩下大爷跟高念月两个人，高念月望望大爷道：“大爷，咱们也回去吧。”

大爷像没听见，脸上的神色难以言喻，没说话……

（全书完）

